武俠世界

第33年

20

$15.00

編者話

馬騰先生新作「九天之戰」在今期和大家見面，九天幫主司馬天生自封天帝，心存野心，四處殘殺江湖能人，而宮中更姬妾如雲，尚有孌童，生活荒淫無度，終於嚇走髮妻花夢夢。三十多年來花夢夢隱居孤處，組織了十地幫，與「九天幫」對抗。兩幫之間立場對立，而組織中人與人間存在着千絲萬縷的情愛與恩怨，糾纏不清。後來九天幫以奸計瓦解十地幫的重要據點，九天帝認爲時機成熟，便向十地幫挑戰，一場龍爭虎鬥就此展開……情節曲折緊張，離奇怪誕，不容錯過！

*　　*　　*

今期另有多篇精彩的佳作展現在各位讀者眼前，如麥中青先生所撰著的「鬼影手」，石磊先生所著三期完連載故事「翡翠雙絕」，篇篇精彩，令你目不暇給！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一矢三鵰」，俠客馬獅龍這一回又偵破一宗販毒案，過程緊張、曲折，請拭目以待！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出版所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383.00
一年港幣 $76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423.00
一年港幣 $84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00.00
一年港幣 $10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3年
第20期
(總號167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武俠恩仇故事／馬　騰・文　可　飛・圖

九天之戰

十地九天　水火不容

九天十地，乃江湖武林中實力相捋之兩大幫派。一山不能藏二虎，終於爆發了一場龍爭虎鬥，其中竟然包藏了昔年之一段情仇恩怨……

月冷星稀。

微漪不泛的坑潭水面上，閃泛着一片冷光。

驀地，水面一陣盪漾，「蓬」地一聲，一物墮落潭中，擊破了水底天。

「蓬」地一聲，又一條人影摔落在潭邊地上，冷月下，看那人體，竟是沒有首級的！

寒潭、冷月、無頭屍，好一幅叫人心驚膽寒的圖畫！

倏地，一條鬼魅般的人影「幻現」於水潭邊無頭屍體前。身形有如標槍般挺削，兩眼射出比冷月還要叫人生寒的冷芒，手上握着的那柄長劍狹而長，劍尖還在滴着血！

看情形，地上那具無頭屍體，乃是那標槍一樣的人殺的。

莫非那擊開潭面，冲破水底天的物事，就是從那無頭屍身上摔落下去的首級？

那身形如標槍般的人影忽然開聲說話。「徐步庭，是你自己自取滅亡，別怪我心狠手辣！」

「那具無頭屍體怪異地斜躺着，一點動靜也沒有。

一個死去的人，連腦袋也被斬下了，又怎會說話！

奇怪得很，一把怪怪的聲音忽然在黑夜中响起，乍聽之下，像是從那具無頭屍體的身上發出來的。「柳如是，你夠心狠手辣！殺人不過一刀，你的『不外如是』劍法已將徐步庭的首級斬了下來，好厲害的劍法！」

黑夜中，面對着一具無頭屍體，忽然間有一把聲音傳來，若是換上尋常人，不被嚇死才怪。就算不被嚇死，也會嚇得毛骨悚然，心驚膽顫。可是，那個身形像標槍一樣的人却紋風不動，沒有被那奇怪的聲音嚇着，反而冷冷道：「朋友，別裝神弄鬼，嚇不倒柳某的！」

那怪怪的語聲恍似從水潭中傳出來。「柳如是，果然有膽識，名不虛傳！」

「朋友，別躲躲藏藏的，出來亮個相吧！」標槍一樣的人——江湖上大大有名的「不外如是」柳如是霍然轉身，並不是轉向水潭面，而是轉向左側那面，水潭對面的一棵樹後。

那棵樹後即時响起幾聲夜梟般的笑聲。「好耳力，某家施展的聲東擊西迴音術，居然被你識破！」人隨聲現，一條人影自樹後閃現出來。

冷淡的月光下，柳如是看到從那棵樹後閃現出來的人影，穿着一件寬大的長袍，頭髮披散，幾乎將半邊臉掩住，露出的半邊臉上那隻眼中射出幽冷的目光，柳如是與之目光相觸時，禁不住心底微生寒意。

「周幽寒，為了柳某，你居然不惜以徐步庭作餌，誘柳某現身！」柳如是注視着那披頭散髮，在黑夜中彷似幽靈厲鬼般的闊袍人。

周幽寒！

那披頭散髮的人原來是有九幽冥君之稱的周幽寒！

九幽冥君周幽寒以一套幽冥七煞掌名動江湖武林，乃是九天之帝手下一名悍將。

周幽寒「桀桀」笑道：「柳如是，周某若不用徐步庭作餌，又怎能引得你現身！」

一頓，復以陰冷的語氣道：「能夠殺得十地之君的心腹愛將——柳如是，你，犧牲一個徐步庭，又算得了甚麼！」

柳如是大笑三聲。「承蒙九天之帝這樣看得起柳某，柳某死亦無憾！」

周幽寒甩甩頭，將披掩着半邊臉的散髮甩到後面，露出一張青慘慘的臉來。「嘿嘿，你倒是不妄自菲薄！為了除去你，天帝他老人家確是花了不少心思！」

「周幽寒，廢話別再說，叫你的人現身吧！憑你，還奈何不了柳某！」

「好大的口氣，果然不愧是柳如是，十地之君的得力愛將。周某倒是不敢托大了，教你見識一下周某的安排！」

話聲落，跟着發出一聲鬼嚎般的怪嘯聲。

剎那間，四下裏有如幽靈幻現般，閃現出幢幢人影，少說也有二十之數。

柳如是居然不為所動，掃了一眼那些閃現出來的人影，冷笑一聲。「周幽寒，就憑這幾個人，就想取柳某一命，未免小覷了柳某！」

說話間，暗運內勁，抖動一下手上那柄狹長的長劍，發出一下「嗡」的震鳴聲，劍芒顫動，耀人眼目。

周幽寒陰陰笑道：「你是十地之君的心腹愛將，周某又怎敢小覷了你，若沒有十足十的把握，周某又怎敢動你……」

「周幽寒，有甚麼鬼域技倆，都使出來吧，柳某才不怕！」

「柳如是，放心吧，周某會在你死前，讓你見識到的！」周幽寒忽地發出一聲怪嘯，那十多二十條人影就一齊撲向柳如是。

十多二十個人一起動作，居然

沒有發出半點聲響，不由令人生出一股寒意，莫非那些人不是人，是鬼魅？

只有鬼魅，在行動時，才沒有聲息。

柳如是雖說是膽量過人，也不禁心頭一緊，用力握住手中的劍。

「颯颯……」一陣掠空聲中，那十多二十個人邊向柳如是衝撲過去，邊將手上的兵刃擲向柳如是。

擲出的是刀與矛！

柳如是發出一聲清嘯！身形有如潛龍升天般，帶起一道龍捲風般的旋芒，往上旋升起來。

那些擲向他的刀、矛，擲出在那股旋轉疾升的旋芒上，有如飛蛾撲火一樣，發出鏗鏗鏘鏘的激响聲，紛紛折墮在地上。沒有一件兵器能够突破那股旋芒，傷得了人在其中的柳如是。

周幽寒看着，禁不住讚一聲：「好身手，好厲害的龍捲風身法！」

柳如是却在周幽寒的稱讚聲中，陡地清叱一聲，劍芒暴漲電旋，只聽一陣急如驟雨般的叮叮……急激的响聲中，一大片閃着寒芒的「牛毛」紛紛墮落地上。

那些「牛毛」可不是眞的牛毛，而是寒光閃閃的梅花針！

那些梅花針，原來是那些人——周幽寒帶來的人於擲出刀矛後，隨即發出的！

發射梅花針的裝置，乃是一個只有巴掌大，高約二寸的鐵盒子，想必是以機簧發射的。

周幽寒帶來的人手先以刀矛擲向柳如是，繼之發射梅花針，這一招異常陰毒，聽覺及反應稍爲不够敏捷的人，必然會着了道兒。

柳如是的身手果然厲害，不愧是十地之君的愛將。

周幽寒的手下並沒有因爲先刀矛、後萬針皆傷不了柳如是而退縮不前，反之，於一陣動人心魄的喊殺聲中，衝勢更猛！

柳如是身形甫落回地上，立即陷入那些漢子的撲殺圍攻之中。

柳如是發出一聲長嘯，劍芒有如炸開的烟花般迸射暴洩，那些漢子如遭電殛般發出慘叫厲嚎聲，隨即倒下七八個人！

其他的漢子饒是悍不畏死，也被那駭人心魄的情景嚇得窒了一窒！

一道火焰般的流光就在那刹那電射向柳如是！

柳如是驚覺的時候，那道火焰般的流光已射到他的身前不足一尺的地方，倉促間，他於舞劍封擋的同時，身形有如旗花火炮般，衝天騰射起來。

焰紅的流花與雪白的劍芒交擊，發出一陣急而密的擊响聲，那不過是電光石火般的瞬間，紅焰焰的流光嗤地向騰射起來的柳如是腿側射過！

柳如是發出一下悶哼聲。

那道紅焰焰的流光射出丈外，落在地上，赫然是手執一根遍體發紅的奪魂針的周幽寒！

看來，柳如是已傷在周幽寒的奪魂針下。

那根奪魂針說長不長，大約只有二尺一、二長短，說細不細，只有尾指粗細，也不知是甚麼打造的，通體火紅，據說，是用採自西域異國火焰山的火焰鐵鑄造成的。

柳如是斜掠落兩丈過外的地上，脚步踉蹌了一下，看來，他的確是受了傷，要不，怎會站不穩身形。

柳如是的左腿上確是受了傷，左腿上濕了一片，黑黑紫紫的，絕無疑問是血漬。

若是要走，柳如是還來得及，但他沒有走。

周幽寒也並沒有再向柳如是動手攻擊的意思，發出嘿嘿的冷笑聲。「柳如是，看來，你也不外如是！」

柳如是咬着牙。「周幽寒，你在火焰針上塗了五更斷魂香？」

周幽寒仰天一陣大笑。「柳如是，此刻是否感到受傷處一陣酥酥癢癢的，既想搔，又不想，心癢癢的頗受用？」

柳如是咬着牙道：「柳某雖然中了你的五更斷魂香，但却要不了我的命！」

周幽寒笑道：「柳如是，就算你武功蓋世，內功深厚，若沒有我的獨門解葯，一樣要死！天下間，無人救得了你。」

柳如是道：「別吹牛！柳某不是三歲小孩，不會被你唬倒的。」一頓，又道：「金刀楊百川不是曾中過你的五更斷魂香嗎？他如今不是好好地活着嗎？」

周幽寒點頭道：「你說得沒有錯，楊百川確是還活着，但你可知道，五更斷魂香的份量有輕重之分，換言之，若份量輕的話，不足以致人死命，像楊百川那樣；但是，若所下的份量重的話，不但可以致人於死命，就是十頭大水牛，也一樣毒死！柳如是，如今你不會再以爲死不了了吧？」

柳如是的身體搖晃了一下，看上去像是用麵粉製造的那樣，軟酥酥的，隨時會軟倒下去，就連聲音也是軟軟的。「周幽寒，你有本領便過來殺了柳某！」

周幽寒道：「你已是個死人，何須我動手？」

話未說完，柳如是已軟軟地跌下去。

周幽寒撫掌笑道：「柳如是，怎麼樣？眼下的你，就是一個不會

武功的人，也可以置你於死地！」

柳如是本來是軟軟地坐倒下去的，就這說話之間，已如一堆爛泥般，倒下去。

周幽寒看着，連眼中也在笑。

「柳如是，你躺在這裏慢慢等死吧，這時候還未到三更，五更一到，你自會咽下最後一口氣，周某本來很有興趣看着你怎樣咽氣的！可惜，還要趕到紅花鎭去辦一件事，不能留下來看着你死。說眞的，周某很想看着你怎樣死的。」

柳如是這時似乎連說話的力氣也沒有了：「周幽……寒……我……不會死去的……，我一定會……活……着……讓你吃一……」下面的話，已經無力氣說出來。

周幽寒哈哈大笑。「柳如是，痴人說夢！若辦妥了紅花鎭那件事後，有時間的話，周某會回來瞧瞧你是否還活着，將你的屍體拖去餵野狗！」

柳如是似乎酥軟得連張口說話的氣力也沒有，嘴唇顫動了幾下，沒有發出聲音。

「柳如是，躺在這裏慢慢等死吧！」周幽寒於說話間，揮動一下手上的火焰針，往南面那個方向掠去。

他帶來的人跟着往南面奔去。

躺在地上的柳如是眼睜睜看着往南方掠奔而去的周幽寒及其手下，不要說站起來，連說話的氣力也沒有。

* * *

凌晨時分。

紅花鎭。

雄鷄一唱天下白。

鎭西南面，有一座大宅子。

宅子的大門左右兩邊，是兩座石獅子，兩邊的門墻下，是一排拴馬樁，門匾上大書三個氣勢磅礴的大字：「金馬堂」。

提起金馬堂，在紅花鎭上可說是家傳戶曉，老幼皆知，大名鼎鼎。

晨光初露中，金馬堂有如一匹躺臥着的駿馬。

「喔喔喔……」雄鷄再唱。

一片人影就在鷄啼聲中，悄沒聲息地掩撲到金馬堂前，團團將之圍住。

爲首三人掩掠到大門階上，其中一個人抖手向上擲出一枚旗花，在天空中爆綻開來！

將金馬堂圍困起來的人影立時爆發出一陣驚天動地的喊殺聲，以合抱粗細的木樁撞破圍墻，自破墻洞中衝進去。

站在門階上的爲首之一人亦一掌震開大門，衝入大門裏面。

一陣「嗤嗤……」激响聲中，跟着是火光點點，金馬堂內的房屋着火燃燒起來。

原來，破墻衝入金馬堂內的人即時發射出火箭。

看來，那伙襲擊金馬堂的人，要將金馬堂毀了！

四下裏火光閃爍中，那個爲首的人拈鬚直笑，在等着看金馬堂的人狼狽萬分地從着火的房屋中逃奔出來。

只要金馬堂的人從着火的房屋內狼奔豕突出來，便會即時陷入一片暗器罩射之中，相信沒有幾個人可以倖免。

火光中，那爲首的人的面目被清楚地映照出來，赫然是於三更前對付了十地之君手下得力愛將「不外如是」柳如是的周幽寒！

站在周幽寒身旁兩邊的，是兩個年約四十上下的漢子，左邊那個臉頰瘦削，目光如隼。右邊那個身形健碩，繞腮鬍，虎目獅鼻，頗爲威猛。

兩個人的眼中皆射出興奮殘忍之目光，看着那些着火燃燒的房屋。

那些着火燃燒的房屋內，却並不如他們想像的那樣，有人從裏面狼奔豕突出來。

這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還有一個唯一的解釋，就是那些房屋內根本沒有人！

偌大的金馬堂內居然會沒有人？

這表示……

「快退！咱們上當了！」周幽寒不愧是一個人物，馬上想到是怎麼一回事，心驚之下，發出一聲爆喝。

左右兩個漢子跟着爆喝出聲：「空城計，快退出去！」

那些手執匣弩及梅花針盒，蓄勢待發的手下聞聲色變，急不迭從那些破墻洞中外往奔。

可是，遲了。

墻外，驀地爆發出一片喊殺聲，那些欲從破墻洞往外退的人紛紛於墻洞內外倒下，其餘的急忙往兩邊墻下閃避。

看清楚，於破墻洞口跌倒下去的人，都是身中箭矢倒下的，非死即傷。

周幽寒與兩名得力屬下於喝聲中，往大門外疾掠出去，亦被一陣急驟密集的箭雨逼回去，雖然沒有損傷，但也頗狼狽。

他們的情形頗爲不妙。

金馬堂內，火勢越來越猛烈，蔓延到各處，周幽寒及其手下幾乎被捲撲蔓延的火勢逼得存身不住，已感受到那逼人的炙熱，而外面又有箭手在等着他們。他們可說已處於裏外受困的境地。

「堂主，怎辦？」面頰瘦削的漢子着急地問。

那人是周幽寒屬下的一個分堂主，姓周，名彪，在江湖上頗有名頭。

周幽寒當機立斷：「衝出去！」

身形健碩的漢子，亦是周幽寒屬下的一個分堂主，姓朱名鵬飛，立時發出一聲吼叫：「衝出去！」

吼叫聲中，周幽寒與周、朱兩人往上騰拔起來。

被困於金馬堂內的那些手下聽聞吼叫聲後，紛紛不顧一切地往外衝出去。

事實上，他們若不衝出去，只有死路一條，被自己放的火活活燒死。

衝出去，或者還有一條生路。

迎接他們的，是一陣密集的箭雨——箭矢上閃着火光的箭雨。

周幽寒與兩個分堂主才掠起來，一陣挾着火光的箭雨刹時攢射向他們。三人急忙舞動兵器，應付那攢射過來的火箭。

要知道，對付火箭比對付箭矢難多了。因爲箭矢射在衣衫上，不會對人體造成威脅；火箭射在衣衫上，却會令衣衫着火燃燒，因之，火箭的威脅性比箭矢大多了。

周幽寒三人全力應付那些攢射過來的火箭，雖說悉數將之擊擋落地，但三人也被逼得墮落回地上。

三人才落在地上，立刻又彈掠起來。

原來，地下已成了一片火海！三人根本無法停留多一會！

地上的火海，乃是三人撥擋下去的火箭形成的。

那些火箭落在地上，居然沒有熄滅，繼續在燃燒，加上近大門的房屋的火勢捲撲向大門，三人如何還能够存身？

這一次，居然沒有火箭向三人攢射！

而三人唯一可以脫離火海的出路只有一條，向大門外面掠出去！

三人在別無選擇之下，只好向大門外面掠出去。

大門外約兩丈外的地方，金馬堂的人早已將半月形大門前的那一片空地包圍起來，大部份人的手上都握弓拉箭，作勢欲射！

周幽寒三人看着，心頭暗懍，掠落在大門前的空地上。

面對着大門的幾個人之中，有一個人即時開口說道：「周幽寒，被火燒的滋味好受嗎？」

周幽寒定眼望去，認出說話之人乃是金馬堂主陸貴夫，站在陸貴夫左右的幾個人，乃是金馬堂的分堂主。

周幽寒先不理會陸貴夫的話，扭頭往左右兩邊張望，看看帶來的人中可否有活着衝出來的，站在陸貴夫左邊的一個分堂主冷笑道：「姓周的，不用張望了，你帶來的狗崽子一個也逃脫不了。這一次，你們全軍盡墨！」

周幽寒果然看不到有手下活着衝出來，兩邊幾個破墻洞口的地上，躺着不少屍體。

他不由倒吸一口寒氣。

周彪與朱鵬飛也同時心頭一寒。

「周幽寒，你這一次徹底完了！」陸貴夫冷冷道：「你這老狐狸，總算墮入咱們設下的陷阱中，看你還走得了！」

周幽寒雖然心頭發寒，神色却一點不變，厲聲道：「陸貴夫，你怎會知道周某會率衆襲擊金馬堂的？」

「是柳某告知陸堂主的！」一人自陸貴夫身後走出來，赫然是中了五更斷魂香，沒有周幽寒的獨門解葯絕對活不了的「不外如是」柳如是！

他居然活生生地站在陸貴夫的身旁，簡直不可思議！

周幽寒看到柳如是活生生地站在他對面，禁不住臉色變了！

「你……你怎會還……活着的？」周幽寒驚詫萬分地睜大眼，看着柳如是。

那絕對是如假包換的柳如是，並不是易容假冒的！

只見柳如是牽唇一笑：「周幽寒，柳某根本就沒有中你的五更斷魂香毒！又怎會死呢？」

「你……分明被周某的……火焰針刺傷了左腿……」周幽寒一副難以置信的神色。

柳如是搖頭道：「那是假的！柳某根本就沒有被你的火焰針所傷，告訴你，柳某早知你的五更斷魂香的厲害，因此，在身上穿了一件犀牛皮衣，以防萬一。柳某腿上的傷是假的，在那裏預先裹了一包豬血，故意讓你射破，裝成受了傷的樣子。如今你明白了吧？」

周幽寒不是白痴，而是老江湖，怎會不明白，他一早已在柳如是的算計中，換言之，落入了柳如是的「殼」中。

一時間，他說不出話來。

柳如是却又說話了。「周幽寒，九天之帝欲以徐步庭作餌，誘殺柳某，天帝這個餌也下得够重的了！可惜，却被地君他老人家識破了，來個將計就計，不但除去徐步庭，也讓你上了個大當！還探悉你下一步的行動，來個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陸貴夫接口道：「姓周的，除去你，等於斬去天帝的一隻爪牙，也替死在你這伙人手下的弟兄們報仇，以慰他們在天之靈！」

「周幽寒，若非如此，怎會查知你的確實行踪，並設下陷阱，讓你踩下去！」

周幽寒與兩個分堂主在柳、陸兩人說話時，臉色連變，陰晴不定。

「姓柳的，就憑你跟姓陸的這幾個人，便奈何得了周某三人？嘿嘿，眞是痴人說夢！」

柳如是道：「柳某倒要看看你跟兩個手下有甚麼本領能够突圍而出！」

周幽寒哈哈一笑，悍然道：「柳如是，周某就讓你見識一下我的眞正手段！」

柳如是道：「正要見識！」

陸貴夫於柳如是說話時，舉手作了一個手勢。

那是示意金馬堂的人加强戒備，隨時應變。

周幽寒撮口發出一聲長嘯，身形晃動間，斜撲向左邊那面的金馬堂弟子。

柳如是與陸貴夫等人居然沒有截擊周幽寒。

周彪與朱鵬飛緊跟着周幽寒。

守在左面的金馬堂弟子發射火箭，攢射向周幽寒三人。

周幽寒三人即時倒下，撲倒在地上。

一道道流光像螢火一樣，交織成一片火網，自周幽寒三人的身上掠射過。

這時候，天已完全放亮。

柳如是就在這刹那，發出一聲急喝！「速往兩邊退！」

守在左面的金馬堂弟子迅速地往兩邊閃退開去。

你道柳如是爲何喝令金馬堂的弟子速退？却原來他跟陸貴夫等人都看到，周幽寒於撲倒下去的刹那，自袖中撤出他獨門秘製的五更斷魂香毒粉！

這就是他的看家本領。

眼見金馬堂的弟子往兩邊閃避開去，周幽寒立刻從地上竄跳起來，往前衝去。

前面，已經露出一個缺口。

只要衝出那個缺口，周幽寒三人便可以脫出金馬堂的包圍，保全生命。

周彪與朱鵬飛緊隨在周幽寒身後。

柳、陸等人大概知道五更斷魂香的厲害，不敢加以攔截。

周幽寒三人已衝到那個打開的缺口前。

就在這刹那，那道缺口的地面上「蓬」地閃燃起一道火墻，將那道缺口封了起來。

周幽寒三人即時被那道火墻阻擋住。

三人的反應好快，於一窒的刹那，立刻衝天騰掠起來。

只要自空中掠過那道火墻，三人一樣可以突圍而出。

三人騰掠起三丈高下，那道火墻不過丈許高下，已經威脅不到他們。三人凌空一個翻掠，便已掠過那道火墻，心頭不由一鬆，脫困而出了。

豈料，就在三人掠過火墻的刹那，迎面突地噴來一陣火焰。

三人大驚失色，急忙向下疾墮，欲避過那陣噴射過來的火焰。

火焰是避過了，三人却無法避過從地上像火箭旗花般往上爆射起來的焰火花。

那些焰火花不是兵刃暗器，根本封擋不了。周幽寒三人大驚失色中，手忙脚亂地在空中騰挪封擋，但仍然着了道兒，身上沾了數點焰火花。

說起來眞叫人奇怪，那些沾在周幽寒三人身上的焰火花，居然像附骨之蛆那樣，不是往四外燃燒，而是往衣服裏面燒！

更怪的是，三人雖然在空中用手拍打，欲拍熄沾在衣服上的焰火花，但却無法拍熄。

那些焰火花眞邪門！

驀地，周彪發出一聲慘厲的叫聲，舞手扎脚地墮落地上，倒在地上慘叫着翻滾，身上的衣服有幾個焦孔，發出「滋滋」的聲响，發出一股焦臭味。

緊接着，朱鵬飛也慘叫着墮落地上，情形與周彪一模一樣。

只有周幽寒一人仍在空中翻掠騰轉，就像一頭發了瘋的蒼鷹那樣。

一條人影有如天馬行空般，閃掠而至，一掌擊在周幽寒的身上！

周幽寒慘吼一聲，一個身子有如斷了綫的鷂子那樣，往斜裏飛摔出去，「砰」的一聲，跌落三丈過外的地上。

那條將周幽寒一掌擊飛開去的人影凌空一個翻掠，落在周幽寒身前約五六尺外的地上。

那人不是別人，正是柳如是。

周幽寒在地上翻滾了一下，便跳起身來，雙手在身上亂抓亂拍。

柳如是冷冷地道：「別像猴子一樣亂跳亂抓了，抓不出來的，那種產自西域的磷火蛆，任何人若是被其附在身上，不但衣衫會被燒穿，還會被其鑽入體內，非要鑽入骨中不會停止！」

周幽寒空有一身武功，却奈何不了經已鑽入他體內的磷火蛆，但他仍然一個勁地又抓又跳，停不下來。

原來，那磷火蛆鑽入體內，那種感覺難受極了，就像被人用椎子鑽入體內般刺痛難忍，還有一種被火炙般的劇痛！

柳如是倏地出指點了周幽寒身上四處大穴，他頓時軟倒在地，動彈不得。

周幽寒一個身子在地上顫抖着

，嘶聲道：「殺了我，柳如是，你一劍殺了我吧！」

柳如是冷笑一聲：「周幽寒，你眞的想死？」

周幽寒嘶叫道：「柳如是，你若不一劍殺了我，終有一日，我會殺了你！」

柳如是居然笑起來。「周幽寒，我柳某可以成全你，但你要說出天帝下一步的行動！」

周幽寒連臉孔也扭曲起來，看來他難受極了，連聲音也抖顫起來。「我不知道……天帝從來不會讓屬下的人知道得太多，我只負責殲滅金馬堂、九龍寨、春風得意樓的行動，其他的，我一概不知！」

「姓周的，我信你！」柳如是突地一掌拍在周幽寒的天靈蓋上，周幽寒悶哼一聲，頭一歪，沒了動靜。

柳如是一把抄起周幽寒，往陸貴夫那邊走去。

周幽寒原來並沒有死，不過暈死過去。

陸貴夫那邊經已將周彪及朱鵬飛解決了，而金馬堂的火勢亦已經一發不可收拾，鎮上的人家本來想趕來救火的，看到金馬堂的人與一伙人在打鬥，心裏害怕，不敢上前救火，遠遠地看着。

金馬堂這一次雖然被燒毀了，尚幸沒有折損人手，陸貴夫將人手召集齊後，便跟柳如是趕去春風得意樓。

* * *

霍通催騎疾馳，趕去春風得意樓。

驀地，看見前面十數丈外的地上躺着一個人，他急忙抽韁勒馬，險險在那人身前約丈遠的地方將坐騎勒停下來。

他探頭往地上那人張望，看到那人原來是個女子。

他是從那人的一身衣裙及一頭青絲看出那人是個女子。

但他却看不到那女子的面孔。

因爲，那女子的臉是向着前路那面的。

「嘿，妳怎麼啦？」霍通在馬上大聲說。

那個女子却沒有動靜。

雖然看不到那女子的臉，霍通却從那女子的身形看出那女子的年紀不會很大，應該是個年輕的女子。

「喂……」霍通忍不住跳下馬背，向那女子走去。

那女子一動不動，看樣子，不是死了，便是暈死過去。

霍通走到那女子的身前，小心地打量着那女子。「喂，妳怎麼啦？沒有甚麼事吧？」

那女子一點反應也沒有。

霍通忍不住蹲下來，查看那女子到底怎麼了，是死還是活着。

他伸手去探那女子的鼻息。

那女子就在刹那間動了。

霍通陡覺伸前去的手腕一緊，整條左手頓時一陣痲痺發軟，緊接着腰上一痲，立時，屁股跌坐在地上，動彈不得。

他不由睜大雙眼，驚叫出聲。

躺在地上的女子一躍跳起身來，朝霍通露齒一笑。「得罪了，情非得已，日後若有機會見面，當向你賠不是。」

說完話，一個箭步躍到馬前，飛身上馬，雙脚輕踢一下馬腹，那匹馬嘶鳴一聲，洒開四蹄，往前路奔去。

僵坐在地上的霍通眼睜睜看着那女子騎了他的馬奔馳而去，氣得緊咬着牙，在心裏罵道：「好個壞女子，日後若是讓我遇上妳，不將你好好地教訓一頓，不姓霍！」

眨眼間，馬已飛馳出老遠，留下一溜輕烟。

霍通由於全身動彈不得，只能一直往前望，前路却一個人影也沒有，他心裏又急又氣，不知道要等多久才有人路過，才能解救他。

陡地靈機一觸，他仰天發出一聲長嘯。

他是希望以嘯聲引來武林同道，出手解救他。

這一着果然奏效，背後很快便傳來一陣急速的掠空聲，霍通知道有武林人聞聲趕來了，臉上現出一股喜色。

掠空聲「颯」地在霍通背後停下來，霍通由於不能扭頭回望，但又很想知道來人是誰，忍不住開口道：「請問來者是何許人？」

沒有人答他。

但他却清楚地感覺到，背後站着一個人。

「請問閣下高姓大名？」霍通心裏有點不安，高聲再問。

「颯」一聲，眼前出現一個人。

「霍通，你不是連我也不認得吧？」

霍通定眼一看，不由在心裏叫一聲：「苦也！」暗吸一口氣，說道：「朱姑娘，要剁要殺，悉隨尊意。」

那人原來是個女子。

又是女子！

那女子年約二十，面目姣好，笑起來露出兩個迷人的酒渦。「霍通，本姑娘怎捨得殺你，嘻嘻……天意，是你發聲引本姑娘來的，太好了，這一次，你再也逃不出本姑娘的手掌！」

霍通急得一臉脹紅，「朱家麗，妳休想！區區寧爲玉碎，不作瓦全！」

「咯咯……」朱家麗笑得花枝亂顫。「這可由不得你！天教你落在本姑娘手上，本姑娘若是逆天行事

，會遭天譴的！」

「妳……敢？」霍通驚急得語不成聲。

「霍通，咱倆可是拜了堂，成了親的，有甚麼不敢的！」朱家麗將一張俏臉湊到霍通的臉前，突然間在他的鼻尖上輕輕咬了一口，咭地一聲，跳開一步。

霍通又氣又羞，叫道：「朱家麗，妳……不覺得羞……麼？」

朱家麗抿嘴一笑，瞟了霍通一眼：「做妻子的親丈夫一下，有甚麼好羞的？」

霍通氣得說不出話來。

「郎君，你怎會這樣的？全身動彈不得，幸好來的是我，若來的是你的仇人，那可不得了，說不定，你會命喪於此。」朱家麗促狹地笑着說。

霍通知道鬥不過朱家麗，口氣一轉，求道：「妳……既然那樣說，還不快替我解開身上被點封的穴道？」

朱家麗眼睛一轉，帶笑道：「我怎麼說來着？」

霍通負氣道：「你要我說，我偏不說。」

朱家麗依舊笑着：「眞的不說麼？」

霍通瞥一眼朱家麗，看到她眼中閃出狡黠的笑意，心裏不由打起顫來：「妳想怎樣？」

朱家麗直笑：「我又沒有說怎麼樣，你怕甚麼？」

霍通頭皮一陣發痲：「妳爲何苦苦相纏？」

朱家麗臉色一沉。「霍通，我跟你拜了堂，成了親，已經是你的人，你却說出這種話，氣煞本姑娘也！本姑娘生是你的人，死是霍家鬼，不跟着你，跟誰！」

霍通頓時啞口無言。

朱家麗說得沒有錯，他確是跟她拜過堂，成了親的，只差沒有洞房。

「怎麼，不說話了麼？」朱家麗冷笑一聲：「你就算走到天涯海角，我也會跟着你！」說完，用力咬咬嘴唇。

霍通看着，心裏有點不忍，嘆口氣，道：「妳又何苦呢？天下間比我好的男人多的是。」

「我不管！」朱家麗固執地道：「我是個死心眼的人，既然跟你成了親，無論你是個怎樣的人，也跟定你！」

霍通無可奈何地道：「既然妳那麼說，還不快解開我的穴道？」

朱家麗色然喜道：「郎君，你不會再拋下我，一個人跑掉了？」

霍通無奈地點了頭：「嗯。」

朱家麗喜歡若狂，馬上湊到霍通面前，伸手欲解開他身上被封穴道。

但她馬上又停住手道：「郎君，我要你起個誓。」

霍通大聲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妳不相信我，算了吧！」

朱家麗慌忙道：「好了，我相信你就是。」說完，伸手解開霍通身上被點封的穴道。

身上穴道一解，霍通立時從地上跳起身來，伸展一下手脚，二話不說，便往前奔去。

朱家麗呆了一呆，急忙追上去，又氣又急地叫道：「霍通，你不是大丈夫！說話不算數？」

霍通並沒有停下來，但却扭頭說道：「我沒有食言！妳不是跟着我跑嗎？並沒有撇掉你呀！」

朱家麗臉上頓時綻開一抹笑容：「郎君，跑得這麼急，趕着去那裏啊？」

霍通道：「有緊急事趕去春風得意樓！」

「你被甚麼人點了穴道？」朱家麗一步也不敢放慢，緊追着霍通。

霍通衝口道：「一個女子……」

朱家麗頓時尖叫起來：「甚麼女子？原來你是被一個女子點倒的，是不是被她的美色所迷，因而……」颯地一聲，凌空掠過霍通的頭頂，落在前面地上，霍然轉身，杏眼圓睜，氣怒地瞪視着霍通。

霍通若不是及時停身，肯定會撞在朱家麗的身上，頓脚氣急地道：「妳……妳……胡鬧！」

朱家麗氣得哼了一聲，雙手叉腰道：「霍通，你才胡鬧，居然背地裏跟另一個女子胡混，還說我的不是！」

霍通氣又不是，笑又不是：「我不跟妳說，快讓開，我要趕路啊！」

朱家麗站着不動：「你不說清楚，我不會讓你走！」

霍通哼了一聲，往左邊一閃，欲從朱家麗的身旁往前掠，却被朱家麗橫身將他阻住。

霍通右竄，朱家麗亦左掠，就是不讓他跑。

霍通氣急得想動手，但又不敢，只好站下來，發急地道：「妳讓開去好不好？待到了春風得意樓，才跟妳說個清楚明白，成嗎？」

朱家麗看到霍通那臉紅脖子粗的樣子，生恐再蠻下去，霍通眞的生氣，只好委委屈屈地道：「好吧，你到了春風得意樓，一定要將你跟那女子的瓜葛告訴我！」

霍通但求她不再阻住他的去路，忙連連點頭，朱家麗才閃開身子，他已如一陣風般，往前掠去。

朱家麗抿嘴一笑，展開身法，跟在霍通後面。

* * *

春風得意樓在江湖上名頭響亮

，相信江湖中人沒有那一個人沒聽聞過春風得意樓這個地方的。

春風得意樓的樓主霍鳳翔的名頭更大，提起龍虎風雲掌霍鳳翔，黑白兩道皆肅然起敬。

霍鳳翔之所以能夠令到黑白兩道都對他肅然起敬，乃是他做事公正，見義勇為，只要他認為有道理的，不論黑白兩道，他都會幫忙！若是他認為不該做的，就是武林盟主以武林金劍令要他去幹，他也拒不受命，就是這一點，令到武林黑白兩道都對他敬服。

另有一點叫武林中人敬服的，是他風流而不下流，春風得意樓中，佔了七成是女子，而且都是嬌艷的妙齡女子，但卻從沒有傳出過醜聞，樓中男女，都對他敬慕有加。

這樣的一個人，自然成為武林中的矚目人物，事實上，在江湖武林中，除了九天之帝與十地之君外，就數他霍鳳翔的風頭最勁了。

霍鳳翔確實是一個人物。

他是一個倜儻風流，備受江湖武林同道敬重的人物。

霍鳳翔這時已在春風得意樓內，正跟幾個得力手下在談話。

那幾個手下分別是總管唐天德，副樓主婁公望，總教練韋長嘯，副總管蔣超凡。

這四個人不但是霍鳳翔的得力手下，也是他的好弟兄。

原來，五人是拜把兄弟。

「樓主，頃接柳大俠飛鴿傳書，他們已解決了周幽寒那一撥人，本樓的威脅已解除。屬下請示樓主，本樓之戒備是否撤除？」說話的是總教練韋長嘯。

他負責春風得意樓的安全。

霍鳳翔輕輕拈一下唇上的短髭。「不必。」

一頓，接着又道：「天帝既有心對付本樓，柳大俠雖然解決了周幽寒那一撥人，難保天帝不會另派人來對付本樓，為了本樓安全計，本樓依舊全力戒備！」

「是！樓主。」韋長嘯答應一聲。

總管唐天德道：「樓主所慮極是。本樓既已推卻了天帝之邀，天帝必然視本樓如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事實上，天帝為了保持跟地君之勢力均衡，必會想盡辦法，除去本樓，令到地君少了一個臂助。」

霍鳳翔跟韋、蔣、婁三人連連點頭，表示贊同唐天德的話。

婁公望慨然道：「正邪不兩立。正如樓主所說，為了武林同道，縱使本樓化作瓦礫，也在所不惜！我們一定要幫助地君對抗天帝這股惡勢力！」

「樓主，天帝之所作所為，實在令人髮指！天帝欲本樓加入他們之陣營，簡直作夢！」蔣超凡雙肩聳動，語聲激昂。

霍鳳翔掃了四個好兄弟一眼：「你們都不怪我拒絕天帝之邀，投效地君？」

唐、韋、婁、蔣四人一齊搖頭。「樓主識見英明，吾等唯樓主馬首是瞻！」

霍鳳翔正色道：「咱們是好兄弟，我要聽你們的心裏話！」

四人齊聲道：「樓主，吾等今日所說之話，若有一字昧心，天誅地滅！」

霍鳳翔展顏笑道：「四位老弟這麼說，我放心了！」

話聲剛落，自廳外走進一個漢子，向霍鳳翔躬身抱拳道：「稟告樓主，姪少爺霍通飛趕回來，說有要事告知樓主。」

霍鳳翔道：「請他進來。」

那漢子答應一聲，退出外面。

未幾，一個年輕人走進廳內，先參見霍鳳翔：「姪兒見過三叔。」

跟着分別見過唐、韋、婁、蔣四人，霍鳳翔才叫他在旁坐下來。

「通兒，有何緊要事回報？」霍鳳翔問。

霍鳳翔的姪兒原來就是霍通。

霍通欠身道：「回三叔，姪兒在回來的路上打聽到一個消息，天帝為了拔去咱們這根眼中釘，將會先削弱本樓的力量，請三叔速謀對策！」

霍鳳翔看着姪兒：「通兒，你從那裏聽來的消息？」

霍通道：「姪兒是從天帝的一個手下的口中打聽到的。」

一頓，接補充下去。「聽那個人說，是二郎神楊晉的手下，因他喝醉了酒，自洩身份，姪兒暗中跟着他，走到無人處，將他制住，才從他口中逼問出那個消息。」

話聲才落，跟着又道：「還有，楊晉已帶了大批手下來到本樓附近，姪兒眼見問不出甚麼，便將那人點倒，趕回來稟告三叔。」

霍鳳翔連連點頭：「通兒，沒有甚麼事了吧？」

霍通欲言又止，搖搖頭。

霍鳳翔道：「那你退下去休息一下吧。」

霍通答應一聲，退出廳外。

待姪兒退出外面，霍鳳翔才對唐天德四人道：「四位老弟對通兒剛才所說的話，有何看法？」

唐天德四人互相看了一眼，婁公望開口說道：「樓主，小弟懷疑天帝是故意散佈消息，讓我們不得安寢，待我們疲累鬆懈後，才一舉擊破本樓。」

蔣超凡道：「樓主，小弟跟公望的看法一樣。」

「天德、長嘯，你倆看法如何？」霍鳳翔看着唐、韋兩人。

唐天德道：「不管這個消息是真是假，咱們都要小心防範，小心才能駛得萬年船。」

霍鳳翔又向韋長嘯問道：「長嘯，說說你的看法。」

韋長嘯道：「單憑通兒所探得的一個消息，很難作出準確的判斷，依我看，該派出一些人手，四出探查動靜，然後再作判斷。」

霍鳳翔連連點頭道：「嗯，我同意長嘯的看法。說不定，他們是故意將消息洩漏給通兒知道，令我們白緊張一番，他們卻乘機來個聲東擊西。」

「樓主所言極是。」唐天德道：「眼下，就照長嘯的話去辦。」

蔣超凡跟婁公望都點頭表示贊同。

霍鳳翔當下作出決定：「長嘯，打聽楊晉及其手下動靜之事，就交給你去辦。公望，你負責本樓之防衛事務，記着，要不緊不鬆，以免弄得人心惶惶。」

韋長嘯與婁公望答應一聲，同時起身說道：「樓主，事不宜遲，吾等這就去辦事。」向霍鳳翔抱拳一拱，走出外面。

霍鳳翔對蔣超凡道：「超凡，跟地君那方面聯絡之事，就交給你去辦。」

蔣超凡應了聲「是」。

霍鳳翔站起來。「天德，樓中大小事務，由你統管，我要到烏龍莊去走一趟。」

一頓，又道：「烏龍莊為本樓之門戶，天帝欲攻打本樓，必先奪取烏龍莊，因此，烏龍莊不能有失。」

唐天德道：「樓主，此去一路小心！」

霍鳳翔點點頭：「嗯，我自會小心。」

＊　＊　＊

霍通本來想將跟朱家麗拜堂成親之事告訴三叔霍鳳翔，但話到口邊，又打消此念，認為還是由自己解決的好。自已已經長大成人，不能再像小時候那樣凡事都依賴叔父，待自己解決不了，再請叔父出面未遲。

走出大廳之後，他並沒有回房歇息，馬上跑出外面去找朱家麗。

本來，在回到春風得意樓之前，朱家麗準備要跟霍通一起回春風得意樓見霍鳳翔，並將兩人已拜堂成親之事告知霍鳳翔。霍通卻拿話去嚇她，說叔父是個很嚴厲的人，若是貿然將他們在外面拜了堂，成了親之事說出來，叔父肯定會震怒異常，說不定還會將他當場一掌擊斃，更別說叔父會同意他們成了親這個事實了。這件事祇能慢慢來，那還有希望。這一番話說得朱家麗不敢跟他回春風得意樓，霍通正中下懷，將她安置在附近一家客棧內。朱家麗卻要他答應見過叔父後，馬上到客棧去找她。

從春風得意樓出來，霍通急急往萬安客棧走去。

朱家麗就住在萬安客棧內。

由於是午後時份，街上行人不多，霍通邊走邊想着怎樣才能說得朱家麗同意取消兩人已經成了婚這個事實，但是絞盡腦汁，也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不由時而咬牙，時而蹙眉，時而握拳，真是心事重重，手足無措。

驀地，他撞上一個人，那個人「喲」一聲，被他撞得跌倒下去。

一驚之下，霍通回過神來，慌忙瞧着被他撞倒的是甚麼人，看清楚了，原來是一個年約五十上下的老漢，忙將他扶起來：「老伯，可有跌傷麼，將你撞倒，對不起！」

那老漢本來瞪着眼便要罵的，話未出口，一眼認出撞倒他的人是春風得意樓的姪少爺，忙將到了口邊的話吞回去，轉換上一臉笑容：「沒甚麼，不要緊，老骨頭了，跌不死的，霍少爺，倒是不知有沒有撞痛你。」

霍通聞言，不禁啼笑皆非，他老人家自己被人撞倒，還說有沒有撞痛別人。憐憫之心油然而生，忙從身上取出一錠重約二兩的碎銀，塞在那老漢的手上，說道：「老伯，若有甚麼不妥，到春風得意樓去找我。」說完急急往前走去。

那老漢拿着那錠銀子，驚喜不已，向着霍通的背影連聲道：「多謝，多謝霍公子厚賜！」

霍通根本聽不到，加快腳步往一家酒樓走去。

原來，他在將銀子塞給那老漢時，無意間瞥到一個有點熟悉的身影走入那家酒樓，看清楚之後，原來是在路上詐死，乘機將他點倒，奪去他的坐騎，一溜烟跑了的那個女子，這真是冤家路窄，說甚麼他也要找那女子理論，出那口鳥氣。

追入酒樓裏面，霍通四下張望，卻找不到那個女子，他立刻衝上二樓。

站在梯口往樓面上掃了一眼，他立刻往靠窗的一副座頭走去。

他要找的那個女子就坐在那副座頭上，已跟一個伙計在說話。

由於是午後，樓上的食客寥寥無幾。

霍通氣勢洶洶地走到那個女子所坐的桌子前，恰好那個伙計向那女子哈哈腰，退開去，那女子眼見霍通氣勢洶洶地走過來，吃驚地看着霍通，臉上閃過一絲不安的神色。

霍通剛想開口，那女子已然站起來，向他施了一禮，道：「這位公子，巧啊，咱們又見面了，路上

那回事，情非得已，萬望公子原有則個，我在這裏再向你賠罪！」說完深深地賠了個禮。

俗語有謂：伸手不打笑面人，人家已經連聲說自己不是，又賠了禮，霍通那裏還能夠發作得出來，一腔怒氣頓時消散了七七八八，何況，眼前的女子嬌俏可人，正是我見猶憐，不要說是霍通這種知書識禮的人，就是一個莽夫，也不忍再責怪那女子了。

口裏吶吶的，霍通居然說不出話來。

那女子看到霍通那不知所措的樣子，嫣然一笑：「公子，那匹坐騎就在客棧馬棚裏，待會交還給你。請公子你權且坐下，待我敬公子兩杯，算作賠罪。」

霍通終於能夠開口說話：「你爲何要那樣做？」

那女子妙目一轉，瞟了霍通一眼：「實對公子你說，因有緊要事，要追上一個人，無計可思之下，只好出那下策，詐死奪了公子的馬匹，總算追上要追的人，也及時救回一條人命。奪了公子的坐騎，我心裏一直很不安，若公子仍然見怪，願受公子責罰！」

一個女孩子家那麼說，就算有一天一地怒氣，也會烟消雲散：「姑娘既然爲了救命而奪去區區坐騎，情有可原，算了吧！」

那女子捧起自己那杯酒，恭敬地道：「難得公子寬宏大量，感激不已，我敬公子一杯，以表心中一份歉意！」

霍通本待不喝，對方辭懇語切，實在不忍心推却，只好伸手接過，一口喝了。

那女子接過杯子，斟滿了酒，再拿給霍通：「公子，再敬你一杯，謝公子大量，原諒我之罪過。」

霍通本待不喝，看到那女子殷切的眼神，心頭一軟，伸手接過那杯酒。

就在他正接過那第二杯酒的剎那，背後陡地响起一聲冷哼：「好個風流少俠啊，背着妻子在這裏跟一個女子親熱地喝酒！哼哼，艷福不淺呀！」

冷笑聲入耳，霍通心頭震動了一下，手一鬆，「啪」地一聲，那隻酒杯墮落地上，杯碎酒洩！

霍通聽出背後發話之人，乃是他那個已經拜了堂，成了親的「妻子」朱家麗！所以，他才會那樣震驚！

他做夢也料不到，朱家麗會在這家酒樓出現。

他跟她約定，他到客棧去找她的啊！

轉過頭，霍通看到朱家麗就站在梯口前，滿含妒意地看着他跟那女子。

那女子也驚異地看着朱家麗。

大概她料不到，霍通已經成了親。

「妳……怎會來這裏的？」霍通吶吶地從嘴裏吐出那句話來。

朱家麗冷哼一聲，柳眉斜豎。「霍通，你來得，我怎麼來不得！哼哼，你當然不希望我在這裏出現了，撞破了你的好事啊？」

「我……根本……」霍通才說了三個字，那女子忽然開口道：「你已經成了親？她是你妻子？」

朱家麗又妒又怒，叱道：「我跟他拜了堂，成了親，當然是他的妻子！妖女，妳竟然勾引我夫君，好不要臉，不羞麼？」

霍通急得臉紅脖子粗，揮着手叫道：「朱姑娘，妳說甚麼啊，她……就是我說的那個……在路上奪了我的坐騎的那個女子！」

朱家麗愕了一下：「她眞的是那個女子？」

霍通點點頭：「就是她！」

他以爲這樣說，可以令到朱家麗釋疑，不再吵鬧，那知道朱家麗嘴唇一撇，氣洶洶地道：「既然是她，你怎不找她晦氣！却跟她一起喝酒？好親熱啊！」

霍通料不到朱家麗會那樣說，急得幾乎跳脚。「朱姑娘，隨便妳怎麼說！我霍通頂天立地，豈是那種人？」

驀地，那女子突然縱身躍出窗外，向街上飄落下去。

霍通正想要那女子幫他解釋，那女子却突然跳窗走了，不由大急，忙搶到窗前，探頭張望，張口欲叫，背上衣衫突然一緊，只聽朱家麗怒叫道：「還說跟那女子沒有私情？她爲何突然跑了，你也想跑！怎麼說！」

霍通被扯得轉回身，氣怒地道：「妳胡說甚麼？就算我跟她有甚麼……也跟妳無關！」身子一掙，掙脫了朱家麗的拉扯。

朱家麗可氣炸了肺，尖聲叫道：「霍通！你說甚麼？跟我沒有關係？我跟你拜堂成了親，是你的妻子，你跟另一個女子親熱，竟說不關我的事？」

霍通負氣地一摔手：「胡鬧！妳居然當了眞！妳這種人不可理喻，不跟妳說話，以後我不想再見到妳！」一閃身，往樓口走去。

朱家麗料不到霍通會那樣說，呆了一呆，霍通已像一陣風般衝下樓梯。她尖叫一聲：「霍通，你別跑！」身子一躍，自窗口躍落街上。

那些伙計與客人看着那幕鬧劇發生得突然，結束得也快，都被弄得莫明其妙，來不及有所反應。一會，最先回過神來的一個伙計失聲道：「不好！他們還未結賬！」急忙

往樓梯口跑去。

另一個伙計馬上大聲道：「他們還未要東西吃，結甚麼賬？」

一言驚醒跑向樓梯口的那個伙計，忙收住脚步，舉手拍一下自己的後腦勺。「媽媽的，我怎麼忘了他們還沒有吃過東西，哪用算賬！」

一個客人可惜地道：「一齣好戲這麼快便收場，不過癮，不過癮。」

其他的客人紛紛附和，議論起來。

朱家麗才躍落街上，一眼瞥到霍通從酒樓內衝出來，忙一個箭步斜掠過去，堵住霍通的去路：「霍通，不說個清楚明白你便跑？那有這種便宜事？」

霍通沒好氣地道：「有甚麼好說的？我跟你一點關係也沒有！」身子一偏，往另一頭跑去。

朱家麗頓一下脚，邊追着霍通，邊道：「你既然不肯跟我說清楚，好！我到春風得意樓去，找你叔叔說，哼，那時啊，看你怎麼說。」

話落，轉身往春風得意那邊奔去。

霍通聽聞朱家麗去找他三叔，大吃一驚，那件事若是被叔父知道，那還得了，當下忙轉回身，追向朱家麗：「喂，妳別跑啊！我跟你說吧！快停下來啊，再不停下來，那我跟你拉倒！」

朱家麗立時停下來，轉過身，氣鼓鼓地道：「你肯說了嗎？快說呀！」

霍通看到街上的人都停下來，好奇地看着他倆，搖搖頭道：「在街上不好說話，我跟妳返客棧再說。」

朱家麗也看到街上的行人在看着他倆，點點頭道：「還不走！」快步往客棧走去。

霍通在後面跟着。

＊　＊　＊

朱家麗「砰」地一聲踢開房門，走入房間內，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等着霍通走進來。

她隱約嗅到一陣如蘭似麝的幽香，不由用力嗅了嗅，心裏暗道：「那來的香氣？」扭頭往窗外望去。

她以爲那陣幽香是窗外的花樹飄進來的。

還未看清楚，霍通已一頭走入房間，朱家麗顧不了察看窗外的花樹是否盛開，忙回過頭，狠狠地瞥了霍通一眼，撇撇嘴，道：「有甚麼話，快說！」

霍通重重地吐口氣，別轉頭，帶氣地道：「說甚麼啊？」

朱家麗看着霍通那氣粗面紅的樣子，又愛又恨：「當然是說清楚你跟那……女子的關係啊！」

霍通哼了一聲：「我跟她根本不認識，連她姓甚名誰也不知道，何來關係？」

朱家麗聽他那麼說，口氣頓時軟下來。「那你爲何跟……她手……觸手地喝酒？……」

霍通雙眉一揚：「別寃枉人！我那有觸過她的手？是她爲了在路上搶了我的坐騎之事，向我敬酒，當作向我賠罪。」

「霍通，你小子艷福不淺啊！」

窗外忽然响起一個人的說話聲。

霍通跟朱家麗皆吃了一驚，急忙向窗口外面看去。

窗外赫然站着一個女子。

一個容貌艷麗，眉目間透出一股狐媚之態的女子。

看年紀，約在三十上下。

霍通並不認識那女子。

朱家麗顯然也不認識，不然，她不會訝異地道：「你是誰？怎麼在窗外偷聽人家的說話？」

那女子妖媚地一笑：「奴家姓梅，名香飄。一直站在窗下，是你倆瞎了眼，看不到奴家在外面……」

霍通失聲驚叫道：「梅香飄？不就是天帝十二愛姬之一嗎？」

朱家麗顯然沒有聽聞過梅香飄這個名字，一點也不感到驚異：「梅香飄，你站在窗外幹嗎？」

梅香飄「格格」笑了兩聲：「聽你兩個在說些甚麼啊……」

霍通道：「別聽她胡謅，他是衝着我來的！」

朱家麗一臉不解之色：「爲了甚麼？她不像是對我們……」

霍通急得打斷朱家麗的話：「她是天帝的十二愛姬之一，春風得意樓自跟地君聯手對抗天帝之野心後，便成了天帝的眼中釘！她如今在這裏出現，不是衝着我，難道衝着你來？」

朱家麗總算聽明白了，霍地站起身來：「妖婦，妳休想動他一根頭髮！我跟你拚命！」

霍通陡地驚叫一聲：「不好，此人擅於施毒。」

梅香飄「格格……」直笑：「這時候才想起來，遲了！」

朱家麗霍然心驚：「你爲甚麼不早點說，快跑出房外！」

梅香飄冷笑一聲：「還想跑？給奴家倒下吧！」

如响斯應，朱、霍兩人的身子搖晃了一下，軟軟地倒在地上。

朱家麗在倒地之前叫道：「那香！是那香氣！」

窗外的梅香飄「格格」笑道：「那是幽蘭香，這時候才知覺，遲了！」

確實是遲了。朱、霍兩人倒在地上，全身軟軟的，像一團麵粉一樣，一點力氣也使不出來。

霍通咬着牙，不吭聲。

朱家麗却尖叫道：「妖婦，妳想怎樣？」

梅香飄笑道：「多此一問！當然是將你兩個帶走啊！」話聲未落，抬手三擊掌。

立刻有兩個漢子走入房間內，一人一個，扛起朱、霍兩人，走出外面。

朱家麗想說話，却發覺竟然說不出聲來，嚇得一身冷汗，以爲自己啞了！

令人奇怪的是，客棧裏面的其他人，掌櫃伙計還有別的住客，居然沒有被驚動，不見一個人出來瞧看。

* * *

霍通失踪的消息，霍鳳翔在一個時辰後才知悉。

不知是甚麼人，用一張紙包着一顆石子，投入春風得意樓內，而紙上寫着的，就是霍通被天帝的手下擄走的消息。

那個撿起石子的少女看過那張字條後，慌忙將字條交給總管唐天德。

唐天德看過那張字條後，半信半疑，馬上到後堂將字條交給正在跟幾個歌伎在奏琴吹簫的霍鳳翔。

原來霍鳳翔不但武功了得，亦嗜好音樂，尤擅琴理，一曲鸞鳳和鳴，聽得人如痴如醉，嘆爲絕响，閒來無事，他便會與樓中一衆歌伎弄琴吹簫，消遣自娛。

霍鳳翔正與衆歌伎在彈奏一曲「龍騰虎躍」新譜曲子，看到唐天德匆匆走進來，向他點點頭，繼續彈奏下去。

唐天德沒有打斷霍鳳翔的興緻，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靜心欣賞。

足足一袋烟工夫，霍鳳翔才彈奏完那一曲新譜的曲子，抬頭向擊掌稱好的唐天德道：「發生了甚麼事？」

唐天德將字紙遞給一個最近他身邊的歌伎，那歌伎接過，傳給另一個接近霍鳳翔的歌伎，再傳給霍鳳翔。

霍鳳翔接過，展開那張字條，看了一遍，聲色不動地對唐天德道：「天德，你怎麼看？」

唐天德道：「未可全信，不可不信。」

霍鳳翔點點頭：「跟我的想法一樣。」

頓一下，接又道：「天德，你曉得怎樣做吧？」

唐天德點點頭，站起身：「樓主，天德這就去辦。」

霍鳳翔點點頭，唐天德轉身快步往外走。

霍鳳翔從容地起身，輕輕揮動一下袖子：「撤下去。」那些歌伎立刻收拾樂器，退出後堂。

霍鳳翔負手走到堂前，仰天長長地吁了口氣：「要來的終於來了！」

天黑前，唐天德終於確定霍通眞的失了踪，被天帝的人擄走了。

他派出去找尋霍通的人已全部返回春風得意樓，回覆都是一個樣：「找不到少樓主！」

「找不到」的意思就是找遍了，也找不到。

霍鳳翔跟唐、韋、蔣、婁四人坐在大廳上，五個人的神色都很沉重。

「卑鄙！」韋長嘯一拳擊在椅子的扶手上，幸好他只是作勢虛擊一下，要不，那扶手就算是石造的，也會被他擊碎，他怒道：「使出這種下三濫的手段對付本樓，咱們可不吃這一套！」

霍鳳翔握拳晃動一下：「長嘯說得對，他們以爲擄走通兒，便會令到咱們俯首就範，那就大錯特錯了。」

唐天德接口道：「樓主，通兒的生死，咱們不能不顧啊？」

霍鳳翔道：「天德，縱使犧牲通兒，咱們也不能向天帝俯首就範，要不，春風得意樓縱使還屹立着，但在江湖武林同道的心中，已經倒下了！」

一頓，又道：「要知道，本樓之取向，關係到江湖武林正邪之消長，因此，本樓萬不能倒向天帝那一邊。」

唐天德道：「樓主，天德明白本樓在這一次正邪之爭中的輕重。天德的意思是，能够想出一個兩全的辦法。」

「眼下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天帝未逼咱們表態之前，盡快救回通兒。若來不及，則一方面虛與委蛇，另一方面傾力救出通兒，最後才攤牌！」婁公望道。

霍鳳翔掃了唐、韋、蔣三人一眼，說道：「天德，長嘯，超凡，你們可有更好的辦法？」

唐、韋、蔣三人搖搖頭。

霍鳳翔道：「那就依照公望所說的辦法去做，希望在天帝向本樓提出威脅之前救回通兒。」

一頓，又道：「公望，這件事就交給你去辦。」

婁公望答應一聲：「樓主，事不宜遲，公望這就去調派人手，找尋通兒下落。」

霍鳳翔點點頭。婁公望向四人抱拳一拱，起身走出外面。

情仇恩怨　糾纏不清

霍通跟朱家麗被關在一間屋子內，雖然行動自由，但身上五處大穴被點封了，兩人根本不能提聚內力，跟普通人一樣，因此無法逃出屋外。

原來，那是一間用石頭砌成的屋子，一個窗口也沒有，屋門也是用鐵板鑲木造成的，在外面鎖上，不要說是普通人，就算身懷上乘武功的人也不易逃脫。

幸好屋頂嵌了兩塊明瓦，透入兩縷日光，屋裏面總算不太黑暗，霍通跟朱家麗各自坐在床上，互不理睬。

最後，還是朱家麗忍不住先開口道：「喂，啞了嗎？一聲不吭，悶死人了！」

霍通仍然閉着嘴巴。

朱家麗本來側背着霍通的，見他不理睬，哼了一聲，轉過身來。「霍通，你這個笨蛋！你以爲不說話，只顧生悶氣，便會氣死我，你眞是蠢得不可救藥！」

霍通被朱家麗說得再也按捺不住，重重地哼了一聲。「說話又怎樣，難道那就逃得出這間屋子？」

朱家麗道：「雖然逃不出去，若不說話，會悶死人的啊！」

霍通哼了一聲。「要不是你，怎會着了梅香飄的道兒，被關在這裏？」

朱家麗撇撇嘴。「霍通，你原來姓賴的！我不跟你說了！」轉過身，背對着霍通。

霍通賭氣地道：「不跟我說最好，我本來就不喜歡跟你說話。」

朱家麗霍地轉回身，睜眼瞪着霍通。「終於說出心裏話了，你不喜歡我，爲何又跟我拜堂成親？」

霍通呆了一呆，說不出話來。

事實上，他確是心甘情願跟朱家麗成親的。

至於個中原因，他不好說出來。

朱家麗見霍通不說話，頓時「理直氣壯」起來，挺挺腰肢，說道：「怎麼啦？說不出話來了麼？嗚嗚……」突然間哭起來，邊哭邊道：「你既然跟我成了親，却不理睬我，是甚麼意思，你要說個清楚明白，要不，我今天就死給你看！」站起來，走到牆前。

霍通看着朱家麗哭得一臉淚水，隨時準備一頭撞向牆上的凄苦樣子，心頭一軟，忙站起來，急聲道：「你別胡思亂想，我跟你說話就是。」

朱家麗聽他那麼說，才抹去淚水，走回床前。「你不要騙我！」楚楚可憐地瞟了霍通一眼。

霍通心裏大爲不忍。「我霍通對自己所幹過的事情，從不會否認的。」

朱家麗頓時破涕爲笑。「那你從今以後會跟我在一起了？」

霍通本想說「不」的，但又不能立刻自打嘴巴，只好硬着頭皮道：「我現在不是跟你在一起嗎？只怕從今後，要永遠跟你在一起了。」

「那太好了！」朱家麗高興得跳起來，但馬上又責備地道：「不准你說不吉利的話，我跟你不會死在這裏的。」

霍通道：「你以爲會有人來救我們嗎？」不等朱家麗回答，馬上又道：「梅香飄將你和我捉來關在這裏，只有一個目的，就是拿我去脅逼我三叔就範，倒向天帝那邊。我三叔的性子我很清楚，他是個寧折不彎的君子。你說，我們是不是死定了？」

朱家麗先是一呆，繼而露出一抹欣慰的神色。「只要咱們能夠永遠在一起，死又何妨？我才不怕哩！」說時，深情地看着霍通。

人非草木，孰能無情。霍通聽朱家麗那樣說，不由心頭一熱，對她生出一份好感。

朱家麗似乎不知道春風得意樓跟天帝之間的瓜葛，惑然道：「梅香飄將咱們關起來，有何企圖？」

霍通道：「還不是拿我來威脅我三叔，背棄地君，改投天帝麾下，對付地君！」

朱家麗吃驚地道：「原來這當中關係這麼大，怪不得他們使出那樣卑劣的手段！」頓一下，又道：「聽說天帝是個荒淫好色之徒，男女都喜歡，而且，野心很大。一直以來，若不是地君與他抗衡，只怕整個江湖早已在他掌握之中了。」

霍通驚奇地道：「你怎知道那麼多有關天帝的事情？」原來，他對天帝的事情所知不多，起碼比朱家麗所知的少，要不，他不會那樣說。

朱家麗抿抿嘴，自鳴得意地看着霍通。「是爺爺告訴我的。」

霍通道：「你爺爺是誰？」

朱家麗歪歪腦袋。「不告訴你，自己想想吧！」

霍通道：「我要是想得到，便不用問你，不說拉倒！」裝出生氣的樣子。

朱家麗見霍通別轉臉，怕他生氣，忙說道：「我不過逗逗你，告訴你吧，我爺爺姓高，名叫啓聖，你聽過我爺爺的大名沒有？」

霍通聽聞朱家麗的爺爺是高啓聖，大感詫異。「怎會沒有聽過高老前輩的大名。我在七歲時，家父已對我提及高老前輩的大名和俠行。你爺爺既然是高老前輩，你怎麼姓朱？」

朱家麗「咭」地笑出聲來。「我姓朱，難道不可以有一個姓高的爺爺？」

霍通道：「當然不可以，你應該姓高才是。」

朱家麗道：「我偏偏要姓朱，你不能强逼我姓高啊！」

霍通堅持道：「除非你不是高老前輩的孫女，要不，你應該姓高才是。」

朱家麗鼓鼓腮道：「我怎麼不是爺爺的孫女？我是爺爺一手養大的，你說是不是？」

「那你為何不姓高，却姓朱？」

「我不知道，那要問我爺爺才知道。」

「哈哈，不用問了，只要知道你是高老怪的孫女兒便成！」門外忽然响起話聲，跟着，那道厚厚的門打開來。

霍、朱兩人忙轉眼向門口望去，只見站在門口的那個人並不是梅香飄。

那是一個臉白無鬚、年約三十、眉目姣好如女子、帶點娘娘腔的男子。

乍聽聲音，霍、朱兩人以為那人是個女子，看其人，却是個男子。

霍、朱兩人都不認識此人。

那男子媚笑一下，自我介紹。「你們一定不認識我了，嘻嘻，我姓蘇，名鳳生，這個名字好聽吧？」

霍通聽着，看到那自稱蘇鳳生的男子的那種忸怩作態的樣子，幾乎想嘔。

朱家麗也感到全身直起鷄皮疙瘩。

蘇鳳生眼見霍、朱兩人只是看着他，不說話，眼珠輕轉，向霍通瞟了一眼，腰肢輕扭，嬌聲道：「你兩個看着我幹嗎？霍兄弟，很喜歡我？」

霍通頭皮一陣發痳，全身泛起一陣寒慄，乾嘔了一下，忙別轉頭，硬聲硬氣道：「作嘔，半男不女的，像個妖怪！」

蘇鳳生却一點也不生氣，反而嘻嘻笑道：「霍兄弟，你很有男子氣概啊，我最喜歡你這類型的人。」

朱家麗突然彎腰，乾嘔起來。

霍通汗毛直豎，想嘔，却嘔不出，慌張地道：「你想怎樣？」

蘇鳳生笑得像頭小母雞那樣，一扭一擰地走向霍通。「我喜歡你，當然不會為難你，放心吧，我不過想跟你親熱一下。」

「別過來！」霍通恐怖地嘶聲大叫，跳上床，縮至床角。「你別碰我，否則跟你拚命！」

蘇鳳生看到霍通那驚慌的樣子，笑得更厲害。「你怕甚麼，我又不是妖怪，不會吃了你的。」

「蘇香主，你胡鬧甚麼！」門外突然响起一聲厲喝。

蘇鳳生立時縮回伸向霍通的手，扭頭向門口望去，原來是梅香飄。

「梅香飄，我跟他不過鬧着玩吧了，你緊張甚麼？不是看上了他吧？」蘇鳳生不悅地瞟着梅香飄。

梅香飄哼了一聲。「你胡扯甚麼？別忘了天帝的話，你要發癲，待辦妥了正經事，便任你胡天胡地，若壞了事，你知道天帝會怎樣懲罰你的。」

蘇鳳生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回頭看一眼霍通。「霍兄弟，待辦完正經事，我再跟你親熱，咭咭，包你快活！」說完，帶點不捨地向霍通拋了個「媚眼」，才扭着腰肢離去。

霍通看着蘇鳳生走遠，一顆心才放下來，深深地透口氣，向梅香飄道：「你們將我和朱姑娘捉來這裏，意欲何為？」

朱家麗聽霍通稱她為朱姑娘，生氣地白了霍通一眼，叫道：「霍通，我是你妻子，怎麼叫我做朱姑娘？」

梅香飄道：「霍通，她既然是你的妻子，你怎麼不認她？我最痛恨的是那些寡情負義的人，朱家妹子，待我替你教訓他！」惡狠狠地走向霍通。

朱家麗解恨地瞥了霍通一眼。

霍通看到梅香飄來意不善，心頭打鼓，急道：「梅香飄，你想怎樣？」

梅香飄已一步搶到床前，伸手將他一把揪起來，往地上摔去。

「世上無良心的就是負情薄義的男人，我要你知道，世間上的女子不是好欺負的！」

霍通由於無法提聚眞氣內力，與常人無異，因此，他被重重地摔落地上，痛得他忍不住「哼」出聲來，全身像散開來似的。

「年紀輕輕的，便不認妻子，可惡，可恨！」梅香飄口裏罵着，抬起脚，將霍通踢得翻滾出五六尺外。

霍通痛得大叫一聲。

朱家麗聽着，心裏大是不忍，彷彿自己身上也挨了一脚，眼見梅香飄又向霍通踢了一脚，霍通痛得邊打滾，邊慘叫，她再也忍不住，撲過去，拉住梅香飄。「不要再揍他啊，我不怪他了，放過他吧！」

梅香飄一甩手，摔開朱家麗，扭頭罵道：「沒出息，丢了我們女子的臉，我不過才踢他兩脚，你便心軟了！這種負心人，若不好好教訓他一頓，不會悔改的，你要是再犯賤，連你也教訓一頓。」

話畢，轉頭又抬脚狠狠地踢向霍通。

霍通被踢得在地上滾個不停，慘叫連聲。

朱家麗看着，心痛不已，猶豫了一下，咬咬牙，撲過去，死命抱住梅香飄的雙脚。「求求你，不要再踢他了，我不怪他了。」

梅香飄低頭看着朱家麗，厲聲道：「放開手，天下間又不是只有他一個男人，踢死他，可以另找一個啊，這種男人，虧你還當他是寶，眞氣死人！」

朱家麗死命地抱着梅香飄的雙脚不放。「他說甚麼也是我夫君啊！嫁雞隨鷄，嫁狗隨狗，我生是他的人，死是他家的鬼。若是他死了，教我怎辦？」

梅香飄嘆口氣道：「唉，怎麼世間上的女子心腸都那麼軟，甘心受男人欺負，莫非女人眞的是用水做的，在那些可惡的臭男人面前，永遠挺不起腰肢做人？」

朱家麗仍然死抱着梅香飄的雙脚不放。

梅香飄深深望了朱家麗一眼，搖頭嘆息一聲。「朱姑娘，你眞可憐，算了，碰上你這種自甘作賤的女子，眞拿你沒辦法！快放開手，我不再教訓你那個負心的丈夫了！」

「眞的？」朱家麗半信半疑。

「我梅香飄從來說一是一，你要是不信……」梅香飄一句話未說完，朱家麗已放開手。

梅香飄頓一下脚，戟指着呻吟中的霍通道：「霍通，這一次放過你，若你下一次再讓我知道你負心薄情，我一定不會放過你！」一摔袖子，轉身快步向門口走去。

朱家麗忙撲到霍通的身前，心痛地道：「你怎麼了，很痛嗎？甚麼地方傷了啊？」

霍通哼哼唧唧地道：「全身都痛，像散了一樣。我有甚麼地方得罪了她，這樣對付我，唉喲，好痛啊！」

朱家麗邊扶霍通站起來，邊道：「我扶你到床上去休息吧，誰叫你不認我，活該！」

霍通哼哼連聲。「我跟你的……關她甚麼事？」

朱家麗邊扶他走向床前，邊道：「你聽不到嗎？她最恨男人負情寡義，所以，她才替我教訓你！看你以後還敢沒心肝的，不認我！」

霍通氣哼哼地道：「她一定是以前被男人拋棄了，否則，怎會那麼恨男人啊！」

「躺下吧，歇歇就不那麼痛了！」朱家麗沒好氣地說，動作却很輕，生怕大力一點，便會弄痛霍通身上甚麼地方。

霍通躺在床上，咬着牙道：「若有一日她落在我手上，定要出這口氣不可，非要她說出為何那樣憎恨男人的原因！」

「別說話了！」朱家麗瞪了霍通一眼。「別忘記，咱們仍在她們手中，連這間屋子也走不出，待有命活着離開這裏，再說狠話吧！」

霍通被朱家麗說得啞口無言，却詐痛叫起來：「哎唷，好痛呀！」

朱家麗聽霍通叫痛，頓時又心軟了。「那裏痛啊，很痛嗎？躺着別動啊，歇一會就不痛的了。要不要我替你推拿一下？」說着便伸手去摸霍通的手脚。

霍通眼見她這樣關心自己，心頭一暖，却生怕她再進一步，摸他的身體，忙道：「不用了，你讓我躺着歇歇吧，都是皮肉之痛，沒有傷到筋骨。」

朱家麗却不放心。「眞的沒有傷到筋骨？待我摸摸。」

霍通慌不迭道：「眞的啊，要是傷了筋骨，不痛死才怪，那裏躺得住。」

朱家麗這才收回手，看了霍通一眼，突然埋怨起梅香飄來。「唉，教訓你也不用踢得那麼重啊，簡直想踢死你，那有這樣教訓人的。」

霍通聽着，心頭又添暖意，暗道：「看她的樣子，似乎不是假的，她這樣喜歡我，古語有云：最難消受美人恩。她的模樣很好看呀，既已跟她拜堂成親，那就……」心頭突然「通通」直跳，臉上一陣發熱，生怕朱家麗看出來，急忙假裝痛楚難忍，哼哼哈哈地呻吟起來。

朱家麗看他又呻吟起來，着急地道：「又那裏痛啊？快說出來，讓我看看。」

驀地，外面响起一聲慘叫，跟着又是一聲慘叫，接下來，是一陣吆喝聲及打鬥聲。

霍通驚喜得一下子從床上挺起身來，脫口疾聲道：「有人來救咱們了！」忍着痛往床下跳。

朱家麗也驚喜不已，但却沒有忘了霍通身上的傷，伸手阻住要跳下床的霍通，急聲道：「別動啊，你忘了你身上的傷了嗎？」

話未說完，那扇又厚又重的大門「砰」地一聲被震開，一個人衝了進來。

「是你！」朱家麗杏眼圓睜，看着那個衝入屋內的人，一臉詫異之色。

霍通也大感驚詫地看着那人。

那人是個女子。

那女子竟然是在酒樓跳窗溜走了的女子。

那女子看了霍、朱兩人一眼，正想說話，朱家麗已搶先道：「你來幹嗎？」

那女子道：「快走啊，我是來救你們出去的。」

霍通這時看到外面地上躺着兩具屍體，既然有人來救他們，管他是甚麼人，逃出去再說，邊撥開朱家麗的手，邊跳下床。「還站着幹嗎？你不走？」

朱家麗一把扶住他，要不是她扶住他，已經跌倒在地上，嗔聲道

：「站也站不穩，一下子跳下床，你以為你是鐵打的嗎？你不是想多跌斷兩條骨吧！」

霍通掙扎着往外走。「你以為人家放我們走，可以慢條斯理地離開？若不走快一點，萬一梅香飄他們趕回來，我們便走不了。」

那女子在門口看着，想上去幫忙扶霍通往外走，想想有點不便，急得跺脚叫道：「快走呀，我是乘那個女人與幾個人外出，乘機偷進來救你們的，我可不知她們甚麼時候會回來，總之，趕快離開吧！」

朱家麗聽霍通跟那女子那樣說，便暫時忘記了對那女子的妒恨，扶着霍通急急往外走。

那女子一步竄出門外，張望一眼，扭頭向霍、朱兩人道：「快！」

霍通忍着痛，也催朱家麗快點走。

朱家麗情急之下，顧不了女兒家的矜持，彎下身道：「伏在我背上，我背你走！」

霍通猶豫着。

朱家麗催促道：「快趴上來啊，你又說要快走，一拐一跛的怎走得快，別猶豫了，我跟你已拜過堂，成了親，夫妻有甚麼好避嫌的？」說時，有意無意地瞟了扭頭望着他倆的那個女子。

那個女子轉過頭，不去看她。

霍通咬咬牙，趴在朱家麗的背上。

朱家麗背起他，奔出屋外。

屋外的地上，倒着三具屍體，那女子見朱家麗背着霍通奔出來，馬上往圍牆那邊奔去。

朱家麗無暇察看這裏是甚麼地方，跟着那女子奔向圍牆。

那女子一縱身，躍上圍牆上。

霍通看其身法，看出她的輕功身法頗高明，不由在心裏讚了一聲。

「快托起他，待我拉他上去！」那女子在牆頭上趴下，將手垂下。

朱家麗走到牆下，馬上用手托住霍通的雙脚，往上托，居然將他托起來。

若不是在情急之下，朱家麗在無法提聚眞氣內力的情況下，肯定沒有那樣大的力氣托起霍通，亦無法背着他奔跑得那麼快。

一個人在情急之下，確是可以做出在尋常情形下無法做到的事情。

那女子抓住霍通舉起的一隻手，運勁將他拉上去。

剩下朱家麗在牆下，跳又跳不高，高舉雙手又夠不到，急得她直跳脚。

那女子也不知如何是好，跳下去又不是，不跳下去又無法將朱家麗拉上牆頭。

幸好霍通在焦急之中，也不致連思緒也混亂了，說道：「姑娘，你快跳下去解開她身上被封的穴道，那就能夠跟你一起縱躍上牆頭。」

一言驚醒，那女子馬上跳下去，問了朱家麗身上那幾處穴道被點，出手將之解開，朱家麗立刻運氣一周天，輕巧地躍掠上牆頭。

那女子早已躍上牆頭上，替霍通解開被封的穴道。

霍通穴道被解，忙運氣二周天，感覺身上的傷痛減輕了很多，還能夠自己跳下牆頭外面。

朱家麗與那女子看到霍通能夠行動，也很高興，跳下牆頭外面空地上之後，護着霍通往前跑。

* * *

春風得意樓又接到一封信。

信上寫着：若霍鳳翔不肯改變主意，投效天帝麾下，便將霍通的首級送回春風得意樓。

下署：梅香飄。

霍鳳翔跟總管唐天德等人看過那張信箋後，沉默了好一會。

其實，唐天德等人是等霍鳳翔發言。

如此重大的事情，既關係到霍通的生死，又關係到春風得意樓之正邪取向，當然要身為樓主的霍鳳翔拿主意了。

霍鳳翔終於開口了。「通兒的生死雖然重要，但跟天下武林比起來，微不足道，天帝使出這種手段逼我歸附，太卑鄙了，我不會受其脅逼的。」

一頓，又道：「單從擄人脅迫這種舉動，已顯出天帝行事之陰險，本樓又怎能助紂為虐，令到武林落在他這種人的掌握之中？」

唐、婁、韋、蔣四人連連點頭。「樓主所說極是，本樓決不能棄正歸邪，讓天帝的野心得逞！」

唐天德却跟着說道：「樓主，咱們雖然不受威脅，但也要想個辦法，救出通兒。」

婁公望接口道：「樓主，天德說得對。樓主只得通兒一個姪兒，若他有甚麼閃失，樓主豈不是絕了後？說甚麼也要救回通兒。」

韋長嘯起身道：「樓主，待長嘯等人去救通兒。就算上天入地，長嘯也要將通兒救回來。」

霍鳳翔忙伸手示意韋長嘯坐下來。「長嘯，稍安毋燥，通兒當然要想辦法救回來，但也不用那麼緊張。咱們還要提防天帝的手下使的是調虎離山之計，乘本樓派出大批人手找尋通兒下落、本樓防守空虛之際，來個突襲，那本樓就危矣！」

蔣超凡道：「樓主所慮極是。通兒要救，本樓之防守也要顧及，不要顧此失彼，要同時兼顧。」

唐、婁兩人連連點頭。

韋長嘯亦深以為然。「樓主打算派出多少人手去找尋通兒？」

霍鳳翔道：「長嘯，本樓之防禦工作向來由你負責，還是由你安排吧！」

韋長嘯忙站起身。「長嘯遵命。」

唐天德道：「樓主，發生了這件事，暫緩去烏龍莊之行吧！」

霍鳳翔搖搖頭。「這裏有四位坐鎮，足以應付任何事情，烏龍莊乃本樓之門戶重地，若有失，敵人便可長驅直進，我一定要去一趟，要不，始終放心不下。」

婁公望道：「樓主既然定要去烏龍莊一趟，可要小心啊，最好帶同二老前往……」

蔣超凡馬上接口道：「樓主，公望說得是，若有二老同往，咱們才放心。」

霍鳳翔道：「我本有意請二老陪我同去烏龍莊，既然你們都那樣說，我就帶同二老前往烏龍莊。」

「樓主打算甚麼時候前往烏龍莊？」唐天德問。

霍鳳翔道：「明天一早趕去。」

* * *

霍通跟朱家麗在那女子的帶領下，來到一座林子旁邊的一間茅舍前。

那間茅舍孤伶伶的，很破舊，霍、朱兩人都不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那女子推開還算完好的草門，走進屋內，看她的樣子，像是居住在這裏。

霍、朱兩人跟着走進去。

那女子已搬了一張竹櫈到霍通面前。「你身上帶着傷，快坐下來歇歇吧！」

朱家麗見那女子這麼關心霍通，心裏有點不悅，但却沒有表露出來。

霍通一直咬牙支持着，這時候能夠歇歇，頓時感到全身發痛，幾乎站不穩，一屁股坐下來，長長地透了口氣。

「喂，這裏是甚麼地方？」朱家麗轉眼在屋內打量一匝，臉露疑色。

那女子掠一下鬢髮，說道：「這裏是青木谷，我以前曾在這裏居住過。」

「青木谷？」霍通扭頭看着那女子：「聽家叔說，這裏住着一位老前輩，未知姑娘跟那位老前輩可有關係？」

「你說的那位老前輩怎樣稱呼？」那女子看着霍通。

「姓花，名夢夢。」

「那是我婆婆。」那女子道。

霍通高興地道：「原來妳是花老前輩的孫女？」

朱家麗見兩人說得那樣熟絡，撇撇嘴道：「花夢夢是何許人也？」

霍通轉眼看着朱家麗，肅然道：「花老前輩乃是昔年人稱『散花玉女』的武林大美人，聽家叔說，當年追逐石榴裙下的，都是武林中响噹噹的人物，你沒有聽聞過花老前輩的大名？」

朱家麗瞥了那女子一眼，抿抿嘴道：「沒有聽聞過便沒有聽聞過，有甚麼大不了。」

霍通聽出朱家麗有點負氣，本想勸她兩句，話到口邊，又吞回去，轉對那女子道：「姑娘怎樣稱呼？」

那女子冷冷地瞥了朱家麗一眼，才對霍通道：「我姓甘，名琳。」

「原來是甘姑娘。」霍通向甘琳抱拳一拱。「多謝甘姑娘相救！」

甘琳正想說話，朱家麗搶着說道：「這裏距春風得意樓多遠？」

甘琳道：「大約二十里。」

朱家麗馬上對霍通道：「霍通，為免令叔掛念擔心，我們馬上趕回去。」

霍通覺得朱家麗說得是，馬上站起來。「甘姑娘，我失踪之後，家叔一定很擔心，只怕已派出人手四出找尋，說不定梅香飄會向家叔威脅，這裏離春風得意樓不過二十里左右，我還是趕回去，好讓家叔放心。」

甘琳道：「本來，我也想在救出你倆後，逕自帶你們返回春風得意樓的，但恐怕在路上會遇上梅香飄或她的手下，所以，我才帶你倆來這裏，讓你倆留在這裏，我趕去春風得意樓向令叔報訊。」一頓，又道：「俗語有謂：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好不容易才救了你倆出來，萬一在路上遇上梅香飄他們，那就白費一番功夫了。」

朱家麗不以為然地道：「甘姑娘，世間事那有這麼巧的！」

甘琳正色道：「朱姑娘，不怕對你說，春風得意樓已經被包圍了，不少地方都出現行踪可疑的人，跟梅香飄他們大概是一伙的。」

霍通聞言，馬上打消立刻趕回春風得意樓的念頭。「既然有可能在路上遇上梅香飄他們、以及跟她一路的人，還是不要冒險，萬一再落回他們手上，恐怕沒有那麼容易脫身，還是依照甘姑娘所說的去做吧。」

見朱家麗不吭聲，又道：「你不是想落回梅香飄的手上吧？」

朱家麗雖然不想留在這裏，更不想再落在梅香飄那伙人的手上，只好說道：「你說怎樣便怎樣吧！」

甘琳瞟了朱家麗一眼。「我到灶間去拿點水來給你倆喝，然後趕去春風得意樓報訊。」話畢便欲往灶間走去。

霍通道：「甘姑娘，不用勞煩

你去拿水了，你還是趕快到家叔那裏報訊吧！我們若要喝水，自己會去拿的。」

朱家麗也不想甘琳在這裏逗留，接口道：「甘姑娘，他要是走不動，我會服侍他的，你不用擔心，趕快去春風得意樓報訊吧！」

甘琳聽二人那麼說，遲疑了一下，說道：「好吧，我馬上趕去春風得意樓，兩位呆在屋內不要出去，我會盡快趕回來。」說完，快步走出屋外。

霍、朱兩人看着甘琳走至屋外，霍通忍不住道：「路上小心點啊，甘姑娘。」

甘琳的脚走出門外，回頭道：「放心吧，我會……」下面的話未說完，突然軟軟地倒下。

霍、朱兩人同時大吃一驚。「甘姑娘，你……」

「別擔心，她不過中了我的迷香，暈倒吧了，不會死的！」人隨聲現，一個人出現在門外。

「是你！」霍、朱兩人一眼看到那人，變色驚叫。

出現在茅屋門外的那個人是梅香飄。

怪不得霍、朱兩人臉色遽變。

梅香飄笑道：「想不到吧？」接又說道：「對你倆說吧，我是故意讓姓甘的丫頭救走你們，要不，你們怎會那麼容易逃脫？」

霍通忘了身上的傷痛，一下子從竹欖上站起來。「梅香飄，你這是甚麼意思？」

「告訴你又何妨，」梅香飄道：「我想從姓甘的丫頭身上，找到花夢夢的下落。」一頓，又道：「若不是發現姓甘的丫頭在囚禁你倆的地方附近鬼鬼祟祟，才不會讓她救你們走。」

「花老前輩跟春風得意樓一點瓜葛也沒有，爲何要找她？」朱家麗好奇地問。

「花夢夢跟天帝的瓜葛可深啊！」梅香飄道：「天帝找了她三十多年，也找不到，原來她跟她的寶貝孫女兒躲在這裏。」

話落，一步走到門前，厲聲道：「花夢夢，你出來，別躲在屋內！」

霍通道：「花老前輩根本不在屋內，你白費一番心機了！」

「姓甘的丫頭在這裏，她會不在？」梅香飄道：「再不出來，我便拆了這間破茅屋！」

「拆了也不在啊！」朱家麗道。

一句話未說完，陡地「嘩啦」之聲連響，茅屋四分五裂倒塌開去，連屋頂也飛出老遠。

霍、朱兩人呆站着，說不出話來。

二人都傻了眼。好好的一間茅屋，在眨眼間便被拆毀，若不是親身經歷，霍、朱兩人難以相信。

看清楚，屋子的四面站滿了一個個手持繩鈎的漢子，茅屋就是被這些漢子用手上的繩鈎，鈎住茅屋的牆壁及屋頂，齊齊發力拉扯之下，四分五裂塌開來的。

梅香飄看到被拆毀的屋子內，除了霍、朱兩人外，沒有第三個人，臉色一沉，厲聲道：「說，花夢夢躲在那裏？」

朱家麗冷冷道：「你不是瞎了吧？這裏一目了然，躲得了人嗎？」

梅香飄狠狠地盯了朱家麗一眼。「朱丫頭，你好牙尖嘴利啊！待會你落在我手上，一定要好好的教訓你一頓，看你還有那麼多話說嗎？」

朱家麗一扯霍通：「走啊！難道束手待擒？」

霍通一點頭，往屋後那面衝去。

梅香飄發出一陣厲笑聲。「霍通，給我站住！你以爲你們兩個走得了？不自量力！」

霍、朱兩人充耳不聞，繼續向屋後那面衝去。

「姓霍的，你們兩個再走前一步，姓甘的丫頭立刻身首異處！」梅香飄尖厲地喝叫。

霍、朱兩人如遭雷殛，渾身一震，立刻停下來。

朱家麗雖然有點嫉妒甘琳對霍通那樣好，但却沒有忘記是甘琳冒險救他倆出來的，若一時不顧甘琳的生死，怎麼也辦不到，也不忍心這樣做。

霍通更加不能不顧甘琳的生死。

看到霍、朱兩人應聲停下來，梅香飄嘖嘖兩聲道：「果然是俠義之人所爲，沒有教我失望！」一頓，冷厲地道：「乖乖地束手就擒，要不，斬下姓甘的丫頭一條手臂！」

霍、朱兩人對望一眼，同時垂下雙手。

「眞聽話。」梅香飄吩咐一個手下。「蘇香主，上去將他倆的左右肩井、璇璣、丹田四穴點了。」

「是。」聲音尖尖的，霍、朱兩人入耳的刹那，全身泛起一陣雞皮疙瘩。

原來兩人聽出應聲的蘇香主就是那個男不男、女不女的蘇鳳生！

應聲走向霍、朱兩人的，果然是蘇鳳生。只見他扭腰擺臀地走向霍、朱兩人，先出手點了朱家麗身上四處穴道，再向霍通動手。「嘻嘻，又見面哪，你走不了的啊！你好忍心啊！」

「蘇香主，你少說兩句叫人肉麻的話成不成？」梅香飄伸手撫一



楊晋突然由後堂中走了出來。

下手臂——手臂汗毛倒豎。

蘇鳳生馬上閉上嘴巴，點了霍通身上四處穴道後，淫邪地一笑，伸手在霍通的大腿上擰了一把，才轉身走開。

霍通一張臉陡地脹紅起來，怒罵一聲：「下流！」

朱家麗也朝蘇鳳生吐口唾沫。「妖怪！」

蘇鳳生聽而不聞，走回梅香飄身後。

梅香飄口齒動了一下，似乎想說話，却沒有說出來，盯了蘇鳳生一眼。

霍通怒罵道：「姓蘇的妖怪，我發誓，一定要殺了你！」

蘇鳳生神色不動。

梅香飄道：「來人，將他倆押回去！」

圍在四面的漢子中，有幾名漢子呼應一聲，上前去，吆喝兩人往梅香飄那邊走去。

另有兩個漢子一頭一脚抬起暈倒在地上的甘琳，跟在梅香飄的身後，往來路走去。

其他的漢子在後面護着。

＊　＊　＊

柳如是跟陸貴夫帶了十二個金馬堂弟子，兼程趕去春風得意樓。

還有十多里路，便到春風得意樓，驀地，走在前面的柳如是突然停下來，疾聲道：「快退後，那邊有一伙人走過來，看服飾似是天帝的手下。」

陸貴夫和那十二個弟子一聽，馬上向後退縮，在幾棵樹後匿藏起來。

柳如是亦匿在一棵樹後。

未幾，陸貴夫等人果然看到一伙人自左首那面快速地走來。

那伙人爲數約四十個左右，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女一男。那個男的走起路來扭擺得比那女的還厲害，那雙男女的身後又是一男一女，却被幾個漢子押着的，再後面，兩個漢子抬着一個女子，最後面是爲數約三十人的一羣漢子。

柳如是清楚地看到走在前面的那雙男女的樣貌。兩道目光在那個舉動像女人的男子身上溜了一眼，便緊盯着那個女的，臉上的表情很複雜。

「柳堂主，那伙人確是天帝的手下，那個走在頭裏的婦人不就是梅香飄嗎？」陸貴夫從匿着的樹後竄到柳如是那棵樹後。

柳如是臉上的皮肉顫動了一下，澀聲道：「不錯！」

「他們似乎捉了甚麼人。」陸貴夫道：「要不要截下他們，救出那三個男女？」

柳如是一會才開口說道：「那個年輕人好像是霍樓主的姪兒。無論是甚麼人，咱們也要將他們從那

伙人的手上救出來！」

話落，立刻從樹後閃出來，飛撲向梅香飄那伙人。

陸貴夫吆喝一聲，於閃出樹後的刹那，招呼十二個弟子衝出去。

柳如是凌空一個翻掠，落在梅香飄一行人前面約丈外的地上，將他們截下來。

梅香飄和蘇鳳生也吃了一驚，急忙停下來，看着柳如是。

兩人是要看清楚半路殺出來的人是何許人物。

「是你！」梅香飄脫口顫聲叫出來。不但聲音發顫，全身也不斷顫抖起來，臉上表情異常複雜。

柳如是的表情顯得頗激動，兩眼定定地看着梅香飄，嘴唇翕動，却沒有發出聲音。

蘇鳳生尖聲道：「喂，你是誰？膽敢攔住咱們的去路。」

話聲未落，「颼颼」連聲，陸貴夫跟十二個弟子紛紛撲掠而至，將梅香飄一行人攔堵住。

「柳如是！」柳如是目光一轉，落在蘇鳳生的臉上，「你這怪物又是誰？」

蘇鳳生被柳如是兩道如利刃般的目光看得心頭抖震了一下，不由自主退了一步。「你就是地君手下愛將之一，柳如是？」

陸貴夫冷笑一聲。「你這妖人連柳堂主也不認識，充甚麼大頭，看着你這不男不女的樣子，叫人作嘔！」

蘇鳳生一張臉變得很難看，正想開口回罵，被梅香飄一擺手，阻止了。

「柳如是，七年不見，我以為今生今世也不會再見到你。想不到，果真寃家路窄！」梅香飄看着柳如是的目光複雜極了，是恨、是怨、是愛、是喜？

柳如是迴避梅香飄愛恨嗔怨難分的目光，臉上的表情已平復下來，語聲也是平平淡淡的。「梅香飄，數年不見，風采不減當年啊！」

「柳大俠，救我！」霍通突然張口大叫：「我是霍通，家叔霍鳳翔。」

柳如是目光一移，落在霍通的臉上。「霍少樓主，稍安毋燥，柳某一定救你的。」

朱家麗見來了救星，頓時精神一振，悄聲對霍通道：「聽我爺爺說，柳大俠武功了得，一套『不外如是』劍法獨步武林，罕逢敵手，這一次咱們眞的有救了。」

那邊廂，梅香飄已開口說道：「柳如是，你休想從我手中救走霍通三人，除非我死在你劍下。」

柳如是全身震抖了一下，澀聲道：「梅香飄，那又何苦呢？想不到你會投在天帝手下！」

「姓柳的，別嚕嗦，動手吧！」

梅香飄厲喝一聲，身形一閃，撲向柳如是。

柳如是無聲地嘆息一聲，以只有自己才聽到的聲音道：「何苦呢？」身形急退，閃過梅香飄一劍，跟着大聲叫道：「陸堂主，小心她身上的迷香！」

陸貴夫應了一聲：「謝謝柳堂主提醒。」接着向十二弟子叫道：「小心姓梅的施放迷香！」

十二弟子呼應一聲，向那些漢子衝殺過去。

陸貴夫亦跟蘇鳳生交上手。

別看蘇鳳生半男不女，動起手來，兇狠毒辣，簡直判若兩人，招招直取陸貴夫身上要害。

陸貴夫使的是斬馬刀，勢沉力猛，大開大闔，刀光霍霍，跟蘇鳳生惡鬥起來。

那邊廂，十二弟子陷於那些漢子的人海攻勢之中，幸好十二人的身手都不俗，不致被那些漢子「淹沒」。

梅香飄跟柳如是亦鬥得異常激烈，兩人使的都是劍，劍風嗤嗤中，柳如是居然被逼得連連後退。

梅香飄得勢不饒人，咄咄進逼，劍勢凌厲，似乎恨不得將柳如是刺殺於劍下。

其實，柳如是根本未盡全力，面對着梅香飄，他心亂得很，不知如何是好。

他退，是故意引梅香飄遠離那些人一點，因為，他有很多話要問梅香飄。

看看已離開五六丈外，柳如是劍勢一緊，穩住身形，不再後退。

事實上，他若是全力施為，梅香飄根本不是他的敵手。

這一點，梅香飄心裏有數。

對梅香飄，柳如是實在下不了手。

「香飄，你仍然那麼恨我？」柳如是臉上現出痛苦之色。

梅香飄臉上的表情更加複雜。「恨！這一輩子我都恨你！」

柳如是痛苦地嘆口氣。「八年了，八年是一段好長的日子，縱使你恨我入骨，也該消了，淡了吧？」

「不！」梅香飄咬牙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你當日怎不替我設想一下！」

柳如是痛苦地道：「香飄，我不替你着想，根本不會那樣做。」一頓，又道：「你可知道，自你離去後，我是多麼痛苦，心像死了一樣。八年來，無時無刻不在想着你，你眞的那樣忍心？」

梅香飄劍勢更急，眼中却隱隱似有淚光。「是你令我忍心的，不要說了，我不想再聽，自我決定離開你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已經死了。」

柳如是接口道：「心死了的人，又怎會再有恨？你說的都是違心之言！」

梅香飄臉上肌肉抽搐一下，尖聲道：「不要說了，我不要聽！」

柳如是仍然道：「你何苦自己騙自己呢？難道你喜歡活在痛苦中？」

梅香飄突然撤劍斜掠開去，發狂般往前奔掠。

柳如是呆了一下，大叫：「梅香飄，不要跑！」身形急掠，欲追下去。

「柳堂主，人已救了，窮寇莫追啊！」人影一現，陸貴夫出現在柳如是的身前。

柳如是急忙煞住身形，往陸貴夫掠來的方向望去，果見金馬堂的十二弟子已救了霍、朱、甘三人，蘇鳳生及那些漢子落荒而逃，地上倒着五六具屍體。

忙收回目光，往梅香飄掠去的方向看一眼，梅香飄已奔掠出老遠，自忖無法追上，柳如是在心裏嘆口氣，才對陸貴夫道：「陸堂主，既已救了人，馬上趕去春風得意樓。」

陸貴夫應一聲「是」，與柳如是掠到十二弟子那邊，解開霍、朱、甘三人被點封的穴道後，馬上趕去春風得意樓。

＊　＊　＊

霍鳳翔帶着二老到烏龍莊時，還未到正午。

看到烏龍莊安然無恙，霍鳳翔不由長長透口氣。

滾鞍下馬，霍鳳翔一陣風般往莊內走去。

守在莊門前的兩個莊丁忙向他跟二老躬身抱拳行禮。

霍鳳翔揮手作答，走進莊內。

二老之一的林老忽然道：「樓主，似乎有點不對。」

霍鳳翔沒有停步。「林老，我早已看出來。」

另一老何老接口道：「樓主既已看出來，老朽就放心了。」

霍鳳翔和二老所說的話都很輕聲，只有他們三人才聽到，還未走到大廳前，烏龍莊的副莊主張溪武已快步迎了出來，抱拳道：「霍樓主、何、林二老，怎不派人知會溪武一聲，好讓溪武迎接三位。」

霍鳳翔道：「都是自己人，別太拘禮。」

張溪武道：「霍樓主，尊卑有別，禮不可廢，應該的。」

霍鳳翔擺擺手。「聞樂呢？」

聞樂乃是烏龍莊的莊主。

張溪武道：「回霍樓主，聞莊主日前染恙，臥床養病，溪武在此代莊主向霍樓主及二老謝罪。」

霍鳳翔邊走進大廳，邊道：「近日沒有發生甚麼事吧？」

張溪武道：「回霍樓主，雖然沒有事情發生，但近日却發現不少可疑人物在莊外附近出現，溪武懷疑那些人是天帝的人。」

「聞樂可知道？」霍鳳翔一雙湛亮的目光直射在張溪武的臉上。

「回霍樓主，溪武已告知莊主。」

「嗯，莊中可有戒備？」霍鳳翔邊說邊在廳上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二老亦分別在左右兩邊坐下。

「回霍樓主，溪武早已調派人手加緊防禦本莊，提防天帝的人侵襲。」張溪武目光閃動一下。「霍樓主，溪武這就去請莊主出來，拜見三位。」

話畢，便欲往後面走去。

霍鳳翔突然站起身來。「溪武，本樓主跟你一起去看望聞樂，他有病在床，不宜走動，我是該去看他的。」

張溪武呆了一呆，霍鳳翔已一手握住他的手腕。「走吧，聞樂到底得了甚麼病？」

張溪武被霍鳳翔扣住手腕，身不由己的往後面走去。「回霍樓主，莊主感染了風寒，休息了兩天，精神好多了，再吃一服藥，便可痊癒。」

二老於霍鳳翔和張溪武離開後，馬上站起身來，向守在廳外的兩個漢子招手道：「進來，老夫有話跟你們說。」

那兩個漢子遲疑了一下，才走進廳內。

二老含笑看着那兩個漢子。「你們可是新來的？上次好像沒有見過你們？」說話的是林老。

那兩個漢子臉上露出戒備之色，來到二老身前約五六尺外便停下來。「兩位有甚麼吩咐？」

何老哈哈一笑，道：「你兩個怎麼哪？閃閃縮縮的，咱們很可怕嗎？」

兩個漢子互望一眼，迭聲道：「不，不，兩位老人家和藹可親。」

「來，我老人家想看看你倆的身手如何，你們只管向我倆出手。」林老邊說邊捋起衣袖。

何老却含笑站着不動。

兩個漢子又互相看了一眼，左邊那個漢子道：「兩位老人家，小的怎敢冒犯？」

林老哈哈一笑，道：「是我老人家要你兩個出手的，怕甚麼，就算你倆擊傷、甚至打死咱們，咱們也不會怪你們的。」

兩個漢子仍然遲疑着不敢出手。

何老笑容一斂。「再不出手，咱可要生氣了！」

兩個漢子又互相看了一眼，齊齊吆喝一聲，出手攻擊二老。

何、林二老同時「咦」了一聲。

「看不出你倆的身手不俗啊！」身形疾閃中，出手應付那兩個漢子的攻擊。

一招才過，兩個漢子軟痲穴被點，倒在地上軟軟的一絲力氣也使不出來，口却能夠說話，出手攻向林老的那個漢子道：「兩位老人家身手高明，小的佩服得五體投地。」

何老哈哈笑道：「那你一直躺在地上吧！」

林老笑個不停。「你倆的武功也不差啊！憑你倆的身手，怎會在莊中做一個莊丁，眞是大材小用了。」

何老突然笑容一斂，沉聲道：「說，你們有多少人滲入了莊中，冒充莊丁？」

那兩個漢子臉色大變，口裏叫道：「兩位老人家，小的不明白你老的話，小的一直在莊中做事，若不相信，請去問副莊主。」

林老冷笑一聲。「爲甚麼不叫我老人家去問莊主？哼哼，一定是張溪武這個內奸將你們引進來的。你以爲咱倆是老糊塗？」

那兩個漢子的臉色陡地一片煞白，眼中露出驚恐之色。

何老俯身一把抓起一個漢子，狠聲道：「你聽着，帶我老人家到莊中各處將你的同伴點出來，要不露聲色，否則，我老人家要你經脈逆反而亡。」

那個漢子嚇得連連點頭。「小的遵命，求你老人家開恩，饒了小的！」

「只要你乖乖地照我老人家的話去做，決不爲難你！」何老說着解開那漢子的軟痲穴，却點了他的氣海、丹田等穴。

那漢子吸口氣，雖然可以走動，但却無法提聚眞氣內力，與常人無異。

「走吧！」何老輕輕推一下那漢子，往外面走去。

那漢子乖乖地往廳外走去。

林老提起另一個漢子，大步往後面走去。

* * *

霍鳳翔握着張溪武的手腕，走進聞樂的房間內。

在走到聞樂的房間門前的時候，霍鳳翔看到守在房外的兩個莊丁神色一動，但很快又恢復過來。

霍鳳翔暗中戒備，令他感到意外的是，那兩個莊丁並沒有向他出手，直到走進聞樂的房間，他才暗中舒口氣。

聞樂確是躺在床上，臉色有點蒼白。

霍鳳翔仔細地打量聞樂一眼，看不出有甚麼破綻，臉上沒有經過易容或是帶了人皮面具，肯定聞樂是眞的，仍然不敢大意，向欲坐起身來的聞樂道：「躺着別動，不要起來，聽溪武說你病了，特來看你的。」

床上的聞樂仍然掙扎着坐起身來。「樓主到來，聞樂未能迎接，望樓主原宥。」

霍鳳翔在聞樂說話時，一直注視着他的神態舉止，看不出跟以前的聞樂有甚麼不同，特別是說話的語氣及眼神，跟以前的一模一樣，判定眼前的聞樂是眞的，於是溫聲說道：「你病了，本樓主怎會怪你，怎不派人到春風得意樓告知。可知道在這時候，烏龍莊千萬不能有失？」

聞樂看一眼張溪武。「霍樓主，聞樂原本打算派人告知的，後來却忘了，請樓主恕罪。」

霍鳳翔道：「甚麼病？」

聞樂瞥一眼張溪武。「也不知甚麼病，請了兩個大夫診治過，都說不出病因來。」

「溪武說你感染了風寒。」霍鳳翔嚴厲地看了張溪武一眼。

聞樂馬上道：「大概是吧，樓主，在下眞是病糊塗了。」

霍鳳翔冷笑一聲，「聞樂，你到這個時候還說假話？」

聞樂渾身一震，閃了張溪武一眼，慌忙道：「樓主……」

霍鳳翔臉色一沉，「聞樂，我已識破了溪武的所爲，你還怕甚

麼？」說着將扣住張溪武右手腕的手一抬，讓聞樂看到。

張溪武頓時臉如死灰，垂下頭來。

聞樂激動得睜大眼，全身抖動。「樓主，若不是聞樂的家人在那狠心狗肺的傢伙手上，我早已跟他拚了！」說着戟指着張溪武。

張溪武不敢看聞樂一眼。

聞樂又激動地道：「他不但將聞樂的家人挾制住，還在酒中下了軟筋酥骨散，令我不能行動，却說我病了，日夜派人守在房外，任何人也不得進來見我……」

「他還暗中安排了天帝的人在莊中，是不是？」霍鳳翔插口問。

聞樂喘了兩口氣，連連點頭。「樓主，守在房外的兩個人，就是天帝的手下。」

霍鳳翔盯着張溪武。「叫那兩個傢伙進來！」

張溪武眼皮顫動一下，沒有作聲。

「叫不叫？」霍鳳翔扣着張溪武的手暗運內勁，張溪武一個身子立時抖顫起來，額上冒出豆大的汗珠。

霍鳳翔手一鬆。「快叫！」

張溪武吸口氣，向外叫道：「王勇、李松，快進來扶起莊主。」

守在外面的兩個漢子答應一聲，往房間裏面走去。

兩個漢子才走進房間，立刻被匿在門後的霍鳳翔點倒。

而張溪武在向外面呼叫後，已被霍鳳翔點了身上三處穴道，動彈不得。

霍鳳翔正欲走回床前，外面突然響起脚步聲，心頭不由一跳，站着不動，蓄勢以待。

「樓主，你在那裏？」外面響起林老的叫聲。

霍鳳翔一聽，馬上閃到門口，向外叫道：「林老，我在這裏。」

林老大踏步走進房中，看到霍鳳翔無恙，吐口氣，將手上那個漢子扔在地上。「樓主，都解決了？」

霍鳳翔指一下地上被他點倒的漢子及僵木地站在床前的張溪武。「林老，都解決了。聞樂被張溪武每日餵服了軟筋酥骨散，若找不到解藥，要數日才能恢復過來。」

林老瞪一眼張溪武。「在他身上一定找到解藥。」

霍鳳翔走上前去，拍開張溪武的啞穴。「說，解藥在那裏？」

張溪武道：「在我房中一個紫檀盒子內，那個青瓷瓶就是。」

林老馬上道：「待老朽到他房中拿來。」說着大步走出去。

霍鳳翔忙道：「林老，知道張溪武的房間在那裏？」

林老邊走邊道：「隨便找一個人問問不就知道了。」

聞樂大聲道：「林老，他的房間在後院左邊的一個小院子內。」

「知道了。」林老的回答馬上傳來。

霍鳳翔笑笑。「林老的性子幾十年都是一樣那麼急燥，到了這個年紀仍然一點沒改。」

搖搖頭，目光凌厲地看了張溪武一眼。「溪武，你爲甚麼背叛烏龍莊及春風得意樓？」

張溪武目光閃縮了一下，頭垂得更低。「我該死，我不該貪圖錢財富貴，他們答應我，只要我投效他們，他們給我一萬両金子，日後一統武林後，不但烏龍莊，連春風得意樓也歸我管，我一時財勢迷了心竅，樓主，我知錯了，求你給我一個機會。」

霍鳳翔冷笑幾聲。「這個時候才知錯？哼，若不是我跟二老在進入莊子時已看出不對，這時只怕已墮入你的陷阱中，你會給我一個機會嗎？」

張溪武垂頭不語。

聞樂憤怒地道：「樓主，這種見利忘義、狠心狗肺的人，一定不能放過，依照規矩，召集全莊中人，當衆斬首！」

張溪武若不是全身僵木，動彈不得，只怕早已跪倒下去，只聽他口裏惶恐地哀叫：「求樓主開恩，放我一條生路。」

聞樂氣喘咻咻地喝道：「沒骨頭的傢伙，我要親手殺了你！」

霍鳳翔看到聞樂上氣不接下氣的樣子，忙道：「聞樂，你放心，我一定將他交給你處置。」

聞樂喘了幾口氣。「謝樓主大恩！」

* * *

何老已將張溪武暗中安排在莊中的天帝的人全部制住。

聞樂於服下林老拿來的解藥後，已恢復過來。

這一擾攘之下，花了差不多半個時辰，聞樂忙吩咐厨下盡快弄一席酒菜，款待霍鳳翔三人。

原來，時候已是午時過了一刻，早該吃午飯了。

酒菜很快送上。

聞樂敬了霍鳳翔跟二老三杯酒後，才開口問道：「樓主、二老，怎會看出蹊蹺來的？」

霍鳳翔喝下一杯酒，才說道：「咱們下了馬後，守在莊門前的兩個傢伙竟然不上前來招呼咱們，咱跟二老已覺得奇怪，咱雖然並不完全認識莊中上下人等，但莊中的人斷不會不認識咱的身份，那兩個守門的竟然無動於衷，這已經令人起疑了，待咱們報上姓名後，那兩個漢子頓時露出驚駭之色，其中一人急急跑去通報時，還偏首偸瞥了咱一眼，這情形逃不過咱跟二老的眼

睛。因此咱跟二老懷疑莊中出了問題，待見到張溪武，說你病了，而守在廳外的兩個莊丁又不時往廳內偷窺，更令咱跟二老起疑。既然你病了，莊中的事務便由張溪武主理，他竟然不派人到本樓告知，而莊中出現了令咱覺得可疑的莊丁，張溪武斷不會懵然不知，於是咱跟二老斷定，問題就出在張溪武的身上。事實上，他確是背叛了本樓，投效天帝麾下。」

聞樂敬佩地道：「樓主，若非你跟二老及時趕來，本莊將會全落在張溪武的手上，若是他配合天帝麾下攻打春風得意樓，聞樂不敢想像其後果。」

林老道：「依老朽猜測，天帝之計劃是，待張溪武控制了烏龍莊後，二郎神楊晋便佯作攻擊烏龍莊，張溪武便率莊丁詐作趕去馳援，與春風樓夾擊楊晋，楊晋詐退，張溪武率衆進入春風得意樓後，立刻嘩變，配合掉頭反撲的楊晋及其手下，春風樓縱使固若金湯，也守不住了。」

何老吐出一根鷄骨，輕輕拍一下桌面，道：「我老頭兒跟慶州的見解一樣。」

原來，林老的全名是林慶州。

何老全名是何不非。

霍鳳翔替二老斟酒。「二老，鳳翔所猜亦是一樣。」

聞樂道：「樓主、二老，三位眞是英雄所見略同啊！」

霍鳳翔道：「實情是否如此，要盤問過張溪武才知是否猜對。」

何老道：「事不宜遲，吃過飯後，馬上盤問他，說不定天帝還有甚麼陰謀詭計。」

聞樂忽然道：「樓主、二老，你們可有懷疑我？」

霍、林、何三人聞言怔了一下，林老道：「你是受害人，咱們怎會懷疑你？」

霍鳳翔也道：「聞樂，你怎麼這樣說？」

聞樂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這齣戲演得眞好。起初，我還擔心會演得不像，露出破綻來，想不到這樣成功！」

何老道：「聞樂，你到底想說甚麼？」

霍鳳翔霍然站起身來，怒視着聞樂。「你是說，從頭到尾，你都是跟張溪武在演戲？」

聞樂拊掌道：「還是樓主腦筋靈活，一下子便明白過來。」

何、林二人也霍然站起來。

「聞樂，你也作反了？」

聞樂端坐不動。「能夠令你們三人入彀，眞叫我高興！」

霍鳳翔居然這麼快便從驚震中冷靜下來。「聞樂，你不覺得演這齣戲，太費功夫麼？」

聞樂竟然不怕霍、林、何三人猝然向他出手，一副有恃無恐的樣子，仍然坐在霍鳳翔的身旁。「只要能夠引三位入彀，一點也不費功夫。」頓一下，又道：「以樓主及二老的武功身手，縱使佈下天羅地網，也沒有把握能夠將三位一舉擒下，縱使能夠，必會造成不少死傷，因此，咱才會上演這齣戲，終於兵不血刃，將三位制住，這個結局，不是很好嗎？」

「果然好計！」林老居然擊掌讚道。倏地臉色轉厲：「狗崽子，有一日你若是落在我老人家手上，不將你殺了，難消老夫心中這口烏氣！」

聞樂哈哈大笑。「林老，別說狠話了，我非三歲小孩，唬不倒的。」

霍鳳翔依然沉着氣。「聞樂，咱待你不薄，你爲何要背叛本樓？」

聞樂止住笑聲，喝了口酒，才說道：「樓主，你雖然待我不薄，但也不是太好。俗語有謂：人望高處，水往低流。我在你手下，幹一輩子，始終還不是一個烏龍莊的莊主，一輩子要聽命於你。要想出人頭地，簡直是夢想。樓主，每一個人都有野心的，我不想一輩子只能夠在你手下做烏龍莊的莊主，我要有自己的事業，不用聽命於人，天帝答應助我達到這個目的，我要是不答應，才是世上的大傻瓜！」

「說得好，說得好！」林老厲笑數聲。「好一個人不爲己，天誅地滅。」

霍鳳翔居然一點不動氣。「天帝答應你甚麼？」

聞樂道：「天帝答應讓我代替你，做春風得意樓的樓主。我雖然有野心，但不大，能夠當上春風得意樓樓主，於願已足。」

「你憑甚麼相信他不會反悔？兎死狗烹？」林老冷笑連聲。

聞樂充滿信心地道：「就憑天帝一句話！」

「甚麼話？」何老大爲好奇。

「天帝說：吾志在天下武林，區區一座春風得意樓，那裏放在眼內。」聞樂挺起胸，似乎學着天帝的口吻說話。

霍鳳翔道：「但願天帝不是騙你！」一頓，又道：「這齣戲，應該不是你想出來的。」

聞樂點頭道：「確是另有其人。」

「誰？」林老睜眼問。

「楊某人是也！」

人隨聲現，自廳後走出一人。

霍、林、何三人抬眼望去，只見那人年約三十七八，四十不到，斜眉隼目，印堂上有一點豌豆般大

的疤印，乍看上去，像是傳說中的三眼楊晋。

「二郎神楊晋。」霍鳳翔語聲沉宏，一雙眼精光陡射。

那人哈哈笑了幾聲。「霍樓主，想不到吧？」

霍鳳翔淡淡道：「確實想不到，一隻養了多年的狗，居然爲了一根骨頭，叛主反噬。楊晋，相信你也想不到吧！」

聞樂在楊晋現身時，經已忙不迭站起來，一聽霍鳳翔那樣說，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又愧又惱。

林老厲聲道：「楊晋，你以爲施詭計制住咱們，你可以攻奪春風樓？作夢！」

楊晋兩道目光落在林老的身上。「林老頭兒，七老八十了，還這麼大火氣。」

何老瞪眼道：「楊晋，你敢小覷咱老人家？有膽的，拿解藥來，讓我老人家跟你動手看看。」

楊晋道：「楊某可不是傻子，好不容易將你等制住，笨到放開你，讓你有機會逃走。」

何老氣得咻咻作聲，正想厲叫出聲，霍鳳翔却開口問道：「楊晋，酒菜中下了甚麼藥物？」

聞樂道：「不是在酒菜中下了毒，而是在筷子上浸泡了一種無色無味的藥物——散功散。六個時辰之內，功力盡失！」

「是不是梅香飄秘製的九煉散功散？」霍鳳翔問。

「對付霍樓主三人，怎能用普通的藥物，當然是用梅堂主秘製的九煉散功散了。」

「梅香飄甚麼時候投在天帝麾下？」

「兩年前！」楊晋道。「天帝對她的製毒本領讚賞不已，因而重用她，委她爲香飄堂主。」

「制住咱三人後，下一步的行動是甚麼？」霍鳳翔問。

「以三位之生命威脅，控制春風得意樓！」楊晋道。

霍鳳翔閉上嘴巴，不再說話。

楊晋吩咐聞樂。「聞莊主，請點了霍樓主三人身上四處大穴，將他們關起來。」

聞樂答應一聲，出手點了霍鳳翔及二老身上四處大穴，跟着吩咐兩個莊丁，將三人押下去。

步步爲營　天帝宣戰

天帝接到楊晋送來的消息，樂得哈哈大笑，手舞足蹈。

在他懷中的一個艷姬扭動一下，嬌媚地道：「帝君，甚麼事如此高興？」

天帝在那艷姬的臂上揑了一把，「婦人女子，只管逗男人高興，別管男人的事！」說時，又在那艷姬的屁股上拍打了一下。

那艷姬撒嬌地在天帝的懷中扭動腰肢，不但沒有呼痛，還咭咭直笑。

天帝又拍拍那艷姬的臀部，口裏連聲道：「去，去，都回裏面去。」

那艷姬嬌媚地在天帝那滿是皺紋的臉上親了一下，才像蛇一樣滑離天帝的懷抱，跟其他在歌舞奏樂的女子往帳幔後面走去。

這地方是天帝的一處「行宮」，身處的地方是「行宮」的內堂。

待那些艷姬隱沒在帳幔後，天帝才舉掌擊了一下。

堂外立時走進一個錦衣漢子，恭敬地向天帝躬身道：「帝君有何吩咐？」

「快叫孔護法來見吾！」天帝揮手道。

錦衣漢子應一聲：「是！帝君。」向天帝深深一躬，退後三步，才轉身往外急走。

未幾，錦衣漢子與一個年約五十上下，身形高挑，頷下留了一撮山羊鬍的老者快步而來。

「帝君，孔護法到。」錦衣漢子在堂前停下來，垂手向堂內呼叫一聲。

孔護法邊往堂內走，邊微微躬着身道：「帝君，孔方成奉召到來。」

帝君這時已高坐在堂當中那張大交椅上，伸手一招，道：「進來。」

孔護法——孔方成步入堂內，來到帝君座前。「參見帝君。」

天帝道：「坐！」

「謝帝君。」孔方成在左首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欠身道：「未知帝君召方成到來，有何諭示？」

帝君從袖中拿出一封信箋，遞給孔方成。「孔護法，看看。」

孔方成忙站起來，欠身伸手接過，站着打開信箋，看了一遍，欣喜地道：「恭喜帝君。」接着雙手奉上信箋交還天帝。

天帝接回，邊收起信箋，邊道：「孔護法，楊晋已將霍鳳翔及林、何二老活擒下，春風得意樓已在本幫掌握之中，如無意外，本幫足以跟十地幫決一死戰，只要將十地幫殲殺，本幫便可以一統武林，唯吾獨尊，哈哈哈……」笑聲宏亮，震動內堂。

孔方成奉承地道：「帝君神武英明，一統武林，實乃武林之福，武林同道誰不頂禮以迎帝君。」

天帝笑得更忘形。

孔方成躬腰垂頭，唇角邊泛起一抹陰冷的笑意。

天帝一副君臨天下之姿態，當然看不到孔方成掛在唇邊的那抹陰冷笑意。

「孔護法，立刻傳吾之令，着楊晋進佔春風得意樓，對外不得洩漏風聲，吾要讓春風得意樓成爲地君致命之奇兵，哈哈哈……孔護法，再給吾備一份戰書，着人送交地君！吾要跟他一決雌雄！」

一頓，又氣勢狂妄地道：「吾幫跟彼幫相峙十數年，十地幫處處制肘吾幫，吾已忍受夠了，吾要將十地幫一舉全殲，將地君踏在脚下，永世不得翻身！」

「帝君神武英明，奇謀妙算，可稱武林第一人，地君處處跟本幫作對，自取滅亡！」孔方成又作讚頌之詞。

天帝心花怒放，大笑不已。

* * *

柳如是跟陸貴夫帶着十二弟子，護送霍通及朱、甘三人回春風得意樓。

唐天德與韋長嘯、婁公望、蔣超凡四人聽說十地幫的柳如是、陸貴夫帶着霍通，還有兩位姑娘到來，不但放下心頭大石，而且異常高興，馬上迎出去。

四人見過柳、陸兩人後，一起走入大廳，分賓主坐下後，四人齊向柳、陸兩人致謝救回霍通。

霍通已帶了朱、甘兩人到後面去，好讓兩人沐浴更衣，然後進食。

原來，霍、朱兩人的衣服雖然沒有弄破，却弄得頗汚穢，被擄後，只吃過一點東西，甘可林更是一點東西也沒有吃過，餓得很。

柳如是開口說道：「敝幫既已與貴樓結盟，貴樓之事便是敝幫之事，四位無需言謝，柳某這次到貴樓，是奉了地君之命，跟貴樓商議對付九天幫之行動，請問霍樓主可在？」

韋長嘯道：「柳兄，樓主跟二老去了烏龍莊。有消息說，九天幫的人欲向本樓有所行動，烏龍莊乃本樓之門戶重地，因此，樓主親到烏龍莊佈置。」

柳如是道：「未知霍樓主何時才返？」

唐天德道：「早則明天，遲則兩三日後。這樣吧，唐某派人快馬趕去烏龍莊，請樓主盡快趕回來，與柳兄、陸兄共商大事。」

「如此，有勞唐總管了。」

唐天德道：「那是唐某份內事，柳兄毋須客氣。」

說完，他站起來，向柳、陸兩人說了聲：「失陪。」走出廳外。

韋、婁、蔣三人陪着柳、陸兩人說話。

* * *

地君接到天帝派人送來的戰書。

看過那封戰書後，地君對左右兩邊坐着的手下道：「本幫跟九天幫終於要攤牌，決一死戰了！」

地君原來不是男人，是一個年近六十的老婦。

但她臉上一絲皺紋也看不到，一頭髮絲却全白了，梳了一個盤龍髻，顯得雍容高貴。

左右兩邊各坐了兩個人，年紀都超過五十歲，都是十地幫的四個副幫主。

左首一人乃是外號金刀震九州的秦自重。

坐在秦自重下首的，是外號虎嘯龍吟的裴金聲。

右邊坐着的是兩個婦人——年約五十出頭的老婦。

那兩個老婦亦是武林中大大有名的人物，右首那個姓容，名碧顏，外號散花手，乃是因爲暗器使用得出神入化而得名的。

容碧顏下首那個老婦姓莊，名佩玉，外號九天飛仙，不但劍法了得，一身輕功更是叫人讚嘆不已。

第一個說話的是容碧顏。「地君，甚麼時候，地點？」

地君揚一下手上的信箋：「鬥龍崗，五月初五。」

左首的秦自重眉毛展動一下。

「地君，今日已是四月廿九，距五月初五只有五日。」

「天帝只給本幫五日時間，這對本幫來說，未免倉促，天帝在發出戰書之前，一定已調派部署好人手，這對本幫不公平！」裴金聲道。

「那本幫可以另訂日期啊！」莊佩玉道。「他下戰書，本幫並不需要聽他的擺佈，可以另訂日期！」

容碧顏首先讚同莊佩玉的意見。「地君，佩玉說得對，咱們另訂日期。」

裴、秦兩人也點頭贊同。

地君却道：「時間雖然有點倉促，日期却不宜改。雖說對本幫有點不利，實則却有利！」

秦、莊、裴、容四人都有點不解地看着地君。

地君微微一笑，掃了四人一眼。「還想不到箇中的奧妙？」

四人只是看着地君。

地君道：「時間倉促雖對本幫有點不利，這一點，天帝肯定已想到，也因此，極可能會產生輕敵之意，那是不是反而對本幫有利？」

秦、容、莊、裴四人都佩服地連連點頭。

地君又看了四人一眼。「時間上既然對本幫有點不利，那咱們就要化不利爲有利，抓緊時間，務必在決戰之前，召集部署好人手。」

「地君所言極是。」秦自重道。「自重這就去部署一切。」

地君點頭。「嗯，那就交給你去辦。」

「領命。」秦自重站起來，向地

君抱拳一躬。「自重這就去召集人手，部署一切。」跟着轉身走出外面。

容碧顏道：「地君，爲防九天幫假決戰爲名，分襲本幫各地分堂爲實，可要通令各地分堂加强防備！」

地君道：「當然要。」跟着又道：「還要派人快馬通知春風得意樓，請霍樓主會同柳、陸兩位堂主，火速趕來助戰！」

「地君，有了春風得意樓這一支奇兵，本幫定能將九天幫擊敗。天帝再不能在江湖武林中興風作浪。」莊佩玉道。

地君道：「本幫與九天幫之戰，遲早不免，爲何九天幫偏偏在這個時候才向本幫下戰書？這其中會不會有甚麼陰謀？」

裴金聲道：「地君，請說得明白點，金聲愚笨……」

容碧顏代地君加以說明。「金聲，地君的意思是，九天幫選在本幫跟春風得意樓結盟後才與本幫決一死戰，除了天帝患了失心瘋外，怎會於力量對比處在劣勢的情形下，跟本幫決戰，豈不是自取滅亡？因此，地君懷疑天帝這條老狐狸可能有甚麼陰謀詭計。」

裴金聲恍然道：「金聲明白了。這麼說，確是令人懷疑。」

莊佩玉道：「九天幫會不會在鬥龍崗上，設下埋伏？」

「咱們可以派人去鬥龍崗勘察搜尋，九天幫若有甚麼埋伏，肯定會被派去的人查察出來。」容碧顏道。

裴金聲接口道：「地君，只要本幫於決戰那一日在鬥龍崗上妥爲佈署，那就不怕九天幫有何陰謀詭計！」

地君連連點頭。「嗯，碧顏與金聲的提議都很好，就照你倆的提議去做。」

* * *

霍通與朱、甘兩位姑娘在吃飯。

三個人都餓極了，只顧吃飯，沒有人說話。

直到吃飽了，三人都有興趣說話了。

首先開口的是朱家麗。「霍通，甘姑娘，有沒有發覺，柳大俠在救咱們時，他與梅香飄面對的時候，神態有點不尋常，還有，他倆是故意離開咱們遠一點的，我猜他倆以前可能有甚麼瓜葛。」

女孩子的心思確是比男的細密、敏感，甘琳也察覺到。「怎會發覺不到。除非那人是瞎子……」一眼瞥到霍通露出一抹尷尬的苦笑，下面的話馬上吞回去。

「我……可發覺不到。」霍通難堪地說。

甘琳心裏大感過意不去，忙道：「霍兄，可能你那時並不是面對着柳大俠跟梅香飄，因而看不到。」

朱家麗白了甘琳一眼。「他跟我一起站着的，我看到，他怎會看不到？可惜他不是瞎子！」

霍通生恐兩女爭吵起來，忙道：「不要說這個了，憑空胡猜亂想，那是對柳大俠不敬，說點別的吧！」

朱家麗睨了甘琳一眼，歪着頭道：「我想知道，天帝是個怎樣的人。」

霍通道：「天帝是一個好色、横暴，嗜武的人，據說，他不但好女色，也好……」下面的話，他覺得有點不便說出來。

朱家麗好奇地問：「還好甚麼？」

霍通遲疑着不知是說好，還是不說好，甘琳已忍不住說道：「聽我婆婆說，天帝那老色鬼還好男色！」

「那不是有斷袖分桃之癖？」朱家麗有一種作嘔的感覺。

霍通道：「聽家叔說，天帝的身邊不但多姬妾，也有不少變童，妳倆可還記得，那個跟梅香飄一起的蘇鳳生，一副娘娘腔，十足妖怪，我猜他是天帝的男姬之一。」

朱家麗撇撇嘴道：「那個半男不女的妖怪，看着直叫人起鷄皮疙瘩！」

甘琳道：「吃飽飯，別說這種叫人倒胃的事，再說，我會嘔了。」

朱家麗道：「是妳先說起的，不說就不說吧。」斜乜了甘琳一眼。

但她馬上又道：「天帝的年紀有多大？」

「聽家叔說，大概有七十歲了。」霍通道。

「這麼老了，還有多少年活？仍在江湖武林中興風作浪，那對他有甚麼好處？」朱家麗不以爲然地道。

「天帝這個人野心極大，聽家叔說，他一直想一統武林，大概他是不達目的，誓不甘休。」

「那眞是老而不了。」朱家麗道。「他姓甚名誰？」

霍通道：「司馬天生。」

在霍、朱兩人說話時，甘琳閉着嘴巴，沒有再說話。

霍通看在眼內，忍不住道：「甘姑娘，想着甚麼啊？不說話。」

甘琳欲言又止，瞥了朱家麗一眼，搖搖頭，仍然不說話。

突然間，有一個「護院」壯漢從外面快步走進來，對霍通抱拳道：「少樓主，樓主回來了……」

霍通高興得「霍」地站起來。

「家叔回來了，我馬上去見他！」

朱、甘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同時站起來，齊聲道：「霍樓主既然回來了，也該去拜見他。」

「那請隨我到外面去。」霍通說着，急急往外面走去。

＊　＊　＊

霍鳳翔確是回來了。

二老跟他一起回來的。

跟霍鳳翔一起回春風得意樓的，還有烏龍莊的莊主聞樂，還有副莊主張溪武及烏龍莊的一衆人手。

唐、婁、韋、蔣四人及柳如是、陸貴夫聽聞霍鳳翔回來，都在大廳上迎候。

霍通跟朱、甘兩人來到大廳，一眼便看出情形有點不對。

大廳上，霍鳳翔跟二老，還有柳如是、陸貴夫、唐、韋、婁、蔣等人都呆站着，聞樂跟張溪武，還有一個印堂有一道像眼睛那樣的疤痕的中年人站在霍鳳翔及二老的身後，另有十多名烏龍莊的莊丁散站在柳如是等人的背後。

這情形，只要不是白痴，都會覺得不對勁。

霍通忍不住開口問道：「三叔，甚麼事呀？全都站着……」

聞樂在霍鳳翔背後道：「少樓主，霍樓主已被我制住，乖乖的不要動，也別想跑！」

霍通聞言，大驚失色，張大口，一時間說不出話來。

朱、甘二女也被聞樂的話弄得呆若木鷄。

這可是變生肘腋。

霍鳳翔與柳如是等人一點表情也沒有。

「聞樂，你膽敢背叛我三叔，我不會放過你！」霍通終於回過神來，雙眼圓睜，暴喝出聲。

這一次，說話的不是聞樂，而是長了「三隻眼」的那個中年人發話。「小子，你不是想霍樓主他們死在你眼前吧？」

霍通頓時像被兜胸擊了一拳，悶哼一聲，立時閉上嘴巴，不敢再逞勇。

「嘿嘿，小子，令叔霍樓主已落在咱手上，你若敢輕舉妄動，令叔第一個受死！」說話的是張溪武。

「聞莊主，張副莊主，爲何要背叛春風得意樓？」霍通畢竟是初生之犢，膽氣一壯，忘記了害怕，怒視着聞、張兩人。

聞樂道：「人望高處。聞某不想一輩子仰人鼻息，要出人頭地！」

霍通怒哼一聲，「忘恩負義！你這種人實在可惡！可恨！可殺！」

「霍通，你若再胡說八道，令叔的人頭馬上落地！」聞樂突然間抽出腰間利刀，架在霍鳳翔的頭上。

霍鳳翔神色不變，霍通却大驚失色，慌不迭道：「別亂來，我聽你的就是……」

奇怪的是，霍鳳翔跟柳如是，二老等人自始至終，都是一言不發。可能他們都被點了啞穴。

朱家麗却一撇嘴。「本姑娘不是春風得意樓的人，不受威脅，霍通聽你們的，本姑娘可不用聽。」

甘琳忙扯一下朱家麗的衣袖，急聲道：「朱姑娘，不看僧面看佛面。霍兄跟妳是……夫妻，難道妳眼睜睜看着他叔叔被殺……他會原諒妳？」

朱家麗頓時呆了呆，跟着失聲道：「是啊！我怎麼沒有想到！」

接高聲道：「本姑娘剛才一時口快，說錯了，你們別當眞，你們要怎樣便怎樣吧，咱們絕不多說一句！」

楊晉（印堂上有道像一隻眼睛般的疤痕）厲聲道：「限令你三個馬上束手就擒，要不，殺了霍樓主等人。」

霍通雖然並沒有見過楊晉，但却聽聞楊晉臉上的特徵，當下說道：「你就是楊晉？外號二郎神？」

楊晉直認不諱。「正是楊某。」

霍通吸口氣。「楊晉，意欲何爲？」

楊晉陰陰嘴笑。「你想知道？」

霍通點一下頭。「當然想知道。」

「稍安毋急。」楊晉陰陰地看着霍通。「待事情完結後，你自會清楚。」

甘琳突然道：「你欲將咱們怎樣？」

楊晉目光一移，落在甘琳的臉上。「姑娘，妳是誰？」

甘琳遲疑一下，才道：「本姑娘姓甘，名琳。」

楊晉目光倏地一亮。「甘廣寧是妳甚麼人？」

「先父。」甘琳臉上現出一抹傲色。

「哈哈，原來妳是甘廣寧的女兒，那麼，花夢夢是你的婆婆了。」楊晉一雙鷹目像注視獵物一樣看着甘琳。

甘琳挺一挺腰板。「你最好放了我，要不，我婆婆一定不會放過你們！」

「嘿嘿，有妳這丫頭在我手上，花夢夢敢怎樣？除非她不顧你的死活。」楊晉滿有把握的。「哈哈……天助本幫也！」

甘琳倔強地道：「哼！我不會束手就擒的！」

楊晉又哈哈一笑。「甘丫頭，就憑你的身手，可以闖出春風得意樓？眞是不自量力！」

甘琳咬咬嘴唇，「我就闖給你看！」「察」地拔出佩劍。

楊晉冷冷一笑。「甘丫頭，收起你的劍吧！否則，楊某馬上下令斬下霍通一條手臂！」

霍通居然不言不動。眼下，他可是跟甘琳一樣，並沒有被楊晉他們制住。

甘琳伸手碰一下霍通。「霍兄，你怎麼不說話呀，咱們三人可以聯手闖出去呀！」

朱家麗冷冷道：「甘姑娘，針不刺到肉，不知痛。妳看不到嗎？霍樓主跟柳大俠他們落在九天幫那些傢伙的手上，他們要是反抗，他們一定會傷害霍樓主及柳大俠等人，妳不是想他做一個不孝之人吧！」

甘琳聽朱家麗那樣說，頓時呆住，將劍扔在地上。「姓楊的，算你狠！」

楊晉哈哈大笑，揮揮手：「來人，將他三個綁起來！」

有三個漢子立刻應一聲，走上前去，分別將霍、朱、甘三人綁起來。

三人沒有反抗。

霍鳳翔跟柳如是等人看着，一點反應也沒有。

看他們的樣子，似乎受了一種禁制，不但說不出話來，甚至連表情變化也表露不出來。

「將他們全押下去，關起來！」楊晉下令。

那些手下立刻將霍、柳等人押下去，關起來。

聞樂奉承地對楊晉道：「楊堂主，咱們兵不血刃，便控制了春風得意樓，還意外地擒下十地幫二員大將。這可是楊堂主的一件大功勞，聞樂在此先行致賀！」

張溪武不甘後人，忙接口道：「天帝若得悉楊堂主奪取了春風得意樓，必會對楊堂主大加嘉獎。楊堂主，到時可莫忘了替咱跟莊主兩人美言兩句，咱跟莊主感激不盡！」

楊晉被聞、張兩人說得心花怒放。「放心吧，兩位出了一份力，本堂主一定會向天帝美言的。」

「謝楊堂主！」聞、張兩人抱拳彎腰，向楊晉行了一禮。

楊晉大笑不已。

＊　＊　＊

梅香飄帶着蘇風生，還有一衆手下，來到春風得意樓。

她是接到楊晉的消息，趕來跟楊晉會合的。

原來，她跟楊晉互相呼應，奪取春風得意樓。

一計不成，便施第二計，終於成功奪取了春風得意樓。

見過楊晉後，梅香飄便返回房間，換過一套衣服，躺在床上發呆。

她在想着柳如是。

八年了，那可不是一段短日子，怎麼就是忘不了他？

我已經在努力忘記他了，但却忘不了，莫非我這一輩子非要跟他扯在一起？

孽債，莫非是前世欠下的？

眼下，我該怎麼辦？

梅香飄在床上胡思亂想着。

陡地，她挺身坐起來。

一定要向他問個清楚明白，當年那件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想起當年那件令到她跟他分開的那件事，梅香飄再也呆不下去，下了床，急急往外走。

柳如是本來跟霍鳳翔等人同關在一間石屋子內的，如今他被單獨關在一間屋子內，令他感到有點不安及奇怪，不知楊晉他們在打甚麼鬼主意，耍甚麼花樣。

正在思疑不安的時候，那扇門忽然被人自外面打開來，柳如是急忙扭頭張望，一眼看到出現在門口的，乃是令自己不能忘懷的女子——梅香飄，不由怔了一下，隨即冷冷地道：「妳來幹嗎？」

梅香飄道：「想不到啊，大名鼎鼎的柳如是，如今竟然成了階下囚。嗯，滋味如何？」

柳如是看着梅香飄。「妳來，不是只爲了對我冷嘲熱諷吧？」

梅香飄眼中有幽怨之色。「八年了，我本已不復記起……爲甚麼又要我……再見到你……」

柳如是臉上微現痛苦之色。「妳既不想再見到我，爲何又來見我？」

梅香飄恨恨地道：「我想弄清楚當年那件事！」

柳如是凝目視遠，自語般喃喃道：「當年……那日，我記得是暮春三月……窗前，雨絲中，燕雙飛……就是那一日……妳離開了我……」

梅香飄的眼中漸漸濛上一片如烟似霧，用力抓住門框，夢囈般道：「暮春，烟雨……燕雙飛……如詩似畫……可是，可是你爲甚麼做出那種叫我傷心欲絕的事來，我的心碎了……我恨你……你太對不起我了！」

「沙沙」一陣細碎聲响中，梅香飄抓住門框的手指甲全陷入柱木中，可見她心情是如何激動。

柳如是看着，長長地嘆口氣。「妳到如今仍然不相信我？」

跟着苦笑兩聲。「我剛才說的是廢話！若妳相信我，當年怎會離開我？這些年來，不來找我！」

梅香飄痛苦地道：「是我親眼目睹的，怎能叫我不相信雙眼看到的！你知道嗎？我心裏恍似被猛刺了一刀，我對自己說，那不是眞的……但是，看到的，千眞萬確，

我無法騙自己，我做不到！」

柳如是用力抹一下臉。「妳看到的雖然是那樣，實情却不是那樣，妳爲甚麼不相信我的解釋！」

梅香飄長長吸口氣，連連搖頭道：「既然看到的不是假……的，叫我怎相信你的解釋？我心既痛又亂，根本不知你在說甚麼……」

柳如是忽然冷靜下來。「事隔八年，如今，妳可以冷靜地聽我解說當年那件事了吧！」

梅香飄鬆開抓住門框的手，輕柔地掠一下鬢髮，柳如是看在眼內，心潮蕩漾，忍不住道：「香飄，妳仍像八年前一樣令我心動。」

梅香飄幽怨地瞥了柳如是一眼。「八年前慣說甜言蜜語，八年後，仍然油嘴滑舌！」

一頓，感喟地道：「可惜，歲月不饒人，我已經不是八年前那個……那個她了！」

柳如是一時間也感觸滿懷。

「人生如夢，驀然醒覺，已是八年光陰……想想，何苦來哉，豈不敎人唏噓嘆息！」

梅香飄情懷激動，低首暗嗟。

柳如是忽然醒起，還未跟她說清楚八年前那回事，吁口氣，說道：「香飄，八年前，妳看到我跟香雪躺在床上……確確實實……但那是……」

「梅堂主，楊堂主請妳立刻到內堂，有緊要事與你商議。」驀地一個漢子在梅香飄身後出現，微躬着身，向梅香飄說話。

冷不防之下，梅香飄嚇了一跳，急忙轉過身，對那漢子道：「回復楊堂主，說我馬上就到。」

那個漢子答應一聲，快步離去。

梅香飄轉回身，看了柳如是一眼，匡噹一聲關上那扇門，下了鎖，急急往外面走去。

柳如是本來想說話的，却將到口的話吞回去，瞧着閉上了的那扇門直發呆。

＊　＊　＊

梅香飄才走入內堂，楊晋不等她坐下，便對她說道：「梅堂主，帝君以飛鴿傳書傳來命令，要咱們於五月初五日前趕到鬥龍崗……妳看看吧。」將手上的一張紙箋遞給梅香飄。

梅香飄接過，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才細看手上那張紙箋上寫些甚麼，看完後，將紙箋摺起來，抬頭對楊晋道：「楊堂主，打算甚麼時候起程？」

楊晋道：「若要霍鳳翔跟柳如是等人乖乖地合作，肯定要費一番手脚，從這裏趕去鬥龍崗，大約需時二日，今日是四月二十九日，我打算五月初二起程，妳意下如何？」

梅香飄點頭道：「嗯，那就五月初二起程吧。」

楊晋看着梅香飄，嘴角噙着一抹異樣的笑意。「梅堂主，聽說柳如是……多年前跟妳是一對愛侶……妳不會……因此而做出對不起本幫的事情吧？」

梅香飄臉色一沉。「楊堂主，既然已經是多年前的事，你還說來幹甚麼？我跟姓柳的早已恩斷義絕！再說，我已投效在帝君麾下，本幫跟十地幫勢不兩立，我跟姓柳的當然亦勢不兩立！你那樣說，是甚麼意思？」

楊晋咧嘴笑笑。「梅堂主，沒甚麼意思。我不過提醒妳，天帝對於背叛他的人，從不放過，而且，懲罰很重！」

梅香飄冷冷道：「不勞提醒，我在投效帝君麾下時，已然知道！」

楊晋笑笑，別有含意地道：「梅堂主，妳知道那就最好，免得害了自己。」

梅香飄站起來，將手上的紙箋交還給楊晋，冷冷地道：「沒有甚麼事，我告退了。」不等楊晋說話，便往外面走去。

就在這時，一個漢子快步來到堂前，大聲道：「稟兩位堂主，十地幫幫主地君派人送了一封急函給霍鳳翔，屬下特來呈交給兩位堂主。」

楊晋忙道：「呈上來。」待那漢子走進來，梅香飄立時止步，搶在楊晋前面，接過遞來的信函，立刻拆閱。

楊晋看着，忍不住問道：「梅堂主，地君的信函上說些甚麼？」

梅香飄沒有理睬楊晋，看完那封信函後，伸手遞給他。「你自己看吧！」

楊晋一把接過，細看了一遍，禁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眞是天助本幫也！那個老虔婆居然懵然不知春風得意樓已落在本幫手上，眞他媽的好笑！她滿以爲春風得意樓這支奇兵到時可以助她一臂之力，擊敗本幫，哈哈……那老虔婆做夢也料不到，屆時，春風得意樓這支奇兵變成了送她到地獄去的牛頭馬面！哈哈哈……十地幫這一次不全軍覆沒才怪！」

楊晋得意忘形地笑着，梅香飄却沒有一點笑容，對那漢子道：「送信函來的那個人還在嗎？」

那漢子垂手道：「打發他走了。」

「是誰應付那個人？」

「祝香主。」那漢子道：「祝香主跟春風得意樓的副樓主婁公望有七分相像，再稍加易容，十足婁公望一樣。」

「那個人沒有對祝香主起疑？」

「沒有。」那漢子道：「祝香主對那人說，霍鳳翔跟韋長嘯等人去了烏龍莊佈置防守事宜，樓中只剩下他一人主持大局，叫那人回覆地君，屆時春風得意樓會率衆趕赴鬥龍崗，依照地君所示，奇兵突出，配合十地幫的行動……那個人沒有半點疑心，馬上告辭，趕回十地幫覆命。」

「嗯，退下去！」梅香飄向那漢子揮揮手。

那漢子應一聲，轉身大步往外走。

楊晋這時才開口說道：「梅堂主，十地幫這一次可說是自取滅亡！鬥龍崗一戰之後，本幫一統江湖武林，帝君論功行賞，哈哈……妳我必得帝君重賞！」

梅香飄一點也不感興奮。「若然是的話，那敢情好。」說完，走出內堂。

楊晋看着梅香飄的背影，嘴角泛起一抹陰笑。

＊　＊　＊

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在尋找她的孫女。

她是在那個山谷內，看到自己那座居住了多年的茅屋四分五裂坍塌後，馬上猜到她的孫女兒出了事。

她在山谷的內外附近找尋，口裏不時呼叫一聲：「琳兒！琳兒！」

原來，她的孫女兒是甘琳。

老婆婆就是昔年在江湖武林中大名鼎鼎的散花玉女花夢夢。

眞是美人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

昔年艷名四播的散花玉女花夢夢，如今已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婆，能不令人唏噓感嘆——時光之流逝！

花夢夢雖已是一個白髮老婆婆，但昔年的美人輪廓仍在，自有一種雍容高貴的氣派。

空山寂寂，迴音盪漾，人踪却不見。

花夢夢急得一顆心像是被火煎熬般，發了狂般到處找尋。

她的叫聲如失雛的老雁般哀凄鳴叫。

早在個多月前，她便接到孫女兒甘琳以飛鴿傳書送來的書信，言明在五月初一必歸，今日已經是五月初二了，甘琳應該在茅屋等着她的，如今不見踪影，茅屋已成殘墻破瓦，肯定出了事。

她心裏又驚又急又憂，甘琳是她最親的人，一定要找回她——心愛的寶貝孫女。

甘琳若有甚麼三長兩短，拚了這條老命，也要替她報仇！

花夢夢在心裏大叫，只差沒有叫出聲來。

她正在六神無主之際，驀地，她發覺附近有人。

莫非那就是與琳兒失踪有關的人？

此念一起，花夢夢立刻向左邊的林坡掠去。

繞掠到左邊的林坡那面，花夢夢一眼便瞥到一條人影向坡下掠去。

鬼鬼祟祟的，叫人可疑，發覺我發現了他，便急急竄逃，一定與琳兒的失踪有關！

花夢夢心裏想着，身形去勢更快，有如飛鳥一樣向那人追下去。

花夢夢的輕功在武林中是出了名的，眨眼間，她已追掠到前面那條人影身後不到十丈遠，她即時叱喝一聲：「好賊子！別跑！」

前面那人就在那刹那驀然回首，跟花夢夢打了個照面，兩人同時發咦出聲。

「是你！」

兩人同時停下來，互相注視着，神情激動。

「花夢夢，妳……」

「高啓聖，你怎會……在這裏？」

兩人夢囈般自語着，眼中泛起一片迷濛。

那個被花夢夢喚作高啓聖的人，不就是朱家麗口中的爺爺，也就是朱家麗的外公。

高啓聖的年紀跟花夢夢差不多，大約六十開外，臉上的皺紋就像刀刻一樣，但却沒有一絲白髮，却透出一股蒼桑，從他的五官輪廓及身形看來，年輕的時候，肯定是一個瀟洒英俊的人。

花夢夢用力捏着拳頭，嘴唇噏動着：「三十多年了……就像一場夢……不是在做夢吧？」

高啓聖臉上的表情很複雜。

「人生如夢……花夢夢，我以爲此生不會再見到妳……妳……老了……」

花夢夢眼中如烟似霧。「三十多年了……怎會不老……像是昨天的事情……高……老頭兒，你怎會在這裏？」

高啓聖吸口氣，用手抹一下臉龐，雙眼變得明亮起來。「我……在找尋孫女兒。」

花夢夢身子微震了一下，失聲道：「你甚麼時候……成了親？你當年不是曾……說過……」

高啓聖的目光又變得複雜起來。「當年……妳只記得當年我說過的……話，妳不會忘了……當年妳…… 投入司馬天生的……懷中……對我的傷害有多大……」臉上現出痛苦的神色。

花夢夢身子微微抖顫着。「當年的事，不要說了。」

高啓聖忽然冷笑一聲。「司馬天生如今已是九天幫的幫主，人稱

九天帝君，妳不在九天幫中做妳的帝君夫人，在這山野之地幹嗎?」

花夢夢用力咬一下嘴唇，似乎在强捺着心情。「你……不是那樣孤陋寡聞吧?二十年前……我已經離開了他!」

「眞的?」高啓聖雙眼一睁，看着花夢夢。

花夢夢幽幽恨恨地喟嘆一聲。「……我忍受不了……他那個……」下面的話，她沒有說出來，似有難言之隱。

高啓聖忿忿地道:「夢夢，他怎樣對妳?說出來!他若是對妳……不好，我找他算帳!」

花夢夢搖搖頭。「他對我很好，可是……可是……」

高啓聖發急地道:「可是甚麼?說出來啊!」

花夢夢看一眼情急氣忿的高啓聖，猶豫了一下，終於忍不住說出來。「他原來是一個陰陽人!不但好女色，也好男色，我忍受不了……離開他!」

「司馬天生是一個陰陽人?」高啓聖大感意外。「江湖上怎會沒有傳聞?」

「他一直掩藏得很好。」花夢夢道。「我也是在……兩年後，才知道……終於忍受不住，離開了他。」

「我怎麼一直沒有聽聞妳離開了他的消息?」高啓聖眼中現出興奮的光芒。

花夢夢與他目光相觸，禁不住怦然心跳，忙收回目光。「我離開他後，一直隱居在這裏，隱姓埋名……他大概也沒有將消息傳出去，所以……」

「夢夢，今日在這裏遇上妳……大概是天意……」高啓聖深情地看着花夢夢。

花夢夢被高啓聖的深情感動了。「啓聖……可惜，我倆都老了。」

高啓聖道:「不，不!年紀沒有關係，只要……妳仍喜歡我，我亦一直喜歡妳……我可是從來沒有忘記過妳。」

花夢夢心潮翻動。「那你爲何又娶妻生子?」

高啓聖嘆口氣。「當年，因爲妳……我大受刺激，一時轉不過來，心裏想，妳不要我，天下間喜歡我的女子多的是，在這種心情下，跟一個一直暗戀我的女子結了婚，我要讓妳知道……天下間，並不是……只有妳一個女子值得我……」

花夢夢突然哼了一聲。

高啓聖看到花夢夢臉上露出不愉之色，忙道:「夢夢，我當時的心情妳可知道?我不但難受死了，也感到沒臉見人，我曾經想過一死了之，我恨死了妳……後來，我要向妳報復……那不能怪我的啊!」

花夢夢聽高啓聖那樣說，似乎釋懷了。「她是誰?」

高啓聖道:「素手拈花陸素素。」

「是她!」花夢夢語中微含妒意。「怎不跟你在一起?」

高啓聖頓時露出悔疚之色，嘆口氣，道:「我對不起她，雖然娶了她，但我心裏却忘不了妳，她知道後，心裏鬱鬱……以致病了……兩年後，病死了。」

花夢夢同情地道:「你既然不喜歡她，爲何又娶她，你不是害死她麼!」

高啓聖痛悔地道:「是我害死了她，我心裏一直很難過，總覺得對不起她!」

「她爲你生了多少個兒女?」

「一個女兒。」高啓聖道:「十六歲時，嫁給一個姓朱的年輕人，是鐵拳無敵趙威揚的弟子，婚後第二年，誕下一女，就是我的外孫女，五歲時，她夫婦在川陝道上因抱打不平，被川中六怪所殺，我驚聞噩耗後，悲痛欲絕，跟趙威揚找上川中六怪，將之殲殺，替他夫婦報了仇，將孫女兒撫養成人。」

「令孫女失了踪?」花夢夢問。

高啓聖點點頭。「我本跟她一起到毛家莊探望金睛火眼毛金冠的，在廣安鎭遇上鐵肩擔道義蔣淸鳳蔣兒，跟他在廣安鎭歡聚兩日，她不耐煩我跟蔣兒話當年，一個人先趕去毛家莊，待我趕到毛家莊，毛兒却說她並未到莊上，我恐怕她出了意外，便跟毛兒分頭在來路各處找尋……找不到她，却遇上妳!」

「那麼巧!」花夢夢失聲道:「我也在找我的孫女兒!」

「妳也有個孫女兒?」高啓聖大感意外。「也失了踪?」

花夢夢點一下頭。「我那個孫女兒今年十八歲了，她本該在昨天回來的，我今早趕回家時，發現屋子被人拆毀了，琳兒影踪全無，必是出了事，便四出找尋她。」說話間，焦急之情盡露。

高啓聖道:「那眞是太巧了，我跟妳都有一個孫女兒，同時失了踪。說不定，她倆是爲了同一件事而失踪的!」

一頓，又道。「妳的孫女兒，也是司馬天生的孫女兒吧?」

花夢夢搖搖頭。「他當然想有兒有孫，傳宗接代，可惜，大概因他縱情酒色的關係吧，我跟他衆多的姬妾都沒有替他生下一男半女。」

「那……」高啓聖好奇地看着花夢夢，欲言又止。

花夢夢道:「那是我姪兒的女兒，那一年，我去探望他們，當時瘟疫流行，他夫婦不幸染上了，琳兒那時只有半歲大，他夫婦求我帶走琳兒，免得也染上疫症。我便將琳兒帶到遠離疫區的地方，寄養在一戶人家中，再返回姪兒家中，延醫治理他夫婦，可惜，他夫婦仍然……一病不起，之後，我便帶着琳兒隱居在這附近，相依爲命。」

高啓聖吁口氣。「司馬天生沒有派人找尋妳?」

花夢夢道:「怎會沒有，斷斷續續的，找了三四年，才死了那條心。」

「夢夢，我幫妳找尋妳的孫女兒!」高啓聖熱心地道。

花夢夢道:「你不找尋你的孫女兒了?」

高啓聖抓一下頭。「怎麼不找!她可是我的心肝寶貝!我是說，我們一起找尋我們的孫女兒。」

花夢夢抿抿嘴，想說甚麼又止住。

高啓聖見她不說話，着急地道:「妳不喜歡跟我一起……」

花夢夢橫他一眼。「找人要緊，還說廢話，快走吧!」話落，當先向坡下掠去。

＊　＊　＊

決戰前夕。

江湖上，武林中一片平靜。

只不過，暗地裏却波濤洶湧。

原來，九天幫與十地幫兩幫都在暗中佈署及調集人手，於五月初五那日，在鬥龍崗上決一死戰。

鬥龍崗一戰，對於兩幫來說，皆是關係到本幫生死存亡之戰，當然悉力以赴。

而武林中人自不免亦分成兩幫，俗語謂正邪不兩立。分成兩幫的武林人壁壘分明，那一戰之重要，可說是武林正邪之戰，因此，整個武林都動員了。

五月初四。

九天幫主天帝司馬天生率領幫中一衆高手，來到鬥龍崗南面約五里處的興家集。

之前，九天幫大批人手已進駐興家集，在集上集外佈署好，不准外人進入。

天帝的派場好大，有如王爺出巡，所經之處，皆有九天幫衆迎候，居於集上那家最大的客棧——興安棧內。

這之前，九天幫已將興安客棧佈置得美侖美奐，並將客棧的店堂改作廳堂。至於天帝起居的地方，也佈置一新——將相連的兩個房間打通，飾以錦幔綉幃，務使天帝住得舒服。

九天幫可說是傾巢而出——天帝司馬天生連那些男女愛姬都帶來了。

在廳堂上，天帝聽完護法孔方成的稟陳——明天於鬥龍崗那一戰的部署後，連連頷首。「方成，你之佈署，深合吾意。」

孔方成聽司馬天生稱讚，滿心歡喜，「帝君可有示下?」

司馬天生搖搖頭。「方成，你辦事，吾放心。你眞是吾之子房!」

接打個呵欠。「一路勞頓，吾回後面歇息一會。」說着站起來，往後面走去。

孔方成垂手躬身，直到司馬天生走進後面，才直起身來，吁口氣，走出外面。

司馬天生才走入後面起居處，一大羣艷姬愛妾一擁上前，如蝶之附花。

天帝吟吟笑着，左擁右摟，往錦榻走去。

錦榻上已置了酒菜，衆姬將天帝擁上錦榻，有人斟酒，有人挾菜，有人替他捶背，有人替他按摩，媚聲嬌語，盪漾室內。

司馬天生倚靠在兩個半裸的艷姬身上，他的雙手也沒有閒着，在擁偎在她身邊的幾個美姬身上撫摸着，一個拿起酒杯的姬妾喝了一口酒，含着，嘴對嘴哺給他喝，另兩個妖姬輪流挾菜放入他口中，因此，他根本不需動手吃喝。

天帝司馬天生正在樂不可支的時候，突然間有兩個身形健壯，相貌英俊的年輕人走進室內，挨近司馬天生的身邊，居然動手在他身上撫摸起來，跟着，還在他身上狎吻着，司馬天生現出一副享受的樣子，喉中發出粗濁的呻吟聲，那些艷姬一副見怪不怪的樣子，依舊跟司馬天生狎嬉着。

眼前的情形，証實了花夢夢的話——司馬天生果然是個縱情酒色，既好女色，也好男色的好色之徒。

驀地，那個哺酒給司馬天生喝的美姬身子一軟，斜倒下去，兩片本來誘人的紅唇一片紫黑，眼中露出痛苦、憎恨、詫異的神色，看着霍然挺坐起來，臉上一點異色也沒有的天帝司馬天生。

天帝司馬天生兇惡地看着那個美姬，冷笑一聲:「賤人，妳好惡毒!膽敢想毒殺吾!嘿嘿，妳白費心機，害人反害己啊!想不到吧?」

衆妖姬及那兩個俊男莫不吃驚地看着那個軟倒在床上、就這一會工夫、臉上佈滿黑氣的美姬。

那美姬艱難地嗡動嘴唇。「你……怎會沒有中毒?」

司馬天生陡地發出一陣震人心弦的笑聲，「賤人，連吾之能耐也摸不淸，便欲毒殺吾?哈哈……不怕告訴妳這個賤人，吾自兩年前已練成百毒不侵之功力，想毒死吾，眞是妄想!」

一頓，又道：「說，爲何要毒殺吾？」

那美姬臉上的黑氣越來越重，那樣子教人看了不寒而慄，說話更艱難：「你這……淫魔……殺……我父兄……恨不……得……吃……吃……肉……寢……你……皮……」

「賤人！妳父兄是誰？」司馬天生大感詫異，「妳不是雙芬院的姑娘，賣身葬母的嗎？」

那美姬全身抖顫不已。「我父……洪……百川……」

司馬天生雙眼一睜，疾聲道：「妳父兄是洪百川與洪一智！妳怎麼姓王？」

那美姬道：「若不……改姓……怎叫……你放……心，我……本名……洪美……嬌……」

「賤人，妳怎樣下毒？」司馬天生眼見洪美嬌開始抽搐，知道她快咽氣，忙問她。

「我……將毒……含在……口中……我……好恨……」突然全身劇烈抽搐了幾下，怒睜着的雙眼一定，死了！

司馬天生哼了一聲，對兩個俊男道：「將這賤人抬出去，傳吾之命，將她斬爲肉碎餵狗！」

兩個俊男恭應一聲，抬起洪美嬌往外面走去。

其他的妖姬立刻向司馬天生的身上偎貼上去，司馬天生那裏還有心情作樂，沉聲喝道：「別煩了，都給吾退下去！」

衆妖姬嚇得立時噤聲斂態，慌不迭溜下錦榻，往裏間走去。

司馬天生氣恨恨地哼了一聲。「可惡，可恨！他娘的！敗了吾的興緻！」

伸手一把拿起酒壺，直往口裏倒。

＊　＊　＊

孔方成得知司馬天生衆姬之一的洪美嬌毒殺帝君不成反而毒死自己的事情後，馬上去見司馬天生。

看到司馬天生仰靠在錦榻上，一個勁往口裏倒酒，孔方成急急道：「帝君無恙？屬下特來……」

「啪」一聲，司馬天生將手上的酒壺摔落在地上，四分五裂。「方成，立刻給吾查個清楚明白，吾那些愛姬之中，有那一個是來歷不明的，立刻給我殺！吾不想死在身邊那些女人的手上！」司馬天生厲聲說。

「遵命，屬下立刻徹查！」孔方成忙應。

司馬天生馬上搖手道：「慢着，先說說十地幫那方面有甚麼動靜！」

孔方成回道：「十地幫那老太婆已率衆駐紮在鬥龍崗西面三里外的鳳鳴鎮。那些不知死活，歸附十地幫驥尾的有六派八幫五會之人，人數約在三百之數，屬下已派出人手，嚴密監視着十地幫的動靜，隨時趕回來報告。」

「嗯，辦得好。」司馬天生讚許地點一下頭，接右手抬起，慢慢捏握成拳。「老太婆，明日一戰，吾管教妳十地幫灰飛湮滅！」

「帝君若沒有甚麼吩咐，屬下這就去徹查！」孔方成道。

司馬天生手一揮。「去吧！」

孔方成躬身退出外面。

看着孔方成走出外面，司馬天生突然仰頭狂笑起來。「沒有人殺得了吾！找遍世上，有誰殺得了吾？」

笑聲與叫聲在屋內迴盪着。

＊　＊　＊

天帝司馬天生被一個愛姬欲下毒毒殺，地君那邊也發生了一件事。

他們捉到一個探子。

一個九天幫派來的探子。

地君親自審問那個探子。

那個探子很怕死，將他所知道的一古腦兒說出來。

那是有關明日那一戰，九天幫在鬥龍崗的佈署情形。

那個探子只知道一部份情形，憑他的身份，不可能知道九天幫在鬥龍崗的整個部署情形。

待那個探子招供完後，地君命人將他押出去放了，然後才對秦、容四人道：「自重，相信那個探子所說的話嗎？」

秦自重道：「聽他說得頭頭是道的，很難令人不信。可是，又叫人難以相信。憑他的身份，不可能得悉那麼重要的事情，就是他所說的那一些，也不可能。還有，那傢伙太怕死，太合作了。九天幫怎會派一個如此膿包的人做探子，這叫人難以信服！總之，自重不相信那探子所說的！」

裴金聲接口道：「金聲也不相信。」

容碧顏道：「那探子那樣說，其中定有甚麼陰謀。」

莊佩玉道：「若咱們相信他所說的是實，那咱們一定會針對九天幫在那方面的部署而應付之，那咱們就上當受騙了！」

地君連連點頭：「一定是這樣！司馬天生這一着好陰毒！想本幫入其彀中！」

秦自重忽然咦地叫了一聲。「地君，自重忽然想到，那可能是一個圈套。」

地君與裴、容、莊三人聞言都看着秦自重。

「自重，說明白點。」容碧顏道。

秦自重微吐口氣。「兵法有云，虛則實之，實則虛之，那個探子

所表現的，令人起疑，這就令到任何人也以爲，其人的說話不足信，那就上了大當！」

莊佩玉馬上接口道：「那是說，那個探子所說的其實是眞的。」

秦自重道：「極有可能！」

裴金聲接口道：「兵法云！虛則實之。九天幫却反其道，來個實則實之！」

容碧顏與地君連連點頭。「自重，幸虧你想到這一點，要不，咱們極可能會墮入其圈套中！」地君神色凝重。

莊佩玉道：「地君，咱們該怎辦？」

地君想一下，道：「咱們用兩套方法來應付，雖然人手會因此而分散了，但却是萬全之策。」

秦自重道：「地君明見。眼下無法判斷其眞假，那只有依照地君這個兩全之法去應付。」

地君掃一眼容、裴、莊三人。「若想到更好的方法，說出來。」

容、裴、莊三人搖搖頭。

「既然想不到更好的方法，那就依照老身所說的方法去做。」

秦自重四人沒有異議。

地君又道：「司馬天生詭計多端，咱們可要小心提防，並嚴加留意九天幫的一舉一動。」

「是！地君。」秦、容、裴、莊四人齊應一聲。

天地決戰　揚眉吐氣

雄雞一唱天下白。

九天幫與十地幫決戰之日——五月初五終於來臨了。

鳳鳴鎮上，十地幫的人馬開始向鬥龍崗進發。

十地幫這一戰以三才陣應戰。

大隊人馬浩浩蕩蕩地離開鳳鳴鎮，秦、莊兩人走在頭裏，地君居中指揮，裴、容兩人押後，一路向鬥龍崗進發。

領頭的秦、莊兩人及所率人馬已抵鬥龍崗下。

秦自重立刻吩咐三撥早已分派好的人手自中、左、右三面登上崗上，他與莊佩玉帶着其餘的人馬緩緩隨後上崗。

驀地，後面起了一陣騷動。

秦、莊兩人忙扭頭望去，只見後面火箭如螢火亂飛，原來押後的容、裴所率之衆受到襲擊。

秦、莊兩人安然不動。

居中指揮的地君眼見後面受到襲擊，馬上下令兩名堂主帶領屬下自左右兩邊往發射火箭處撲去。

受襲的容、裴兩人並沒有因爲受到襲擊而慌亂，從容應變，指揮所屬抵擋射來的火箭，並沒有因此而停下來。

率衆分撲襲擊者的兩位堂主，因林中難以馳馬，掠撲到伏擊者的匿伏處時，發現伏擊者已溜走了。

兩人帶着所屬在那附近搜索了一下，沒有甚麼發現，馬上率領所屬趕回中路，向居中指揮的地君處覆命。

大隊人馬並沒有再理會那一次騷擾性的襲擊，繼續向崗上走去。

經過那一次之後，沒有再受到襲擊，十地幫一衆安然登上鬥龍崗上。

九天幫的人馬亦自另一面登上崗上。

兩下裏相隔約十丈遠，列陣對峙。

九天幫幫主司馬天生終於出現了。

原來，他是最後上崗。

他的排場好大，那乘軟轎由八個俊男抬着，軟轎的前面是八個捧劍少女，後面是八個手抱大刀的彪形漢子，軟轎則飾以錦緞，人未到，聲勢已顯，八個捧劍少女才出現，一衆幫徒已高聲呼喝：「恭迎帝君駕到！」

地君眼看耳聽，忍不住道：「好狂妄自大的人！居然自稱帝君！看來，他不但志在武林，還可能覬覦天下，若是，他的野心大得嚇人！」

秦自重道：「他野心雖然大，恐怕會害了他自己！」一頓，又道：「憑他，有何能耐傾覆朝廷！」

「爲天下蒼生，武林同道，咱們這一戰許勝不許敗！」莊佩玉直視着，仍然安坐軟轎的司馬天生。

司馬天生就在這時打了個哈哈。「白雙飛，妳我終於又見面了！而且，還是兵戎相見！」

地君眼中射出兩道凌厲的目光，但却神色不動。「司馬天生，我一直等待着這一天，今天終於實現了！」

地君原來姓白，名雙飛。

司馬天生哈哈一笑。「白雙飛，老夫也渴望有這一日好久了！哈哈……比翼雙飛，如今妳却形單影隻，妳那個情人許振宇怎麼不見了？」

地君一頭白髮無風自動。「司馬老賊，今日，老身要用你的血，祭我亡夫在天之靈！」

「白老婆子，你不是患了失心瘋吧？怎麼將許振宇的死，算在老夫頭上？」

白雙飛切齒道：「司馬老賊，當年若不是你栽贓嫁禍，振宇又怎會被官府囚於獄中，含冤自殺而亡！」

「白老婆子，妳別血口噴人，有何証據？」司馬天生直笑。

白雙飛道：「鐵証如山！當年那個被你買通了的牢頭張大親口向

老身招認一切！」

「老婆子，妳硬要誣陷老夫，事隔十五年，老夫欲辯無從，隨便妳怎麼說吧！」

一頓，又道：「老婆子，妳創立十地幫，就是要跟老夫對着幹，替妳那個死鬼相公報仇？」

白雙飛厲聲道：「今生此世，若不能手刃你這老賊，替振宇報仇，老身死不瞑目！」

司馬天生哈哈大笑。「老婆子，老夫包保妳會死不瞑目！」

秦自重再也按捺不住，喝道：「司馬老賊！做你的春秋大夢！本幫今日縱使……也要將你九天幫擊潰！取你頸上首級，教你九天幫灰飛湮滅。」

司馬天生笑得好狂。「秦老兒，大話人人會說，不怕閃了舌頭？老夫若沒有十足十的把握，會跟爾等決一死戰？哈哈哈……不自量力，痴人說夢！可笑復可悲！」

白雙飛也按捺不住，怒目切齒道：「司馬老賊，可有膽跟老身拚個生死？」

司馬天生道：「有何不敢？不過在妳死之前，瞧瞧老夫的手段吧，教你死得心服口服！」

話落，撮唇發出一聲厲嘯，於山野間飛傳開去。

嘯聲未歇，崗下四面殺聲大震，夾雜着連串的爆炸聲。

司馬天生與護法孔方成等一眾手下，面露得意之色。

地君白雙飛跟秦自重等人雖然暗暗心驚，由於胸有成竹，因而安然不動。

喊殺聲與爆炸聲震天動地，不用說，崗下的廝殺異常凌厲激烈。

司馬天生一副勝券在握的自得樣子。「白老婆子，瞧妳風韻猶存，若肯歸順老夫麾下，老夫吃虧一點，納妳爲妾如何？」

白雙飛並沒有因爲司馬天生那番話而動氣，冷冷道：「司馬天生，你太自信了，你會敗得很慘！」

司馬天生狂笑起來。好一會，才道：「笑煞老夫也！白老婆子，老夫可不是許振宇那手無縛鷄之力、半點膽量也沒有的書生輩！老夫若被妳一兩句話唬倒，如何在江湖上打滾了幾十年，將來還要一統武林天……」

下面的話，他驚覺地咽住。

這時候，崗下四面喊殺聲仍然不絕於耳。

裴金聲有點按捺不住，悄聲道：「地君，金聲欲到下面去瞧瞧。」

白雙飛微微搖一下頭。「沉住氣，怎麼對自己沒有信心了？這一戰，咱們一定勝！」

秦自重也道：「金聲，擔心甚麼？等一會，自有好消息傳來！」

在他們悄聲說話的時候，對面的司馬天生也跟手下——孔方成等人在低聲說話。

看來，司馬天生或是其手下，也有點擔心，沉不住氣。

白雙飛高聲道：「司馬老賊！就算你在崗下佈下十面埋伏，也是白費心機！」

司馬天生乾笑一聲。「白老婆子，等一會，恐怕妳連哭也哭不出來……」

驀地，一個全身是血的人，半飛半摔落在司馬天生的轎前，重重地跌在地上，竭力掙扎着想站起來，卻力不從心，要不是一個姓鍾的堂主上前去將他扶起來，只怕站不起來。

孔方成臉色驟變中，喝問：「劉堂主，發生了甚麼事？弄成這個樣子？」

司馬天生雖然沒有吭聲，却霍地從轎座中挺起身來，兩道冷厲的目光直射在那個血人——劉堂主的身上。

劉堂主抬起一隻血手，顫着嘴唇道：「本來……那知道……突然殺來一批人……馬……領頭的是春風……得意樓的……婁公望……屬下等無法支撐下去……被……春風樓跟……十地幫的……殺得……潰不……成軍……」

孔方成與幾個堂主及捧劍抱刀的少女、大漢，莫不聳然失色。司馬天生一掌拍在轎手上，「啪勒」一聲，轎手應掌碎裂，司馬天生霍然站起來。「方成，不是部署了攔截十地幫救兵的人手嗎？怎會讓春風得意樓的人殺進來？負責截擊的是那一堂？」

孔方成忙答道：「稟帝君，負責截擊救兵的是第四堂侯堂主及其所屬。」

「熊四，去拿侯堂主的人頭來見吾！」司馬天生怒喝一聲。

站在轎後雁翅排開的八個抱刀漢子中的左手第四人應諾一聲，往崗下掠去。

對面的地君與秦自重等人眼看耳聽着，莫不興奮不已，裴金聲忍不住振聲道：「司馬老賊，枉你算盡心機，卻被咱們識破你的陰謀詭計。今日，爾等死期到了！」

司馬天生霍地踏前一步(已經從軟轎中一步跨下轎外)，兩道冷厲如電的目光直射向地君白雙飛。「白老婆子，爾等雖然識破了吾等……妙計，爾等仍然難逃一死！」

話聲未落，右手一揮，喝一聲：「殺！」當先向白雙飛撲過去。

孔方成與三個堂主(九天幫一共分成九堂)，八個捧劍少女，還有七個抱刀漢子，呼喝聲中，湧撲過去！

數十名幫徒吶喊助威，亦揮刀

舞槍，向十地幫衝殺過去。

白雙飛自然不會退縮，叱喝一聲，迎向撲過來的司馬天生。

秦、容、裴、莊等人及數十幫眾亦紛紛迎撲上去。

眼看兩幫人馬在崗上激鬥，驟然間，一批人馬疾衝上崗來，爲首一人，乃是春風得意樓的副樓主婁公望！還有烏龍莊的聞樂及張溪武。

十地幫的人眼見來了援兵，頓時聲勢大壯，司馬天生及其所屬却頓時楞住，並往後急追回去。

剎那間，本來是勢均力敵的，頓然形勢逆轉，十地幫得到春風得意樓這股生力軍的馳援，立刻佔了上風，壓倒九天幫！

數一下，春風得意樓的人數沒有八十也有六十，加上十地幫數十八人，超過百人，而九天幫只有七十人左右，單從人數上來說，已穩佔優勢，怪不得司馬天生立退，要不，肯定吃虧。

司馬天生不愧是一個識時務的人。

* * *

春風得意樓這支生力軍來得眞及時。

不但婁公望、聞樂、張溪武來了，連樓主霍鳳翔、韋長嘯，蔣超凡也來了。

春風得意樓這一次可說是傾巢而出。

婁公望第一個向地君白雙飛拜見，「婁公望見過白幫主。」

聞樂、張溪武兩人亦拜見地君。

白雙飛忙道：「婁副樓主，都是自己人，三位別太客氣。」

一頓，又道：「貴樓及時趕來，太好了！」

秦自重一眼看到霍鳳翔與韋、蔣兩人快步走來，忙向三人招呼。「霍樓主，貴樓來得眞及時啊。」

霍鳳翔道：「秦兄，霍某還恐來遲了……」神態有點生硬，只不過秦自重沒有察覺到。

兩下裏會合在一起，春風得意樓的人跟十地幫的幫眾執手歡呼，霍鳳翔等人分別與地君及秦、容、裴、莊等人互相見過。

那邊廂，司馬天生及其手下看着，並沒有眼見形勢對己不妙而溜之乎也，依然氣定神閒地看着，神情有點古怪！

司馬天生居然還口出狂言：「白老婆子，妳以爲來了春風得意樓這批援手，便穩操勝券？未免太小覷了老夫也！」

白雙飛聞言目光一抬，直視着司馬天生，冷笑道：「司馬老兒，你還有甚麼鬼蜮伎倆未使出來，只管施展出來，老身倒要瞧瞧……」

「白老婆子，老夫這就叫妳領教老夫的玄機妙算！」司馬天生話才說完，仰頭發出一陣狂笑。

驟變就在這剎那間發生。

站在白雙飛身邊的霍鳳翔，突然間出手點了地君身上三處穴道。

秦自重、容碧顏、莊佩玉、裴金聲，還有兩個堂主，亦受制於韋長嘯、聞樂等人的指下。

十地幫的幫眾亦被春風得意樓的人制住。

那可是變生肘腋，十地幫上自白雙飛、秦自重等，下至一眾幫眾，在眨眼間，通統被春風得意樓的人制住。

十地幫的人莫不驚震難信。

他們可是做夢也料不到，春風得意樓的人會臨陣倒戈，制住他們。

「霍 樓 主…… 你…… 出 賣了……我們？」白雙飛仍然不相信眼前發生的事是事實。

霍鳳翔木無表情地道：「霍某只是聽命行事。」

白雙飛雙眼一睜，「霍樓主，你們被人制住了？」

「說對了！」答話的不是霍鳳翔，而是一直站在霍鳳翔身後的一個親隨打扮的人。

那人赫然是楊晉！

司馬天生發出一陣狂笑，「白老婆子，老夫這一着妙絕吧？哈哈……妳以爲有了春風得意樓這支奇兵，便穩操勝券，想不到却變成妳的催命符，哈哈……一戰定江山，從今後，江湖武林，誰還敢不聽老夫的號令！」又是一陣狂笑，一副君臨天下之態。

白雙飛氣恨難平地道：「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在，你的狼子野心休想得逞！」

「哈……」司馬天生連聲大笑。「妳想老夫殺了妳？哈……老夫偏不殺妳，老夫要讓妳活着看到本幫一統武林，還要妳在老夫身前侍候，看着老夫尋歡作樂，哈……」

「老賊，你休想！」白雙飛呸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

司馬天生道：「老夫當然想！」接一揮手，當先向白雙飛等人站着的那邊走過去。

孔方成跟一眾幫徒跟着走過去。

來到白雙飛身前，楊晉急忙一拉霍鳳翔，好讓司馬天生跟白雙飛面對面。

白雙飛怒視着司馬天生，切齒道：「司馬老賊，若不殺了我，總有一日你會後悔！」

司馬天生嘻嘻一笑。「老夫當年得不到妳，嘿嘿……一直耿耿於懷，如今妳雖已年華老去，但風韻猶在，老夫怎捨得殺了妳，哈……老夫可要一償昔年心願啊！」

「你……」白雙飛氣急恨怒得說

不出話來，全身直抖。

司馬天生哈哈大笑。

驀地，有一批人衝上崗來，看到崗上的情形，頓時怔愣住。

那批人原來是十地幫的人。

領頭之人乃是福地堂堂主牛福山。

「地君……」他看到白雙飛跟秦自重等人全被九天幫的人制住，大驚失色之下，驚叫出聲。

司馬天生立時喝道：「牛福山，爾等之幫主及副幫主、總堂主等已被本幫一網成擒，爾等不想死的，快快棄械歸降，本幫正在用人之際……」

白雙飛厲聲道：「牛堂主，別聽他胡說八道，棄明投暗，助紂為虐！」

牛福山雙眼一瞪，吼喝一聲：「幫主放心，就算拚了命，也要將幫主你們救出來！」

司馬天生倏地身形一閃，舉掌作勢欲拍向白雙飛的天靈，同時厲聲喝道：「牛福山，你若敢動一動，老夫一掌將白老婆子擊斃！」

牛福山却仍然撲過去，並大喝一聲：「弟兄們，殺呀！」

好奇怪，司馬天生那隻抬起、按在白雙飛天靈上約半尺高的手，居然一動不動，只是發出一聲悶哼聲，倒是白雙飛却動了！

其實，白雙飛早在司馬天生閃到她身邊，舉掌作勢欲擊的刹那，便已經猝然動了——出手疾點了司馬天生身上氣海、曲池等三處穴道。

那就怪不得司馬天生動不得了！

白雙飛一動，秦、容、莊、裴及霍鳳翔等人也動了。

就連聞樂跟張溪武也動了。

不，連一部份春風得意樓的人跟一部份十地幫被制住的幫徒也動了！

原來，假冒春風得意樓的九天幫衆之中，那一部份「動」了的人竟是眞的——如假包換的春風得意樓的人！

兩部份人合起來，跟假扮春風得意樓的九天幫衆動起手來，而牛福山屬下的人再加入戰圈，佔了壓倒性的優勢，假扮春風得意樓的九天幫衆那裏抵擋得住，很快便死的死，傷的傷，或被捉，或溜逃了。

當然，十地幫衆也有一些死傷。

總之，十地幫於一眨眼間，便已反敗為勝，控制了大局。

* * *

司馬天生木然站着，一雙眼却怒睜着。「楊晉，這是怎麼回事？怎會這樣的？」他雖然不能動，却沒有被點了啞穴，所以，他張口怒吼。

楊晉被韋長嘯制住，對於這驟然發生的變故，大感驚詫。事實上，他也想不明白，怎會發生這種突變。

那根本不可能發生的。

因此，他張大口，說不出話來。

「司馬老賊，你想知道眞相？」說話的是霍鳳翔。「你以為給霍某等人服下梅香飄秘製的喪智失神丸，我們就任從擺佈？你以為本樓眞的落在貴幫手上？哈哈哈，其實是你跌入地君跟本樓佈下的圈套中！」

楊晉終能夠開口了。「張溪武，聞樂，你兩個騙了我！」

聞樂跟張溪武一齊笑起來。

「楊晉，你以為世間任何人都可以用錢收買的嗎？大錯特錯。」聞樂大聲說。

韋長嘯接口道：「楊晉，打從你欲收買溪武那一刻起，霍樓主跟咱們便知道了，溪武馬上告知聞老弟，聞老弟立刻派人告知霍樓主，霍樓主跟咱們商議過後，決定要聞老弟跟溪武接受你的收買，做一齣好戲給你們看了，你眞蠢，居然信到十足！」

蔣超凡道：「司馬老賊，咱們上演的這齣好戲精彩絕倫吧！」

楊晉頹然低下頭。

司馬天生臉上的皮肉直搐動，胸膛起伏，厲聲怒罵：「蠢材，飯桶，膿包！」

他罵的當然是楊晉。

楊晉那敢吭聲。

「你們既已服下梅香飄的喪智失神丸，仍能保持清醒，梅香飄那臭婆娘一定背叛了老夫，暗中給了你們解葯！」司馬天生咬牙切齒的說！

「老賊，你猜對了！」霍鳳翔道：「要不是柳如是柳兄恰好在本樓中，而柳兄又跟梅香飄有一段刻骨銘心之情，兩人見面後，得以冰釋前嫌，梅香飄決定棄暗投明，只怕下半截好戲便演不下去，老賊，這一次說得上是天亡你也！」

司馬天生眼中冒火，磨着牙道：「老夫一生英明，想不到栽在一個女人的手上！可惡！可恨！」

白雙飛道：「司馬老賊，這叫聰明反被聰明誤！虧你自詡英明，連霍樓主等人跟咱們在做戲也看不出來，眞是瞎了眼！」

秦自重道：「老賊，若地君沒有十足十的把握，還有春風得意樓這支奇兵，本幫又怎會跟你們決一死戰！可憐，可笑！」

容碧顏道：「若不是地君跟霍樓主想出這麼一齣絕妙好戲，那有這麼容易將你這老賊擒下！」

司馬天生陡地仰天厲叫：「氣殺我也！天亡我也！」

陡然間一掌向白雙飛頭額要害處拍去。

這一下突變，大出衆人意料之外。

白雙飛根本來不及閃避，亦來不及出手封擋。

眼看着司馬天生那一掌擊在白雙飛的頭額上，驀地，一個人疾撞向司馬天生身上。

那人是婁公望！

一個九天幫香主假扮的婁公望。

不過，那個假扮的婁公望並不是自己撞向司馬天生的。

他是在司馬天生及楊晉等人被制住的同時，被霍鳳翔點了身上兩處大穴制住了，根本動彈不了。

原來，他是被霍鳳翔一掌疾推他撞向司馬天生的。

他這一下動作，救了白雙飛一命。

司馬天生被假扮的婁公望弄得窒了一窒，這一窒，已足夠白雙飛閃開去，不得不劈出左掌，擊向撞過來的假婁公望。同時間，他的右掌已擊在白雙飛的肩側上，而不是頭額上。

原來，白雙飛乘那一霎的空隙，身子往側歪了歪，恰好避過頭額要害，肩側上挨了一掌。

饒是這樣，她也被擊得斜跌開去，並發出一聲悶叫。

一陣驚叫聲亦在那時響起。

突變發生，其實是一刹那間的事情，由於太突然，太意外(誰也想不到司馬天生於穴處被點後，仍然能夠動)，因此，秦自重等人於一驚回神，才脫口發出驚叫聲，恰好司馬天生亦一掌擊在白雙飛的肩側上。

那個假婁公望實受了司馬天生那一掌，被擊得飛摔出去，慘叫聲中，摔落丈外的地上，沒有再動一下。

吒喝聲中，數條人影撲向司馬天生。

司馬天生身形急縱起來。

幾條人影亦縱掠起來。

「辟辟啪啪」一陣激響聲中，司馬天生跟幾條縱撲起來、恰好在空中將他截住的人影各自墮落回地上，立刻又鬥在一起。

將司馬天生截下的，是霍鳳翔、秦自重、容碧顏、韋長嘯、蔣超凡，裴金聲等人。

幾人在空中跟司馬天生交手一招，實際是互擊了一掌，却被司馬天生一招應付了，蔣超凡跟裴金聲還被震得凌空翻跌開去。

交手一招，便顯出司馬天生這個老賊的超凡身手及功力。

莊佩玉一下子撲到白雙飛身前，一把將她扶起來，急聲道：「地君，妳怎麼了？」

地君吸口氣，舉袖抹去嘴角的血漬。「沒甚麼……」一條左手却軟垂下來。

莊佩玉一眼瞧到，吃驚地道：「地君，妳的手……」

白雙飛看一眼左手，淡淡道：「傷了筋骨，沒甚麼大不了，不用理會我，快去助他們將那老賊擒下來。」

莊佩玉答應一聲，撲向正在激鬥中的戰圈。

豈料，就在這刹那，司馬天生突圍而出，逼開容碧顏與裴金聲，兇猛地撲向白雙飛這邊。

莊佩玉吃一驚，急忙迎上去，雙手「劍指」直取司馬天生的左肩頭及右眼！

司馬天生大喝一聲：「臭婆娘找死？」雙掌一圈一穿，不但化解了莊佩玉的「劍指」，還一掌直穿而出，擊向莊佩玉的當胸。

莊佩玉疾忙身形往外一偏，右手劍指疾取司馬天生左脅要害！

「居然有兩下子！」司馬天生猛地扭身揮手，抓向莊佩玉的背心！

——居然後發先至。

莊佩玉忙往前一伏一竄，險險避過司馬天生那一抓。

却原來司馬天生那一招不過是虛招，身形乍回的刹那，又撲向白雙飛。

白雙飛雖然功力不凡，由於左手肩骨碎裂，不能動，身手自然大打折扣，若要應付司馬天生的全力撲擊，只怕力不從心。

全力追撲的霍鳳翔及秦自重等人看着，急得連聲呼叫：「地君小心！」

白雙飛眼見司馬天生有如一頭惡虎一樣撲來，心裏暗驚，吸口氣，舉掌迎擊上去。

拚着一死，她也要將司馬天生這個老賊截留下來！

莊佩玉就在這刹那猛地一個翻身倒掠，撞向司馬天生的腰背！

司馬天生陡地縱躍起來，雙腳齊飛——左腳踢向白雙飛當胸，右腳往下疾踹！

只聽啪，砰兩下聲音響起，莊佩玉一個身子陡地往下墮跌下去，張口發出呃的一聲慘叫，噴出一道血箭來。

白雙飛亦向後翻跳開去。

司馬天生身形不墮反掠起來，發出一聲厲笑，凌空一翻，有如一隻大鳥般，撲向那些十地幫衆。

霍、秦等人又怒又急，緊追不捨。

司馬天生身形掠過處，響起一聲聲慘叫，一個接一個十地幫衆被他抓起來，用手擲向在後面緊追着的霍鳳翔、秦自重等人。

霍、秦等人忙不迭接下擲來的幫衆，這一來，便被司馬天生飛掠

出七八丈外，要想追上他，只怕很難。

而霍、秦等人由於要接下擲來的人，被迫落地上，只好眼睜睜看着司馬天生飛掠向崗下。

「白老婆子，老夫豈是你們這些臭小子們所能殺得了的？這筆賬，老夫一定要討還！」帶着一連串狂厲的笑聲，消失在崗下。

知道無可能追上司馬天生，霍、秦兩人停下來，看着如飛逸去的司馬天生，滿臉不甘心。

容碧顏心掛莊佩玉與白雙飛的情形，眼見追不上司馬天生，立刻趸回去，看看兩人傷得怎樣。

掠到白雙飛身前(白雙飛已經將躺在地上的莊佩玉扶坐起來)，一眼看到莊佩玉嘴上滿是血，胸脯似凹陷下去，雙眼雖然睜着，却黯然無光，心頭一跳，禁不住失聲問道：「地君，佩玉可是……」

地君抬起頭來，滿臉悲痛。

「她死了！」

容碧顏心頭一沉，一下子撲落在莊佩玉身前，兩眼定定地看着死不瞑目的莊佩玉，悲聲道：「玉妹，妳瞑目吧，縱使千刀萬剮，也要殺了那老賊，替妳報仇！」

說也奇怪，容碧顏話才說完，莊佩玉那大睜着的雙眼突然間闔上。

白雙飛長長地吁口氣，仰首向天。「皇天在上，信女白雙飛若不能爲江湖武林除去司馬老賊，替莊佩玉報仇，有如此石！」握着的拳頭用力一揑，縷縷石屑從她的指隙縫中紛紛瀉下。

原來，她手上一直握着一顆石子。

霍鳳翔、秦自重等人返身掠回來，看到莊佩玉死在司馬天生的腳下，莫不神色悲痛，握拳垂首，默然不語。

崗上一片沉寂，除了傷者偶爾發出的呻吟聲外。

良久，白雙飛輕輕將莊佩玉放下，站起來，舒口氣，開口道：「自重、金聲，你倆處理被擒之人，碧顏，妳護送佩玉回去，霍樓主，煩你幫忙照料傷者。牛堂主料理死去的人！」

各人應諾一聲，立刻行動。

* * *

鳳鳴鎭。

隆興客棧內，白雙飛跟秦、霍等人坐在寬敞的店堂內，正在說着話。

白雙飛的左手已敷上傷葯，包紮起來。

「霍樓主，今日一戰，幸得貴樓這支奇兵突出，要不怎能那麼輕易一舉擒下九天幫中的首要之人，將之瓦解，只可惜被那老賊逃了，未竟全功，此賊不除，終是武林禍患！」

霍鳳翔道：「若不是地君曉以大義，動以利害，鳳翔還下不了決心對抗九天幫及司馬老賊。回想以前之猶豫不決，鳳翔實感慚愧！」

白雙飛擺手道：「霍樓主別太苛責自己，這一次能得貴樓之助，瓦解九天幫，貴樓功不可沒。」

一頓，又道：「霍樓主，梅香飄眞的背叛了九天幫？」

霍鳳翔點點頭。「梅香飄之所以叛變，全賴貴幫之柳如是兄。大概九天幫氣數已盡吧。天敎梅香飄在敝樓再見柳兄，冰釋前嫌，遂毅然脫離九天幫，暗助我等，才得以順利上演這齣好戲！」

韋長嘯接口道：「可笑司馬老賊還以爲智珠在握，懵然不知由頭到尾，已入咱們殼中，咱們才離開敝樓，敝樓便已重落咱們手中，楊晉留下的手下亦悉數被抓起來！」

秦自重道：「最難得的是聞莊主與張副莊主，若不是兩人能夠見利不動，並稟告霍樓主，還活靈活現地上演一場好戲，怎會騙得楊晉相信，說起來，兩人功勞最大。」

聞、張兩人忙道：「秦大俠過獎了，咱們不過做了份所應爲之事，不值一提。」

蔣超凡道：「地君，妳不是點了那老賊的穴道麼？」

白雙飛頷首道：「老身點了那老賊的氣海、曲池、環跳三穴。」

「那老賊居然能夠動，莫非他能夠自行解穴不成？又或是練成了移穴換位之功？」蔣超凡道。

「那老賊功力深不可測，極可能練成了自行運功解穴之能，若是練成了移穴換位之功，那老賊何須呆站那麼久才動？只怕他早已動手了！」白雙飛將他的見解說出來。

韋長嘯道：「瞧孔方成在那老賊突然動了時的詫異神情，那老賊練成自行解穴之功，極可能只有他一個人知道，他的手下一個也不知他有那種能耐！」

「看來，那老賊對手下並不完全信任。」容碧顏道。

霍鳳翔有點擔心地道：「地君，咱們可要加緊追尋那老賊的下落，乘勢將之擄殺，要不，被那老賊藏匿起來，那就給咱們留下一個禍患！」

白雙飛道：「老身已派出人手，四出找尋那老賊的下落，若發現他的踪迹，馬上回報。」

「地君，司馬老賊這一次栽了個大觔斗，只怕他不會罷休，咱們可要小心提防，」聞樂有點擔心地道。

白雙飛正想說話，容碧顏已開口說道：「聞莊主但請放心，地君早已傳下命令，嚴密防範，那老賊若想潛入鎭上報復，一定會被發現。」

忽然間，一個漢子快步走進來，垂手向白雙飛稟告：「啓稟地君，外面有一伙人求見地君。」

白雙飛訝異地道：「甚麼人？」

「回地君，一個年輕人自稱霍通，說是霍樓主的姪兒，還有兩個少女，一個姓高的老漢跟一個姓花的老婦。」

霍鳳翔忙對白雙飛道：「地君，霍某確有一姪兒名霍通，待霍某出去看看。」

白雙飛頷首道：「有勞霍樓主。」

霍鳳翔馬上站起來，跟着那個漢子往外走。

* * *

來到的那伙人確是霍通，還有朱家麗、甘琳，至於那兩個老漢與老婦，赫然是高啓聖跟花夢夢！

高、花兩人不但找到了各自的外孫女兒，還跟她們一起來到鳳鳴鎭，找上門來。

地君一眼看到高、花兩人，頓時目光一亮，急急起身，激動地道：「高兄，花姐，老身不是做夢吧？三十年了吧？想不到能夠見到你倆！」

聽白雙飛那麼說，她跟高、花兩人昔年是相識的。

高、花兩人亦驚喜莫名。「白姐姐，我道此生不復再見，今天見到妳，好高興啊！」花夢夢撲向白雙飛。

高啓聖感嘆道：「晃眼便三十年，昨日恍如今日，眞教人驚覺歲月之匆匆，人生何其短也！」

秦自重站起來道：「高大俠，還記得秦某否？」

高啓聖目光一轉，落在秦自重的身上，陡地咧嘴歡笑一聲。「呵呵……原來是秦老弟！怎會不記得你！當年你少年英俊，英姿煥發，五拳打死白額虎一事，如今還歷歷在目，眞像昨天的事。唉，歲月不饒人，咱們都老大鬢白了！」

霍通也與叔叔霍鳳翔及韋、蔣兩人說長道短，只有朱、甘二女站着，轉着眼東瞧西看，眼中滿是好奇之色。

花夢夢跟白雙飛在絮絮地說着當年事。

霍鳳翔也在問霍通有關他們起程離開春風得意樓後，春風樓發生的事。

霍鳳翔跟韋長嘯、蔣超凡及聞、張兩人雖然早已猜到個大概，仍想聽聽霍通怎麼說。

霍通道：「三叔，韋叔、蔣叔，那日你們被楊晉帶着離開春風樓後，柳大俠跟梅……女俠便在黃昏時，偷偷解救了姪兒及婁叔，並將留在春風樓的那個妖怪蘇鳳生，還有那些九天幫的人悉數制住，咱們又重新奪回春風樓，只是……」下面的話，不知怎的，就是說不出來。

霍鳳翔心裏閃過一絲不祥之念，急急道：「通兒，吞吞吐吐的，不是發生了甚麼事吧？」

韋、蔣兩人都目不轉睛地看着霍通。

霍通吸口氣，咬咬嘴唇，才沉緩地道：「三叔，唐叔死了！」

「甚麼？」霍鳳翔跟韋、蔣兩人一聽，恍似被兜心擊了一鎚，失聲驚叫。「天德死了？」

霍通沉重地點一下頭。「唐叔替姪兒挨了一枝暗器……當時，我們正在搜尋是否還有九天幫的人躲藏在樓內，一個躲在橫樑上的九天幫香主發射暗器暗算姪兒，姪兒驚覺的時候，已無法閃避及封擋，唐叔猛撲過去，一把將姪兒推開，他的肩頭上便被那暗器射中，起先還以爲是普通的暗器，後來，發覺唐叔中了暗器的地方，變得紫紫黑黑，才知道那枝暗器是淬了毒的，而且不是普通的毒！」

霍通說到這裏，大力吸了口氣，才接說下去。「那種毒，梅女俠也無法解得了，她說那毒名叫天蝎毒，中者必死無疑，產自西域，甚爲罕有，不知那個九天幫的香主怎樣弄到，後來將那傢伙擒下，問他可有解葯，他說沒有，搜遍他全身，也搜不到，問他怎會有天蝎毒，他說是從一個西域回來的商人那裏得到的，其實是搶來的！那個商人亦被殺了，結果，梅女俠恨那傢伙歹毒，殺了他！」

「通兒，到底你唐叔怎樣了？」韋長嘯忍不住問。

霍通用力吸口氣，沉緩地道：「毒發身亡了。」

霍鳳翔與韋、蔣、聞、張四人雖然早已料到，聽聞之下，仍不禁失聲叫出來。「天德死了！」

正與高、花兩人在說話的白、秦等人聽聞驚叫，都驚訝地看着霍鳳翔等人。「霍樓主，甚麼事？」白雙飛問。

霍鳳翔深吸一口氣，壓下心裏的悲痛。「地君，敝樓總管唐天德中毒身亡了。」

白雙飛難過地道：「霍樓主，唐總管怎樣……中毒的？」

朱家麗馬上將經過的情形，伶俐俐地說出來。

白雙飛聽完後，心情沉重地對霍鳳翔道：「霍樓主，對唐總管之死，老身心裏很難過。」

霍鳳翔吁口氣，道：「地君，人總有一死，天德死得其所，他在九泉之下，也感無憾。」

白雙飛肅然道：「唐總管雖死，咱們會記着他的……」

霍鳳翔大是感動。「天德泉下

有知，定會含笑瞑目！」

一時間，衆人都靜默下來。

* * *

白雙飛擺下酒席，招呼高、花兩位昔年舊識。

席間，談笑甚歡。

白雙飛跟高、花兩人笑說當年事。

「高兒、花姐，當年妳倆離異後，消息傳遍江湖，老身眞替兩位可惜，誰不說兩位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如今可好了，三十多年後，兩位又在一起了，這一次，該不會再分開了吧？」白雙飛含笑看着高、花兩人。

高、花兩人經已年過六十了，活了大半輩子，居然還臉紅。花夢夢更是難爲情地低下頭，看得衆人不由笑起來。

朱家麗拍掌道：「爺爺有花婆婆作伴，太好了，我不用怕爺爺寂寞而不敢離開，不用時常陪着爺爺了！」

甘琳也笑道：「婆婆，妳有了高爺爺，可不要忘了我啊！」

聽着朱、甘二女稚氣的話，衆人都忍不住歡笑起來。

高、花兩人也忍不住笑了。

「丫頭，妳這樣說，可是找到意中人，春心動了？唉，眞是女大不中留啊！」高啓聖笑對孫女說。

朱家麗頓時臉紅起來，忸怩地瞥了一眼霍通，嬌嗔道：「爺爺，你又說瘋話笑人家了，我不依！」

高啓聖眯着眼。「丫頭，別口硬了，爺爺活了幾十年，已成了精，怎逃得過爺爺雙眼！」說話時，朝霍通眨眨眼。

霍通一顆心噗噗直跳起來，忙垂下目光，渾身不自然的。

霍鳳翔看在眼內，心裏暗道：「通兒居然瞞着我，跟朱姑娘要好，哈哈，看來不久要辦喜事了。」

忽然間，他想到一件事，悄聲問霍通。「通兒，高、花兩位前輩怎會跟你在一起的？」

霍通聽他叔父叫他，以爲叔父猜到了他跟朱家麗的關係，心頭劇跳了一下，及至聽下去，原來不是那回事，才鬆口氣。「三叔，高、花兩位老前輩不約而同，找尋他們的孫女兒，那麼巧，遇上了，一同找尋朱、甘兩位姑娘，不知怎的，找到春風樓，那時候剛好重新奪回春風樓，兩老在春風樓見到他們的孫女，高興不已，後來，聽說姪兒要來鳳鳴鎭找三叔你及地君白老前輩告知春風樓的情形，兩老原來跟白老前輩是舊識，都想見一下白老前輩，於是便跟姪兒一起趕來這裏。」

一頓，又道：「柳大俠跟梅女俠唯恐叔父擔心春風樓的情形，才要姪兒趕來這裏，柳大俠要姪兒轉告三叔，他跟梅女俠守着春風樓，請三叔放心。」

霍鳳翔道：「有柳大俠與梅女俠坐鎭春風樓，我怎會不放心！」

「高兒、花姐，兩位這一次到來，並不是只爲了一叙舊情這麼簡單吧？」白雙飛笑對高、花兩人問。

高啓聖看一眼花夢夢，才說道：「既然妳已看出來，不妨對妳實說，高某當年與司馬天生有一段恩怨，想趁這一次貴幫與他一決生死存亡之機，一拼跟他了斷。」

白雙飛含笑看了高、花兩人一眼，道：「高兒，老身可不敢擔保你是否能跟司馬老賊了斷那一段恩怨，就在昨天，本幫跟霍樓主已瓦解擊潰了九天幫，本已制住司馬老賊，不料他練成了自行解穴之能，被他逃脫了……」接將在鬥龍崗上的決戰經過，講給高、花兩人聽。

高、花兩人聽完後，連呼可惜。「白幫主，決不能讓那老賊死灰復燃，務必要盡快找到他，將之殲殺，要不，留下這個禍患，那可不是玩的！」高啓聖邊說邊作出斬草除根的手勢，以示他對司馬天生這個人的痛恨！

花夢夢接口道：「司馬天生這個人不但好酒貪色，野心極大，手段過人，而且，亦是一個兇殘嗜殺，睚眥必報之人。白姐姐，若不趁他喘息未定之時，將他找出來，殲殺之，將來，他必會來個大報復！」

白雙飛道：「兩位放心吧，老身已派出人手追查那老賊的下落，務必不讓他有喘息及東山再起的機會！」

霍鳳翔接口道：「地君，花前輩說司馬老賊是個睚眥必報的人，咱們可要小心提防他召集殘部，暗中偷襲咱們。」

白雙飛頷首道：「霍樓主所慮極是，老身這就傳令下去，要他們小心防範！」

接對裴金聲道：「金聲，這個責任就交給你。」

裴金聲馬上站起來。「地君，金聲馬上去部署人手。」

白雙飛點點頭，裴金聲向霍、高等人說一聲失陪，快步走出外面。

白雙飛忽然對高、花兩人道：「老身眞羨慕兩位，有兩個如此聰慧美麗的孫女兒……老身卻仍然孑然一身……」言下不勝感慨唏噓。

花夢夢安慰白雙飛。「白姐姐，人生匆匆數十年，眨眼便過，到時兩腿一伸，甚麼也不知道了，無須太認眞，若妳喜歡她兩個，大可跟她兩個多親近親近。」

白雙飛喜道：「花姐，別跟老身說笑啊，老身今後可要好好地跟

她兩個親近親近，排解寂寞。」

花夢夢笑道：「白姐姐，我也是認眞的，這樣吧，叫她倆拜妳爲師，那不就可以時常親近，隨侍身旁了嗎？」

「好啊！」白雙飛高興得拍手叫起來。「花姐，妳不怕老身搶了妳的孫女？」

花夢夢搖頭笑道：「怕甚麼。若是，老身落得清靜。」

白雙飛問高啓聖。「高兒，你願意嗎？」

高啓聖笑道：「求之不得，有白幫主妳代高某教導我這個淘氣的孫女，省得我頭痛！」

朱家麗撒嬌地向外公嗔道：「爺爺，你不要我，也不用那樣說啊！」

高啓聖呵呵笑道：「丫頭，爺爺有說錯妳嗎？」

白雙飛越看越喜歡甘、朱二女，開心地道：「朱姑娘，甘姑娘，可願做老身徒弟？」

兩女互相看了一眼，齊齊點頭。「得老前輩您垂青，晚輩歡喜還來不及……」

「那還不上前去拜見師傅？」花夢夢道。

二女馬上乖巧地站起來，雙雙走到白雙飛面前，一齊跪下去。「徒兒拜見師傅！」三跪九叩。

白雙飛樂得心花怒放，從身上取出一雙玉環，分贈二女。「爲師身上沒帶着甚麼，這對玉環，就算是老身給你兩個見面禮吧。」

二女接過，齊聲道：「謝師傅賞賜！」

「起來，起來。」白雙飛將二女扶起，喜愛地左右摟着二女。

在二女行拜師禮時，霍鳳翔悄聲對姪兒道：「通兒，哪一個是妳喜歡的？」

霍通冷不防叔叔有此一問，怔了一下，臉上頓時發起燒來，心頭噗噗直跳，難爲情得說不出話來。

霍鳳翔看到姪兒臉嫩害臊的樣子，不禁笑起來。「通兒，你不是那麼貪心，兩個都喜歡吧？」

霍通一張臉更紅。「三叔……姪兒不知怎麼說……」

霍鳳翔笑道：「怎會不知怎麼說的，做人千萬別貪心，也別多心，不要拖泥帶水的，要有決斷，知道嗎？」

霍通發急道：「三叔，姪兒不是那種人，不過……唉，還是遲些再告知三叔你吧，希望三叔你到時能夠替姪兒拿個主意。」

* * *

這一晚，白雙飛在客店內大排筵席，一來慶功；二來祝賀白雙飛收了兩個徒兒；三來慶賀故友相聚。正如霍鳳翔所說，三喜臨門，應該慶祝慶祝，高興高興。

高興之餘，他們可沒有放鬆防範，以防司馬天生潛來偷襲。

十地幫與春風樓一衆人等，除了當值的，全都有份兒喝慶功酒。

店堂內筵開四席，氣氛熱鬧，衆人開懷暢飲。

正當衆人喝得酒酣耳熱之際，外面驀地傳來警報聲——急驟的銅鑼聲。

鑼聲入耳，席上的白雙飛、高啓聖、花夢夢、霍鳳翔等人立時停杯放箸，齊皆望向大門外。

一個漢子一頭奔入店堂，垂手躬身道：「稟地君……」

白雙飛疾聲道：「汪香主，哪個方向發現敵踪？」

那個汪香主道：「回地君，東南兩面皆發現敵踪。」

白雙飛略一沉吟，說道：「爲防是聲東擊西之計，汪香主，傳令下去，東南兩面全力拒敵外，西北兩面亦要嚴加防範，千萬不可鬆懈！」

「是！地君。」那個汪香主答應一聲，急退出去。

白雙飛緊接對秦自重道：「自重，碧顏，東南兩面禦敵之責就交給你兩個。」

秦、容兩人起身抱拳道：「領命。」馬上往外走。

白雙飛目光一轉，落在霍鳳翔身上。「霍樓主，事非得已，老身斗膽請樓主調派韋總教練與蔣副總管到西北兩面協助防守。」

霍鳳翔忙道：「地君客氣了。本樓既已與貴幫結盟，自當聽候差遣，地君若有用到霍某的地方，儘管說，霍某敢不從命。」

跟着對韋、蔣兩人道：「長嘯，超凡，馬上趕去西北兩面，協同十地幫中人防守。」

韋、蔣兩人答應一聲，匆匆往外走。

高啓聖道：「白幫主，若有用得到高某之處，只管差遣。」

白雙飛道：「高兒別心急，一定有用得到高兒的地方，請繼續喝酒。老身相信，來犯之敵，不過是司馬老賊糾集之殘部，裝腔作勢騷擾一番，敝幫與春風樓屬下之人手，足以應付有餘。」

接舉杯道：「來，別讓司馬老賊那個跳樑小丑壞了咱們的興緻，繼續喝酒。」

衆人紛紛舉杯。

白雙飛說得一點沒錯，九天幫的殘餘之衆在鳳鳴鎭東南兩面虛張聲勢地擾攘了約半個時辰，便退走了。

西北兩面一點動靜也沒有。

白雙飛等人在客店店堂內接報後，都放下心頭大石，鬆口氣。

霍鳳翔道：「地君料敵如神，霍某敬地君一杯。」舉杯邀飲。

高、花等人紛紛舉杯。

白雙飛亦舉杯。

衆人乾了手上那杯酒，還未放下酒杯，一聲慘叫驀然傳來，跟着有人以驚急的話聲放聲叫：「不好了，失火了！」

接下來，鎮上多處地方响起報警的急密銅鑼聲。

白雙飛跟霍、高、花等人哪裏還坐得住，霍然站起來。「地君，咱們出去瞧瞧！」霍鳳翔疾聲道。

那個汪香主就在這時一頭衝進來。「稟地君，鎮上多處地方起火，多人被殺！司馬老賊可能暗中潛入鎮內，放火殺人！」

白雙飛臉色一凝，疾聲道：「好個陰毒奸險的老賊！自投羅網，老身今晚若不將你擒殺，誓不罷休！」話未說完，當先往外急走。

霍、高、花等人緊跟着。

* * *

鎮上多處地方已閃冒起火光，人聲喧嘈，大概在忙着救火！

而喊殺聲亦忽東倏西，白雙飛等人略爲聽辨一下後，立刻往鎮東那面飛身掠去。

途中，他們遇上自西北兩面趕來的韋、蔣兩人，霍鳳翔匆匆問道：「長嘯，你們那面情形怎樣？」

韋長嘯道：「有三四處起火燃燒，有兩個人被殺，鎮上的人都被驚醒了，據說，潛入鎮內的不過幾個人，其中一人可能是司馬老賊……」

霍鳳翔急道：「可有發現老賊的踪影？」

蔣超凡道：「從幾具屍體身上的傷痕看來，可以肯定是那老賊殺的——死者的身上致命的地方都有一個焦黑的指洞，當今武林中，只有老賊的九陽指，才能夠在人身上弄出焦黑的指洞，就像被火燒成那樣！」

白雙飛道：「兩位可是發現老賊在鎮東面？」

「一路上，咱們發現五六具屍體，身上都有焦黑的指洞，從方向上來看，那老賊應該由西潛來！」

霍鳳翔道：「地君，咱們快追下去，務必要搜尋堵截住那老賊！」

「嗯！」白雙飛頷首道：「霍樓主，你帶所屬人手追下去，老身跟高兄等人往南面抄截下去，希望可以將那老賊堵截住！」

話聲未落，她已與高、花等人往南面掠去。

霍鳳翔亦跟霍通、韋長嘯、蔣超凡一溜烟般往東面飛掠。

在鎮之東南面，霍鳳翔跟白雙飛兩撥人將一個人堵截住。

那人赫然是司馬天生！

司馬天生在鎮東面殺了四個人——三個十地幫的人跟一個鎮上的平民。

若不是秦、容兩人及時發覺，出手阻止，死在司馬天生手下的人可能更多。

司馬天生對於遇上的人——不論是十地幫或是春風樓的人，還是鎮上的平民百姓，一個也不放過。

司馬天生本來不會那樣容易被白、霍等人堵截住，是他故意不逃，才會被白、霍等人一下子截住。

「司馬老賊，哼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白雙飛眼中滿是怒火——她是想到被司馬天生殺害的手下及無辜百姓。

「你不想隱居思過，懺悔餘生，却變本加厲，濫殺無辜！今晚，這裏就是你這老賊的喪生之地！」

高啓聖與花夢夢看到司馬老賊，想起數十年前的恩怨情仇，神情都很激動。

「司馬天生，三十多年了，高某還以爲今生不會再見到你這個好色陰險之徒。今晚既然遇上你，正好了斷昔年之恩怨情仇！」高啓聖的語聲有點抖顫。

花夢夢渾身直抖，似乎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司馬天生目光落在高啓聖臉上，溜了幾轉，才說道：「嘿嘿，我道是誰，原來是你……高啓聖！昔年敗在老夫手下的情場敗將，虧你還有臉在老夫眼前出現！」

朱家麗見司馬天生在嘲辱爺爺，不由氣往上衝，叱道：「老賊！虧你還大言不慚，不知羞恥兩字怎麼寫！當年，若不是你使手段，在酒中下了迷葯，然後要那個……不要臉的賤婦抱着我爺爺睡在床上，好讓花婆婆看到，令我爺爺百詞莫辯，花婆婆又怎會離開我爺爺，投入你這老賊……」下面的話，她不好說出來，所以咽住。

司馬天生哈哈笑起來。「自古有云，情場如戰場。那當然要各出其謀，盡施手段了！妳這個丫頭不去怪妳爺爺不會動腦筋，像木頭人一樣，半點情趣也沒有，却來怪老夫，哈……簡直胡說八道。」

一頓，又道：「高老木頭，像你這種人，居然有一個這樣伶俐美麗的孫女兒，眞叫老夫大感詫異！」

高啓聖怒喝道：「老賊，讓你見識一下高某這個老實人的厲害！」說着便猛撲上去。

司馬天生狂笑一笑，「老夫倒要見識一下，你有甚麼手段！」陡地發出一聲長嘯！

「轟隆」一聲巨响，客棧那邊火光衝天，衆人被那突如其來的爆炸聲震得呆了一呆！

司馬天生就在那剎那間騰身斜掠起來，凌空一個翻掠，飛上一棵樹梢上。「白老婆子，你們想要老

夫死在這裏，老夫偏不讓你們如意，哈……想殺老夫，別作夢了！」

衆人回過神來，紛紛各展身形，撲掠向那棵樹。

司馬天生狂笑聲中，身形有如飛鳥一樣，向鎮外飛掠。

衆人緊追不捨。

* * *

白雙飛與霍鳳翔、高啓聖、韋長嘯、花夢夢、蔣超凡、霍通、朱家麗，甘琳、容碧顏、秦自重十人追了一夜一天，驀然發覺，追到九天峯下。

九天峯乃九天幫的根本重地——總舵所在之地。

司馬天生逃回他的老巢。

白雙飛等人一直追着司馬天生來到九天峯下的。

九天峯說高不高，說低也不低，由於附近方圓百里內，數它最高，因此頗爲出名。

九天峯雖然不算很高，若要登上峯頂，却要經過九道「天梯」，每道天梯都很陡（天梯是當地人的稱呼，其實是九道登上最高峯的山路），當地人每登上一道天梯，大多要歇一會才繼續登第二道天梯，如是者，一般人登上最高峯，要歇九次，這大概就是九天峯之名的由來吧。

一天一夜沒睡，就是鐵打的，也捱不住，何況，上峯後，可能還有一場惡戰，於是，衆人決定在峯下——登山必經之處守着，輪流睡覺。

天剛亮，白雙飛與霍、高、花等人便動身直登九天峯。

沿路，他們都小心提防，應付突如其來的攻擊。

他們白緊張了一場。

一直登上九天峯上，他們並沒有遭遇到襲擊。

他們既感慶幸，亦感意外。

以司馬天生之心性爲人，應該不會那樣輕易讓白雙飛他們安然登上峯頂的！

莫非他另有安排——耍陰謀詭計？

白雙飛他們都是這樣猜。因此，在登上九天峯頂時，他們更加倍小心，步步爲營，向九天幫的總舵走去。

九天幫的總舵建在峯上北面那塊空地上，建築雄偉，座北向南，頗具氣派。

照說，司馬天生雖然跟十地幫在鬥龍崗決一死戰，應該不會傾巢而出，說甚麼也會留下一些人手看守根本重地，可是，白雙飛他們來到九天幫的總舵前，不但沒有遭遇到截擊或是意外，連人影也不見一個。

他們大感奇怪，蔣超凡第一個忍不住，說道：「地君、樓主，這太叫人感到奇怪了，這裏仍是九天幫的根本重地，司馬天生不會讓咱們安然無阻地來到其總舵前的，超凡以爲其中極可能有甚麼陰謀毒計等着咱們！」

衆人紛紛點頭稱是。

容碧顏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若咱們顧忌九天幫司馬老賊在總舵內佈下陷阱埋伏，不敢進去，而老賊就躲在總舵內，咱們豈不是永遠也擒殺不了那老賊！」

霍通初生之犢不怕虎。「管他刀山火海，好歹也要將那老賊擒殺，怎能功虧一簣。」

霍鳳翔道：「通兒，怎能只逞匹夫之勇，只會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聽聽地君及高、花幾位前輩怎樣說吧！年青人切忌衝動，最好少說多聽。」

霍通頓時不敢再說話。

白雙飛看一眼高、花兩人，道：「兩位有何高見？」

高啓聖想一下，說道：「白幫主，高某一時之間想不出有何萬全之法。」

朱家麗忽然道：「爺爺，放一把火燒了司馬老賊的巢穴，不就可將他逼出來，免却一步一驚心，時刻提防老賊在總舵內佈下機關陷阱！」

白雙飛第一個贊成。「好主意，就照朱姑娘的主意去做，各位認爲如何？」

各人都覺得朱家麗的主意不失是一個既安全、又可行的辦法，紛紛點頭表示同意。

朱家麗見衆人接納她的主意，顯得好興奮，挺挺腰板，看了霍通與甘琳一眼。

霍通對朱家麗頓生好感。

坐言起行，衆人馬上扎了幾個火把，點燃了，分從左中右三面，向九天幫的總舵，那些建造得美侖美奐的墻內房舍擲進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何況是七八個着火燃燒的火把，不一會，九天幫總舵房舍內，火光閃冒，多處地方起火燃燒。

爲免被波及，白雙飛等人於擲入火把後，都退到十丈外的一塊大石旁看着。

驀地，不知從甚麼地方傳來司馬天生的狂笑聲。「白老婆子，千算萬算，以爲火攻一着最妙，哈哈……聰明反被聰明誤，老夫一早便猜到爾等會施放火攻，所以，老夫不得不花點心思，怎樣才能誘你們踩落陷阱內！哈哈……可知道，你們腳下站着的地方，乃於昨晚埋下大批火葯，老夫有幸可以看到爾等被炸成粉碎，血肉橫飛的壯觀場面……」

語聲未落，燃燒着的九天幫總舵內，响起一聲爆炸！

磚木飛洩中，火光更盛，火勢更猛烈。

眾人面面相覷，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霍鳳翔咬一下牙，疾聲道：「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冒險衝出去！說不定，司馬老賊只是唬咱們。」

霍通第一個附和，「三叔說得對！橫是死，豎是死，何不衝出去試試！」

就這說話之間，附近不遠處，响起連串的爆炸聲，總舵之內也不斷傳出爆炸聲，就只有霍鳳翔等人站着的地方——方圓約二十丈的範圍內，平安無事。

白雙飛一咬牙，決斷地道：「咱們衝出去！」

司馬天生的狂笑聲突然响起——眾人都聽不出是從那裏傳出來的。「衝出去？哈哈……爾等已陷入老夫佈下的雷火陣中，老夫要將爾等變作土灰，方消老夫之恨！」

話聲未落，距眾人所站之處不到十丈外的地方，响起一聲爆炸，洩射的泥土落在眾人的身上。

「衝出去呀！哈哈……爾等衝不出一丈外，便會被炸得血肉橫飛！哈哈……」

眾人抖落身上的泥土，互相覷看了一眼，韋長嘯道：「衝！咱們衝出去！」

一呼百應，吶喊聲中，十二個人往來處衝去。

於衝出去的一霎間，十二個人心裏都抽得緊緊緊的，恐怕突然腳下發生爆炸！

衝出爆炸的範圍了！

期間竟然沒有响起爆炸聲！

第一個衝出去的是朱家麗。

接着，其他人相繼衝出那個範圍外面。

三個年輕人禁不住發出一陣歡呼聲。

死裏逃生，怎不叫人大感慶幸。

白雙飛等人亦吁口大氣。

「奇怪，咱們衝出來時，怎會沒有再爆炸？那老賊不會跟咱們開玩笑的吧！」容碧顏詫異地道。

「他恨不得將咱們炸得血肉橫飛，又怎會手下留情？」花夢夢道：「莫非發生了甚麼變故？」

話未完，只聽空中响起司馬天生的一聲怒吼：「賤人！妳竟敢背叛老夫！將火葯引綫暗中弄斷，壞了老夫的大事！不將妳這賊人碎屍！難消老夫心頭之恨！」

接着，是一聲慘叫。

眾人聽着，恍然明白為何能夠安然逃出生天的原因，急忙循聲往十多丈外一棵大樹撲去。

慘叫聲發自那棵大樹。

「轟」一聲，那棵足有三人合抱粗細的大樹驀地爆裂倒折下來，從那粗大的樹身內，衝出兩個人來。

那是一男一女。

那個女的於衝出來後，摔跌在地上，掙扎着想站起來，却力不從心！

那個男的赫然是司馬天生！

容碧顏與朱、甘二女撲到那個倒在地上的女子身前，白雙飛等人則將司馬天生堵截起來。

眾人看到，那棵大樹的樹身原來是中空的，怪不得司馬天生與那女子可以藏在裏面。

司馬天生身上有血，似乎受了傷，只見他鬚髮蝟張，怒目緊眉，有如一頭噬人的惡虎！

「賤人，妳為甚麼要那樣做？」司馬天生朝那個經已被容碧顏扶坐起來，口吐鮮血，神色慘淡的女子吼叫。

那女子雖然神色慘淡，仍不失其美艷之色，只見她顫抖着抬起手，抹去嘴邊的血，翻起眼，恨毒地看着司馬天生。「因為……我……是一……不想……這一輩子……都做……你的玩物……供你淫虐！既然……擺脫不了……你……那就跟……你同歸於盡……可惜……不能親手殺……死你……我好……恨……好不……甘心！」

「賤人，老夫要將妳碎屍萬段！」司馬天生怒發如狂，衝撲過去！

白雙飛等人叱喝一聲，身形閃動，將司馬天生攔截住。

那女子吐了幾口血，看得朱、甘二女心裏很不舒服。「你……們……會……替我……殺了……那老賊……」

容碧顏心裏一陣難過，點頭道：「嗯！只要我們還有一口氣，誓殺司馬老賊！」

「好……好，只要……殺得了……那 老 賊……我……瞑目……」陡地頭一歪，咽了氣。

容碧顏嘆口氣，伸手在那女子的臉上輕抹一下，那女子本來張開的雙眼及嘴巴便合了起來。

朱、甘二女鼻子一陣發酸，忙吸口氣。「眞可憐！」甘琳喃喃道。「朱姑娘，妳兩個看着她。」邊說邊向一棵樹下走去。

朱、甘二女點點頭，跟着容碧顏走向樹下。

* * *

白雙飛與霍、高等八人聯手合擊司馬天生！

司馬天生兇神惡煞般，左衝右突，白雙飛幾人居然奈何不了他。

驀地，司馬天生有如火箭旗花般，向上騰射起來。

「老賊，想逃！」高啓聖喝一聲，亦騰躍起來。

白雙飛、花夢夢、霍鳳翔亦急掠起來，堵截司馬天生。

那知道司馬天生那着只是虛招，身形才騰起，便陡地墮落下去，正好與騰起來的高啓聖遇上，一掌擊在高啓聖的肩頭上！

高啓聖悶哼一聲，往下墮跌。

司馬天生獰笑一聲，探手抓向高啓聖的天靈。

花夢夢厲叫一聲，凌空飛撞向司馬天生！

司馬天生急忙縮手欲斜掠開去，並揮掌踹腳擊飛向飛撲過來的花夢夢。

可是，花夢夢竟然不理會司馬天生那一掌一腳，依舊飛撲過去！

朱、甘二女看着，忍不住發出驚叫聲。

白、霍、秦等人看着，也驚得呆住。

只聽「啪啪」兩聲，花夢夢硬是挨了司馬天生一掌一腳，口噴鮮血，但却硬是將司馬天生抓住！

兩人一起墮跌落地上！

高啓聖剛落在地上，一眼看到花夢夢死抓着司馬天生墮跌落地上，立刻衝撲過去。「夢夢，我來救妳！」

原來，他以為花夢夢被司馬天生制住，因此，不要命地撲過去！

司馬天生腳才站地，瞥到高啓聖猛撲過來，大吃一驚，厲吼一聲：「滾開，妳以為妳還是當年十八二十時？妳已經老了，老夫見到妳便作嘔！」一掌擊在花夢夢的左胸上，直擊得花夢夢疾向搶過來的高啓聖撞去。

花夢夢慘叫一聲口噴鮮血，如斷線鷂般飛跌開去。

高啓聖一把將花夢夢接住，驚急得連聲呼叫：「夢夢！夢夢，傷得好厲害啊！」

陡地，他張口大叫一聲，摟着花夢夢雙雙飛跌出去！

原來，司馬天生一掌擊飛花夢夢的同時，縱身掠撲前去，乘高啓聖驚急傷痛之際，一拳擊在高啓聖的右肩上，硬是將兩人擊飛出去！

司馬天生霍然回身，揮掌疾擊向白雙飛。

白雙飛不閃不避，出掌硬接。

「啪」一聲，兩掌相擊，有如磁遇鐵般，互相緊抵着，分不開來。

只不過，白雙飛的身子禁不住地抖動起來，司馬天生却穩如泰山。

眼前的情形，霍鳳翔等人都看出，由於白雙飛的功力不及司馬天生，在勉力支撐着，遲早也會支持不住，被司馬天生震傷內腑，輕則重傷，重則當場身亡！

陡地，司馬天生身子震晃了兩下，噴出一口血來，暴吼聲中，响起三聲悶叫，四條人影各自飛跌出去！

除了司馬天生與白雙飛之外，另外兩個飛跌出去的是秦自重跟霍鳳翔！

原來，兩人乘司馬天生與白雙飛比拚內功之際，自左右兩邊襲擊司馬天生，拳掌相擊之下，竟然被震跌開去！

兩人的拳掌擊在司馬天生的身上，恍如擊在一面皮鼓上。

陡地，霍通猛撲向飛跌開去的司馬天生。

不過，他並沒有不自量力地撲過去跟司馬天生拚命，才衝出丈許，便猛地撒出一把泥沙！

司馬天生這一次可謂陰溝裏翻了船，他於飛跌出去的同時，全身氣血翻湧，不免影响了他的耳目及功力，待到他驚覺有「暗器」襲來，揮掌封擋時，有一部份沙土已射在他頭面上，弄得他眼耳口鼻都是沙土！

司馬天生剎時變成一個瞎子，他的雙眼睜不開來。

「老賊，我跟你拚了！」霍通大吼一聲，一頭衝向司馬天生。

司馬天生閉着眼縱退。

陡地，嗤嗤之聲不絕於耳，一陣接一陣暗器從幾個方向飛襲向司馬天生。

發出暗器的人是韋長嘯、蔣超凡、容碧顏與秦自重！

而那些暗器不過是地上的石子！

司馬天生急忙揮舞雙袖封擋，無暇抹去眼中的沙土，只好閉着眼左閃右避！

驀地，一根手臂粗的樹枝挾着勁風，自左側飛擲向司馬天生。

擲出那截樹枝的，是霍鳳翔。

司馬天生急退。

這一退，他便跌落萬丈深淵！

原來，他身後不到一丈的地方，便是崖邊。

他一退何止一丈。

腳下踏空，司馬天生便知不妙，驚叫聲中，雙手亂抓。

身子急墮中，居然被他抓住一棵長在崖壁上的野樹！

他立刻雙手往上一扯，藉那一扯之力，往上縱掠。

可是，驟然間力道一失，司馬天生抓着的那棵野樹，急促地向下飛墮！

原來，他抓住的那棵野樹忽然間斷了！

當然，並不是自己會斷的，換句話說，是被人弄斷的！

弄斷那棵樹的是霍通！

他一頭衝到崖邊，看到司馬天生抓住崖壁上一棵斜伸出來的野樹，立時抽出身上的短匕，向那棵樹擲去！那棵樹立時被短匕齊根斬斷

，司馬天生頓時失去支持力，向下急墮。

看着司馬天生舞手揮腳地向下飛墮，霍通心裏一陣痛快！

「啊！」下面傳來司馬天生一聲悠長而又絕望的號叫聲。

霍通看到司馬天生墮落百丈下的一處崖坡上，恰好跌在一根尖笋般的石笋上，被貫穿了胸背！

「那老賊終於死了！」是容碧顏的聲音。

霍通扭頭一看，容碧顏與叔父及白雙飛等人都站在崖邊，俯身探頭往下望，獨不見了朱、甘二女與高，花兩人。

他忙回身張望，原來朱、甘二女各自摟住自己的爺爺與婆婆，他怔了一下，急急奔過去。

白雙飛等人俯望着摔死在崖坡上的司馬天生，心裏一陣痛快。「霍樓主，那老賊大概怎麼也料不到自己會跌死，還被石笋貫胸！而且，還是喪生在一個後生晚輩的手上。」白雙飛對霍鳳翔說。

「那老賊死有餘辜，應有此報！」秦自重道。

「老賊一死，從今後，江湖武林該有一段太平日子了。」霍鳳翔道。

「三叔，白老前輩，快來啊！高老前輩與花婆婆不行了！」驀地傳來霍通的呼叫聲。

白雙飛等人聽聞之下，心頭震動了一下，急忙向霍通那邊飛撲過去。

高、花兩老確是不行了。兩人的眼神已開始散渙。

朱、甘二女摟着爺爺與婆婆，傷心悲泣。

白雙飛等人看到高，花二老那樣子，心裏一陣難過。「高兄，花姐，你倆支撐着，咱們馬上替你們療傷。」白雙飛說着便欲動手替花夢夢輸入眞氣療傷。

霍鳳翔也走向高啓聖身後。

「爺爺、婆婆，不要離開我們啊！」朱、甘二女悲傷地哭叫起來。

「別哭……」高、花兩人勉力翕動嘴唇。「別讓爺爺……婆婆……去得不……安樂……」下面的話陡地斷了。

「爺爺！」

「婆婆！」

朱、甘二女摟着自己的爺爺、婆婆放聲痛哭。

白、霍等人心裏難過悲痛不已。

霍通看看甘琳，又看看朱家麗，不知該安慰那一個才是。

一聲猿啼驀地傳來，倍增淒楚。

一輪紅日高掛中天。

（全文完）

明代開國英烈傳之二

張龍 · 編繪

百凉樓（一）



1 話說朱元璋接到郭子興任命他當首領的手令後，並沒有立即當衆宣佈，原因是他認爲自己年紀輕、地位低，怕衆將不服。他沉思了良久，終於想出了一個主意。

4 這些將領只知道耍刀弄棒，哪懂得這個？他們相對而視，不知所云。



2 過了一日，朱元璋召集衆將領開會。他叫侍衛撤掉大廳上主將的座位，在桌子兩邊擺了許多座椅。按習俗，右爲上，左爲下。衆將領紛紛搶上席而坐。

5 這時，朱元璋站起身來，頭頭是道地分析了敵我雙方形勢，然後說：「我們雖然佔領了和陽，可敵人的力量還很強大，爲了不讓敵人反攻，得趕快整修城防工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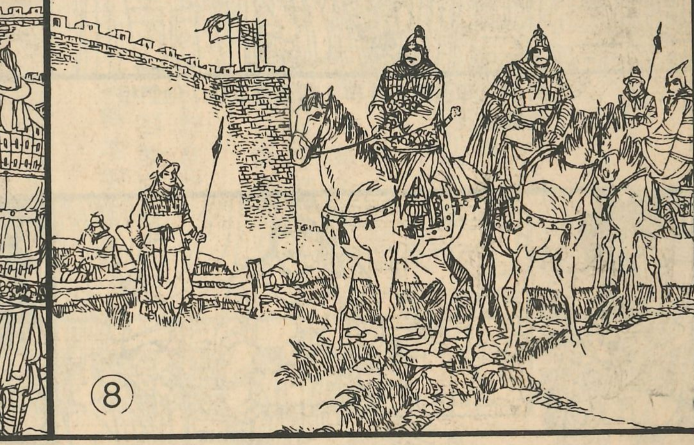


3 朱元璋故意來遲，在左邊最末一席坐下，然後宣佈開會，讓大家討論和陽的軍事守備與安民大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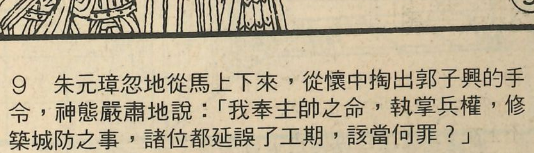
6 衆將領見朱元璋說得有根有據，無不暗暗欽佩。朱元璋立刻給各路將領劃分了整修城防工事的地段，並限期三天完工。



7　散了會，朱元璋身先士卒，夜以繼日，搶修自己分到的那一段城防工事。



8　到了規定的期限，朱元璋率領諸將環城查看。結果，除了他自己所負責的那一段按期完成之外，其餘的都沒完成。原來這些將領根本沒把朱元璋的命令放在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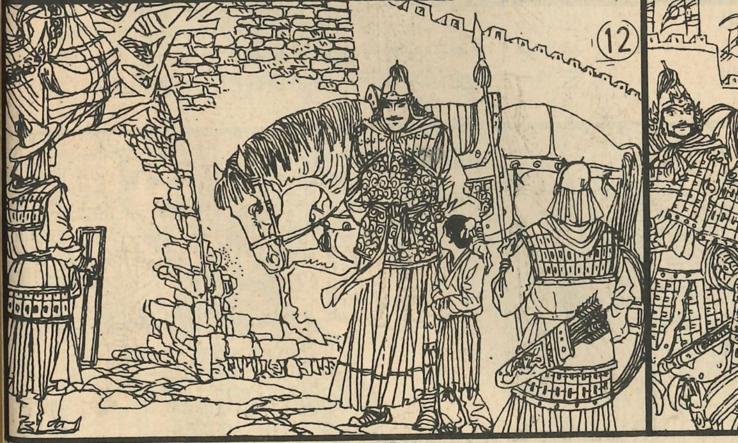
9　朱元璋忽地從馬上下來，從懷中掏出郭子興的手令，神態嚴肅地說：「我奉主帥之命，執掌兵權，修築城防之事，諸位都延誤了工期，該當何罪？」



10　衆將恍然大悟，只好謝罪求饒。朱元璋說：「各位弟兄，這是頭一回，不予論罪。今後，如再有不遵軍令者，一律按軍法嚴辦。」衆將領叩頭稱謝。從此，再也不敢輕慢朱元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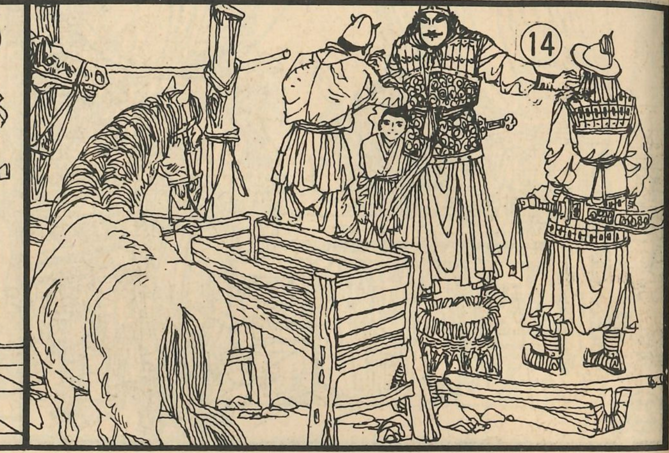
11　一天，朱元璋從城外巡視回來，發現一個面黃肌瘦的小男孩蜷縮在稻草堆裏，一打聽，才知道小孩的父親被抓到軍營裏餵馬，母親也被抓去侍候軍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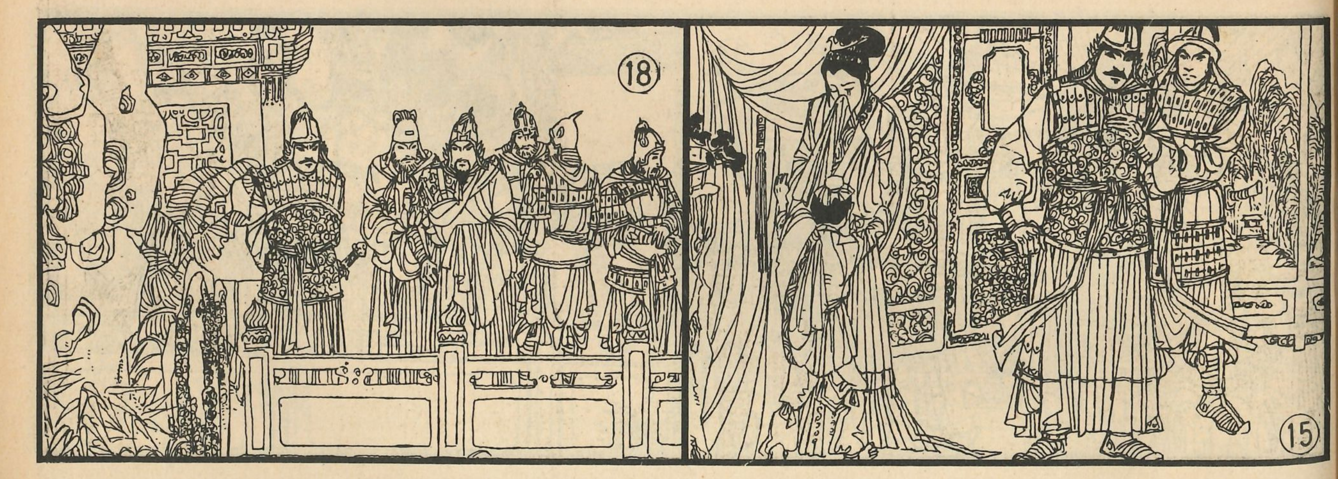
12　朱元璋聽罷强忍怒火，帶着小孩向城裏走去。



13　朱元璋帶着小孩來到軍營馬棚，孩子認出了自己的爹爹。朱元璋又問孩子的娘現在何處？馬伕竟嚇得搖頭不語。



14　朱元璋若有所悟，對馬伕說：「等會兒，你到我的住處去，我有話跟你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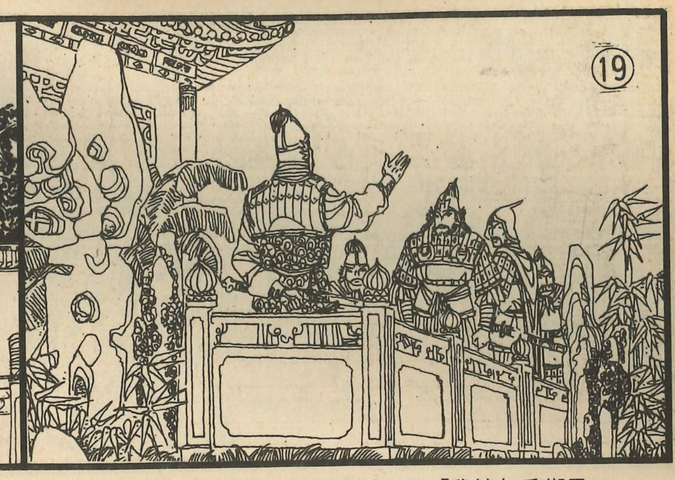
15　朱元璋領着孩子在一個軍官的家裏，找到了孩子的母親。那婦女三十多歲，一見兒子，傷心地哭了。

16　朱元璋領着這母子倆，回到住處。這時，那馬伕早已到了。孩子的母親「噗通」一聲跪在朱元璋跟前哭道：「大將軍，救救我們吧……」



17　朱元璋立即讓馬伕帶領妻兒回家團聚。馬伕一家連連磕頭謝恩。

18　馬伕一家離去以後，朱元璋把衆軍官召來問道：「你們是何時把家小接來軍營的？」軍官們支支吾吾答不上來。因爲他們的「家眷」全是搶來的老百姓的妻女。



19　朱元璋嚴厲地看着衆將領說：「我等起兵鄉里，乃爲拯國救民，如今，汝等掠人妻女，民怨沸騰，如何了得？今後若再有此類事件發生，必處斬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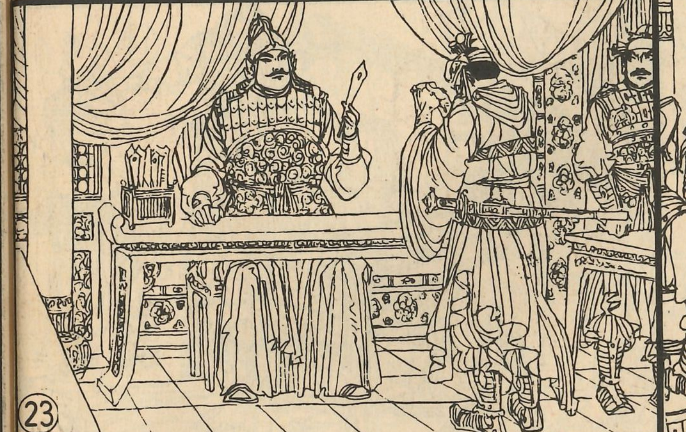
20　朱元璋命令全軍將士，將所有民伕和劫持來的婦女全部釋放，讓他們回家與家人團聚。獲釋的人們，個個躬身下拜，感激朱元璋的解救之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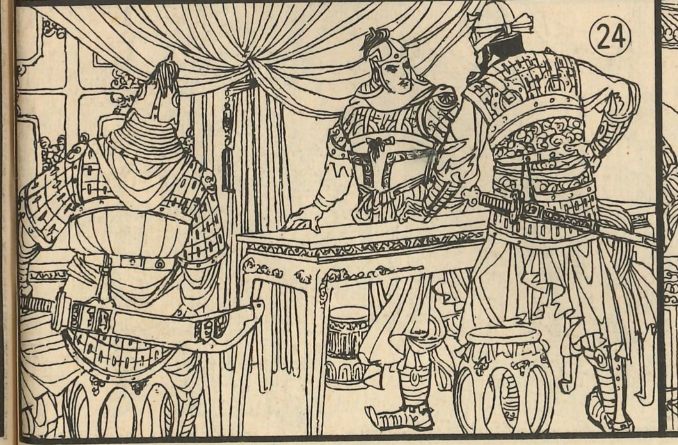
21　馮國用見此情景，對朱元璋道：「古人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元帥深得民心，天下可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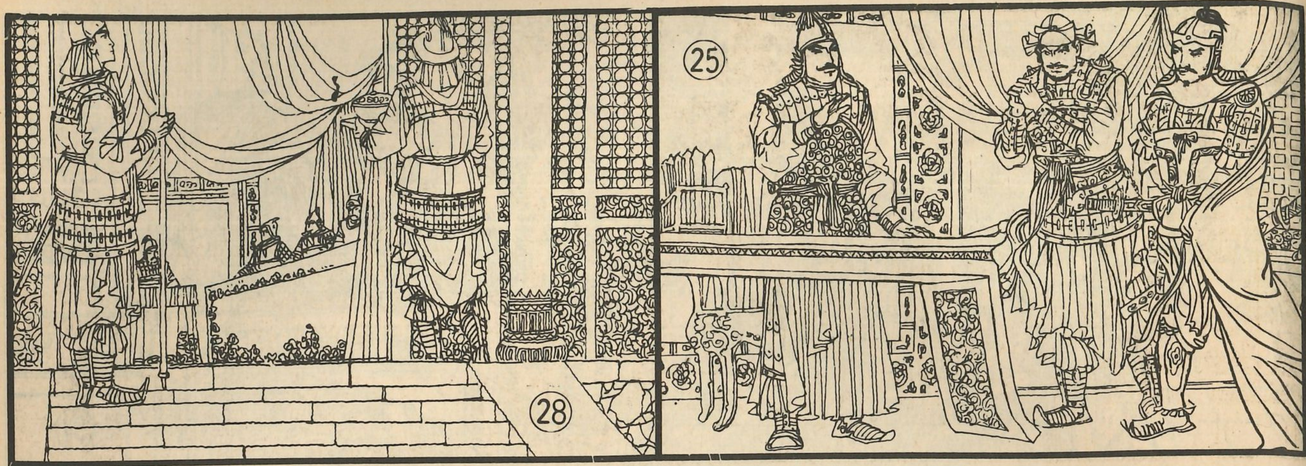
22　李善長也拱手道：「民心依附，軍紀嚴明，趕快南征，元帥欲成大業，不可坐失良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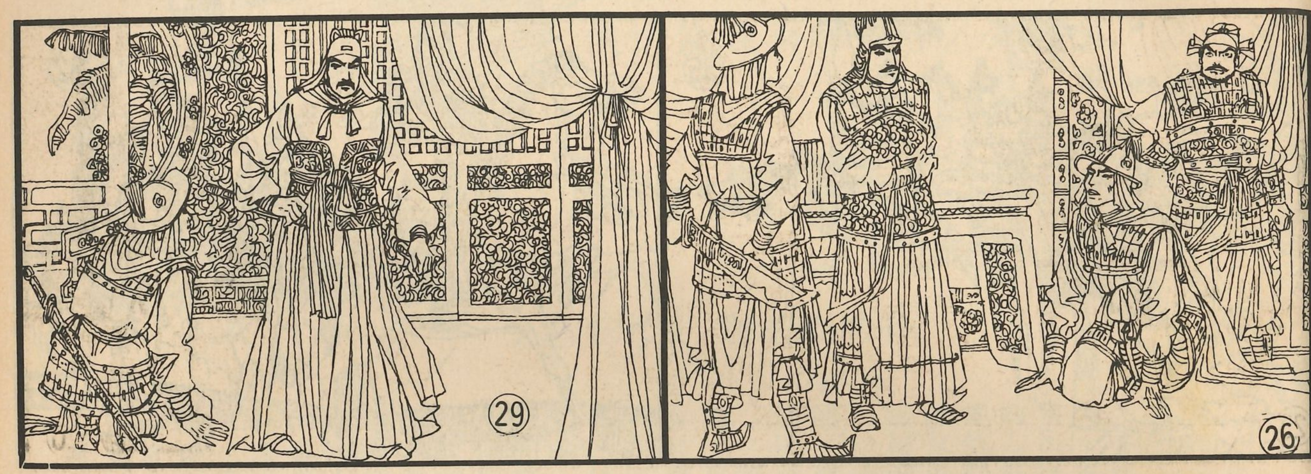
23　朱元璋聽取了馮國用和李善長的意見，馬上召開軍事會議，任命英勇善戰的常遇春爲南征的開路先鋒。



24　胡大海很不服氣，叫道：「他有何能，敢來壓衆！」常遇春大怒：「你欺我無能，敢來比試否！」說罷，直衝胡大海而去。



25　朱元璋忙勸止道：「你們皆我手足，彼此爭鬥有何益處？」說罷，便任命胡大海爲左先鋒，常遇春爲右先鋒。並說獲頭功者將爲正先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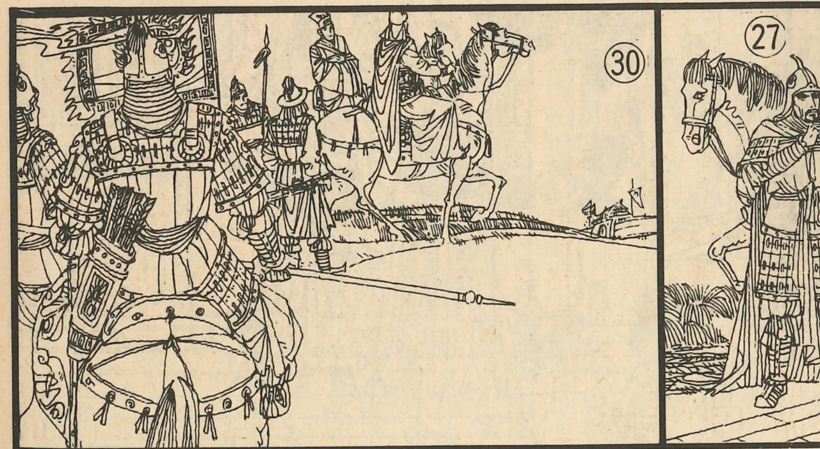
26　話剛說完，忽然有人來報：「留守濠州的孫德崖領兵來到。」朱元璋聽罷心中一驚：他來幹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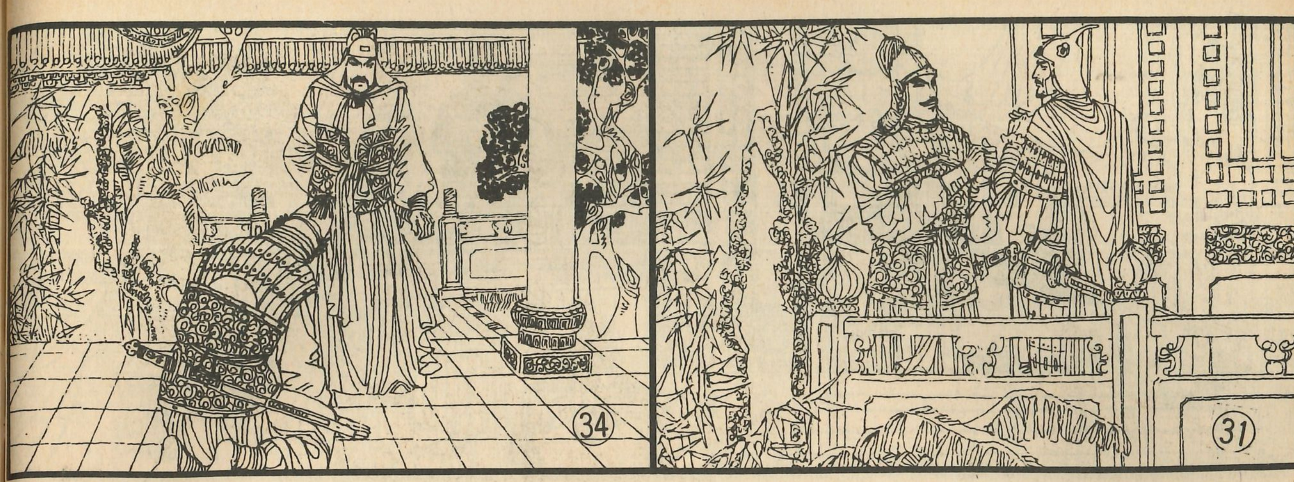
27　時間已容不得朱元璋多想，他便率領各位將領到門口迎接。

28　孫德崖被迎入堂內，不等朱元璋說話就嚷道：「濠州缺糧，待不住了，特來和陽就食。」朱元璋當下表示歡迎並設宴款待。

29　朱元璋一面設宴款待孫德崖，一面派人去滁州報告郭子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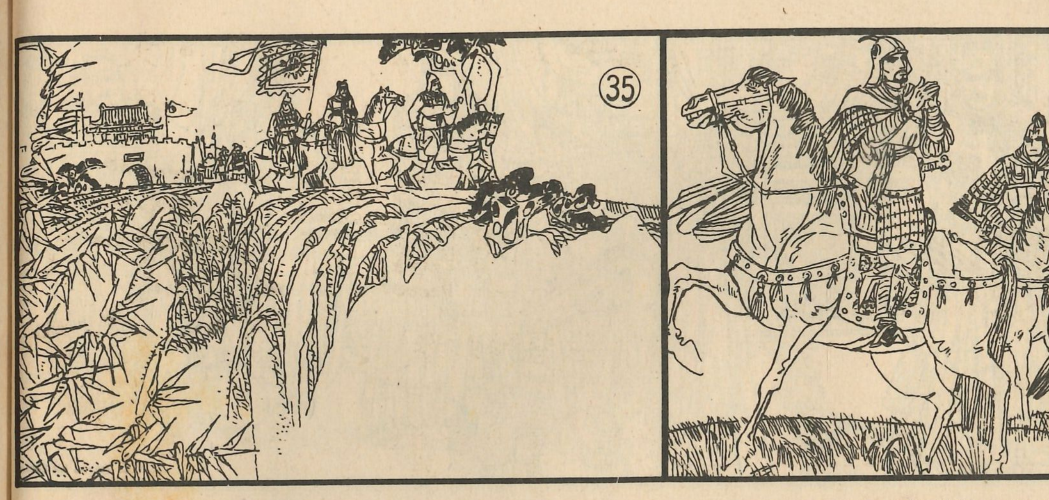


30　郭子興得知後大爲震怒，即刻啟程，親自來和陽懲罰孫德崖。



31　朱元璋見郭子興如此草率行事，左右爲難，只好把郭子興來和陽的情況告訴孫德崖。孫德崖大驚，連忙起身告辭。

34　朱元璋見事不好，就地下跪道：「孫德崖罪大當誅，但望拿岳念其故鄉舊誼，饒他這次，仍令他去守濠州，以贖前罪。」



32　朱元璋惟恐孫德崖途中與郭子興相遇發生意外，便親自送出二十多里。

35　郭子興見追不回孫德崖，只在和陽住了一宿，就回滁州去了。



33　果然不出所料，當朱元璋送走孫德崖返回和陽時，郭子興已到。他一見朱元璋，大發脾氣：「誰讓你把孫德崖放走的？」

36　回到滁州的郭子興心緒不佳，患了肝逆症，終日水米不進，不久就辭世而去。

（待續）

俠情倫理英雄故事／麥中青・文
可飛・圖

鬼影手

受恩不忘報　除惡願助拳

這一年的風雪來得早，才不過九月下旬，陳家屯一帶已經下起大雪了。

陳家屯在遼寧省南端，距離渤海不遠，距遼東灣更近，是海盜常常出沒的地方，但是，住在陳家屯的人都不怕海盜，海盜也從來不騷擾他們，因此，在當地人的眼中，陳家屯簡直是一個世外桃源，避災避難的安樂窩。

陳家屯能獲得這樣平靜的日子過，應該歸功於陳大福一家人，也是陳家屯財勢最大的一家。

陳大福一家住在陳家屯的西南角，有三十來間房子，房子的四周有圍墻，圍墻高有三丈五六，墻頭還插有鐵釘，裝有蒺藜，密密麻麻的，休想落足其間，據說是爲了防盜竊，也防賊人打劫，但在陳家屯的人眼中，這圍墻是多餘的，墻頭的鐵釘與蒺藜，更是多餘的，因爲陳大福一家有財有勢，附近數十里，少有其匹，養有保鏢武師甚衆，平日橫行霸道，魚肉鄉鄰，不去欺壓別人，已是鄉人大幸，額手稱慶，奔走相告了，誰還有膽進入陳大福家去送死。

但是，陳大福却不放心，除了圍墻高高，保鏢武師多人之外，還有專人守更守夜，如臨大敵，而且，長年累月都是如此，一點也不敢稍懈或放鬆。

這一天，天色陰沉沉的，又冷風陣陣刺骨，有經驗的人都知道要下雪了，只是奇怪，何以才不過九月下旬，就要下雪。所以多少有點不能相信，可是到了傍晚，風勢更烈，也更冷，大家再也不懷疑要下雪了。

雪是由晚上開始下的，至於準確的時刻，除了陳大福一家之外，恐怕沒有其他人知道得準確了。

翌日，陳家屯的房子都鋪上了銀白色的新裝，白茫茫遠近一片雪景。

窮人總是起得早的，陳家屯的窮人也不例外，只是這一天却有點出人意外，當大家外出經過陳大福家門口時，發現圍了一堆人，於是，湊近去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了。

「滾！滾！都給我滾，他媽的，有甚麼好看，要看，回家叫你娘給你看吧！」喝罵聲中，夾有皮鞭「劈啪」震耳聲音，還有挨了皮鞭的人狂呼慘叫的聲音，和人們走避的脚步聲音，亂成了一片，圍在陳大福家門口看熱鬧的人一下子都跑光了，躺在陳大福家門口前的一個黑衣大漢也暴露在大家眼前了。

這個黑衣漢子可能有病，他挨了皮鞭，被拖着走都沒有反抗，也不哼一聲。

「水，水，給我水！」被拖着走的黑衣漢子並沒有死，只是昏迷，

低微地叫出一個「水」字。

黑衣漢子的個子相當高大，却很瘦，他被丟在一棵樹下的低窪地，孤零零的一個人。

也不知過了多久，陳平安的老婆來了，發現了在窪地裡的黑衣漢子，嚇了一大跳，以爲是死人，她急急叫喚丈夫，因丈夫陪她回娘家，丈夫走得快，先走了一段路，她背了孩子，跟在後邊，沒料到經過窪地時，孩子嚷着要小解，她只好讓孩子下地，她看到了黑衣漢子。

「妳嚷甚麼呀！快點走吧，妳爹今日要趁墟，到遲了，他又要嘀咕了！」陳平安大聲回答妻子。

「小虎爹，你快來看，嚇死我了！」

「甚麼事，見到了鬼？還是踏着蛇？」陳平安雖然是這麼說，還是轉身折回一看。

她向那黑衣漢子一指。

「小虎爹，你看，有個死人！」

「死人？」陳平安循着她所指的地方望去，果然看到一個人躺在那兒，忽有所悟地說：「嗯，他不是躺在陳家門口那個人？不知死了沒有？」他向窪地走去。

「小虎爹，你不能去。」

「那妳爲甚麼叫我回來？妳怕？走遠一點，別看！」

「你想怎樣？」

「想怎樣？如果死了，我回頭埋了他，要是活着，我便要救他！」

「你……」

「別再說了，妳先帶小虎到娘家去，我就來了！」

「你要快來啊！若爹問起我來怎麼說？」

「妳說我有事，遲些到不就行了，這也不會說，眞沒用，去呀，還等甚麼？」

陳大娘祇好把孩子背上，先去娘家。

這一天是陳平安的岳父生辰，陳平安是和妻子去爲岳父祝壽的，可是陳大娘已經到了許久，丈夫還沒有到來，娘已經問過了幾次，她只推說丈夫有事，遲點才到，可是一等再等仍不見來，到了吃飯的時候也沒有見他，直到陳大娘要回家了，她丈夫還沒有來，她受了哥哥、嫂子和妹妹的氣，又擔心丈夫不知爲了何事不能來，連晚飯也沒有吃，就帶着一肚氣回夫家去了。

陳大娘未入門，先看到了炊烟，心就安定了一半，知道丈夫不會有甚麼意外，但恨也增了一倍，抱怨丈夫不該躲在家中不去爲她爹爹祝壽，使她白白受了一天的寃屈氣，她大踏步走進屋中，要找丈夫晦氣，可是進門一望，却嚇得呆了，她就站在門口，靠在門邊發怔，臉色蒼白得可怕。

她見到了甚麼？原來她看到早先躺在低窪地的那個黑衣漢子坐在她家中，丈夫却不見在家。

「陳兄弟，有人找你，你看看是誰？」黑衣漢子向陳大娘看了一眼，便朝厨房叫喚。

「嗯！你叫他等一下，我就來了！」陳平安在厨房回答他，人却沒有立即出去。

陳大娘當然認得丈夫聲音，她鎮定多了，長長喘了一口氣，才說：「小虎的爹，你是怎麼啦，整天不來，害我白受了一天的氣！」

「那有甚麼要緊，我救了趙大哥，甚麼都抵償了！」陳平安由厨房端出一碗白粥，介紹妻子與黑衣漢子認識。

黑衣漢子一點也不客氣，吃光了一碗粥，似乎還未夠飽，但厨房已經沒有了，黑衣漢子從陳平安的尷尬神色似乎是看出了這一點，便扯開話題道：「陳兄弟，你不用陪我，你救了我一命，此恩此德，大約我很難報得了，所以也不說甚麼空話，我身上沒有甚麼好東西，只有一枚小時候喜歡的小玩物，想必小虎也喜歡，就送給他作紀念吧！」他由褲帶中解下只有半邊的木雕金魚，有頭有身，有鱗有翅，凸眼大尾，栩栩如生，確是十分可愛，大約是經常繫在褲上帶，磨擦得閃閃發亮，陳平安不想收受，但小虎却是極爲喜歡它，愛不釋手，抓在小手裡再也不肯放開。

陳大娘道：「這魚怎麼祇有一邊呢？」

「不要亂說，」陳平安急急喝住，但黑衣漢子已經說了，他說：「嫂子說得不錯，這魚本是成條的，有一次，有個朋友送我一柄劍，說可以削鐵斷金，吹毛可斷，我不信，就用這條金魚一試，怎知一劍削下，金魚果然裂開兩邊，略大的那一半，我給了兒子，較小的就是這一半了，假如將來有一個人持有另一半，可以和這一半合成一條金魚的，他就是我的兒子了，你們如果有甚麼事要他做，儘可以憑這半邊金魚作信物，叫他去做。」

「小虎，快去謝過伯伯！」陳大娘說。

「謝謝伯伯！」小虎倒很聽話，依着娘親的意思向黑衣漢子致謝，逗得黑衣漢子大樂。

黑衣漢子自認是趙大，他和陳氏夫妻說了幾句話後，便闔上眼睛歇息了。

陳平安夫妻進入了房間，受了娘家兄嫂和妹子氣話的陳大娘，少不了抱怨丈夫幾句，撒嬌一番，他們雖然有個一歲大的孩子，結婚才不過兩年整，夫妻倆雖然因爲家貧，生活過得不很好，却不減夫妻的情趣，所以進入了房間之後，便有

另外一番風光。

俗語有謂快活不知時日過，陳氏夫妻在房中絮絮不休，過了好一會才出房，却已不見了那個黑衣漢子，初時還疑心他可能去了毛坑，但過了好一會仍未見他回來，陳平安怕他有意外，去查查看，那裡有甚麼人？毛坑空蕩蕩的，根本就沒有人。

「趙大哥去了哪裡？怎麼一聲不响就走了？」陳平安惘然的喃喃自語，陳大娘也怪他不說一聲就走、，太不近人情了。

不過，不管陳氏夫妻怎麼說，趙大走了却是事實，而趙大與他也談不上甚麼感情，既然走了，也就算了。

時光荏苒，轉眼過了十五年，陳平安已經四十出頭，陳大娘也三十許人了，小虎多了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妹妹十三歲，弟弟五歲，一家三口變爲五口，雖然小虎已經長大到十七歲，是一個可以幫得爹爹忙的青年了，但他仍然佩帶着趙大送給他的半條金魚，而陳氏夫妻對趙大這個人已經甚少憶念了，漸漸的忘懷了。

十五年的時光，許多事物都在變，但陳家屯却沒有多大的改變，依然十分平靜，沒有海盜騷擾，不過，却有一個傳說在私下裡傳遍了，那就是有人曾經在別的地方碰上過海盜，認得海盜，又親眼看到這個海盜進入了陳大福的陳家圍。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這是傳遍了陳家屯的事，還有，陳家圍越來越頻密通知大家，說晚上可能有邪神經過，禁止大家夜間出來，免得沖撞邪神，帶來災禍，大家都迷信，怕鬼，更怕邪神，陳家圍養有高儒與道士，既然預先得到通知，誰還敢明知故犯，自招災禍？

但是，年輕人總是好奇心大，膽子也大，偏偏就是有人不相信邪神野鬼之說，在陳家圍禁止大家夜出的晚上，竟偸偸地爬到樹上偸看，這一看可看出眞相來，原來那些所謂邪神是人扮的，他們把一袋袋一箱箱的東西由別處運到陳家圍，或者由陳家圍運了出去。

所謂邪神就是這樣了，不許大家外出，爲的是怕人家看到眞相。

年輕人不但膽大，好奇，而且口疏，守不了秘密，當有所發現時，第二天便告訴了好友，好朋友又有另外的好朋友，一傳再傳，終於傳到陳家圍的人耳中，觸怒了陳家圍的人，眞個招來災禍了。

有一晚，陳家圍的人又傳出邪神借道，禁止夜出的消息，於是，一些要看看眞相的年輕人和過去一樣，爬到樹上去守候，結果，盡爲陳家圍預先埋伏的人所見到，一個又一個的全把他們殺了，一夜之間，殺死了七個年輕人，幸而那一晚陳大娘病了，陳小虎要照顧娘親，沒有離開家門，否則，也難免同遭厄運了。

陳小虎逃過一劫，却十分難過，因爲第一個看到眞相的，把眞相告訴了朋友的是他，這無異是他間接殺害了他們，所以感到十分難過，同時，他知道必是陳家圍的人所爲，他非找陳家圍的人算帳不可，也爲好朋友報仇。

但他知道，陳家圍有財有勢，與官府及海盜都有來往，又養有江湖中武林好手，自己如何能報得了仇？不論從任何方面想，這個仇是無法報的，爲此，他更感到痛苦。

這樣過了三個月左右，有一晚，陳家屯突然發生了可怕的事情，不知從那裡來了很多武功高强、可以高來高去的陌生人，逐家逐戶的搜查，把年在十七八至二十四五歲的年輕人都擄走，一走無踪，被劫者的家人當然是呼天搶地，但全無用處，陳大娘夫婦也哭得眼都腫了，聲音也沙啞了，陳大娘因此而病了好幾天。

陳小虎是個膽大而精靈的小伙子，他明知落在人家手中，反抗絕無好處，便裝出和順的樣子，處處順着人家的意思，雖然爲屯中兄弟所嘲笑與唾罵，也不予理會，結果，他甚得人家好感，漸漸對他有了信任，派他一些輕而易學的工作。

陳小虎在屯中兄弟眼中是個敗類，是個沒骨氣的人，但是，在一次出海打劫時，他却趁擄劫他們的人不留意，暗中下了迷藥，把全船中七個海盜都迷倒了，一個個丟入渤海浸死，屯中兄弟這才知道他原來是深謀遠慮，另有所圖，覺得過去對他不起，向他道歉，他說幸而過去大家對他仇視，海盜才會信任他，否則，他未必能得手，不知挨到甚麼時候才能脫出魔爪，但他雖然如此說，各人還是覺得內疚。

陳小虎說：「過去的別再說了，我們快想想辦法善後吧，大家想想，我們該怎辦？」

「小虎，你會想，你說吧！」

「對了，小虎，你認爲怎麼樣？」

一個這麼說，個個都是如此的說，陳小虎道：「各位哥哥、叔叔，一人計短，二人計長，還是大家想想吧！」

「我們偸偸地把船開回去……」

「這辦法使不得，我們絕不能返回陳家屯去了！」陳小虎說。

「爲甚麼？」衆人異口同聲問。

陳小虎道：「爲甚麼我們不能回去？道理甚爲簡單，他們既然抓得我們第一次，當然也能抓第二次，我們回去，不是自己送羊入虎口嗎？」

頓一頓又道：「再說，他們抓我們，也是因爲我們揭穿陳家圍和這海盜的事，他們殺了我們七個兄弟，再擄劫我們，明是拖我們下水，好使我們也變成了海盜，不敢再和他們作對！還有，我們回去，如果躲着不出去，不如不回去，若果出來，便會給陳家圍的人知道我們活着回去，他們七個海盜全死了，陳家圍的人會放過我們嗎？肯定是不會罷休的。」陳小虎分析地說。

「那我們怎辦？」

「所以要大家商量！」

但是，商量了半天，仍然是沒有結果，船越漂越遠，發現另一隻船。

「小虎，你看，有海盜來了！」有人驚惶地指着迎面而來的那隻船。

「請大家沉着點，避得過就避，避不過就只好拚了！」

「拚？我們沒刀沒槍，又不會武功？怎麼拚？」

「不拚也得拚，難道就此束手就擒，給人家祭刀？」

「嗯，大家別吵，似乎不對！」

「甚麼不對？」

「是呀，甚麼不對？」

「衣着不對，海盜不是這個打扮的，可能不是海盜，大家千萬不可亂動！」

「看他抽刀拔劍了，還說不是海盜？」

「這就奇怪了，怎麼他們的裝束不一樣的呢？」

「他們會改變打扮呀！衣着怎作得準！」

陳小虎他們十四人，個個都狐疑不定，怔怔的看着對方，對方也異樣的看着他們。

雙方相距越來越近了，對方的人指着陳小虎他們問道：「你們這船是怎麼來的？說！」

「這船是我們的，我們出海打漁，迷了方向，給風吹到這裡！」陳小虎說道。

「你們出海打魚？哼，我看出海打劫才眞！你們海盜幫橫行渤海多年，誰不知道，你們如果會打魚，老虎也會餵羔羊飲奶了！」語出，他們同船的人都笑了，但陳小虎他們却笑不得。

陳小虎終於大着膽子問：「你們是甚麼人？憑甚麼說我們是海盜幫？」

「哈哈！你倒裝得眞像？已經生了孩子做了娘，還問人家怎知道她是女人，不是怪事！」那人的話又引起了同船的人發笑，及至看到陳小虎等神色惘然才覺得詫異，改了口脗道：「你們難道自己還不知道這船有『海鯊幫』的記號？」

「有『海鯊幫』的記號？那一些海盜幫的記號？」

「你們看到那條鯊魚沒有？它就是海鯊幫的記號了，現在你還有甚麼話可說？」

「不，我還有話要說！」

「好！你說吧！」

「這船原本是幾個海盜的，我們却不知道他們是海鯊幫，可是現在，這船已經是屬於我們的了！」

「這話怎麼說？」

「我們把幾個海盜毀了，奪船逃走！」

「你們把幾個海盜毀了？你們有這個本事？哈哈，你以爲我們會相信？」

「你可以不信，但我沒有騙你，你們是甚麼人？打算怎麼樣？」

「我們打算把你們押回去慢慢地審問！只要你們聽話，我也不會難爲你們！」

「你們……」

「等一等，你姓陳是不是？陳家屯的人？」另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小伙子，一直不會開口，此時，忽然指着陳小虎發問。

陳小虎聽來愕然，他記憶中可未見過這個人，怎會知道自己姓陳，是陳家屯的人？心中詫異，便多看對方幾眼，點頭說是。

對方又問道：「你叫甚麼名字？你爹是誰？」

「我叫小虎，我爹叫平安，你問這些幹甚麼？」

「原來果是陳家兄弟，我姓趙，我爹爹向我提起你們，想不到在這裡見到。祝大哥，看來陳兄弟的話是不會假的，我們請他詳細說說吧！」姓趙的對祝大哥說。

祝大哥就是一直對小虎他們說話的人，他叫祝青，聽從姓趙的勸告，把陳小虎他們都叫到自己的船去，陳小虎等述說被擄劫經過，聽得祝青怒目噴火，要燒掉海鯊幫那艘大船，姓趙的立即制止道：「祝大哥，千萬使不得！」

「怎麼？你捨不得？」祝青瞪着姓趙的。

「不錯，我捨不得，我們正需要船用，這條船還不壞，可以用，爲甚麼要把它毀掉！祝大哥，你不聽陳兄弟說，船本來是海鯊幫的，是敵人的，我們當然要毀掉它，不讓敵人使用，但落在自己人手中，就是自己人的東西，不該再毀壞了，何況，目前我們正用得着它！」

「目前正用得着它？我不懂！」

「據陳兄弟說，他們被擄劫的不止這十四個人，還有的留在其他船上，我們應該設法救他們，同時也可以乘機消滅部分敵人，我們可以派人送陳兄弟他們先回去，我們則可乘這海鯊幫的船去偷襲他們，打他們一個措手不及！」

「嗯！有道理，趁今晚沒有月亮，正好行事！」祝青明白了姓趙

的意思，立即表示同意，叫一個人用他們的船送陳小虎的人先走。

陳小虎與陳丙生二人不肯走，堅持留下來，理由是他們認識陳家屯的人，不會引起誤會。

姓趙的他們只有八個人，走了一個，只有七個，再加上陳小虎與陳丙生是九個，但陳氏兄弟雖然有膽有力，却不會武技，到時未必能派得上用場，以七個人去對付人數衆多的海盜幫，是十分危險的，但他們要救人，要殲敵，仍然冒險前去，不惜一拚！

姓趙的在一切安排好了之後，和陳小虎坐在一起道：「小虎兄弟，你一定奇怪我怎會認識你吧？其實，我不但認識你，還知道你今年是十七歲，怎樣？我沒有說錯吧？」

「不錯，我是十七歲！」陳小虎怔怔地注視這個知道他一切的陌生青年人。

「你看，我也有和你一樣的半邊金魚，你現在明白啦！」

「啊！你是趙大伯的兒子，原來是趙大伯告訴你的，難怪你知道得這麼清楚！」

「等這兒事完之後，我陪你去見我爹爹，叫我爹爹教你武功，兩三年後，你可以親自去找陳家圍的人報仇了！」

「練武功？我這麼大才學，成嗎？」

「你才不過十七歲，怎麼算大？人家三四十歲還在練呢？我爹已五十多了，還是一邊教一邊練呢？」

「我若眞能練得一身武功，那就好了！可惜我過去沒有練過，要不是，等一會就可以報仇了。」

「你別忙，報仇的機會多得是，還怕沒有嗎？等一會，你要聽我的話行事，千萬別亂出主意，我們未必有時間照顧你！」

「是，趙大哥，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昭明，我弟弟叫昭華，他在我爹爹那邊，沒有來。」

「昭明哥，你們只有七個人，行嗎？」

「七個人無異是太少了些，有點冒險，不過，做我們這一門子的，經常都要冒險，既然遇上了，也就說不得了！」

「據我們知，他們有三條船在後面，有二十多人！」

趙昭明道：「不要緊，我們把船弄得慢一點，我們後面也有船，他們得到消息，就會趕來了！」

說話間，已通知把船放慢了，但祝青說：「不行，他們的船第一艘與第二艘第三艘都隔得很遠，現在倒和我們隔得很近，不宜放過機會！」

「對，全速進襲！」趙昭明立即接受祝青的意見，改變了自己的主意。

「老張，你們怎麼啦，駛回來了，才出海就回來，想死嗎？」對方船向祝青喝問。

祝青不知那人是甚麼人？有多大年紀，說甚麼口音，不敢回答，但回答固然露馬脚，不回答也一樣會出問題，正在爲難，突然聽得陳小虎應聲道：「湯大爺嗎？張大爺不知怎的，突然發燒得很厲害，亂說話，四肢抽搐不停，湯大爺，你來了就好了，快請到艙裡看看張大爺吧！」

湯大爺與張大爺有頗深厚的交情，不虞有詐，果然飛身過船，直入船艙，可是才踏足艙口，探頭內望，突然脅間一痲，一縷寒氣直透後心，就知上當了，他是一個久歷風浪的人，臨危不亂，冷然道：「想幹甚麼？要作反了？」

「姓湯的，你上當了，你看我是甚麼人？」趙昭明點了他的穴道，再閃現在他身前，他看一眼，搖頭道：「對不起，沒見過，不認識！」

「不錯，算你老實，我們的確未見過面，但你不認識我，該知道鐵腿趙飛這個人吧！」

「怎麼，你們是趙鐵腿的人？我們跟你河水不犯井水，你們爲甚麼老跟我們過不去？」

「河水不犯井水？你倒推得乾淨，你看，這是不是你們擄劫來的？」他用手指着小虎，接着又道：「你們擄劫我的義弟，還說河水不犯井水，你自己說，怎樣才說是犯了井水？」

「這個，他是陳家屯的人，是陳大福叫我們擄的，我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你的義弟，我也不知道你是甚麼人。」

「我叫趙昭明，你大約聽說過吧？」

「原來你是屠鯨手趙昭明，這麼說，確是失敬了！」

「廢話你已是說了不少！快叫兩個人過來抬走老張吧！老實點，別和自己過不去！」趙昭明十分老練，指揮若定，一點也不緊張，老湯在人家掌握之下，無法反抗，只好照辦，於是，又有兩個被活捉了。

祝青和另外二個人穿上了海鯊幫的衣服，抬了一個人過船去，選好時間，一下子動起手來，把另外幾個都解決了。

就這樣解決了敵人，奪下了一條船，太輕易了，各人都大爲高興，但是，當另一艘船泊近的時候，老湯跳下海去，他是被點了穴道的，跳海等於自殺，但他還是跳了下去，一方面是想圖僥倖，另方面是

怕受折辱，他一跑，祝青與趙昭明再也無法應付了。

海鯊幫的人找老張，找老湯都找不到，自然是起了疑心，立即下令戒備，派人上船搜查，於是，一場惡戰馬上展開了。

原來這一艘船上有海鯊幫大頭目盧魁，他的權力很大，幫主、副幫主之下，就數到他了，他坐的是海鯊幫第三把交椅，幫主總握大權，副幫主負責管理與收支，海上策劃則歸大頭目盧魁負責，因此，出海搶劫貨物，擄人勒索等，則全屬盧魁處理，他大權在握，自然可以隨意檢查某一個幫徒，老張與老湯不過是個小頭目，自然要聽他的話，要受他的調度，要受他的節制，可是他叫老湯，老湯沒有回答，叫老張，老張也沒有反應，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現在居然發生了，如何不啓他疑惑，他之所以派人檢查，原因在此。

幫徒好賭如命，三五個聚在一起，總離不了賭，可是，即使是賭昏了頭，守衛的也會去通知的，怎會毫無回音？盧魁是一個武功高强，頭腦靈活，有豐富經驗之人，略一考慮，便知道有異，就派了兩個人到祝青那艘船去查看。

祝青知道遲早都難免給查出來，不如爭取主動，先下手爲强，主意打定，便發出暗號。等那兩個人一踏上船，馬上就暗器與刀劍齊朝那兩個人身上攻擊過去。

那兩個人雖然是奉命搜查，到底不以爲意，他們以爲老張老湯一定在賭到烏天黑地，所以才不知道有人叫喚，他們都有過這經驗，所以懶懶閒閒的樣子，一點也不緊張，及至落足要搜查的船上，突然間暗器、刀、劍齊來，一下子應付不來，都受了傷，在援兵來到之前，已經被擒，再也無法可施了。

不過，大頭目不愧能夠當此要職，他一點不亂，立即再分派人手，還從另一隻船上調人來支援，然後親自率領了三個人到祝青的船上。

大頭目盧魁長得並不高大，却很結實，他亦是用刀，出手第一招，使人意外地以刀背進攻，刀鋒朝上，猛砍祝青。

祝青見過的敵人也不少，這樣使刀的還是第一次見到，因此爲之一怔，不料就在他分神一怔之際，問題來了，原來盧魁以刀背攻人，目的就是使對方驚異分神，然後就乘機搶攻，佔取主動，祝青不知就裡，果然上當，被盧魁一連幾記猛招迫得連連後退，空出了船頭無人守護，給後援的幾個敵人都安然上了船，這樣，祝青的處境更是危險了！

趙昭明和祝青原本是分在兩艘船上，見祝青陷入危境，立即採取措施，把自己的人集中到一船去，先跟敵人一拚，再作其他打算。

趙昭明年紀比祝青小，武功却高出祝青許多，也高出他們七人當中的任何一個，全船數他年紀最輕，他一躍過了船就叫：「祝大哥！你快救我。」

趙昭明走向祝青那邊，跌跌閃閃的似乎十分狼狽，盧魁不認識他，見他來得匆忙，又倉皇大叫，以爲他眞是向祝青求救，又聽得祝青叫他放心，不禁大樂道：「臭小子，你來得正好，你的祝大哥有如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你來了，正好陪他一同上路，大家作個伴兒去吧！」

「你胡說，」趙昭明一刀砍出，似是緩慢無力，盧魁根本不看在眼內，及至發覺招式來得刁鑽，這才略爲吃驚，急忙回刀招擋，兩刀相交，盧魁只用了五成功力，以爲足可以應付了，那知接實了才知上當，虎口大震，手中刀竟被震飛，這是他出道以來第二次了，第一次是給海鯊幫幫主震飛，但那時他年輕，近年來老練了，再無此種事情發生過，沒想到此刻因一時疏忽，竟被震脫手中刀，眞非始料所及。

趙昭明何等精靈，他一招得手，點足飛身跟踪追撲，刀光如電，又向盧魁進攻，而用招走勢，大出盧魁意外，居然迫使盧魁後退，無法拾回自己的兵刃，盧魁一再受挫於趙昭明，這口氣實在難以下咽，他拾不回自己兵刃，便奪了自己人一把扑刀，再和趙昭明鬥起來，趙昭明存心激起對方怒火，便收起自己的刀，撿起盧魁那柄刀，神神氣氣地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就用你這柄刀來殺你，叫你死而無怨。」

盧魁被他氣得眼快爆了，大聲喝令各人進攻，不得留情，他口中說着，手上刀可不慢，趙昭明見他全不慌亂，心中倒不安了，他想，擒賊先擒王，看來我先要把這個傢伙擒下來，就加强進攻，一招接連一招，一式緊過一式，綿綿不絕，左右難分，趙昭明這一手刀法實在使得出神入化，指東打西，指南打北，雖在船上受到波濤影响船身，他還是使得很好，打到五十招，盧魁這時祇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了！

趙昭明縱目四望，却是大吃一驚，因爲除了他自己之外，其他人全處於劣境，只怕自己擊敗盧魁之前，他們早已不保了，這麼一想，又改變了主意，立即使出了自己的絕招，攻勢略爲放慢，騰出左手去發暗器，一連三枚暗器打出，便有三個敵人倒了下去，打鬥中的敵人忽然狂呼倒地，而且是連續而來，

這是十分可怕的事，各人都擔心隨時被襲，精神便分散了，鬥志也動搖了，於是，海鯊幫的人數雖多，却都心存怯敵，惴惴不安。

這情形閃入趙昭明眼中，覺得比他預期的要求還好，精神一振，揚聲道：「朋友們，龍爺爺來幫我們了，加把勁，把他們全都丢下海去！」

「好，加把勁，把他們全都丢下海去！」

「殺呀！加油！加勁殺呀！」趙昭明激勵大家，正好把對方壓了下去，同時，他又發出三枚暗器，死了兩個，傷了一個敵人，但傷的又給祝青迫下海去，看來也是死多於生了！

本來海賊佔了上風的，一下子少了六個，又影响了士氣，這一仗，若果沒有人來支援，盧魁是輸定了，趙昭明把握機會，故意稍露破綻，盧魁果然上當，中計搶攻，以致一連中了趙昭明兩顆暗器，負傷疾退。

「那裡走！」趙昭明奮力追敵，盧魁一急之下，跳落海中，趙昭明拚上了，跟踪落海，一點也不放鬆，盧魁是海賊，水功當然了得，可惜受了傷，給海水一浸，痛楚更甚，加以血腥四溢，一些好血的魚便馬上趕來向他進攻，在他傷處吮吸，他要應付趙昭明，又要應付衆多的魚，還要忍受痛苦，實在是不易支持，所以落水之後不久，他便成了趙昭明的俘虜，被抓在手中了。

船上惡鬥還沒有停止，互有死傷，趙昭明上船之後，立即喝道：「海鯊幫的人聽着，你們老大盧魁已經被擒，要是你們不立即停手，我就先殺了他，再殺你們，你們要不要活？」

海鯊幫幫衆果然吃了一大驚，他們素知盧魁水功最好，以爲他跳水必可逃得脫去請救兵的，沒料到仍然還是給對方擒住捉了回來，這一下子全都洩了氣，但有一個細心的說：「我們怎知他是活……」

「你們別上他的當，把他們全殺了，替我報仇，聽到了沒有？」

盧魁怕手下答應趙昭明的威脅，立即加以禁止，怎知他不開口還好，大家不知他死活，決不會這麼容易罷手，他現在一說，証明他還活着，正好是幫了趙昭明一個大忙。

在平時，盧魁的話大家當然是肯聽從，但在此時，各人以保他一命爲理由，便都停了手，實則各人都有了怯意，不願再戰下去，各人只是怕將來幫主會處罰，才不敢停手的，現在既然有此機會，如何還肯放過？所以儘管盧魁反對，大家也不予理會，都停手放下武器了。

「你們敢不聽我的話，你們好大的膽，要造反了！」盧魁大叫，用力過度，創口震痛，「哎唷」一聲，自己忍住了口。

「姓盧的，你兇甚麼？你自己也見到，他們都不是怕死的人，你跳水逃走，他們仍在拚命的戰鬥，你逃不了，被擒回來，他們還在拚搏，可見他們是不怕死，至少好過你，不曾逃走，不肯逃走，人家爲了救你一命，你却把人心當狗肺，你這心腸狠毒的傢伙，自己要死，就想連別人也拉着一起陪你死，你好狠毒啊！」趙昭明使用攻心戰術，瓦解敵人軍心，盧魁心中明白，却又奈何不得，氣往上冲，憤然大罵道：「臭小子，你別使奸計，你想挑撥……哎唷……」

「我挑撥？你說，我那一句說錯了？那一句寃枉你？你自己想想吧！你給了他們甚麼好處？你比我清楚，但不用你說，我猜也猜得出來，有好處，有功勞，全是你的，打人殺人，拚命的就叫別人去，你說不是這樣嗎？你的人在這裡，我雖只是猜測，但我相信，我不會猜錯的！」

一將功成萬骨枯，這是千古不易的事實，盧魁當然不會例外，趙昭明以這樣的話去挑撥，實在是十分厲害，氣得盧魁無話可說，海鯊幫的人細想過去，確是如此，都有悔與恨！

盧魁是受傷了，却未至昏迷，也看得見各人的臉色，也猜得出各人的心情，惱恨極了，他大聲叫嚷道：「你們……你們不要聽他……胡說八道，他妖言……惑衆……」

「盧大哥，你不要多說了，養傷要緊！」

「盧大哥，我們不會聽他亂說的，你放心吧！」

「盧大哥……」

「住口，你們若不是聽他……說話，怎麼會停手？打！打呀，殺……」盧魁又痛得說不下去了。

「現在，我不難爲你們，你們各自回去吧，姓盧的我要帶他回去！」趙昭明向海鯊幫的人說道。

「怎麼，你要扣留盧大哥？」

「不行？你不能扣留他。」

「你不把我們老大留下！我們……」

海鯊幫的人叫嚷了，但趙昭明却不緊張，他讓他們叫喊了一會才說道：「你們打算怎麼樣？不妨說出來大家商量商量。」

「你剛才叫我們停手，說過不殺他的！」海鯊幫的人說。

「你說過的話算不算數！」

「你想騙人，沒有這麼容易！」

海鯊幫的人都爭相說話，指責趙昭明，趙昭明讓他們說了一陣，然後，反問一句：「你們說完了沒有？若還有話說，儘管說，否則，就聽我說！」

「好！你說！」海鯊幫有人回話。

「你說吧！你說話總不能不算數？」

「你們怎麼搞的？我只說，你們停手可以救姓盧一條命，你們如不停手，我就先殺了他再殺你們，我幾會說過把姓盧的交還你們？你們要把姓盧的要回去，我們有甚麼保証可以安全離開？你們別嚷，我知道姓盧的決不肯和我們和解，你們幾個人只可以不動手，却不能使其他人不動手，你們沒有這個權力，是不是？再說，若有比你們職位更高的人要你們動手，你能反抗嗎？你們快走吧，我也不能保証我們的援兵到來之後，能否讓你們離開這裡！」

「你騙人，我們不走，除非你把盧大哥交我們帶走。」

「我們自己動手！」

「慢着！你們要想清楚才好，這是你們自己要動手，可別抱怨我說話不算數！」趙昭明說道。

「上！少聽他放屁！」盧與搶先出手，他也不好意思呆着不動，但是，眞正賣力的却沒有多少個，所以趙昭明一出手，就有兩個側身閃避開去。

「左寶！你怕死？」盧魁喝罵。

「我是怕死！我不幹了，我要回家去！」左寶就是急急閃躲趙昭明的一個，他表明了心迹，連武器也放下，索性不打了。

趙昭明見狀，大喜道：「不願再拚搏的，請過來這邊，我們決不加害！」話聲才落，便有五個人走了過來，留下拚搏的只有三個人了。

「怎麼？你們眞要拚搏下去？不怕死？也不後悔？」趙昭明再說一句。

「少放屁，看招！」盧與突然斜撲追擊趙昭明，趙昭明橫刀一揚，再向下一拖，同時飛起一脚，三個動作連成一氣呵成，乾脆俐落，盧與中了一刀一脚，慘叫半聲，已跌落海中，叫不出聲來了。

祝青也收拾了一個，只留下一個，左寶勸他停手，反被辱罵了幾句，再也沒有人敢出聲，耿光恨恨的道：「人家好心好意的勸你，你連人家父母也侮辱了，這種人留在世上只有害處！」他本來已退過一邊的，看不過眼，出手了，他與陳德兩個夾攻一個敵人，不幾招就把他們了結了。

「現在你們怎麼樣？回去還是跟我們走？若果回去，我們可以送你一程，若跟我們走，將來你們甚麼時候要離開也可以自己走！」

趙昭明向五個海鯊幫的人解釋清楚，他們都說要投向趙昭明這一邊。

趙昭明道：「不是我不歡迎你們，我是十分歡迎，也十分需要你們，但你們必需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才好參加，似現在這樣，你們祇看到一些表面，以後可能會感到後悔，所以，我勸你們暫時不要參加，我們大約有兩日多的水程才能抵岸，你們可以利用這兩天時間好好的想想，然後再行決定也不遲。」

左寶等人聽到趙昭明說得這麼眞誠坦白，反而眞有點希望加入了。

這也難怪，他們在海鯊幫的地位不高，武功也普通，好的享受永遠也輪不到他們，出海打劫却就落在他們頭上，拚生拚死，還得挨打挨罵，只因受到控制，無法反抗，才會一日又一日拖了下來，把苦悶與痛苦發洩在被劫者身上，所以他們變得十分殘忍，午夜人靜，雖然自己想起來也難過，可是一到天明，大家又忘得一乾二淨了，此刻，見趙、祝二人和他們打成一片，互相關心，覺得和海鯊幫的確不同，怪不得他們個個都奮勇無倫，視死如歸。

船在航行，海風一吹，經過了一場不大不小的惡戰後，各人都有點倦意，祝青叫大家去歇息，由他守夜。

趙昭明說他受了傷，讓他休息。祝青說道：「這樣吧，你先睡一覺，等一會兒我會叫你的！」

「不，你傷了，該先睡，別影响了傷口，妨礙復原。」

兩人各有理由，互相推讓，趙昭明猝然伸手點了祝青穴道，抱他到艙裡去歇息，這樣子强迫別人歇息，左寶還是第一次見到如此，所以甚爲感動！

趙昭明其實自己也十分疲乏的，他在守夜中，靜靜地進行調息，恢復體力，左寶眞想代替他，但他不敢說，怕人家誤會他心存不軌，也怕自己不熟悉情況，會鬧出亂子。

左寶這半夜想得很多，最使他感動的是人家如此信任他們，肯讓他們在一起，還讓他們帶上自己的武器，在海鯊幫這是不可能的事，除了要留下武器對海鯊幫有用之外，連性命也休想留得住！

左寶在朦朧間，突然被一種異樣的聲音所驚醒，本能地張開眼睛，這一看，嚇得他完全清醒了，他看到盧魁站起來，手中握着一柄刀，身子搖搖晃晃的正朝向趙昭明走了過去。

趙昭明以背向着他，似乎並未發覺有人暗襲，左寶一驚之下，脫口大叫：「趙兄，小心背後偷襲！」

趙昭明反應極快，身子一側，已經斜閃幾尺，盧魁知道無法得手了，把刀擲向趙昭明，自然是擲射

不中，趙昭明一躍而起，其他許多人也都被驚醒了，看到這情形，都咒罵盧魁，他却罵左寶出賣他，提醒了趙昭明，左寶罵他不該乘人不備而偷襲，他怕再次被擒受辱，奮力向海疾跳，却因傷重，雙足無力，跳不過船舷，攔腰擱在船舷上，一聲慘叫中，身子一滾，終於掉下水裡去了。

「算了，諒他也不能活了，由他去吧！」趙昭明見各人要下水去擒捉盧魁，便加以勸阻。

「這不是太便宜了他？」

「他如果逃了回去，怎麼辦？」

「我去捉他回來！」

「我也去！」

「不必了，由他去吧！諒他也活不了多久！他中了我一掌，又跌在船舷上，肯定也是受了重傷，活不長久了，我們快走吧！若果海鯊幫的主力趕來，我們決不是他們的對手，別因爲一個死人，誤了大事！」趙昭明這樣解釋之後，各人果然不再堅持，也不再睡覺。

船航行了一天半夜，遇上了自己的船了，趙昭明問：「爹呢？在家？」

「不！爹和劉叔叔、郭大姑、陸大哥他們到陳家屯了，叫你回來之後，不要再出海，等爹爹他們回來！」

「爹爹這麼說？」

「是呀！怎麼？你不信？」

「我怎麼會不信？不過，我和陳兄回來，想見爹爹！昭華，爹爹常說的小虎哥哥，就是他了！」

「小虎哥，我是昭華！」

「嗯！是昭華哥！」

「小虎，你別客氣，我們的交情不比尋常，我叫你小虎，你叫他昭華就行啦！」

「是，昭明哥！」陳小虎說。

陳小虎十七歲，趙昭華十六歲，年紀更爲接近，加上趙昭華不如哥哥富於江湖經驗，處事能力强，所以，他和陳小虎更爲投機，兩人眞是一見如故。

趙昭明問清楚了爹爹只帶了五個人去陳家屯，實在不放心，便對弟弟說：「昭華，明天楊大伯他們就會回來，這裡人夠用了，你和祝大哥帶大家回去，我到陳家屯找爹爹去！」

「哥哥，爹爹吩咐叫你不可去的！」

「我知道，你和祝大哥帶大家回去吧！祝大哥會教你怎麼去做的。」

趙昭明走了，祝青事後才知道，但他知道自己責任重大，不敢追踪趕去，他與趙昭明情如手足，感情甚佳，眞擔心趙昭明此去會有甚麼危險，他問陳小虎關於陳家屯的情形，知道陳家圍勢力極大，海鯊幫擄劫陳家屯的年輕人又全給趙家的人救走，海鯊幫必然又向陳家屯施壓力，陳家圍再加上海鯊幫，實力眞未可料，趙昭明即使及時趕到，也不過是七個人，比之陳家圍與海鯊的龐大人數，簡直是太少了，不成比例，因此，祝青的擔心是有根據的。

趙昭明也爲爹爹的安危擔心，他決定先去找一個人幫忙，他知道自己一個人的力量有限，能多找一個總是好的，主意打定，他便直朝東陽鎭走去。

到得東陽鎭已是二更時分，他還沒吃東西，肚子很餓，他沒有時間理會這些，要先找到人幫手才得安心。

東陽鎭，趙昭明是熟悉的，所以雖然天黑，他一樣走得極快，他由大街走到小巷，由小巷穿出大街，很快就到了靠近魚塘的一座房屋，停了下來，先看看四周，然後走近去，一縱身上了瓦面，滑足飛行，輕輕躍向後進。

突然，有個聲音陰陰地傳了出來：「甚麼人，你找錯門道了，這兒不是你要來的地方，趁我未生氣，快走吧！要是你不聽勸告，可要後悔莫及！」聲音很輕，但字字清晰，句句有力，若是尋仇雪恨的人聽了，聽了這話應該就會走了。

但是，趙昭明聽了不但沒有離去，反而更大爲喜悅，欣然道：「淑美，是我，趙昭明，妳還沒睡，那好極了！」

「趙昭明？明哥，眞是你？」說話的女子原來眞是喬淑美，是趙昭明要找的人，她也高興極了，親自開門迎他入屋，看了他幾眼，才說：「好像是瘦了些，身子沒甚麼吧？」

「身子很好，就是這裡有點不舒服！」他拍拍肚皮，她笑笑說：「肚子餓了，是不是？」

「我早上吃過東西到現在了，有甚麼吃的快給我一點罷！」

「現成的沒有，你先歇歇，喝點水，我馬上給你煮碗麵來吧！」

「淑美，兩碗，妳吃半碗，我吃碗半！」

趙昭明眞是餓了，三兩下狼吞虎咽，很快吃光了一碗，抹抹嘴，摸摸肚子說：「現在它舒服了，不唱歌了！」

「明哥，你這個人無事不登三寶殿，晚上來找我有甚麼事嗎？」

「淑美，妳眞聰明，一猜便中！」

「甚麼事？快說吧？」

「我來找妳一起去陳家屯！」

「去陳家屯？去幹甚麼？」

「妳還記得我告訴妳另半邊金魚的事嗎？我……」

「記得，有人救過你爹，你爹

把半條金魚送了給人家，這又怎麼樣？」

「救過我爹那個人有難，我爹已和幾個朋友去了，但敵人太多，我怕應付不來……」

「所以來找我，是不是？」

「正是！淑美，妳不會拒絕吧？」

「不！我正要拒絕！」

「妳拒絕？」趙昭明不知眞假，神色立變，她吃驚了，拍他一下臉說：「我當然要拒絕你呀，有事就找我，沒有就人影也不見一次，你以爲我是觀世音菩薩，這麼好心腸？」

「妳本來就是觀世音菩薩嘛，妳長得和菩薩一般美，和菩薩一般心腸，我的大慈大悲觀世音活菩薩，妳就答應我吧！」趙昭明已知道她是抱怨自己平時不來，並非眞正拒絕，便改用另一種口吻逗她高興，索性大膽的抱着她雙腿，她「咭咭」地笑，輕輕拍着他的臉，抓他頭髮，揑他耳朵。

愛侶之間，是沒有不答允的，她留下一張字條，就連夜和趙昭明起程了。

由東陽鎮到陳家屯還有一段頗長的路程，直至第二日午後申牌時分才能趕到，他們根據陳小虎的描述，去到陳小虎的家門，見到門破墻坍，瓦碎滿地，就知道已經出了問題，陳丙生一家也給他們打破了門，但家中還有人在，趙昭明便欲說明來意，喬淑美輕輕碰了他一下，先開口道：「老伯，我們是由這裡經過的，因爲短了盤川，素仰這裡陳家圍有位大善人樂善好施，特別是對江湖人更肯幫忙，我們希望他能加以援手，借用十兩八兩銀子，請你老人家指點指點，可眞有其事？」

「眞的，眞的，陳老爺對於有本事的人十分欣賞，都肯幫忙的，你們只要使出眞功夫，別說十兩八兩，就是五十兩一百兩也可以。」

「謝謝，請問陳家圍怎麼樣走法？」

「這兒向東走，看到有高高圍墻的地方就是了，你們是甚麼地方人？叫甚麼？」

「我姓郝叫淑美，山東臨城人，他是我哥哥叫昭明！」

「好，帶你們去吧！」

「怎麼好意思？」

「沒關係，我反正沒事，陪你們走走，活動活動一下。」

「那就先謝謝你啦。」

趙昭明心中暗想，好呀，連我的姓也改了，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變了個小丈夫啦，他免不了有點埋怨，怨喬淑美未經他同意就改了他的姓，但在此情形下又無法反駁，不過，他也佩服她的細心，要不是她，自己可能說明來歷了，但是再深入一想，則又不安了，兩個人入陳家圍，不是送羊入虎口？他倒有點怨她過於大意了。

但喬淑美可不作這麼想，她和那個帶路的談得甚爲開心，那個人問了不少關於臨城的人與事，她滔滔不絕的答話，甚爲清楚，令人相信她確是那兒的人。

陳家圍氣派可大了，不用看別的，僅看一道門與圍墻，就已顯出不凡，帶路的和守門的似乎很是熟悉，打個招呼，就通過了。

喬淑美與趙昭明漸漸發覺這個帶路的身份很是不平凡了。

「兩位請等一等，我替兩位通報陳老爺，」帶路的已坦然說自己去通報了，那還用說，他當然是陳家圍的人了。

「淑美，我們這一趟……」

「哥哥，你放心，陳老爺不會叫我們失望的，何況我們希望的又不多！」

「唉！我不是這意思，我是怕……」

「你放心好了，陳老爺不會躭誤我們多少時間的，你怕錯過了好日子？不會的？」

「哎唷！妳說到那裡去啦？」

「說到那裡？你難道不是忙着去成親，做新郎嗎？」

喬淑美擠眉弄眼的向他取笑，他初時不大了解，可是忽然心頭一亮，他明白了，這是陳家圍，不會沒有人監視的，當下爲之一凜，不再說甚麼？

過了片刻，有人出來請他們二人進去，裡面別具氣派，那是一個小客廳，坐了五個人，陳老爺坐在中間，瘦瘦的，已有六十過外了，趙、喬二人到的時候，各人均坐着不動，趙、喬二向他們行禮時他也不起身，喬淑美嬌臉變色，轉身對趙昭明道：「走吧！我們來錯了！」

「怎麼？你們不是有事來見老爺嗎？怎麼不說一句話就走了？」

「本來有事，現在沒有事了。」

「慢着，你這是甚麼意思？」坐在最後邊的漢子大聲問。

「沒有甚麼意思，我是慕名而來，覺得相見不如聞名，何必多說？」

「你怎可以這麼說，太沒禮貌了！」

「甚麼？禮貌？你也配講禮貌？你們這樣對待客人，這算是甚麼禮貌？」喬淑美一點也不客氣！各人聽了爲之面紅，她又說：「我不過是缺了盤川，想起傳言中有陳家圍這樣一個地方，所以到來商量，並不是來求乞，天下之大，我就不信除了陳家圍我便借不到十兩八兩銀子，你可以不借，但不該以這種態度相待，我們走了！再見！」

「走！你以爲陳家圍是旅店，要來就來，要去就去，有這麼容易？」那漢子猝然離座，擋住了她的去路。

「你想怎麼樣？」

「你要走不難，須得過我這一關。」

「你居然想侮辱我，你是找死了！」她見對方居然伸爪探胸，也不再客氣，身形略側，也不見她用甚麼手法，只見她手影一動一甩，那漢子就給她甩向墻上，慘被撞死了。

「鬼影手！」座中有人驚叫！

「妳怎麼出手殺人！」

「我來替老三報仇！」

幾個人吆喝起來，只有陳老爺沒有出聲。

「你們不是瞎了眼嗎？剛才應該看見他對我的無禮，我說過，我不是來求乞的，帶我進來的是你們的人，想侮辱我的也是你們的人，你們也太小看我郝淑美了，你們到底讓不讓路？如果到此爲止，今後我們還可以和平相處，要是你們再相迫，只怕今後我們也難有見面機會了！」

「你的意思是說……」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今日如此，以後也是如此，決難共存。」

「那麼，老三怎樣說？」

「那是他自己找死，我管不了！」

「那有這麼便宜，看招！」

「怎麼，你也要找死？」

「臭婊子，小賤人，來吧！我不怕妳，我不能叫老三白白的死去，我要替他報仇！」他繼續發拳，十分勇猛，也十分狠辣，但是，他始終無法沾到喬淑美半點衣角，她連閃幾下之後，冷然道：「你再不停手，我可不客氣了！」對方居然不停手，罵得更兇，她似乎失足，身子一斜，對方認爲有機可乘，急忙俯撲，她突然扭腰轉身了，飛出一脚，「蓬」然有聲，對方又給她踢得飛起來撞向墻那邊，却有人預先站在墻邊，把他接住。

「鬼影脚！」又有人驚叫。

早先有人叫出「鬼影手」，大家已是一怔，再有人叫出「鬼影脚」，更使人吃驚了，因爲相傳在幾十年前有一位自號鬼影婆的老婦，從未有人見過她在江湖走動，但當一次黑白兩道聯手對付幾個出家人的時候，忽然來了一個無人認識的老婦，她兩手空空，闖入黑白兩道的陣中，拳脚並用，片刻之間，斃傷了十八位黑白兩道高手，留下一聲冷笑，就飄然而去，餘下的都敗在幾個出家人手中，這個老婦的底細，始終無人知道，因她手脚太快，形同鬼影，故就以她自稱鬼影婆相稱，互相引以爲戒，千萬別與鬼影婆的傳人動手，想不到數十年後，鬼影手鬼影脚功夫，居然在喬淑美身上見到，因此，各人都噤若寒蟬，不敢再動手。

「你們這樣對待客人，也太無禮了，潤福，你好大膽，趁我出去了，就胡鬧一番，我若回來遲一步，還了得？還不快向那二位朋友道歉賠禮，等甚麼？」一個年過六旬的老人在兩位中年人扶掖之下走了進來，對原先那些人加以責備，並且還自責平日管教無方，得罪朋友，也向喬、趙二人賠罪道歉，喬淑美明知對方在做作，但亦不爲已甚，予以接納，客氣一番。

這個老人被稱爲大老爺，以示有別於老爺，他爲了緩和氣氛，馬上吩咐擺酒，趙昭明怕酒中有毒，不肯飲，對方也不勉强，席間氣氛還算不錯，但喬淑美已發覺四週佈滿重重人手，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意外，心念電轉，當捧菜的以一大碗羹朝她潑去之際，她一閃身竟搶到陳大福身邊，一把將他抓住道：「你快叫他們開門引路，否則，休想活命！」

陳大福保命要緊，自然聽話，但潤福却大大聲說：「大家不要停手，不論生死，能收拾這兩個混蛋的賞銀千兩，放箭呀，還不放箭！」

「潤福，你，你造反了！」陳大福失驚大叫。

「這就是你作孽的結果。」亂箭下，喬淑美以他作擋箭牌，他便死在自己人的亂箭之下。

原來潤福要奪權霸產，早就處心積慮，收買人心，這時正好用得着，遂了心願，於是，就專心對付喬、趙二人了。

他們喝令趙、喬二人投降歸附，只要發個毒誓永遠效忠陳潤福，就放過他們，還給他們三個月的結婚假期。

喬淑美嘿嘿冷笑道：「你這話當眞？算數？」她趁對方回答時，低聲對趙昭明說了幾句，趙昭明連連點頭，接過她的手提包，趁對方露面時，猛的丟出一個黃色的圓球，在墻上一碰，立即爆炸，把墻壁炸開了一個大洞，趙、喬二人飛快的穿過墻洞到了外面，外面這時可熱鬧了，正有一幫人在混戰，刀光劍影，亂成一片。

趙昭明一看，失聲叫道：「淑美，我爹爹他們都來了！」

「你把掌心雷給我，我去炸他一個開花。」

「好，妳快來幫我！」趙昭明把手提包還給喬淑美，喬淑美以飛快的身法，繞到敵人的背後，由敵人背後投擲「掌心雷」，一連兩個，在轟、轟，兩下巨聲中，原在指揮的

海鯊幫幫主莫海給炸傷了右臂，傷得不輕，但他十分兇悍，就以左手刀朝喬淑美進攻。

喬淑美的身法實在快得太厲害，她繞着對方一連轉了幾匝，然後才一躍而起，俯撲而下，一手打出沙泥，迫使對方閉眼閃避，另一手打出她新近才練成的蝴蝶鏢，在莫海身上一連打中十六鏢，打出個蝴蝶形，把兇名四溢，橫行渤海多時的海鯊幫幫主當場打死，跟在他身邊的幾個幫徒，齊湧向喬淑美進攻，她冷然道：「你們的幫主也不堪一擊，你敢是嫌命長了！」她不退反進，也不知她用的是甚麼招，四個海鯊幫幫徒幾乎在同一時丟了刀，捱了一脚，跌出近丈，兩個爬得起來，立即逃走，兩個爬不起來，嚇得動也不敢動，躺着調息。

「昭明哥，你怎麼了？」喬淑美嬌聲叫喚，聲音甜美極了！各人聽了為之精神一振。

「淑美，妳快來，我在這裡！」趙昭明大聲回答。

趙昭明已經和爹爹在一起了，趙鐵腿問道：「昭明，她是甚麼人？」

「朋友。」

「和你一起來的？」

「是，我請她來幫忙的。」

「你通知她小心，海鯊幫的人非常歹毒，武功也不弱。」

「是！我告訴她，等她到來……」

「昭明哥，海鯊幫幫主已死，蛇無頭不行，我們把他們全毀了吧，你找到陳叔叔了嗎？」

「還沒有。」

「他們給陳大福囚到陳家圍去了！」趙鐵腿回答道。

「那麼，我們快到陳家圍去救人！」喬淑美的身法招式都怪，又是鏢又是脚，她就如穿花蝴蝶般在敵人身邊閃來飛去，迅速把敵人消滅，然後說：「昭明哥，我先到陳家圍去，你們快點進來吧！」

「姑娘，不可魯莽，等會兒我們在一起……」趙鐵腿怕喬淑美一個人孤立無援，可能有失，加以她又是個少女，若果失手，將不堪設想，想加以阻止，但她却走得太快，一眨眼已到了陳家圍圍墻之下，傳回來的聲音是：「伯伯，你放心，我會小心的。」

「爹，她會小心自己照顧自己的，不用替她擔心。」趙昭明支持她的說法。

「胡說，她是一個女孩子，一個人多有不便，你還不快去幫她。」趙鐵腿催促兒子去幫喬淑美，他也看出兒子與喬淑美之間有不尋常的交情了。

喬淑美以美妙的姿態一個飛龍昇天式，飛過圍墻，回手一個掌心雷擲出，轟然一聲，圍墻塌了一大片，陳家圍的人聞聲趕來查看，只嗅到一陣陣火藥味，那裡還有人影？

喬淑美呢？怎麼沒有人看見？原來她跑得太快，她一擲出「掌心雷」，人已遠去十多丈，等到「掌心雷」爆炸，有人來查看，她已經在五十丈開外了，她轉入後院，她看到有兩個人平握鋼刀走向一間破屋子，便跟上去，聽他們的話意，是奉命去把人質押出來，以此要挾趙鐵腿等人退去，喬淑美認為是難得的機會，跟得更緊，直等到他們開了兩重門，便聽得他們呼喝陳平安夫婦名字，才猝然動手，把他們制住，並叫各人不用擔心，趙鐵腿父子已經帶了人來攻打陳家圍，救他們出去。

喬淑美不認識陳平安夫婦，陳家屯的人也不認識她，同樣也不認識趙鐵腿父子，因此，她的話只使各人愕然，並不知她說甚麼，不過，見他把陳家圍兩個握刀的人打倒，對她倒是有好感，相信她是個好人，所以並不兇罵她，還肯聽她說話。

雙方正在楞然相對之間，喬淑美忽然叫道：「來了！昭明哥來了！你們不要亂跑，我去帶他進來。」

喬淑美一轉身就出去了，她一走，有人急於脫險，不聽她勸告，也跟着逃出去，才逃出門口，碰上陳家圍的人，一下子就給殺了兩個，一個逃脫了，一個又回到屋內，陳家圍的兩個人追進來，看到死去的兩個同伴，恨怒交加，正在追問兇手，準備大開殺戒，陡見人影一閃，身邊多了個少女，一個連迴避也來不及就給制服了，另一個逃向門口，也給剛入門的少年一刀斬於門口。

這個少年就是趙昭明，他提高嗓子問道：「那一位是陳平安叔叔？我是趙昭明，十五年前，我爹爹曾蒙叔叔相救，後來我爹送了半條金魚給小虎兄弟的，我們已經救回小虎兄弟和丙生兄弟等二十多人，我爹爹和朋友都來了！」

陳平安一下子站了起來，他走上前和趙昭明相見，丙生的娘也向昭明致謝，喬淑美道：「昭明哥，你先別急着跟大家說話，你守在門口，任何人也別讓他進去，我還有兩個「掌心雷」，給你一個，敵人若是多了，你就給他們一個，我去外面看看，一會兒就回來！」

「淑美，敵人可能有機關，妳小心！」趙昭明關心地提醒她。

「我知道，你也要小心，提防暗箭！」

喬淑美出去了，趙昭明握刀守在門口，把陳家圍的人都打退了，

後來，一下子來了五個，他實在難以應付，只得退入門口內，利用門口窄限制敵人人數，但來人武功極高，尤在趙昭明之上，他不得不退，又不敢使用「掌心雷」，形勢十分危急，正在難以支持之際，外面突然傳來一聲巨响，地也震了，同時傳出一聲尖銳的嘯聲，震得各人耳鼓隱隱作痛，之後是陳家圍的人狂呼大叫，倉皇奔逃，進擊趙昭明的漢子在此種情形之下，無心戀戰，急急撤招逃走，趙昭明追了出去，甩出「掌心雷」，結果把對方炸死了。

後來才知道他是陳家圍的總管，怪不得有如此高的武功。

喬淑美十分厲害，她所到之處，所有敵人都為之披靡，她的「掌心雷」、「鬼影手」、「鬼影脚」，連珠蝴蝶鏢，都是敵人的尅星，她見陳家圍內告一段落，便再到外面去，見又來了十多廿個海鯊幫的人，使得本已佔了優勢的趙鐵腿等又陷於苦戰。

她一氣之下，放一把火，將海鯊幫的兩隻船都燒了，斷了他們的後路，再將他們逐個消滅。

這時，早已天黑了，藉着兩艘船的燃燒火光，更顯出喬淑美姿式美妙與輕功的超卓，她明明在十多丈外的，一下子就到了敵人面前，使敵人措手不及，無法防備。

這是一場惡戰，死傷的人數很多，僅是海鯊幫就死了四十多人，傷了十多人，共有六十人，陳家圍也死傷了幾十人，共計有百餘人之數。死的人全搬到一艘船上，放一把火，毀之渤海，傷的倒不怎樣難為他，給予醫治之後，還給他們盤川，讓他們離去，屬於陳家圍的人，也仍準他們住在陳家屯，和大家一起生活，自然再享受不到過去那種特權了。

陳平安與趙鐵腿相見，兩人都十分激動，趙鐵腿說這是好心人有好報，天理循環，大家都不必客氣言謝。

趙鐵腿介紹兒子與陳平安相識，並叫他把援救小虎的經過告訴陳平安。

趙昭明介紹喬淑美給爹爹認識，她十分大方，稱趙鐵腿一聲伯伯，並向他告辭，說怕娘親懸盼，要馬上回去，趙鐵腿稱讚她武功好，人品也好，端莊有禮，對她甚有好感。原想留她住些時日，聽她說怕娘親掛念，想到她是一個少女，父母愛子之心，實在是值得同情，便叫兒子送她回去。

「不必了，伯伯，你們跟陳大叔久別重逢，正宜多敘些時，我家離此不遠，不用送了。」

「不！昭明該送妳回去，我嘛，就不送了，請不要見怪，你們甚麼時候起程？天亮？」

「不！現在就走了！」

「哈哈，年輕人總是這樣性急的，好吧！路上小心！」

「謝謝你，伯伯。」喬淑美向各人告辭了，陳家屯的人也留她不住。

趙昭明送她回去，走了不到兩里，她就對他說：「你回去吧！今晚不用你送了，有空你再來探我吧！老人家可能是試探我們，你不該送我回去！」

「好！我一定來！」他握着她的手，她貼在他胸前，他乘機摟抱她，親她一下，她並沒有迴避，默默地接受了。

兩人靜靜的擁抱了片刻，她突然站直了身子，撥一下秀髮，說：「你快回去，我走了！」說走就走，遠遠傳來她的聲音，叫他有空就來看她，她在等他。

趙鐵腿見兒子回頭，責備他說：「你眞是不懂事，怎麼能讓一個姑娘家自己走回去。」

「她說和我在一起不方便，來時因為有急事，沒辦法，現在沒事就不必了！」

趙鐵腿聽了甚為高興，回家以後，便找人向喬家說親了。

這頭親事，不用說，一定成功！

（完）

翡翠雙絕

三期完武俠故事／石磊・文　可飛・圖

失靈丹難醫父病　疑盜寶誣告殺人

夜幕低垂，蒼穹中一片低沉的黑暗。

辰州的大街，冷清清、陰暗暗，森森寒氣，遠處野犬吠聲，此起彼落，時已三更天。

那種慘冷陰森，宛如把這個湘西小鎮辰州，變成了恐怖的地獄。

驀地裡，遠遠的傳來，一串懾人魂魄的鈴聲，劃破了黑夜的沉寂。

寒風凜烈，刮得樹梢瑟瑟搖曳。

家家戶戶窗簾兒緊閉，有被鈴聲驚醒的人更哆嗦藏在暖暖的被窩中，不敢把眼睛往外面張望。

鈴聲越來越近，朦朧的夜色中，現出幢幢人影。

走近了，可以看清楚那是八個人。

為首一人，是一位白髮披肩，臉形修長瘦削的老人，他左手拿着一隻高約三尺的收魂幡，右手輕搖驚魂鈴，緩步前進。

瘦削老人身材極高，一臉木然的神色，冷冷冰冰，陰陰森森，蒼白得有幾分鬼氣，身穿一襲八卦法袍，足登輕快布靴，口中唸唸有詞，可怖的鈴聲很有節奏的响起。

在他身後一字排開的是七個人，不，那不能算是人，因為那是七具死人的行屍。

七具行屍，高矮不一，身穿白布長衫，頭戴寬邊草帽，臉前垂掛黑色面紗，遮去臉形，衣背貼住一條黃色道符。

瘦削老人手中驚魂鈴搖一下，七具行屍就如殭屍一般，全身硬直的向前蹦跳一步，那樣子叫人看了毛骨悚然。

這就是湘西的奇俗——趕屍。

有人客死異地，為了把屍體運返家鄉埋葬，就請了趕屍的大法師，把屍體趕回家鄉安葬埋殮。

據說每位大法師都有很高的法術，一唸咒語，搖動驚魂鈴就能使屍體立起，跟着大法師前行。

鈴聲漸去漸遠，瘦削老人和七具行屍，已逐漸消失在大街的盡端。

忽然，一條人影狸貓似的從屋簷上縱落大街，他甫一停身，又飛快的向街尾奔去。

那條人影閃沒，立刻又有一縷白影，從原處疾逾鷹隼的追趕而至。

他站在街心，星目四眺，驀地身形一晃，疾如流星的向街尾追去。

那份絕頂的輕功，驚世駭俗，剎時追至街尾，轉過一條小街道，突然詫異地一怔，已失去追踪的對象，却見前面鈴聲頻响，瘦削老人領着七具行屍正緩步前進。

那人一身雪白的勁裝，腰懸一柄古色斑爛的寶劍，劍眉星目，人長得英俊瀟洒，不過是二十上下的年紀。

突然，白影閃動，白衣少年攔住瘦削老人的去路，臉現焦急之色，抱拳一揖，道：「驚擾法師，得罪，得罪！」

瘦削老人目眶深陷，雙眼無光，表情冷漠森寒的道：「尊駕有何貴幹？」

白衣少年急切的問道：「法師，可看見一位身形魁梧的大漢跑過去嗎？」

瘦削老人冷冷的道：「老夫一心趕屍，未曾留意。」

他身後七具行屍，彷彿木頭人似的僵立，紋風不動。

白衣少年目光落在七具行屍上，頓時，心裡起了疑念，問道：「法師，可肯讓在下，看看背後那七個人的面目嗎？」

瘦削老人冷漠地道：「都是些孤魂野鬼，有什麼好看？」

白衣少年道：「在下懷疑有人混跡其間……」

瘦削老人輕叱一聲，打斷了他的話，道：「胡說！」

白衣少年焦急之色，突然一變，颼地一聲長劍出鞘，幻起一片寒光，道：「法師不依，莫怪在下用强了。」

瘦削老人道：「不行，尊駕讓開，莫誤了老夫的行程！」手中驚魂鈴輕輕搖動，舉步欲行。

白衣少年長劍一橫，擋住去路，道：「法師，別逼在下出劍！」

瘦削老人一怔，那張無血色的瘦臉，變得越發蒼白可怕了。

頓時，兩人形成僵持的局面。

白衣少年斜視瘦削老人身後七具行屍，他本人不信鬼怪，更不信屍體居然還能行走，趕屍的說法，絕難信服，突然白影疾閃，他已躍到屍體之旁，長劍一揚，以劍尖去挑屍體臉前的黑紗布。

瘦削老人厲喝一聲，阻止着道：「住手！」

白衣少年長劍停在半途，眉峯一皺，道：「你怕了嗎？」

瘦削老人面容肅穆，深陷的眼眶，透出兩道烱烱寒光，反問道：「尊駕驚擾亡魂，就不怕招災惹禍，沾上邪氣嗎？」

白衣少年豪情干雲的道：「在下心地光明，怪力亂神全然不懼！」心裡却想：「他已心怯，所以才阻止我去掀那些行屍的臉紗罩。」

越是這樣，白衣少年越要查看個究竟。

瘦削老人冷冷的問道：「尊駕認為這些行屍，有可疑的地方？」

白衣少年答道：「不錯，在下懷疑有人混在其中。」

瘦削老人又問道：「尊駕窮追不捨，那人到底何處得罪尊駕？」

白衣少年道：「他偷了在下東西。」

瘦削老人道：「錢財身外之物，尊駕何苦……」

白衣少年截口道：「不是錢財！」

瘦削老人意外一怔，既而說道：「那必是一項很珍貴的寶物了？」

白衣少年道：「可以這樣說！」稍微一頓，突然又改口道：「不，那是一粒藥丸！是用來急救一位垂死的人。」

瘦削老人問道：「那位垂死的人，必是尊駕的至親骨肉了？」

白衣少年臉現焦急的說道：「那是家父。」

瘦削老人輕哦了一聲，重重的道：「太不該了，太不該偷去令尊的藥丸，可惜那人並未混在行屍之列中。」

白衣少年說道：「待在下查看一下便走。」

瘦削老人道：「尊駕如不怕沾惹邪氣，儘管請便。」說罷，移身退了兩步。

這一着，完全出乎白衣少年的意料之外。

他在猶豫間，突然舉起劍一抖。

突然，左邊小巷「蓬」地一响，有一團黑影倒了下來。

白衣少年一怔，驟然回手收劍，揚目望去，祇見一位身穿一襲黑色衣衫的魁梧大漢，栽倒地面。

他認出那人正是偷他藥丸的大漢，立刻長劍入鞘，向瘦削老人抱拳道：「法師，恕罪，在下要找的人，就在這兒。」

瘦削老人冷哼一聲，轉身走去，搖動手中驚魂鈴，率領七具行屍，緩步行去。片刻間，消失在茫茫的黑夜中。

白衣少年挪身直去，扶起魁梧大漢，已是奄奄一息，急忙問道：「快說，你偷了我的大還丹呢？」

魁梧大漢受了嚴重的內傷，肺腑俱碎，微弱乏力的道：「我……我……」突然頭一垂，氣絕而亡。

白衣少年把他平放地面，雙手却往大漢身上搜索，找了半天，都沒有找到他失去的大還丹。

可是，却反而搜出一具精巧的珠盒。

那珠盒製造得精緻可愛，是用高貴的檀香木製成，四周還嵌着閃閃發亮的珠兒翠片。

白衣少年看了半天，不知裡面放了些什麼東西，突然靈光一閃，忖道：「莫非他把大還丹藏在裡面。」

心念一動，伸手掀開珠盒。

忽然，一縷破空之聲，從背後

襲到。

白衣少年連忙低身，抽身後退，躍出六七尺遠。

但見一位青衣少女手握五彩帶，宛如一道匹練似的，連連向他攻到。

白衣少年閃身後退道：「姑娘……」

青衣少女却不問青紅皂白，疾攻數招，嬌喝一聲道：「大膽賊子，納命來！」

她手中五彩帶柔軟無比，可是在她手中使出，彷彿一條靈蛇，詭異無比的吐向白衣少年的面前。

白衣少年不由得勃然大怒，掣劍疾起，挑開襲來的五彩帶，他劍法高深，又快又疾，封住青衣少女手中的五彩帶。

可是，白衣少年無心戀戰，突見他身形如風，長劍疾迎一圈，人已躍出丈外。

青衣少女却是柳眉含怒，罵道：「好賊子！」

白衣少年這時才看清對方，身着青色大風氅，黛眉柳目，檀香小嘴唇，臉龐長得十分俏麗秀美，可是一雙清澈深邃的美目中，却透出重重的煞氣。

他抱劍而立，道：「姑娘，休要出口傷人！」

青衣少女雲髻高挽，却戴着重孝，正含怒中，隱藏着幾分悲戚，但見她抖動手中五彩帶，喝道：「罵你又如何？」

白衣少年淡淡的問道：「在下偷了姑娘什麼東西？」

青衣少女冷哼一聲道：「人贓俱獲，猶想狡賴，看來我爹也必爲你們所害。」

白衣少年看她越說越離譜，怔然又問道：「姑娘妳說什麼？在下深感不解。」

青衣少女一指他手中珠盒，道：「你偷了我們家的珠盒，還要裝蒜？」

白衣少年左手抛起珠盒，道：「這是妳的，拿去吧！」隨手丟去，返身走開。

青衣少女右手反抄，接着珠盒，擰腰一錯，撒開五彩帶，擋住白衣少年，道：「不把話說清楚，休想離去。」

白衣少年被她纏得無法，問道：「姑娘，意欲何爲？」

青衣少女又喝問道：「你好大的膽，敢偷走珠盒？」

白衣少年道：「珠盒不是在下偷。」

青衣少女冷哼一聲，美麗的臉龐突地一變，道：「珠盒明明在你手中，還想賴賬！」

白衣少年解釋道：「珠盒是在下從那個人身上搜出來的。」指一指丈外的魁梧大漢屍體。

夜色已暗，青衣少女轉頭一望，祇看到一個人躺在地面上，顯然是死去。

「你殺了他？」青衣少女問道。

白衣少年道：「沒有，在下追過來，就看到他受了重傷。」

青衣少女問道：「你追他幹什麼？」

白衣少年道：「這個在下沒有告訴妳的必要！」抱拳一揖道：「在下告辭了！」

「你……」青衣少女喊住他已經來不及了。

白衣少年輕如一縷炊烟，疾速的閃沒在茫茫的夜色，眨眼走得不見人影。

青衣少女一陣悵惘，移目注視手中珠盒，欣慰的道：「雙絕翡翠，我終於找回來了！」

啓開珠盒一看，不禁心頭大駭，驚住了，原來珠盒裡空空如也，那還有什麼翡翠雙絕呢？

青衣少女一跺脚，罵道：「好可惡的東西，竟敢來騙我。」挪身疾起正想追去。

忽然看到前面地上的漢子，突地返身飄了過來，睜目細看，不由驚嘆出聲。

「三師兄！」青衣少女抱起魁梧漢子，心痛欲絕的哀叫着。

青衣少女強忍住淚，探手查看大漢的傷處，發覺是中了一種深厚的掌力。

突然，她撕開大漢的衣衫，露出寬厚的胸膛，左胸上霍然一記鮮血的手印。

「血手掌！」青衣少女一聲驚叫，嚇得身軀微微戰動，道：「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

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殘酷的事實，却明明擺在眼前。

十年前，江湖上流傳着一句話：「南環北掌一聖劍」，那是形容三個人，三個武林絕頂高手。

「南環」是指玉環老人花天雨，他以一雙玉環，揚名江湖，從來沒有人在他的玉環下走過十招。

「北掌」是指血手掌宋鎭山，一雙血手掌已練到了爐火純青地步，未逢敵手。

「一聖劍」是指聖劍莫羽，他的劍法之高之奇，睥睨江湖，據說他一出劍，可以將飛翔中的蚊子，劈成兩半。

這三個人皆是江湖奇人，性情縱使怪癖，却不隨便仗技傷人，因此贏得黑白兩道的讚美與由衷的欽佩。

是以，青衣少女乍見血手掌，根本就不相信，血手掌宋鎭山會出手去殺傷一個後生晚輩，她的三師兄「草上飛」石晶。

但擺在眼前的事實又叫她怎能不相信？

青衣少女悽然的道：「宋鎭山，你爲了奪取雙絕翡翠，不惜下手殺一個晚輩，太可惡了，太可惡了！」說到最後，竟自傷心的落下淚來。

* * *

迎春酒樓，雖然設在辰州鎭的西角落，可是依然座上客常滿，生意興隆。

祇因爲這兒菜好酒更醇，掌櫃的待人和善，招呼得又殷勤。

還不到晌午時分，迎春酒樓已是座無虛席，滿樓嘉賓。

可是恁地也怪，滿樓嘉賓，有些客人還站着等候，却有兩桌，桌上單單祇有一個客人，沒有人敢與他同桌共飲。

先說裡頭那一桌，是一位瘦削老人，身穿法袍，一眼就看出是個趕屍的法師。長長白髮披肩，一張慘灰灰的冷陰臉孔，毫無半點人氣，倒有幾分鬼氣。

人人怕沾了邪氣，避得遠遠的，倒還可說得過去。

外面這一桌，是一位白衣少年，長得相貌俊秀，那份脫俗高雅，使人一見，相形見拙，自覺不配與他同據一桌。

白衣少年却不管這些，兀自淺酌慢飲，但他一雙亮若晨星的眸子，不時的掃向瘦削老人的身上。

瘦削老人木然的，一舉一動都十分刻板，左手持盃，右手挾菜，慢吞吞的飲食，對滿樓喧擾，彷彿不問不聞的樣子。

白衣少年冷眼旁觀，忖道：「看你能裝到幾時！」他也以閒情逸緻的心情飲起酒來。

嘈雜聲中，忽聽一個夥計厲叱道：「滾滾滾！咱們這兒可不是佈施善堂！」

白衣少年揚目望去，見到一個乾瘦矮小的瞎老頭，拄着一根手杖，手持一隻酒葫蘆，低聲向夥計求道：「小哥，你就行行好，再賒給我瞎老頭一壺酒罷！」

看他穿着一身襤褸，人長得又瘦又矮，恐怕全身也沒有三兩肉，眼睛又瞎了，臉上有兩處疤痕，乾瘦的額有重重的皺紋，臉皮就像風乾桔皮，又皺又老。

那夥計揚手道：「走走走，上次已賒了你一壺，到現在一個蹦子也沒見還，還想來賒，不用想了！」

「小哥！你可憐可憐我這個瞎老頭，酒蟲又發作了，蹩不住，才……」瞎老頭戰抖着瘦小的身軀，連話都說不下去。

「滾開！」夥計往他身上一推，道：「說不行就不行！別嚕嗦！」

瞎老頭瘦小的身子，豈經得他一推，蹬蹬蹬的退到門口，差點兒跌倒。

但酒蟲已在肚子發作，瞎老頭拄着手杖，又走前數步，哀求道：「小哥，請你再賒我一壺，過兩天把欠的銀子全還你！」

夥計冷哼的道：「呸，等你有了銀子再來罷！」說時又伸手去推他。

他的手還沒有觸及瞎老頭的身上，已被另外一隻手緊緊的箝住，不由悚然而驚。已見白衣少年冷冷的道：「沽酒給他！」

手一甩，夥計連聲道：「是是，少俠！」取過葫蘆轉身去沽酒。

白衣少年道：「老伯，如有雅興，我們共浮一大白如何？」去拉瞎老頭的手。

瞎老頭一縮手，閃開了道：「不，不，多謝相公！」

夥計送上酒來，瞎老頭接過酒葫蘆，仰起頸子痛飲，咕嚕咕嚕的一下子喝掉了大半。

白衣少年笑着道：「老伯，你盡量喝光。」轉臉向夥計吩咐道：「再給老伯沽一壺酒，外加一斤牛肉，半隻燒鷄，五個大饅頭。」

瞎老頭很快的把酒喝光，將酒葫蘆交給夥計，說道：「相公，我已經三天沒沾一滴酒，今天碰到你相公，眞是我瞎老頭走運，雖然我看不見，但却聽得出，相公是位丰采英姿的少年郎。」

白衣少年道：「老伯，不用客氣！」

夥計又送來了酒和菜，交給瞎老頭。

瞎老頭向白衣少年千謝萬謝，才施施然的拄着手杖走了。

白衣少年遞給夥計一塊銀子，道：「多餘的，就賞給你。」

夥計掂一掂銀子的份量，約有三兩重，急忙的打躬作揖，諂笑着道：「謝謝，謝謝！」

白衣少年不耐煩的移開臉，往裡面一瞟，楞了，獨據一桌淺酌慢飲的瘦削老人，已然不見了，桌上殘留一壺酒兩樣小菜。

他一急，連忙穿身進去，走向客房查看。

白衣少年住在西廂，瘦削老人住在東廂，隔着一片小花園，正遙遙相對，這時，房間裡面，並未看到瘦削老人的影子。

「他會跑到那裡去呢？」白衣少年暗裡估量。

想想，突然，他穿過扶疏的花木，往後院一間柴房走去。

柴房緊鎖，白衣少年在木窗眺望，七具行屍平躺在地面上，他心中笑道：「走了和尚，走不了廟。」

這才舒一口氣，返回客房中。

他心懸瘦削老人，不時的向對面廂房張望，一直到傍晚才見瘦削老人神色倉皇的返回房中。

白衣少年見他鬼鬼崇崇，神情

有異，越發認定大還丹的失落與他有關，更加留意監視，準備今晚追踪下去查看個明白。

挨到天黑，瘦削老人一直沒有動靜。

白衣少年用過晚飯，對面的門，依然是緊閉，一直等到深夜，仍然不見他行動。

人們都已入睡了，夜很寂靜。

白衣少年祇好和衣躺在床上，雙眼不時的往對面眺望，突然聽到屋頂，响起了細微的聲音來。

聲音很細，白衣少年功力深厚，却聽得一清二楚，揚目望時，紙窗外人影一閃。

白衣少年心內冷笑：「來得好，我就來個將計就計，看你耍什麼花招？」遂閉目，佯裝入睡。

窗外人影，身材纖細，幪住一條黑巾，頭上戴一頂寬邊草帽，身法輕快的撬開窗子，一展身就躍進屋內，疾步來到床側，拿出一條絹巾在白衣少年的鼻上一拂。

白衣少年早已閉氣防備，趁對方轉身時，微張星目，已見那人一身黑色勁裝，身材細小，臉上幪住黑巾，看不清臉貌。

黑衣人轉身冷笑一聲，取出一件白色長衫，穿在白衣少年身上，又取下頭上的寬邊草帽，替他戴上，帽沿垂下一條黑紗，罩住面形。

白衣少年閉氣不動，佯裝昏迷，任憑黑衣人的擺佈，最後把他仰起，那一身打扮直如趕屍的屍體。

黑衣人抱起他，縱身躍出窗外，往後院奔馳而去。

白衣少年被抱在懷中，感到一陣異樣的幽香，想道：「此人莫非是個女子？」

這時黑衣人已行至後院柴房，微微一運力，扭斷鐵鎖，走了進去，將白衣少年放在七具行屍的左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具屍體，哈哈，已有八具屍體了！」黑衣人喃喃自語道。

白衣少年想不到被擄來混在行屍之中，不知對方用意何爲？此人不知與趕屍的法師有何關係？看他舉動詭異，似非正派中人。

突然，他腰間忽被一縷指勁輕點，啞穴已爲黑衣人所制。

黑衣人取出一道黃色靈符，貼在他的後背，才走出柴房，將兩片木扉反扣，揚長而去。

他一走，白衣少年才透一口氣，腰部啞穴被封住，一時動彈不得，但黑衣人出手極輕，大約一個時辰就能自行解開。

白衣少年不能忍受一個時辰的痛苦，遂運起一道精湛的內力，緩緩衝開了啞穴，霍然長身而起，在暗中看到自己一身不倫不類的打扮，也不禁啞然失笑。

很快的，他似乎覺得自己太大意了，連忙假裝不支，又倒了下來，却斜視着眼，去看身旁七具行屍的動靜。

七具屍體，平平仰躺，黑布遮面，看不出表情，但從他們仰卧的情形看來，僵硬如石，沒有絲毫的動靜，十足就如死去的屍首。

但白衣少年仍不敢掉以輕心，屏息而卧，决心僞裝到底，與他們週旋下去。

一個時辰以後，忽聞驚魂鈴聲，柴房的木扉，被人推開，一陣低沉的咒語傳過來。

那是瘦削老人的聲音沒錯，白衣少年耳朵極靈，忖道：「好戲上台，倒要看你玩什麼花招！」

正想着，第一具屍體，霍然挺身立起，蹦蹦跳跳的走了出去。

緊接着第二具、第三具……第七具……屍體魚貫而出。

白衣少年躍了起來，正待跟隨而去，突然腰部一酸，痳穴被制，渾身乏力的倒下。

在將他要倒下時，忽然背後有人出手將他接住，才免得摔倒。

柴房外的驚魂鈴聲，却越去越遠。

鈴聲漸漸走遠，以至完全沒有聽到，白衣少年覺得失去依持，噗地聲响，摔落地面。

他被封住痳穴，沒辦法動彈，雖然吃了啞巴虧，也是無奈何之事。

白衣少年運氣去衝開被封的痳穴，同時睜眼一望來人，不禁吃驚的暗道：「是她！」

一怔之間，臉上黑巾已被撕下，眼前那人也駭異的道：「是你！」

這時，白衣少年已自行解開痳穴，躍了起來，更驚得那人惶恐失色的倒退兩步。

「姑娘，封住在下痳穴是何用意？」白衣少年冷冷的問道。

原來那人正是昨夜相遇的青衣少女。

青衣少女已看清眼前是活生生的人，始驚魂甫定，臉色平復下來，輕叱道：「果然不出所料，你和那妖道是一條綫上的人！」

白衣少年知她是誤會了，當下說明道：「姑娘休要誤會，在下是被人擄來此地的。」

青衣少女道：「鬼話！」

白衣少年問道：「姑娘是何時進入柴房的？」

青衣少女不明他的問話用意，但仍回答道：「不久。」她指着後面的一個窟洞，表示剛剛從那個洞鑽身進來的。

由此可知，青衣少女並未見到白衣少年被黑衣人擄來的情形，難怪她會誤認白衣少年是趕屍法師一黨的。

白衣少年道：「姑娘已破壞了在下計劃。」

青衣少女道：「你有什麼鬼計？」

白衣少年乃將客棧被擄的情形，以及自己將計就計的計謀，詳細說出，又道：「趕屍的法師，或有陰謀不軌，但經姑娘一搞，在下整個計劃完全粉碎了！」

青衣少女却冷哼一聲，呶呶櫻唇小嘴，道：「我不會相信你的鬼話連篇，那些屍體明明同你一樣，都是活人假扮，還以爲我不知道的嗎？」

白衣少年道：「鬼怪之說，雖不可相信，但在下細心查看那些屍首，好像不似活人。」

青衣少女道：「你們自己人，一鼻孔出氣，當然爲他掩飾，其實我早就看出，你不是個好人，現在既被我揭穿你的鬼計，如不說清楚，姑娘是决不會輕易放過你的。」

白衣少年怔然的問道：「姑娘不相信在下是被擄來此的。」

青衣少女搖一搖頭，道：「單看你一身打扮，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姑娘就不相信。」

白衣少年看看自己一身打扮得怪異，氣惱的脫下白色長衫和頭上寬邊草帽，刹時恢復他本來氣宇軒昂的英姿。

青衣少女却又冷笑道：「現在才脫，已難洗清你的嫌疑了！」她語氣一轉，問道：「昨夜你偷了我的東西，還不快交出來！」

「什麼東西？」白衣少年道：「珠盒？在下不是早已還給姑娘嗎？」

青衣少女道：「不是珠盒，而是珠盒裡面的東西。」

白衣少年道：「整個珠盒，在下均已還給妳，裡面到底什麼東西，在下却不清楚。」

青衣少女冷冷的道：「你裝的什麼蒜？珠盒裡面裝的是什麼東西，你是啞巴吃餛飩心裡有數？」

白衣少年道：「啞巴吃黃蓮，倒也是眞的，那珠盒在下是從那個魁梧大漢身上搜出來的，壓根兒就沒有打開來看過，姑娘就現身索了回去。」

青衣少女道：「你這句話，沒有人肯相信的。」

白衣少年道：「在下句句實言，姑娘爲何不相信？」

青衣少女反問道：「你知道那魁梧大漢是誰嗎？」

白衣少年道：「在下不認識他，但此人在客棧裡偷了在下的東西，倒是事實。」

青衣少女怒道：「你好狡猾，我師兄怎會學那種樑上君子偷去你的東西呢？」

白衣少年心頭一駭，問道：「他是妳的師兄？」

青衣少女道：「不錯，他是我的三師兄石晶。」

白衣少年又是一愣，喃喃的道：「這就怪了！」

青衣少女接口道：「你如不說出眞情，還我東西，你今夜就休想出此柴房。」颼地抽出五彩帶，在白衣少年眼前揚了一圈。

白衣少年退了兩步，道：「姑娘，這裡面情形，越來越複雜了，在下看令師兄還是一個可疑人物？」

青衣少女道：「我師兄可不可疑，難道我還不知道嗎？你不要妄想嫁禍於他！」

白衣少年道：「這件事，在下必要查個水落石出，會給姑娘一個明白的交代。」挪身後退，就要離去。

可是，青衣少女那會讓他離開，手中五彩帶已如奔雷閃電般的捲到。

那是一條柔軟的鞭帶，在青衣少女手中展開，却剛柔自如，剛可成棍，柔可成帶，加以奇幻的招式，幻出變化莫測的帶影。

白衣少年被逼退出門側，五彩帶已硬成鞭棍，當胸擊到。

他不得已擧手抽劍，噹的一聲，疾退兩步，轉身走出柴房，閃入枝葉扶疏的樹林間。

白衣少年並不是怕她，而是這樣下去，總是未了的局面，所以才出劍脫身。

那青衣少女却不肯放過他，心中認定他就是奪去翡翠雙絕和殺父的仇人，展身追出，但她沒有看見白衣少年躲身在樹中，直往前院追了出去。

白衣少年見她已遠去，忽聞墻外傳來趕屍的驚魂鈴聲，心頭一震，暗道：「來得正好！」

人如夜梟，飛過高墻，落在一條小街上。

遠處人影幢幢，正徐徐向前面行。

白衣少年走了過去。

突然，怪事忽起。

原來那趕屍的法師，鈴聲大搖，人如脫弦之矢，奔得飛快。

而他身後的行屍，也個個快如雀躍，緊跟在身後，蹦跳而去。

白衣少年冷哼一聲，道：「我就不相信，追不到你！」展開輕功，彈丸般的追去。

兩下追逐，總是保持個不大不小的距離。

刹那間，已追出辰州鎮外的郊野。

驀地，趕屍的法師，身形刹住，驚魂鈴聲一緩，那些急行的行屍，也隨着緩了下來。

白衣少年隨後追至，一看趕屍

的法師，駭然的驚住了。

敢情這位法師，並不是他先前所見的那個瘦削老人。

此人裝束雖與瘦削老人相同，一襲八卦法袍，身材却較矮小胖肥，滿面短髭，年紀不過四十五六歲左右。

這時正睜着環鈴般的大眼，怒視着白衣少年。

白衣少年知道了認錯了人，當下作揖道：「在下驚擾，請法師恕罪。」

矮胖的法師道：「你敢驚擾亡魂，是會受到災禍的。」說後，搖起驚魂鈴，兀自率屍走了。

白衣少年楞楞的呆立當前，却看到七具行屍隨後離去。

星月無光，蒼穹黑如潑墨，濃濃的露水沾濕衣裳。

白衣少年抬眼四望，却見不遠處，有兩盞昏黑的燈籠，上面寫着斗大的字：「喪」。

「那不是玉環老人花天雨的住宅嗎？到底是誰死了？」心中浮起了疑問。

花天雨是他父親的至交好友，在三年前，他曾隨其父前來過一次，當時花天雨對他頗爲賞識，讚爲武林後起之秀。

「我該去看看花老前輩，順便悼唁一下亡者。」白衣少年心念既定，遂大踏步走到大門外。

突然，閃出三條人影，爲首一人三十開外，身穿素色勁服，腰紮黃緞緊帶，足登虎頭綢面薄底快靴，熊腰虎背，正注視着白衣少年。

他身後是兩名莊丁打扮，身材魁梧，手執大刀。

爲首的那人喝道：「閣下深夜來此，有何貴幹？」

白衣少年抱拳道：「在下豫北宋韶光，特來拜見花老前輩。」

那人沉思了一下，忽又問道：「閣下就是宋鎭山的兒子嗎？」

宋韶光見他直呼「宋鎭山」三個字，不禁有氣，但仍不願傷了和氣，强忍怒火，道：「正是，兄台上下如何稱呼？」

那人聽了他的話，却未回答，右手一揚，招呼身後兩名壯漢，道：「將他拿下！」

兩名壯漢已不容分說，明晃晃的大刀，疾速的砍了過來。

壯漢力勁沉厚，大刀呼呼有聲，十分凌厲。

宋韶光被逼無法，於是長劍出鞘，一聲龍吟之聲，繼之幻起一片閃爍的劍光。

噹，噹，兩聲巨响，兩名壯漢也分不清人家是用了什麼招式，大刀已經被震得脫手飛出。

這神奇的一招，把那壯漢都驚呆了。

幸虧宋韶光並無殺害之意，否則早已身首異處，宋韶光長劍入鞘，含笑走了上來。

那爲首三人，見狀大怒，原本黝黑的面色，突然變得豬肝鐵色，大喝道：「大膽狂徒，接我一掌。」右掌運聚十成功力，緩緩外吐。

「康師弟！不可造次！」一陣喝聲，從裡躍出一名灰衣中年人。

那人身穿灰色綢質衣衫，身體碩壯，國字口臉，環目大眼，年約四十左右，頗有豪爽的氣概。

宋韶光一見此人，大喜道：「馬兄，可還認得在下宋韶光嗎？」

原來此人乃是花天雨大弟子大豪客馬樂仁，而先前那人是二弟子無影掌康壯。

三年前，宋韶光隨父到訪，除了花天雨外，就認得馬樂仁，現在相逢，難怪大喜過望。

可是馬樂仁却緊繃着臉，眼光寒森森的望着宋韶光，臉色一沉，冷冷的道：「姓宋的，你好毒辣的手段！」

宋韶光詫異道：「馬兄，此言何指？在下着實不明白。」

馬樂仁道：「好漢做事好漢當，你何必裝蒜？」

宋韶光愕然道：「馬兄，有話何不明白說了，在下如有對不起你的地方，也不勞馬兄動手，在下自會自行了斷的。」

馬樂仁豪邁的道：「好，就衝着你這句話，姓宋的，跟我來！」

當下轉身走進大門，繞過大廳左側，走向後面一間廂房。

宋韶光跟隨進去，突見花廳上躺一人，以白布蓋住，不知是誰，但從靈位看來，似乎是花天雨的樣子，他多看兩眼。

身後康壯却喝道：「快走！」

宋韶光尚未辨認淸楚，滿懷疑問的跟隨馬樂仁走進一間雅室。

但見床上又平躺着一人，仍以白布遮身，不知何人。

馬樂仁淡淡的道：「姓宋的，請看！」舉手輕輕掀起白布。

赫然露出一張白慘慘的臉，宋韶光乍見之下，道：「是他！」

馬樂仁道：「不錯，他是我三師弟草上飛石晶。」

原來石晶就是昨夜偷去宋韶光的大還丹，後來被人以重手法的掌力擊斃。

宋韶光不知道馬樂仁帶他進來看石晶的屍體是何用意，當下問道：「馬兄的意思，在下還不明白。」

馬樂仁重哼了一聲，也不答活，隨手將石晶的胸衣褪下，道：「請看！」

宋韶光已看到石晶胸前，霍然有一記鮮紅的血手印，不禁驚嘆出聲，呆了半晌，始道：「他是死於血手掌下？」

馬樂仁道：「事實俱在何必多

問？」

這時宋韶光已經明白，石晶被血手掌擊斃，馬樂仁誤認是他下的手。

因爲「血手掌」是他父親宋鎭山的成名掌法，宋韶光雖然用劍，以劍法見稱，但家學淵源自然也練成了掌法，就難怪馬樂仁誤會。

他又想到青衣少女，原來是花天雨的獨生女花飛燕。

這一切眞是誤會重重，眞叫他百口莫辯。

宋韶光道：「馬兄，以爲在下殺了令師弟石晶嗎？」

馬樂仁道：「除此而外，你還有何解釋？」

宋韶光走上前，察看石晶的傷勢，正是血手掌所斃，但手印鮮紅，顯見出手的人，已有七分功力，遂道：「馬兄，在下是練有血手掌不錯，但却僅有三分掌力罷了！」

馬樂仁道：「血手掌功力凌厲，天下絕學，三分掌力也足夠置人死地。」

宋韶光道：「馬兄話是不錯，但是令師弟石晶身上傷痕，已有七分掌力。」

馬樂仁再次看一下石晶的胸膛，血印鮮紅，顯然宋韶光說得不錯，不由沉吟不語。

康壯見狀，上前說道：「大師兄，千萬別上這小子的當，武林中誰不知道血手掌是宋鎭山的獨門絕學，除了他們宋家，誰還會這種狠毒的掌法。」

他話中帶刺，又挑起馬樂仁的憤怒。

馬樂仁抬眼注視宋韶光，沉聲道：「姓宋的，我縱然相信你僅練到三分的血手掌，可是我三師弟死在血手掌之下，却並不假！」

宋韶光心情沉重的道：「這事透着古怪，必然另有複雜的因素。」

康壯冷言冷語的道：「這有什麼複雜，三師弟若非你所殺，那麼就是另外一人了！」

他雖未明白指出何人，但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誰了。

宋韶光怔然的問道：「你是說家父所爲？」

康壯冷冷的道：「是不是，你心裡有數，心中明白。」

馬樂仁道：「宋大俠仁義風範，江湖上素孚衆望，我不敢亂說，可是事實如此，却又如何解釋呢？」

他說話留有三分餘地，宋韶光是聰明人，當然聽得出絃外之音，心中感到十分難過，珠目中滚下兩顆淚水。

康壯道：「事已至此，你掉眼淚也是沒有用的，還不快自決了斷。」

宋韶光抑住悲傷，說道：「兄台誤會。」

康壯道：「誤會？」

宋韶光道：「家父在一個月前，已中人毒氣，一直昏迷不醒，迄未復原，豈有能力遠來湘西傷人呢？」

康壯道：「這話騙得了誰？」

馬樂仁阻止康壯，道：「康師弟。」轉而向宋韶光問道：「宋大俠一代奇人，不知中了何人之毒？」

宋韶光道：「月前，家父在花園裡觀賞一盆心愛的名蘭，突然倒地不起，自此昏迷，藥石無效，在下才去冷山向家師求得一顆大還丹，不意昨夜在客棧裡，爲令師弟所偷，在下追下去，令師弟已被人殺害。」

康壯搶着道：「你一派胡言，三師弟怎會去偷你的大還丹。」

馬樂仁爲人冷靜深沉，他似看出宋韶光的話，不是虛僞之辭，乃道：「你家學淵源，不知又拜何人爲師？」

宋韶光道：「在下拜師經過，倒有一段奇遇，三年前，在下遊歷桂境，不意在冷山碰到一位山野奇人，在下爲他一手折枝爲劍，三丈之外，御劍運氣，砍落一樹落英之技所驚。」

馬樂仁聽至此，不由脫口驚道：「那不是飛劍摘花的奇高劍術嗎？」

宋韶光點頭道：「正是，他已練到劍隨心意，傷人無形的地步。」

康壯不信的道：「騙人，天下那有這麼高的劍術？」

馬樂仁道：「康師弟，須知武林奇人，深藏不露，不要妄言。」他教訓了康壯，轉口又道：「想來那人必是南張北掌一聖劍的聖劍莫羽了！」

宋韶光道：「不！聖劍莫羽在十年前早已消聲匿跡，不再出現江湖，人人盛傳他已遭仇家圍殺而死。」

馬樂仁接口：「不是聖劍莫羽，還有誰能練到這樣高的劍術呢？」

宋韶光道：「後來在下就拜他爲師，學了兩年劍法，據他說姓邊，至於名字早已忘了，因此就以邊先生稱之，家師年近六旬，不僅劍術奇詭，還頗懂藥理，所以家父中毒，在下才想起家師，乃前去求藥，蒙贈大還丹一粒，不意竟在辰州客棧失落了，唉！」

康壯急躁的道：「武林中，從未曾聽人提過邊先生這個字號。」言下含有冷蔑之意。

馬樂仁不理他，突問道：「宋兄，剛才說令尊是爲了賞蘭，始中奇毒的嗎？」

（未完・一）

上文提要： 燕北漢到史家報訊，未得諒解，史家認定燕北漢是殺死史重生的凶手，該殺他不赦，危急中又見葉三妹趕至解難。從此燕北漢對葉三妹情感倍添，更言聽計從。葉三妹建議要查眞相，須去史重生常去的揚州青樓瞭解。兩人便往揚州桃花院，找到紫茄姑娘，言談中，紫茄透露史重生公子與陸鳳鳴公子爲了胡蘆姑娘，兩公子間有些不和，因此燕北漢決定去找陸鳳鳴查問虛實……



杜一非傳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英雄夢

誤中美人計　連番去殺人

葉三妹道：「你管我去那裡！那裡不能去？」

這刹那，燕北漢方猛然覺得，自己跟她有許多看法不一樣，而且她與自己不是同一類人！不由自主地道：「我跟你是不一樣的！」

葉三妹眨眨眼睛，道：「這倒新鮮，我以前從未聽過你提過！你放不放我走！」

燕北漢又嘆了一口氣，道：「你還是留下來吧！」

葉三妹往他身邊一坐，小指頭在他額上戳了一記。「算你有眼光！告訴你，殺史重生的很可能另有其人！」

她話未說畢，燕北漢已支起身來，問道：「你說還有些甚麼人？」

「我怎知道？」葉三妹道：「不知道可以調查嘛！只要有他人在場，便能查出眞相！我相信他不會單獨一人行事，尤其像他這種少爺，必有許多食客跟着！」

燕北漢心頭一跳，問道：「如此咱們要再回丹徒他家那裡調查？」

葉三妹沉吟一下，道：「那倒未必，我有一位手帕之交嫁到這附近，待我去問問她，聽說她丈夫也是武林中人，也許他知道一二！」

燕北漢跳下床來，道：「那敢情好，咱們這就去吧！」

「不，我那手帕之交身世奇特，她不喜跟外人交往，稍候我一個人去，你最好在客棧內，不可亂跑，小妹快則明晚回來，最遲後天早上就回來！」

燕北漢道：「那你可得小心！」

葉三妹在他臉上親了一記，道：「你更應該小心，不可亂跑，我最怕你甚麼事都不放在心上，只記得替史重生報仇！記住，一定要在客棧內等我！」燕北漢心頭一陣甜蜜，唯唯諾諾答應。

* * *

葉三妹回來的時間，恰在她規定下來的兩個時間之間，第二天之半夜，她是在窗外呼喚，讓燕北漢開窗的，燕北漢一把抱住她，道：「三妹，怎地如此狼狽？急死我了！」

葉三妹輕輕將他推到床邊，在他耳邊道：「大哥，我很想你……想死我了，快親親我……」燕北漢立即將她按倒，登了上去，床架輕輕地搖晃起來。

房內又再趨於平靜，燕北漢喘了一口氣，問道：「三妹，你找到你之手帕交否？」

葉三妹道：「丹徒城內有一個名喚楊展棠的青年，跟陸鳳鳴是好朋友，經常出雙入對。楊家家道小康，但他不願進陸家爲食客，跟他交友可能是臭味相投，是要借陸家之勢，保護自己家！」

燕北漢道：「你只探到這個人？他家在丹徒何處，可曾查到？」

「在西二街十七號！」葉三妹道：「令小妹緊張的不是這件事，而是街頭上貼了你之畫像，史家出重金要捉拿你！你說咱們該怎辦？」

燕北漢一把抓住葉三妹之手臂，問道：「眞的這般嚴重？哼，想不到史家會出這一招！」

葉三妹問道：「你自身難保，還要不要去找楊展棠？」

燕北漢冷哼一聲：「你若怕的便不要跟着我！大丈夫生有何歡，死有何懼！」

「只怕你抓住了楊展棠，別人也找上了你！」

燕北漢輕笑道：「只要還我清白，史家還捉我作甚？」

「哼！人心可難測哪！不過我也知道對你這種人，多說也無益！既然我喜歡你，只好死跟着你，榮華富貴也好，家破人亡也好，這都是命！」葉三妹道：「廢話不說，趁天色未亮，咱們趕快上路吧！」

兩人穿窗越墻而去，出了江浦，天色方亮，岸邊尚未有渡船，葉三妹抓起一把泥，塗在燕北漢的臉上，等了好一陣，方有渡船過來，又等了好一陣，方有其他渡客上船。

燕北漢不耐煩，乃呼道：「船家，多給你船資，快開船吧！」船夫解纜搖櫓過江。這一段江面雖寬，但水流平緩，船行甚穩，頓飯工夫便到了對岸。

兩人再度到丹徒，心情不一般，到大街見有人圍成一團，燕北漢走前一望，只見墻上貼着一張告示，畫了一個人像，可不正是自己？

上書捉拿凶手燕北漢，活着賞三仟兩，死者一仟伍百両，小字寫着：此人先殺周千峯，再殺吾兒史重生，最近又殺了陸鳳鳴，諸君人等，遇到彼必須小心！燕北漢看後，又驚又怒，急急離開，幸好人人注意告文，無人留意他。

葉三妹拉着他走，道：「如今你相信小妹的話吧？今後可寸步難行！周千峯俠譽昭卓，要找你晦氣，相信很多人不是爲了三千両賞金！」

燕北漢恨恨地道：「可恨世上盡多有眼無珠的人！那姓周的本是個沽名釣譽的小人！至於陸鳳鳴難道不該死？」

「輕聲一點！」葉三妹拉他到無人處，問道：「大哥，你準備何時去楊家？白天去還是晚上去？」

燕北漢吸了一口氣，道：「還是晚上才去吧！」

葉三妹道：「如此倒合我心意，咱們先找個地方躲一躲，今晚再去找他，嗯，我先去賃間房，然後出去踩道，說不定楊家尚有高手！」燕北漢此時已如傀儡般，任由葉三妹擺佈。

黃昏時分，葉三妹才回客棧，告訴他一個不妙的消息：「大哥，聽說有個外號『鏡心鐵膽』的甚麼沈大俠，住在楊家，此人武功十分了得！」

「沈又昇沈大俠？」燕北漢皺眉道：「他怎會在楊家？有此人在場，不好下手！」

「沈大俠是楊展棠之表哥，他已多年不至，是以大概要在楊家住上一段時日。大哥，這斯武功十分了得麼？」

燕北漢點點頭：「而且俠譽甚佳，兼又嫉惡如仇！嗯，如今該怎辦？」

葉三妹道：「有兩種辦法，一是將他引開；二是連他也殺了，這叫做無毒不丈夫！」

燕北漢瞪了她一眼：「殺他談何容易？他武功定在我之上！你有辦法將他引開麼？」葉三妹搖搖頭，燕北漢在房內不斷踱着方步。

半晌，葉三妹忽又問道：「大哥，就算人家承認你是誤殺了史重生，但殺周千峯又該如何解釋？」

燕北漢乃將史重生對他所述的，複述了一遍。

葉三妹長長一嘆：「就怕人家不聽你解釋，正所謂死無對証！啊，小妹突然想到一個辦法啦，就是我們到他家附近，突然呼救命，沈大俠必然會出來，你即混進楊家伺機抓了他！」

燕北漢想了一下，道：「萬一他表兄弟兩人一齊出來呢，愚兄更無機會！」

「假如他倆一齊出來，便暫時放棄此計劃！」

燕北漢雖覺此法成功機會不大，但此時別無他法，只好死馬當活馬醫！當下道：「好，今夜咱們便去！」

* * *

夜深，長街寂靜，四周不見有人，葉三妹在西二街突然呼叫起來：「救命，有採花大盜！」她連呼兩遍，即見一道人影迅速飛來，仍轉身將衣領扯下來。

那人問道：「姑娘，採花大盜在何處？」

葉三妹含淚嗚咽地道：「他……他跑了，多謝壯士！」她邊說邊將手捂住胸膛。

那人正是沈又昇，只見他濃眉一掀，問道：「那斯往哪處跑去？」葉三妹向前面指了一指，恰在此時，楊展棠也趕來了，沈又昇道：「表弟，你來得正好，咱們快追！」

葉三妹驚叫一聲，沈又昇回頭問道：「何事？」

葉三妹往另一方一指，「他好像是往那邊跑去的。」

楊展棠沉聲問道：「夫人你可得說清楚！」

葉三妹垂淚道：「我……我怕得半死，可沒看清楚，他是個男人，二十七八歲，穿黑衣褲，身材粗壯……」

沈又昇未待她說畢，便急不及待地道：「表弟，你追左面，愚兄由右首追去，有消息便發嘯報訊！」言畢兩人已分左右馳去。葉三妹望着他倆之背影，嘴角泛起一抹狡笑。

且說楊展棠幾個起落，已至街尾，身子一偏，射進右首一條小巷，「颼」地一聲，屋頂躍下一條黑影，正如葉三妹所形容的，他冷笑一聲：「好小子，居然還未跑掉！」

那漢子正是燕北漢，只聽他沉聲問道：「你可是楊展棠？」

楊展棠微微一怔，不由怒道：「你既然知道楊某大名，還敢如此囂張！且吃我一劍！」他長劍急刺而出，居然發出絲絲之劍風聲！

「好，待擒下你再與你慢慢理論！」燕北漢雙槍齊出，只幾招便遏住楊展棠之攻勢。楊展棠做夢也想不到一個採花大盜之武功居然如此了得！他邊應付邊發出嘯聲，燕北漢見他發嘯，深恐沈又昇趕來，攻得更急！

可是楊展棠亦非省油燈，他自知不敵，守得甚是嚴密，燕北漢一時片刻也取勝不了：「淫賊報上名來！」

「放你娘的屁，老子是淫賊？你是陸鳳鳴的走狗！」

話音剛落，已聞一道嘯聲傳來，燕北漢大吃一驚：「這廝來得好快！」他心頭一急，右槍挑開對方之長劍，左槍急刺其脅下！

楊展棠不敢大意，連忙後退，燕北漢殺得性起，那容他退？步步進迫，一槍急過一槍！說時遲，那時快，楊展棠咬牙拚死一劍反劈過來，燕北漢身子一蹲，右槍反戳向楊展棠之小腹，同時鬆開左手槍，五指如鈎，向其足踝抓去！

按楊展棠之造詣，應可避過燕北漢一槍，但偏生他不知爲何，身子呆了一呆，槍尖已破膚而進，與此同時，燕北漢已抓住其足踝，往內一拉，兩下一湊上，整枝槍頭全都刺進其體內！

這情況實非燕北漢所願，是故不由怪叫一聲，但沈又昇又恰好趕至，將這一切看在眼內，亦同時發出一道怪叫！他行動快疾如風，人未至，長劍已先至！「好小子，你叫甚麼名字？」

燕北漢一躍而起，向後倒飛，雙手已抓住了槍杆，不由自主地道：「在下燕北漢，請大俠聽我解釋！」

沈又昇悲叫道：「閻羅老子才聽你解釋！」他劍出如風，造詣比楊展棠深多了！一口氣七劍，便將燕北漢迫退七步！

燕北漢道：「大俠，在下不是有意殺令表弟的，而且我有苦衷！」

「放屁！殺人還有甚麼苦衷？」沈又昇盛怒至極點，招招毒辣，一派非將對方碎屍萬段之勢。

燕北漢此時只求自保，死命抵擋。忽然有人道：「大哥，你騙了他們還不快跑？殺死楊展棠否？快逃吧！」

沈又昇回頭一望，見那人正是葉三妹，不由更怒：「好哇，原來是你們兩人串通好來騙咱們表兄弟！」

葉三妹道：「誰教你們這般愚蠢！兩個大男人被一個女人騙得昏頭轉向，騙得連命也丟了，還威風甚麼？」

沈又昇怪叫一聲，「老子先殺了你這個賤人！」他回身便向葉三妹撲去！對他來說，這女人比燕北漢更加可恨！

葉三妹右手執刀，左手虛握，冷笑道：「奴手上有毒粉，你敢過來麼？」

沈又昇不由怔了一怔，去勢也慢了，但只稍停即起，葉三妹大叫一聲，回身便跑，把手往後一揚，道：「先嚐嚐姑奶奶之毒沙！」

沈又昇左掌早已蓄勢以待，見狀發出一股劈空掌，把「毒沙」捲飛！但只此一慢，燕北漢已追上來，舉槍刺其後背，「要殺便殺我，這與她無關！」

沈又昇見葉三妹已閃進巷內，只好回身再戰：「你想早死，老子樂得先成全你，再回頭找那賤人！」他發起神威，每出一招，均注滿了眞氣，劍風撕空之聲，震人耳鼓，燕北漢實有點窮於招架。

葉三妹再度出現，衝進小巷，罵道：「臭漢子，殺死你表弟有甚麼了不起？你敢傷我情郎一根頭髮，姑奶奶便與你拚命！」

沈又昇沉聲道：「賤人，你來得正好，省得老子還得到處去找你！」他一把長劍對付三件兵器，仍然進退自如，攻守有緻，的確是一代高手，看來他劍法是在周千峯之上，而不在其下！

葉三妹又洒了一把「毒沙」，「你莫奇怪，女人一打輸，便甚麼都做得出來！」

巷子狹窄，沈又昇勉力閃開，仍被幾顆「毒沙」打中，但毫無感覺，葉三妹道：「你還不趕快運功閉氣，否則毒氣攻心，便大羅神仙也難救！」

她越是這樣說，沈又昇心中越是有數，暗笑一聲：「臭婆娘想以此騙我還不夠道行哩！」他心中再

無所忌，攻勢更盛，且集中力量攻葉三妹。

燕北漢見狀大驚，連忙加强進攻，道：「三妹，你快跑吧，不必管我！」

葉三妹猛地跳後一步，抓出一把東西來，喝道：「你敢再過來，姑奶奶便不客氣啦！」

沈又昇大笑：「臭婆娘你能毒得了我再說吧！」他去勢加急，葉三妹洒出毒沙，人再後退！沈又昇閉住呼吸，穿過毒沙射前！

毒沙擊在顏面及手上，未能稍遏其勢，葉三妹嘆息道：「你死到臨頭猶不自知，眞是可憐復可嘆！」

沈又昇見她沒戴着皮手套，更加不信，長劍一招急過一招，葉三妹死命抵擋。呼道：「大哥快助我！」

燕北漢大喝一聲，雙槍齊出，專攻沈又昇後背，沈又昇對他可不敢大意，只好回身抵擋，葉三妹喘了一口氣，鼓起餘勇再戰！

如此又鬥了十來招，沈又昇忽覺顏面及雙臂有點痲痺之感，不由吃了一驚，脫口問道：「賤人，你眞的使用毒沙？」

葉三妹格格笑道：「姑奶奶早說是毒沙，你就不相信，如今我說不是，你又信不信？」

沈又昇暴喝一聲：「到底是不是毒沙？」他倏地轉身，長劍急刺葉三妹！葉三妹見他如此凶悍，不能接戰，不斷倒飛！「賤人就算能飛上天去，老子也要先殺了你！」

葉三妹嘆息道：「其實是你自己殺死自己，與我何關！」沈又昇雙臂痲痺之感越來越明顯，連嘴唇也有點痲：「沈大俠，你快停手運功吧！」

「臭婆娘……老子非……非……」沈又昇說出來的話音全變了，因爲舌頭也發痲，捲不過來，只覺一片模糊，別人根本不知道他說甚麼！

這一切只有葉三妹和沈又昇心頭明白，燕北漢根本不知道，因爲黑暗中他亦不見葉三妹戴手套，那裡相信她會使毒沙，更何況一向未見她身上有毒物！

三人此時已退至西二街，街道比小巷寬敞多了，燕北漢一錯步，已跟葉三妹並肩合戰，沈又昇雙眼赤盡，似欲噴出火來！

就在此時，遠處傳來一陣步履聲，沈又昇忙呼喚道：「殺人凶手燕北漢在此，你們快來！」

燕北漢大驚，道：「三妹快走！」可是這時候沈又昇却做錯了一件事，他不該還纏着他倆，燕北漢爲了撤退，最後那兩槍，使得又急又重，直指其心窩！其目的只求迫退沈又昇，可是沈又昇手臂痲痺，只抬了一半：「噗噗」兩聲，槍尖已透進其心房！

「燕……我好恨！」

燕北漢這時候已來不及細思和後悔，用力拔出槍來，道：「三妹，快跑！」猛一回頭，只見大街上衝來一羣人，手提火把及兵器，殺氣騰騰！

「不要放過燕北漢，他是殺死三少爺的凶手！」

原來，來的是陸家的人，在此時此景下，更不能解釋，兩人慌不擇路而逃。

陸家家丁家將，跟得非常緊，兩人進入小巷之內，葉三妹道：「此處全是小街小巷，咱們分開逃跑，再不行者，便跳進人家家裡避一避，明後天再去江浦客棧見面！」言畢便首先竄了出去。

燕北漢待她去遠，陸家的人已至巷口方閃進另一條小巷裡去：「凶手在這裡！」

燕北漢慌不擇路而逃，雖漸漸將陸家家丁撇掉，可是却跑進一條死胡同！再出去很可能會與陸家家丁碰上，想起葉三妹的話，咬咬牙，一飛身躍進一戶人家之圍墻！

此時正是黎明前之黑暗，燕北漢落足之處正是天井，四周一片漆黑，他大着膽子抬步上廳，不料黑暗之中，竟碰到一個人！

那人吃了一驚，發出驚呼，却是個女子，燕北漢喝道：「我手上有武器，不許亂呼！」他把左手槍交給右手，左臂輕舒，摟住那女子，入鼻一陣香氣，「你再叫一聲，我便殺了你！進房去！」

那女子問道：「你……你來此是何目的？」

「你別怕，我只是避仇家之追踪而已！」燕北漢道：「到你房內去，你一個人睡？嗯，你放心，我不會侵犯你！」

那女子輕移蓮步，邊道：「奴一個人睡一間房，丫頭睡另一間房，只要你不侵犯奴，奴又何必出賣你？你放心好了！」她態度已鎭定下來。

進了房，那女子坐在床上，道：「對面有一張椅子，請壯士坐在那裡！就算你對我不放心，一長身槍尖已可刺及我！」

燕北漢見她如此鎭定，心中微感奇怪，將房門關了起來，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那女子笑道：「名字只是一種記號，所謂相逢何必曾相識？我不問你貴姓，你不問我芳名，不是更好麼？」燕北漢想了想也覺有理，於是房內一片寂靜。

也不知過了多久，窗外已開始發白，燕北漢亦在此刻才發現被自己挾持的女子，其年紀約莫在二十五六歲間，但清麗之至，比十八歲

的姑還耐看！這女人教人一看，便忘却許多煩憂，但她眉宇間却籠着淡淡之憂鬱，只看得燕北漢怔了一怔。

那女子盈盈站了起來，邊道：「天已亮了，你的仇家亦大概已去遠，閣下……」

話未說畢，燕北漢已輕喝道：「且坐下去，少說話！」外面沒有動靜，並不等於沒有危險，蓋陸家人多勢衆，也許已在全城佈下了線眼，自己若貿然出去，說不定未出小巷，已被圍攻！

他心中不斷盤算着脫身之計，目光無意一掠，見牆上掛着一條橫幅，上書蘭質蕙心四個字，此四字若加在這女子身上，實在恰到好處，但令他驚奇的是下款署了三個字「周千峯！」

燕北漢心頭猛地一跳，倏地跑至那橫幅之前細看，周千峯三字之前，尚有四個字：浙東人氏，乃問道：「這位周千峯是誰？」

「周千峯就是周千峯……」話剛說畢，那女子便跳了起來，反問：「你認識周千峯？」

「在下是認識一位周千峯，只不知是不是這一位！」

那女子幽幽地一嘆：「武林中難道有兩位『義薄雲天』的周千峯！」

燕北漢心頭大震，想不到在此處會見到周千峯生前之親友，邊問邊游目望向旁邊之另一幅字畫，「你跟他是甚麼關係？」

那女子頓了一頓，方淡淡地答道：「談不上甚麼關係，朋友介紹相識而已！」

可是此刻燕北漢心頭之震驚，已至無以復加之境地，蓋那幅字寫的是：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十個大字，這是摘自曹植之「贈白馬王彪」詩，但使他一顆心幾乎從口腔中跳出來的，是上款千峯良人銘存，下款是賤妾雙雙題。

千峯肯定就是周千峯，雙雙是否穆雙雙？

燕北漢猛吸一口氣，仍抑不住激動，胸膛不斷地起伏着，連說話的聲音都變了：「你老實告訴我，你叫甚麼名字？」

那女子見其神態異常，有點吃驚，挪一挪身子，低聲道：「你何必明知故問。」

燕北漢心頭又猛跳一下：「但我要你說！」

「奴姓穆，小名雙雙。」

「胡說！」燕北漢猛喊道：「你胡說！」

那女子態度又鎮定下來：「雙雙以前不過是位青樓妓女而已，有人會冒認？」

燕北漢霍地衝到她身邊：「可是穆雙雙已經死了，她被周千峯自莫干山上推下懸崖，肝腦塗地，早已香銷玉隕！你快承認自己是假冒的，在下便罷休！」

那女子忽然仰頭格格大笑起來：「眞是好笑，這故事是你聽來的，還是自己編出來的？」

燕北漢雙手抓住其臂，用力搖晃她一下，沉聲道：「你快老實告訴我，你到底是不是眞的穆雙雙？」

「奴就是穆雙雙，却不知世間上尚有多少個是同姓同名的！」那女子語氣十分平靜：「閣下何事這般激動？」

燕北漢之呼吸聲，一道高過一道：「你便是周千峯所喜愛的穆雙雙？以前在杭州天香院的那個穆雙雙？」

「不錯！奴就是五六年前認識周千峯，三年前他帶我離開杭州的穆雙雙！」

燕北漢好像被人擊了一拳般，癱軟在床上，恰在此時，房外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夫人，發生了甚麼事？」

燕北漢又霍地坐了起來，喝道：「沒你的事，給我滾！」

穆雙雙忙道：「香蓮，我沒事，你不可走出大門一步，先去弄點清水給我洗臉，再去弄早點！」

燕北漢似着了魔般，不斷喃喃地道：「爲甚麼不一樣呢？這是甚麼原因？是誰騙我的？」

穆雙雙心平氣靜地問道：「壯士，到底是甚麼事？」

「有人告訴我那個故事，但他却是我的好朋友！」

穆雙雙突然打了個哆嗦，顫聲問道：「你，你殺了千峯？你快告訴我實情！」

燕北漢猛吸一口氣，不忍令她傷心，道：「那朋友要我去殺周千峯，幸好，幸好我找了他幾個月，也找不着周千峯，否則，豈不鑄成大錯……」

穆雙雙緊張地道：「就算他將我推下懸崖，你也不能殺他，這是我與他兩人的事……你到底是甚麼人？」

燕北漢聲音似哭：「我是個自命俠義，專替人抱打不平的人，却是一個糊塗蛋！我認爲周千峯殺死你，實在太過無情，而且殘酷，他是爲了保持聲譽，不惜辣手摧花……」

穆雙雙用試探的語氣道：「幸好還沒有鑄成大錯？」

燕北漢吸了一口氣：「幸好遇到你……但他爲何要騙我呢？你放心，我今生絕對不會再去找周千峯！」

穆雙雙這才鬆了一口氣：「你的朋友是誰？他是個甚麼人？」

「他已經死了！」燕北漢說至此，心窩便似被人戳了一刀：「我以前一直認爲很了解他，但如今才知道我一點也不了解他！你說我是不是一條糊塗虫？」

穆雙雙十分同情他，輕聲道：「壯士不必難過，這世上盡多小人，你才遇到一個，又算得了甚麼？」說着丫頭香蓮已把洗臉水及毛巾端了進來。見到燕北漢呆了一呆。穆雙雙示意她將水放在架上，她親自弄濕了毛巾，遞給燕北漢：「壯士，請先洗個臉吧！」

燕北漢依言洗了臉，精神稍振，忽然對穆雙雙心生愧疚，覺得自己殺死周千峯，實在對她不起，他幾乎不能再躭下去，亦幾乎欲跪在她面前，向她道歉。

半晌，燕北漢再次道：「夫人，在下發誓再不會去找周千峯，你放心！下次若有機會來丹徒，我會再來探訪你倆夫妻！」

穆雙雙輕輕一嘆：「我還沒有名份，咱們算不了夫婦！」

燕北漢訝然問道：「他不願娶你麼？」

「不是，我不願當小星，更不願他與髮妻仳離，敎他成爲罪人！」穆雙雙吸了一口氣，道：「其實人與人之間，重要的是感情，並非名份，你說是不是？」

燕北漢忽然想起葉三妹來，禁不住點頭稱是。俄頃，香蓮把早點送進來，外加一壺茶，穆雙雙又道：「壯士請隨便！」當下兩人便吃起來。

飯後，燕北漢再也不想躭下去，因爲他沒法面對穆雙雙。穆雙雙看他坐立不安，乃道：「壯士不必擔心，你可以等到入黑之後，再悄悄出去！你的仇家是甚麼人？」

燕北漢不想讓她知道得太多，輕輕搖搖頭：「在下想立即走！」穆雙雙連忙把周千峯的外衣取了出來，燕北漢披上其外衣，再把一臉之鬍子剃掉，穆雙雙又取來一些物品來，讓燕北漢擦在臉上，皮膚登時白了，又在臉上貼了張膏藥，從鏡中看，已有面目全非之感，乃向穆雙雙拜別。

燕北漢走出穆雙雙家，小巷裡沒有人影，忙快步跑過去，穿過兩條小巷，至通往街口處，却見有兩名大漢守在那裏，他已被發現，沒有退路，只好硬着頭皮走上前。

其中一個大漢用當地話喝問：「你是誰？幹什麼的？」

燕北漢搖搖頭，平伸雙臂，表示沒有敵意走上前，那兩名大漢立即過來搜身，當一名大漢取出他插在腰帶上那口裝着雙槍的布袋時，他突然發難，雙臂沉下，食中兩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動作，封了他倆之痲穴，再封了其啞穴，然後奪回雙槍，慢慢走出大街。

大街上人來人往，有如過江之鯽，根本分不清誰是敵人，燕北漢遂放心慢慢走去，不料背後突然有人喊道：「那穿藍袍的有嫌疑，快截住他！」

燕北漢身上穿的正是藍袍，聞言吃了一驚，回頭一望，見有四五個大漢正向自己奔來，雙脚不由自主加快，後面那些漢子不斷呼叫，前面又來了一羣人，高聲道：「陸家捉拿凶手，讓開讓開。」

街上之遊人嘩地一聲讓開，燕北漢見身後有敵人，不假思索，雙脚一頓，拔身而起，欲由屋頂逃跑，可是他立足未穩之際，一柄斧頭已迎面劈至。

燕北漢雙槍尚在布袋內，來不及招架，脚尖用力一蹬，再度落足街上。

說時遲，那時快，陸家家丁已圍了上來，燕北漢迅速將雙槍取了出來，尚未將槍杆擰上，幾件兵器已經往其身上招呼。

好個燕北漢，臨危不亂，邊閃避邊擰槍杆，邊問道：「你們何事要打在下？」

一個大漢喝道：「你變模樣，變不了兵刃，分明便是凶手燕北漢所假裝，還放什麼屁！」

另一個接道：「若閣下自認有誤會的，請跟咱們回去見老爺。」

燕北漢才不傻，且這當兒已將槍擰好，舉槍招架，眨眼間已刺倒一人，可是對方人多，眞有殺不勝殺之感，於是心念轉動，打算退後逃跑。

又鬥了三四十回合，燕北漢見對方人數越來越多，又知道不想辦法實難活着回去，是以他先採取守勢，雙槍齊掃，在自己身前身後，佈下了嚴密之槍網。

「點子厲害，快去通知總管。」

燕北漢忙道：「在下根本不是什麼殺人兇手，你們弄錯了。」話音剛落，頭頂風聲颯然，他驀地醒起，屋頂上尚有一個人，這刹那他才想到逃逸之法。

只見他大喝一聲，舉槍向前急衝過去，那幾個大漢見他悍不畏死，自己反而心慌了，忙不迭退開，燕北漢正想他們如此，再跨前一步，第二次拔身而起。

這一次很順利，讓他立足屋瓦，可是想不到，那些大漢中居然也有好幾個能飛簷走壁，喊一聲上，便有三四個大漢躍起。

「你們分頭攔截，快派個人通知老爺子，說正點子就在此，多派些好手來。」剛才那個伏在屋頂、持一對短斧的漢子交代完畢，又再飛上屋頂追趕。

燕北漢雖不怕會被他們追上，但却擺脫不掉他們分頭圍堵。當他躍過一棟平房，屋脊後突然冒起一

個黑袍人，頭戴斗笠，道：「快往下面跳，後面的人讓我解決。」

燕北漢只看到其下頷，未知其人是誰，不過對方既然沒有惡意，也就樂得依言躍下去，那黑袍人站在屋脊上，淸風吹來，衣袂飄飛，甚引人注目。

陸家持斧的家將忙道：「小心此斷是其同黨！」

話音剛落，黑袍人把手一揚，發出一蓬暗器，他一出手之後，暗器源源不絕射出，令人猜不透他身上到底有多少暗器，陸家家丁們窮於應付，黑袍人趁此躍下去，「快追！」

當陸家家丁躍落小巷中，只見到地上有一件黑袍，却不見人影。「搜！」

持斧的那個喚左鵬，忙道：「點子厲害，最好五個人一組，分兩頭搜！」當下分成兩隊，再分成四組，分頭拍門搜查。

* * *

燕北漢躍落小巷裡，只見是條死胡同，不由吃了一驚，以爲黑袍人是對方之同黨，騙自己進陷阱，正想自另一頭奔出去，忽見黑袍人自天而降，他一落地便將黑袍解下，丟在地上，露出一件黃色之袍子，道：「這邊去！」

他自另一頭奔去，至盡頭，忽見他推開一扇門，招呼着燕北漢進去，燕北漢到此地步，只好聽令於他，隨他進屋，黑袍人便將門關上。

「這是什麼地方？你是什麼人？」

黃袍人道：「進去再說！」他轉身向內堂走去，這屋就像沒有人般，任他倆穿堂入室，不見一個人影，兩人很快又離開那棟屋子，到第二條小巷。

黃袍人又推開一扇門走了進去，燕北漢疑雲更盛，站在門口，道：「閣下再不表露身份，在下可要走了。」

「你若就此離開，便永遠揭不開謎底。」黃袍人推開斗笠，露出一張淸麗欲絕的面孔來，那裡有一點男子漢的味道。

「你，你是……駱……駱家的人？」燕北漢驚詫欲絕，實不敢貿貿然呼出其名。

黃袍人道：「不錯，我便是駱尚賢，快進來再說，否則行藏敗露，又要更換地方。」燕北漢只好進內，駱尚賢忙將門閂上。

「這是什麼地方？還有什麼人住在此處？」

「剛才那一棟屋子，是座空屋，沒有人居住，此處是我家一位遠親的居所，這房子很大，我獨自住在一棟小院，無人會看見。」她又引他進入一個月洞門，裡面是座小花園，花園內有棟小屋，駱尚賢推門請他進去。

燕北漢懷着忐忑之心，走進小廳，拉了一張椅子坐下，忍不住再問：「你怎會在此？」

「老實說，自你離開寒舍之後，我便一直跟着你，無錫、蘇州，你倆都在我監視之下。」

燕北漢又驚又怒，道：「你信不過我，還是對我另有陰謀？」

「哼，我若信不過你，早已在暗處下手了，你還能活到今天？昨夜失去你之踪影，正在焦慮，想不到你又出現，燕少俠，關於史重生之死，你查到了什麼？」

她說這話時十分平靜，燕北漢忍不住付道：「她是對史重生沒有感情，還是城府太深，不動聲色？」當下搖搖頭。

駱尚賢又問道：「你不是認爲陸家三少爺有問題麼？」

「他已經讓我殺了，只可惜留不住活口，沒法替我洗脫不白之寃。」

「這不是你查到的吧？據我所知，他身上還中了暗器，這該不是你之行逕。」

燕北漢心頭一跳，脫口問道：「你怎會知道，你到底還知道些什麼？」

駱尚賢微微一笑：「我還知道很多事實眞相，只是我一說出來，你一定不相信。」

燕北漢道：「只要是事實，在下又怎會不相信。」

駱尚賢沉吟道：「你的枕邊人有問題！」

燕北漢像被人戳了一刀，惱羞成怒地道：「她有什麼問題，若她有問題，還會屢次救我麼？」他心裡還擔心自己與葉三妹之親熱行爲，落在駱尚賢眼中。

駱尚賢輕笑道：「燕少俠，只因你太老實了，想法才會這般簡單，若我告訴你，葉三妹跟陸家他們根本是一黨的，所謂救你只是一場戲，你會相信麼？」

燕北漢斷然道：「絕對不會相信，她與陸老大既然是一黨，因何又要救我？」

「因爲這根本是她安排的一齣好戲，目的是要取得你對她之信任，然後指揮你去殺他們要殺的人。」

「你說陸家三少爺是她要殺的人？」

「何止他，還包括『鏡心鐵膽』兩叔侄。」

燕北漢不由大笑起來，駱尚賢冷靜地道：「我也知道你不相信，因此準備帶你去看點事實。」

燕北漢急問：「你有何根據？」

駱尚賢道：「你且稍候，待我去換件衣服再說。」她將他留在廳內，獨自一個進房，燕北漢一個人在廳內，那裡坐得住，來回踱步，內心就像煮沸的一鍋開水般，沸騰不已。

過了一陣，方見駱尚賢換了一套女服出來，雖然淡掃娥眉，但淸麗絕倫，葉三妹跟她一比就像村姑與大家閨秀般，使燕北漢覺得自己跟葉三妹在一起，身份都被拉低。

駱尚賢取出一張人皮面具給他，又揀了一件湖水綠色的袍子給他：「快換上吧！」

燕北漢戴上人皮面具，把周千峯的袍子除下，套上外袍，駱尚賢便道：「走吧！」燕北漢將雙槍掛在腰間，用外袍蓋着，隨她出門。

駱尚賢傍着他，道：「態度自然一點，咱們慢慢走過去！」他倆上了大街，就像一對夫婦般，再折入一條小巷，駱尚賢對此地似乎十分熟悉，右穿左拐，又進入另一條小巷，然後道：「小心，不要張望，稍後你見到什麼，都不許張叫，必須冷靜，方能查出眞相。」

燕北漢唯唯喏喏，隨她走到一堵圍墻外，駱尚賢再道：「此處頗有些高人，行動必須小心。」她首先躍起，跳上墻頭，却蹲着張望，再回首向燕北漢點點頭，然後躍了進去。

燕北漢雖然不相信駱尚賢的話，但此時已被她勾起好奇心，恨不得立即了解眞相，是故不假思索，亦躍了進去。

落足之處是座小小的後花園，大概因爲是大白天，是以無人看守，駱尚賢見他進來，便向前竄出，直上走廊，再閃進內宅，燕北漢就像傀儡般，一切都跟着她。

內宅可就有家丁及丫環了，內廳傳來鬧笑之聲，此刻已午飯時刻，大概裡面有宴會，兩人一直伏在柱子後面，燕北漢隱約聽到裡面有個女人之聲音，正想不顧一切到窗前偷聽，却爲駱尚賢之眼光止住。

俄頃，果見裡面走出一位端着空碟的丫環出來，燕北漢待她走遠，再也忍不住，標前伏在墻下偷聽，但聞一個粗豪的男人聲音：「三妹，你如此不是太委屈了麼？一路上陪着那小子，還有不陪他上床之理。」

但聞一個女子的聲音呼道：「大哥眞是狗嘴長不出象牙來，他能損姑奶奶一根毛麼？」

燕北漢心頭登時一沉，因爲這聲音像極葉三妹了。另一個男子接口道：「三妹，大哥在吃醋，你說話可得注意一點，別讓他打翻了醋瓶子。」

「大哥」桀桀怪笑一陣，「說起來，眞不甘心，老子在你身上花了多少功夫，方得到了你，那小子不費一分氣力，兵不血刃，便可以夜夜笙歌，晚晚摟着妳睡覺，幾時他無利用價值之後，妳可得通知一聲，老子要親手幹掉他！」

「去你的，還不是爲了殺那幾個眼中釘，賞金取到了否？」

「姓陸的賞金已取到，那姓沈的可還早着呢，今早剛往上報！三妹，你就多呆一夜再去吧！」

說到此，丫頭又來了，駱尚賢連忙示意他閃開，燕北漢匆急之間，不及細思，「颼」地一聲，躍上走廊橫樑，裡面猛喝一聲：「誰？」

那丫頭遠遠答道：「是婢子秋菊！」

「三妹」笑道：「大哥眞是虛有其表，在自己窩裡還怕誰？」

燕北漢伏在橫樑上，一顆心怦怦亂跳，又驚又怒又存疑心，三妹是不是葉三妹？她爲何要利用自己？爲何陸三少爺等人是她之眼中釘？除此之外，她還要自己殺誰？這一連串之問題，在他腦海中如走馬燈般，團團亂轉，他越想，手脚越是冰涼。

猛一抬頭，只見駱尚賢已不在原處，游目望去，原來她已躲在走廊外的一棵花樹後面，正向自己招手，燕北漢此時已十分信任她，輕輕溜下來，跑到花樹後面。

駱尚賢在他耳邊低聲道：「小不忍則亂大謀，先在此看他們出來，是不是你那位枕邊人。」她呵氣如蘭，聲音甜軟，燕北漢却無福消受，一聽到她那「枕邊人」三個字，心頭便似被刀刮過一般難受。

內廳不斷傳出嘻笑之聲，甚是放肆，過了一陣，方見兩個男的，送一位女的出來，可不正是葉三妹，燕北漢幾乎暈厥過去。

只聽那高大漢子道：「三妹，你這樣出去可不行，若讓陸家的人認出來，可就痳煩，還是稍爲喬裝一下，愚兄再派人送你過江吧，其實最好多住一晚。」說至後來，已露出一副饞相來。

葉三妹白了他一眼：「你急什麼？待那傻瓜殺了韓先晋，你我……嗯，日子還長着呢！」

駱尚賢怕燕北漢一時忍不往衝出去，連忙伸手緊緊拉住他，那高大漢子又道：「晚去一天，有何打緊？」

葉三妹道：「總不能到此地步，才讓他生疑。」

另一位比較矮瘦的漢子則道：「不錯，大哥您也忍一忍吧，待三妹換了衣服，小弟再送她過江。」

說至此，三人已走遠。

駱尚賢往墻外指了一指，燕北漢會意，兩人越墻出去，駱尚賢迅速閃進另一條小巷，然後逕直返回其住所，燕北漢默默無語一路跟着她。

（未完・五）

上文提要： 那女子請求齊女幫助說服蕭丹，要她承認其生母羅剎夫人。蕭丹卻出其兩人不意，突然出現眼前。原來蕭丹早防備着，未中迷藥，將她二人的談話全部聽到，但她卻從小沒有母親，她無法接受這事實，氣怒下抓住齊女往外走。走到谷外裝成汚面少年，以爲逃脫追踪。奇怪的是無論街上行人都對她倆客氣有禮，原來一切均在人的安排中……

羅刹夫人

情俠希夷故事

巴人·文　可飛·圖

乍逢生母喜心頭　再認生父難接受

婆婆指着那供奉的牌兒，肅然道：「小哥兒，我現在也在教你們，你們想想，那父以教子，子以教孫，一州又一州，一府又一府，老皆有所終，壯皆有所用，幼皆有所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無幼以及人之幼，何愁大道不行，天下爲公，小哥兒，你們坐下了，待老身煮茶來。」

「婆婆。」齊女道：「多謝婆婆教誨，不敢打擾，咱們別過了。」

拖了蕭丹就走，這番可輪到蕭丹問了，說：「那去啊？」

「回轉那客棧，這樣的女菩薩、大聖人，人人感恩沐德，供奉尚且來不及的，豈可不拜識，你若不願意，隨你啦。啊，我竟忘了。」

「忘了甚麼？」

齊女放開手，道：「你等等，我去去就來，咱們擾了那婆婆半天，人家婆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咱們豈不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你說，該不該留下些銀兩？留下你獨個想想也好。」

不待蕭丹答言，轉身就走，回到那小屋前，只見那婆婆含笑相迎，道：「我就知知瞞你不過。」

只見她向臉上一抹，敢情，竟是無名谷那女子，道：「你不認爲又着了我的道兒，是故弄玄虛吧？」

齊女微微一怔，也笑了，道：「只不過覺得適才的談吐，不像是無知的婆婆，心下有些生疑。」

「其實，我說得也全是實情，不信，隨便去幾戶人家瞧瞧，尤其是那老弱、貧苦的人家，只不過說不出這番大道理來而已。」

齊女道：「不用瞧，所到之處，都供奉夫人的長生祿位牌，還有甚麼不明白的，這可是發自內心的虔誠，我只想告訴你，我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何況母女團聚，這是大好之事，你放心！」

那女子點頭道：「你是說，她回心轉意了？」

齊女肅容道：「有這樣神明至聖的娘親，作女兒的，豈有不以爲傲，不以爲榮的！」

那女子忽然一聲長嘆，道：「也自然不會作出愧對女兒之事了，夫人實冰清玉潔，當年一怒之下，離開無名山莊，只不過年輕任性，莊主一心向道，冷落了夫人，其實，那秀士……嗯，久後你們就會知道了。」

齊女眞擔心蕭丹也會跟來。但沒有，道：「尚未請問，夫人去了何處？」

那女子道：「自從夫人知道小姐離開了無名山莊，不知去向，好生惦念，常一去十日八日，這次一去，已幾近半月未回，我們雖不敢問，卻知她必是尋訪小姐的下落，卻那知你們……」

齊女笑道：「自從離了無名山莊，她以名作了姓，自稱丹丘生，我卻叫她丹丘狂，初時連我也被她騙過了，她扮成了小子，任誰也不知道她是女兒身。」

齊女忽然紅了臉兒，啐了一口，說道：「她作弄起人來，簡直比小子還要狂，好教你得知，近年來，江湖上出現了一位情俠希夷，不知你可曾聽聞？」

那女子瞪了眼，說：「難道就是她？令天下的痴男怨女，有情人都成眷屬？」

「不是，」齊女道：「但也是，那情俠希夷，確有其人，姓胡名奇，蕭丹就是慕名出來尋訪，不料離莊的第二天，竟然遇上了。」

齊女隨把以往事簡略相告，道：「大鬧青州府，痛懲那忘恩負義的知府，助那窮秀才成就美滿姻緣的，就是她，從此，她也就成了情俠希夷。」

那女子啊了一聲，說：「了不得，豈僅聽說了，夫人還好生仰慕，不用說，你也該知道爲甚麼了？」

齊女點了點頭，如何不明白，羅刹夫人夫妻齟齬，這才出走無名山莊，甚至拋下初生的女兒，如何不感慨特多。

齊女的眼睛忽然亮了，情俠希夷，令怨女痴男，有情人成其眷屬，那麼，蕭丹這情，豈不是更責無旁貸。

那女子又道：「若我猜得不錯，聞說情俠希夷又出現在邯鄲，夫人必也聽聞……」

齊女失聲笑了，道：「不過，那大鬧邯鄲的情俠希夷，卻不是蕭丹，而是，有其小姐，必也有其丫環，那是蕭丹的兩個淘氣的丫環，有樣學樣，因爲尋訪蕭丹不着，怕回莊被莊主責罪，故也假借情俠的名兒，大鬧邯鄲，想把蕭丹引去，卻也眞巧，我和蕭丹由京城南下，剛巧也到了邯鄲，可惜，夫人晚了一步，不然連蕭莊主也見到了，說來話長，我得趕快走，你放心，母女天性，何況蕭丹已不那麼決絕了，我已有法兒令她留下來。」

匆匆別過那女子，回到路邊，那蕭丹兀自在那兒發楞。

齊女輕輕握着她的手兒，說：「走吧。」

蕭丹柔順地，默默的跟隨着她，回到那客棧，夥計像不知她們失過踪，迎了上來，含笑道：「兩位相公，回來啦，酒菜這就送去。」

齊女心中一動，道：「不必了，大堂中人客衆多，不更熱鬧些，還有一言，有勞你傳句話兒，待我們也像普通客人就好。」

夥計的忙含笑點頭，道：「便夫人偶然光臨，也常混跡在人客中，甚至連俺也認不出來，不勞吩咐。」

齊女心想，這麼說，那羅刹夫人來去，必也像先前那女子一樣，不以眞身現身了。了不得，也許身邊時刻都有無名谷的人，說不定這夥計就是。

只見那夥計一抬頭，忽然啊了一聲，齊女回頭一看，打街上來了幾個六扇門中人。

齊女也不由一怔，當眞，自從踏足泰安，這還是第一次見到。

夥計的回頭向店堂中的人客望了一眼，那幾個六扇門中人已來得近了，夥計說：「今兒颳的是甚麼風，幾位，好久不見了。」

一側身，對當先一個走到身前的人，低聲道：「辦案？」

那人一皺眉兒，道：「敢情好，若有案可辦，衙門就不鎮日拍蒼蠅，你可知縣太爺多少日子沒坐過堂了，自從來了羅夫人，道不失遺，夜不閉戶，還有甚麼案可辦？有的不過是雞毛蒜皮的銀錢糾葛，今天是我們頭兒的五十大壽，大夥兒湊了份子。」

齊女一拉蕭丹，進入店堂，也低聲道：「你聽聽，衙門拍蒼蠅，當眞是政簡刑輕，不是德政官清，只因爲來了羅夫人，這才眞是仁者無敵，春風風人，夏雨雨人，夫人的德澤及人，豈僅古往今來的英雄豪傑望塵莫及，便古聖先賢，必也含羞，這才是眞英雄，眞豪傑。」

蕭丹沒有言語，但揚了眉兒，亮了眼兒，又何用言語，齊女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那夥計的顯然已知會了店家，對她們也像普通客人一樣招待，齊女輕輕嘆了口氣，道：「眞個是禮義之邦了，你看見沒有，豈僅見不到一個桀傲的，連歪戴帽子斜穿衣的混混，也不見一個，我走南闖北，南七北六一十三省走遍了，何曾見過這樣乾淨的店堂，這原是九流三教，品流複雜之地，你看看，別說強梁，連宵小也斂迹了。夫人才眞是大英雄、大豪傑，不僅獨善其身，而且兼善天下。」

自和蕭丹結伴走江湖以來，這還是第一次見她如此安靜過，不言也不語，齊女看得出來，蕭丹不僅在聽她說，也在聽人客談論，倒是她一心在蕭丹身上，反而充耳不聞，不過只要有人提起羅夫人，無論說的聽的，莫不肅然生敬。

那蕭丹給她甚麼，就吃甚麼，竟是不知飽餓，可知也食不知味，齊女可知道她心下在想。

齊女心想：「不錯，該是讓她想想的時候了。」

大大地打了個哈欠，說：「算起來，你已兩日一夜沒睡覺了，我

可眞傻了，不如咱們早早歇息。」

蕭丹仍不言語，隨着齊女回到那別院，更是倒頭便睡。

初時那蕭丹只不過閉着眼兒想，齊女便是要她想，多一句也不說，故意又大大打了個哈欠，便也倒頭睡了。

那知齊女一覺醒來，大吃一驚，不但蕭丹已不在身邊，而且，分明不在那別院中。

應該已是夜晚了，怎麼仍是天光？而且，已是深秋寒冷的天氣，何來和暖的輕風？

原來那窗戶大開，向窗外一望，只見蒼蒼垂翠微，彩雲在崖上冉冉飛騰，才知已是早晨，而且；又已身在無名谷中！

* * *

蕭丹一覺醒來，不，只不過是醒了，多甜美的睡眠，戀枕依衾，捨不得睜開眼來。

原來，是一隻輕輕柔柔的手，在撫摸她的秀髮，一隻無限愛憐的手。

她知道是誰，除了齊女，還會有誰，常常清早，她就是這樣被齊女撫弄醒了，像情郎，也像愛憐她的大姊姊，不，應該是像娘親！

她從小沒有娘親，若娘親在她身邊，在她熟睡的身邊，必也這樣無限愛憐的撫愛她，慈祥地，痴痴的凝視她。

常常，她在撫愛中醒來，一睜開眼，就見到那雙凝視的眼睛，齊女就會對她一笑，縮回手去。

被愛，原來是這樣幸福、這樣甜美，常常，她也就幻想是娘親，若她有娘親，娘親在她身邊，必也是這樣撫愛她的。

最堅强的人，也有她最脆弱的一面，她多需要，多喜歡被撫愛，捨不得睜開眼來。她幻想是娘親，那隻慈愛的手多輕柔，那痴痴地凝視，自然也無限愛憐。

甜笑浮現在她唇邊，雖然一抹淡淡甜笑，齊女知道她醒了，總會在她臉蛋兒上輕輕地擰一下，必然說：「該起身了。」有時，不，其實是常常，在她的臉兒上親吻一下。

於是，她也一笑睜開眼來。

但現在沒有擰她，也沒有親吻，她聽到的，却是一聲輕輕的嘆息，那嘆聲也無限愛憐，却又聲也幽幽。

不，這不是齊女！

她霍地睜開眼來。

「啊！呀！你……是誰？」

驀然一見，活脫就是她自己，難道，她並未醒來，這是在夢中？

那手，那隻撫愛她的手，緩緩地縮回去了，不，不是夢中，她知是誰了。

甜笑凝結了，眼淚却滲了出來，只是那麼微微一怔，霍地撲入那女子懷裡，叫道：「娘……」

那女子沒有言語，只是緊緊地，緊緊也輕柔的，抱住了她。

點點、滴滴，蕭丹裸露的脖子裡，感到熱熱地痳癢，原來，她也知道，是她娘的點點熱淚。

那緊緊摟抱，那點點熱淚，不已勝過萬語千言，何用言語，何況那女子咽咽哽哽，已不能成聲。

蕭丹何嘗不也是熱淚盈眶，哪還說得出話來！

時間，像是無限長，像永恒，却又是刹那，是的，有時刹那也就是永恒，就像這時刻。

那女子，眞就是羅刹夫人，曾經殺人如痲，但一旦放下了屠刀，却就成大仁至聖的女聖人了。

終又幽幽地，一聲長嘆，說：「那麼，丹兒，妳原諒娘了，這些年來，妳想得娘好苦啊！」

同一時刻，在另一間房裡，齊女也睜開了眼來，當她明白身已在無名谷中，也明白又着了那女子的道兒，不用說，又是在睡夢中，被人抬進無名谷來。

她笑了，像蕭丹一樣，不過不是甜笑，浮現在唇邊的，是一抹帶着苦味的微笑。

不自覺的搖了搖頭，江湖中人聞名喪膽的紫烟蘿，敢情在人家手中，成了任人擺佈的孩兒，雖然人家是好意，善意，又能不令她駭然，若是仇家，若她有仇家，她哪還有命在！

眞不明白，那日在景陽崗下，是着了那酒的道兒，但昨日……

她想了又想，就不明白，被人搬進谷中來，怎生毫無所覺。

大象無形，無名山莊的武學莫測高深，她已見識過了，但不信那女子的武功，竟也會遠高於蕭丹？

忽然心中一動：莫非，羅刹夫人已回谷了？

就在這瞬間，房門無聲地開了，現出一張笑臉，正是如影隨形，或明或暗，不離她們左右的女子。

那女子笑臉盈盈，道：「姑娘醒了，特來向妳請罪。」

齊女尷尬一笑，忙坐起身來，道：「慚愧，更佩服得眞是五體投地，若我猜得不錯……」

不自覺瞧了身邊床上一眼，道：「夫人必已歸來。」

那女子點了點頭，道：「姑娘眞是個冰雪人兒，若非是夫人歸來，如何請得姑娘再度光臨，我那下五門的伎倆，只能瞞得姑娘一次。」

「那位……蕭丹？」

那女子向隔壁一指，喜形於面，道：「多謝姑娘成全！這時候，小姐正在她娘懷裡撒嬌兒，我特來侍候姑娘。」

回身一招手，昨日道上所見的兩個姑娘，已捧了洗臉水和盥洗用具來，那女子笑道：「却是尚未請問姑娘，妳和小姐都是花朵兒一般的人兒，却偏愛着小子的衣衫，說眞的，你們扮成小子，竟連我們也被騙過了，若不是小姐太像夫人，幾乎失之交臂了。」

齊女笑道：「不過是行走江湖上，方便些兒，何況自幼掄刀弄槍！」

那女子笑着點頭，道：「不怪江湖中人聞名喪膽，迄今無人知紫烟蘿是男還是女了。」

齊女也笑道：「不瞞妳說，那日被妳們替我換上了遍身綺羅，好不自在，何況我和蕭丹還有事要辦，若令我們回復原來的面目，那就再好不過。」

那女子一怔，眉頭微蹙，道：「你們……這就要走？」

齊女說道：「妳誤會了，我們雖然有事要辦，却也不急在一時，好教妳得知，妳可知蕭丹，妳家小姐，是如假包換的情俠希夷？」

那女子也罷了，旁邊那兩個姑娘都啊了一聲，又驚又喜。

那女子道：「當眞是有其母必有其女了，不料小姐年紀輕輕，竟也闖出一番事業，爲天地間留佳話，昨日若不承妳相告，還不知大鬧青州的便是小姐，連她的兩個丫環也有樣學樣，夫人得知，不知會多高興。」

齊女道：「說來話長，蕭丹母女團聚，那是天大之喜，便眞有急事，我也不容她即刻離去的，妳們放心。」

那女子吩咐取來齊女的衣衫，梳洗已畢，又復翩翩美少年，道：「蕭丹母女團聚，自有說不完的話兒，妳們必也想知道她淘氣的故事兒。」

喜得那兩個姑娘不待吩咐，已跑去捧了茶，取了點心來。

齊女這才一五一十，把蕭丹離開無名山莊後之事，不厭其煩詳盡地說了一遍，說到蕭丹在滄州調戲她，不禁紅了臉兒，道：「妳們說，她多淘氣，我已自認是老江湖，竟然也被她騙了！」

說得連那女子也笑了，兩個姑娘更是笑得花枝兒般亂顫。

齊女瞧得暗暗點頭，心想，這羅刹夫人必然仁厚隨和，對下屬極寬宏，這女子分明已是谷中第二人了，兩個姑娘在她面前，竟然言笑無忌。

一個姑娘道：「說來眞是怪事，那麼美貌得像花朵兒一般的小姐，言談擧止倒像男兒，那秀士分明是個男子漢，却陰聲柔氣，不僅是說話兒，連走路也像個嬌柔的女子。」

另一個笑道：「可不是麼，那日我們侍候小姐換衣，已知她是小姐了，竟也會臊得心兒直跳。」

齊女却不由怔住了，拿眼來瞧那女子。

那女子點了點頭，道：「怨不得妳們不明白，夫人收留妳們進谷時，一來那時妳們年紀幼小，二來那秀士早已成了那個樣兒，其實夫人當年救他回無名山莊時，可不是這般模樣，其實豪邁英爽。」

說着，瞧了齊女一眼道：「姑娘，好教妳得知，妳知道那皇宮中的太監，爲何會陰陽怪氣麼？那秀士離了無名山莊，回轉家園，我不是已對妳說了那夥賊要殺人滅口，跟踪而至，若不是夫人即時趕到，連性命已不保了，但已身受重傷，雖然救得他的性命，但他已和那太監無異了。正是，姑娘，妳隨我來。」

齊女已猜到這女子要帶她去何處。寒潭，那宛若銀河掛九天的，飛泉下的寒潭。

當眞，蕭丹雖然回心轉意了，即使已認了娘親，那不過是她娘親人人供奉，人人奉若神明，她親眼目睹，親耳聽到，無不歌功頌德，她和蕭丹相處了這麼久，耳鬢厮磨，日則同行，夜則同宿，眞是再了解不過了，心中必然存有陰影。

那就是，她娘即使紅杏未出牆，也不信她娘未移情。

若然她齊女這個局外人，也不由她不心下生疑，夫人當然即使說不能見死不救，無名山莊從無外人進入的，爲何救回莊去？而且竟不避嫌疑，背負回莊？

而且，身爲莊主夫人，即使不重世俗的禮教，莊中非是無人，爲何不假手他人，爲何從頭到尾，由她親手療傷？

那秀士的傷早已痊癒，又爲何不遣走，留莊半年以上，而且，人前人後，月下花前，毫不避嫌，公然親密伴隨？

那蕭莊主回莊了，即使秀士才知夫人已是有夫之婦，慚愧走了，這夫人若是對那秀士無情，豈會爲了他而夫妻反目齟齬，而且爲了他，竟拋下親生的女兒出走？

出走，爲何逕去秀士的家鄉，可知是專程前往，可知出走也爲秀士了。

齊女不自覺，大大地舒了一口氣，那蕭丹雖不言語，若然齊女她這局外人，也不免生疑，蕭丹冰雪聰明，豈有想不到，不生疑的。

現在，好了，若然秀士如這女子所說，重傷後已與女子無異，那麼，一切的猜疑也一掃而空，她明白，這樣的，作娘親的，甚至這女子，都是無法出口，不便說的，她却不同了。

那日傍晚，在可遙望寒潭的小

亭中，不怪這女子欲言又止，求她相助了。原來是這麼回事，心想：若是這女子早些坦言相告，蕭丹必也早知道了，心中的陰影消除，豈會那麼決絕。

太陽已昇起很高了，西面的山崖上，陽光璀璨，那谷中又是一番景象，眞是別有洞天，綠樹在和風中款擺，小溪流水潺潺，千紅萬紫，四時不謝之花開遍，和谷外的草枯葉落迥異。

齊女正瀏覽間，忽聽那女子道：「前面已是寒潭了，姑娘聰敏過人，暗中觀其言行，勝過我來饒舌，而且不瞞姑娘，秀士除了夫人，厭見他人。」

齊女點頭道：「我明白，妳放心，我不讓他見到就是，妳請便吧，我已識得道路，若然妳家小姐問起，說我……」

那女子一揚眉頭，道：「不錯，爲何不叫小姐來尋妳？也讓她親自見到，豈不更好？不過，我尚有一言，對夫人，或是小姐，休言是我所安排。」

齊女對這女子不由倍增敬意，道：「一覺醒來，眼見窗外景色如此迷人，我就信步走來了。」

心想：這女子不僅有見識，而且耿耿忠心，好教人敬佩。

目送她匆匆走了，才轉身，眞是信步走去。西邊的山崖，浴在璀璨的陽光中，令人倍覺溫暖如春，春光明媚，流水潺潺；溪邊的垂柳和風中舞婆娑。只覺行不過幾步，眼前又是一番景色，景色如畫，令人如在畫中。

人在畫中，啊！可不是人在畫中，透過那婆娑的柳絲，薄霧氤氳縹緲，若舞霓裳般，一個女子衣袂飄飄乍現出身來。

正因薄霧縹緲，柳絲婆娑，顯然現出身來，却乍隱還現。

但齊女太熟悉了，幾乎叫出聲來。

蕭丹，這不是蕭丹麼？雖然乍隱還現，只是驚鴻一瞥，雖然着的是羽衣霓裳，但已看得清楚，分明是蕭丹。

她沒有呼喚，因爲心中忽然一動，那女子才離去，自然不是她所尋而來的，蕭丹一旦回心轉意，孺慕之情自也情深，母女乍相逢，初相認，豈有獨個兒走來的？

果然不是她一人，忽聽蕭丹的聲音，問道：「娘，妳要帶我去那裡啊？」

果然！啊！不，怎麼聲音傳自那女子身後，難道所見女子，那霓裳羽衣的女子，不是蕭丹？

齊女才這麼一怔，看見了，果然，分花拂柳，那女子身後，又現出一人來，翩翩少年，正是蕭丹。

齊女心下甜甜的，不禁莞爾，當眞是心有靈犀，蕭丹也着上了瀟洒的少年衣，和她相同，竟是不約而同。

且慢，她竟會認錯人了？那麼，前行的，霓裳羽衣的女子是……

是了，必是羅刹夫人，適才離去的女子，和那兩個侍女，不都說過，兩母女長得一般模樣，乍然一見，簡直不能分辨麼？

不禁好奇，更驚訝，雖然是母女，但母女相像得竟難分辨，可是少之又少。

當然不願，也不能出聲呼喚了，原來人家母女在一起，當眞，母女乍相逢，初相認，這麼急急忙忙，羅刹夫人要帶她去那裡？

不能呼喚，也不能現身相見，而又好奇，齊女便也掩掩藏藏，隔着那潺潺流水的小溪，緊隨在後。

溪邊垂柳婆娑，芳草萋萋，吐艷的奇花在搖曳，何況隔着一條小溪，倒也不怕被她們發覺了，更何況是絕壑幽谷，從無外人進入，母女兩人頭也不回，絕不會想到竟有人跟隨，敢跟隨在後。

現在她看清楚了，當眞，那唇邊的美人痣也相同，部位也不差分毫，也只有她齊女和蕭丹同眠同宿，日夜耳鬢厮磨，也才分辨得出來，這羅刹夫人駐顏再有術，年歲上也有了距離。

何況，行走起來，羅刹夫人便是女中豪傑，甚至可說聖傑，行步却婀娜，蕭丹却邁着步兒，活脫像個男兒漢。

齊女也不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正因蕭丹性格上太像個男兒漢，而且，淘氣的蕭丹，扮風流的少年久了，是以，像那日在谷中一樣，雖然着上了女紅粧，艷麗無比，那及得羅刹夫人這般婀娜多姿。

心想：眞是我見猶憐，便是魯男子，一見也會動心的，何況是風流多情的少年。

她曾相信那女子所說，羅刹夫人玉潔冰清，並未紅杏出牆，現在，一見這羅刹夫人，不由她不心下生疑了：眞不相信那秀士和她相處那麼久，那麼親密，何況羅刹夫人替他療傷，絕不假手他人，也就是有了肌膚之親了，那秀士竟會不動情，不痴情。

却也不禁搖了搖頭，這樣一個婀娜多姿的絕色美人，怎又成了殺人不眨眼，殺人如麻的羅刹？

正因她心下生疑，不由她不加倍小心，尤其是，兩母女的去向，正是那秀士所居的寒潭。

她可是紫烟蘿，禪功無相，全身功夫施展開來，其實不輸於蕭丹的大象無形，何況齊女加倍小心，這母女兩人也絕想不到竟會有人隔着小溪，跟隨在側後。

果然，這母女兩人是走向寒潭，只聽那羅刹夫人的聲音有些兒顫抖，顯然激動之極，也許是這緣故，也不回頭，說道：「我帶你去……見一個人。」

「娘！」蕭丹那日跟隨在齊女身後，也曾去過寒潭，不用說，也曾見過，遠遠見過那秀士，顯然已知她娘要帶她去見甚麼人了，忽然停下步來，說：「不，娘，我……我不願見他。」

蕭丹的聲調，豈僅不自然，而且微帶惱怒。

羅刹夫人停下步來了，而且，緩緩地，緩緩地轉過身來。

齊女慌忙一縮身，把身子緊貼在柳樹後，溪邊草萋萋，任她是羅刹夫人，也不擔心會被她發現。

其實，那羅刹夫人一雙幽怨的眼中，只有她的女兒蕭丹。

只聽她激動的顫聲，說道：「他他……丹兒，妳非見不可，這是……這這……從無人知道，即使是跟隨我多年的秋孃，也不知道的事，今天，我必須告訴妳，對妳說明了，即使妳恨我、怨我，即使妳……從此不再……認我這娘親……」

那聲調，激動得簡直顫抖起來，而且越來越低，隔着小溪，齊女幾乎不能聽聞。

那蕭丹也怔住了，道：「娘，妳……妳說些甚麼？妳怎會……如此言語？」

羅刹夫人閉了一下眼兒，似乎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再睜開眼來時，似乎鎮靜些了說道：「來吧，丹兒，任何人，妳都可以不見，他，妳却是非見不可的，去了，妳就會知道。」

蕭丹再不能說不了，齊女心下更是大奇，竟不自覺，心頭一陣陣緊。

心說：甚麼，是她心下感到，必有令人震驚的事要發生了，倒也不遲疑起來，因爲這母女兩人又走了，走向寒潭。

既然連那女子……原來，那女子名叫秋孃，慚愧，相識已多日了，竟然尚未請教人家的名姓，既然連她貼身，跟隨羅刹夫人多年的秋孃也不知道的事，她，這局外人，能夠，應該知道嗎？

但好奇心大熾，在她尚未作出決斷之前，早小心翼翼，只不過遠了些兒，緊緊跟隨在後，跟隨這母女兩人。

到了，驀見一匹彩緞，從岩頭飛掛下來，不是水聲盈耳，而是樂鳴天籟。

原來映着那璀璨的陽光，陰暗時，看來宛若銀河掛九天的飛泉，幻出彩霞來，似五彩繽彩的匹練，正因是飛泉，而非飛瀑，而又不時被山岩所阻，那下瀉之勢也一再被減弱了，冲激在山岩上，儘似五音齊鳴，發出樂鳴天籟之音來，只因齊女小心翼翼，全神貫注在這母女兩人身上，是以到了近前，也才能看到，甚至也才能聽到。

其實，她不用小心翼翼，羅刹夫人激動之極，蕭丹瞬也不瞬，緊跟在她娘身後，不，不時落後，却緊走兩步，又跟上了，可見蕭丹心下迷惑，脚下也遲疑，人家怎會回望，甚至，顯然連身邊的事務也不注意了，那蕭丹的頭兒抬一下也不會，即使那飛泉的聲響更大了，她也不會抬望一眼。

「娘！」

蕭丹忽然停下步來了，因爲連齊女也見到了，那秀士仍似那日傍晚一樣，垂釣在潭邊，岩下，綠樹掩映，即使水霧幻出彩霞，那幾間精緻的房舍，更清晰可見。

只見羅刹夫人……咦，簡直連肩頭也不見晃動一下，竟已退後了兩步，快得像她本就和女兒携手同行一樣，已把蕭丹的手，握在掌中。

顫巍巍，即使隔着老遠，齊女也看到，羅刹夫人的手在顫抖。

只見她指着寒潭邊垂釣的秀士，顫抖的聲音，齊女幾乎不能聽聞，說道：「他……他才是妳……妳親生的爹！」

只見蕭丹霍地退了一步，即使是齊女，那幾乎不能聽聞的話聲入耳，也似晴空打了個霹靂，驚得呆了！

蕭丹大叫道：「不……不，他不是，爹在無名山莊。」

那是無限驚恐的大叫，只見她霍地退了一步。

齊女也不由心頭一震，簡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這這……這怎麼可能？

但却是眞的，當然眞而又眞，親口由羅刹夫人自己說出來，如何會不眞？

羅刹夫人的話聲不再顫抖了，反而異常鎭定，說道：「反正你早晚必然知道，丹兒，你也應該知道，那就不如早對你說明，他是的，他才是你爹！」

豈不是承認紅杏出牆？承認她自己不貞節？承認她這個有夫之婦與人通姦？

但羅刹夫人並沒有半點羞愧之色，話聲既冷更堅毅，說道：「那蕭嘯天非但不是你爹，而且，他不是我的丈夫，定要說是，那也只是名義上的，丹兒，你……懂麼？」

「不……不不！」蕭丹固執地叫道，又連退了兩步，眼睛瞪得大大的。

齊女也震驚得嘴也合不攏來，從蕭丹瞪大的眼裡，她看到驚恐與羞愧，憤怒又哀傷，可憐的蕭丹，

齊女眞想撲出去，把她摟在懷裡。

羅利夫人這才長長地幽幽地嘆了口氣，但話聲仍是那麼冷毅，道：「爲何人家，所有所有的人，都稱我羅夫人？」

蕭丹突然咬起牙來，狠狠地說道：「因爲你殺人如麻，有如羅利魔鬼！」

齊女對蕭丹的性情再清楚不過了，何況一直以爲娘親早死了，心中根本就沒娘，更何況羞怒交加，齊女不由緊皺了眉頭，想說：「你怎麼可以，她是……你娘親啊！」

也駭壞了，若然激怒了她……她可是羅利夫人，不由齊女捏了一把汗。

但羅利夫人只是面色陰沉了些，聲調也更冷了些而已，道：「丹兒，你錯了，除了無名山莊中人，從沒人知道我有一個姓蕭的名義上的丈夫，甚至你爹，在他離開無名山莊的前一天，也不知道，甚至我，你的娘親，即使遵從你外公的遺命，和他成了婚禮，但從婚禮的那一天起，我也不曾當他是我的丈夫，因爲，我根本沒有丈夫，直到和你爹結合之前，我始終是未嫁身。」

齊女幾乎啊了一聲，那蕭丹的眼睛又睁大了，張大了嘴兒說不出話來。

憤怒、怨恨，甚至羞赧，迅速從蕭丹的臉上減退了，只剩下驚奇、疑惑，好久才說道：「但是……娘，你也說……成了婚禮……」

羅利夫人向寒潭那面望了一眼，隔着寒潭，那秀士兀自低頭垂釣。

飛泉在山岩上飛濺的水花，化成了一片幻彩的水霧，隔着寒潭，也隔着那幻彩的水霧，乍然一見，秀士像在彩霞環擁之中，似要冉冉飛去，默然肅穆，更覺寶相莊嚴。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羅利夫人一個字，一個字地唸道，隨凝視着她的女兒，肅容滿面，聲調竟然嚴肅起來，道：「丹兒，你可讀過？難道……他沒有教你？」

「讀過了，」蕭丹說：「豈僅自幼就熟讀了，而且倒背如流，那是太上老君的道德眞經。」

便齊女也知道，如何不是，那知羅利夫人陡然變了臉色，道：「你胡說些甚麼？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甚麼太上老君！」

但忽然長嘆一聲，點了點頭，道：「必是你一直認他作爹的人教你的了，你外公若死而有知，必死不瞑目，只道他一生所學，承繼有人，那知他這嘉許的人，却入了左道旁門。」

說着，又復一聲幽幽地，更深長的嘆息，聲調也柔和了些，繼續說道：「丹兒，你豈不知，西漢年間，那雜毛張道陵，創立道教，奉老子爲教主，其實是左道旁門，曲解附會道德經，稱爲道德眞經，更尊稱老子爲太上老君；老子道法自然，那生死本是自然天道，竟邪說不老長生，正是道若可道，便非常道了。那宇宙、天地、萬物，本是從無到有，無極而太極，陰陽相生，不過是解說從無到有自然天道的演變，既然道亦不可道，何謂無極太極，何所謂陰陽，其實只能意會，不可道，不可名的，不料你那叫他十多年的爹，不求甚解，竟迷信起黃庭眞修，被不老長生所惑。」

齊女啊了一聲，若不是即時驚覺，幾乎叫出聲來。她明白了，原來如此，那蕭丹又豈有不明白的，也才知道，她爹，原來並非親生的爹，每年必西去論道，論的是旁門左道。

那麼，雖然行了婚禮，其實並未洞房，必是迷信甚麼眞元，倒眞違反了自然、生生不息的天道。

那羅利夫人豈僅沒半點羞態，甚至那幽怨，也是那麼淡淡的一抹。

多少年了？連蕭丹也已二九年華，想想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即使也曾有過幽怨，也早已被遞嬗的歲月、時間的浪潮沖淡了。何況羅利夫人是不受世俗的禮教束縛的，奉信自然天道的自然的女兒，和蕭丹一樣，是以，並不知齊女躲在一旁，對着女兒來，毫無羞澀之態。

只聽羅利夫人繼續說道：「我也曾怒斥他的邪說異端，但他迷信已深，惑於黃庭眞修。我一怒之下，離開無名山莊，獨個兒外出遨遊，常離莊一去數月，反正回莊也不相見，相見也如陌路人，是以，甚至連離莊，在不在莊中，他亦不知，也不過問。

「但我遨遊的，不過是天下名山，從不在江湖之上行走，人世雖攘攘，江湖雖險惡，我却超然塵外，是以人不知我，甚至我亦避見他人。

「那是數年後之事，我已遊遍天下名山，獨對黃山雲海幻奇，常留戀忘返，而且一再登臨。」

羅利夫人緩緩抬起頭來，即使躲在一旁的齊女，亦能見到她目中流露出無限柔情，隨着她的目光，那秀士兀自垂釣如故，似乎並不知寒潭這面來了人，也許，那飛泉衝擊在崖石上，傾瀉入寒潭，水花更如暴雨，遠聽似樂鳴天籟，近則成了轟然巨响，這秀士並無武功，是以那寒潭雖大，不過畝許，有話聲，亦聽不到。

不僅齊女，蕭丹亦注意到了，忍不住說道：「娘，你必是在黃山中，遇到……他？」

「你爹，」羅利夫人道：「我常在山中留連，留戀那雲海幻奇，後來，甚至結廬而居，丹兒，你若也曾登臨，也曾看過那日出的雲海，較之泰山玉皇頂上觀日出，豈僅別有一番景象，更令你心靈澄澈，超然出塵，那雲海之奇幻，令你幾乎忘了此身在人間！」

羅利夫人目中柔情更濃，即使她是羅利夫人，即使她是自然的女兒，提起他——那秀士，竟也柔情萬種，而且難於啟齒起來。

「娘，」蕭丹說：「是不是啊？你還未告訴我。」

羅利夫人輕輕、輕輕地點了點頭，說道：「那已不是一次了，而是多次，那黃山之奇，聞名天下，豈會無遊人，我所登臨之處，必然避開遊人，那知，竟不時遇到他。

「不，只是我見到他，他却沒見到我，初時我並未放在心上。」

齊女心想：羅利夫人的輕功已造極登峯，大象無形，若要迴避，即使撞上了，人家也不會見到她的，不過乍然一陣風而已。

只聽羅利夫人繼續說道：「但一再遇上，不由我不注意了，知道他慧眼獨具，和我的愛好相同。」

「而且，」蕭丹隔着寒潭，對那秀士凝視起來，說：「那時，必然年輕……」

羅利夫人忽然笑了，而且笑出聲來，說道：「年輕何用說，那時，他不過年才弱冠。」

「不，」蕭丹的臉上竟也出現了笑意，說：「我的意思，是說……必然英俊更瀟洒。」

羅利夫人柔情的目光，迷茫起來了，顯然沉緬在最難遺忘的往事中，說道：「仁者樂山，既然也愛那雲海奇幻，可知超然秀拔，我可以避他不見，却被他發現了我所結的草廬。」

「於是，你們認識了。」

「既然愛好相同……」

淘氣的蕭丹眞個本性難移，竟然格的一聲笑，說：「而且英俊又瀟洒。」

羅利夫人宛若不聞，不過唇邊浮現了一抹醉醉的笑意，繼續說道：「我又爲何要避他呢，眞好笑，他竟以爲我是……」

那唇邊的笑意更濃了，蕭丹也笑得更嬌俏，倚在她娘的肩頭，仰着頭兒，說：「我曉得，即使是我，即使是現刻，我以爲是遇到了林中仙女，天上的仙女下凡來。」

羅利夫人沉緬往事，如醉如痴，竟然點了一下頭兒，說道：「可不是好笑麼，不但初相遇，他以爲我是林中仙女，甚至，好久好久之後，他仍然以爲我眞是仙女，因爲我們愛好自然，談論自然，也論起天道來，他反倒不驚奇了，因爲我竟然道可道，談起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竟是他聞所未聞，更確信我是仙女。

「而我，和他談論之後，也不由我不對他心生佩敬，以一個儒生，對老子道德之學，竟如是精闢，也不由心有所感，若當年你外公早遇到他，必也能承繼他一生所學，死也瞑目了。」

「於是，」蕭丹總愛插嘴，說道：「於是，你便代外公，選擇了他。」

羅利夫人宛若不聞，繼續說道：「直到談論起張道陵，奉老子爲教主，創立道教，竟然和我相同，直斥其非，痛斥左道旁門，一下子，我們感到如此接近……」

齊女皺了眉頭，因爲蕭丹又在打岔了，說：「也一定相見恨晚了。」

羅利夫人輕輕地，搖了搖頭，說道：「還沒有，只是感到如是接近，直到談起道德經，他那見識解說之精闢，竟也是我聞所未聞，茅塞頓開，令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齊女心想：蕭丹必要說：「也投入他的懷抱。」

但沒有，反而聚精會神，聽她娘說下去。

「是他說道：在漢朝以前，原沒有『經』字的名稱，那經字解題中說：『自漢以後，特尊儒學，乃自諸子書中，提出儒家之書，而稱之曰經。於是，後來便各尊其所尊，道教尊老子，尊其五千言道德，爲道德經，推而至尊墨子者，尊其所著爲墨經，莊子所著爲南華經。」

羅利夫人目中的柔情並未減退，只是添了更多的敬意，繼續說道：「他不過是個儒生，竟對道家學說見解精闢，甚至對佛學亦深入精研，是他說道：所謂金剛經，那天竺梵文，原是金剛般若波羅蜜，意則金剛般的智慧，到達彼岸，佛徒便稱爲金剛經，般若波羅蜜多亦相同，譯曰心經。

「令我聞所未聞，五體投地的，尚不僅此，他問我，注意到沒有：老子的著作中，不時有『古者』、『昔者』，可知引伸前人的思想學說，可知道家的學說思想，並非始於老子，不過由老子集其大成，推其源始，應是崆峒演教，軒轅執弟子之儀，早於老子兩千多年，便已創始了。盛世尊堯舜，那堯舜的不爭禮讓，不正是道家之學；那姜子牙助武王伐紂，更是有道伐無道。道者，天道也，人心近天心，天之性，亦人之性，故道德五千言，重者本能自然，故爾說『衆妙之門』、『天地根』。」

（未完・三）

上文提要：江青嵐既學得通天劍法的追魂八劍，又得高人傳授一招乾坤一劍，劍法更進一步，便有意會會留燕寄柬要報母仇的柳姓丫頭，他初上鬥場經驗少，錯將「青龍探爪」抓柳琪，有施强暴之嫌，劍招壓得她無法招架，此時又闖進秦嶺系高手獨角獸公孫無忌接戰，展元仁上前援手，又被獨角獸帶來的人阻截，江青嵐雖非獨角獸的對手，但亦頑强作戰，用乾坤一劍逞威，削破對方一截袍袖，獨角獸只好呼嘯收兵……

雙紅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襲督府露出馬脚　探虛實包藏禍心

舒老夫子弄得十分糊塗，他們怎會無緣無故的突然退去？

回頭一瞧，只見江青嵐身子晃了兩晃，張口噴出一口血來。

舒老夫子心中一驚，閃過身去，一把握住江青嵐左臂，右手在他後心大穴連拍了幾下，口中急急問道：「青嵐，你受了傷？」

江青嵐直了直腰，忙道：「不要緊，弟子接了他幾招强勁劍勢，想是用力過度；但那獨角獸却也被弟子一劍刺穿衣袖，震了出去！」

舒老夫子聽得目射奇光，大感驚訝。以獨角獸公孫無忌的武功，自己尚無制勝把握，居然被初學乍練的江青嵐擊退？

但他話才說到一半，瞥見一隊燈籠火把，刀出鞘弓上弦的府中將弁，已如飛趕到，也就倏然住口。

只見前面跑得滿頭大汗的一個，正是伺候自己的書僮薛福。原來他方才瞧到「居仁小築」前面，突然出現了五個賊人，就趁舒老夫子挺身而出之時，悄悄的從後窗爬出，沒命飛跑，向前面報訊。

那時正好內宅屋面上射死四個、擒住兩個賊人，大家都說府中有金甲神保護，家將們士氣旺盛。

大公子薛繼先坐鎮內宅，聞報花園中也發現了賊人踪跡，立即撥出一隊弓箭手和撓鉤手，向花園增援。

家將們趕到花園，只見舒老夫子和表公子兩人安閑的站在精舍前面，好像正在談天。

連忙上前向兩人請過了安，舒老夫子只說賊人業已逃跑，囑咐他們在園中仔細搜索，看看有無餘黨潛伏。

家將們唯唯應是，便分頭搜索去了。

舒老夫子把家將支走之後，回頭向江青嵐道：「青嵐，你隨我來。」

江青嵐跟了舒老夫子走入房中，薛福替兩人斟上熱茶。

舒老夫子吩咐江青嵐在椅上坐下，自己便向房中走去。一會工夫，取出一粒紅色藥丸，遞了過去，口中說道：「這是本門療傷聖藥『朱衣奪命丹』，不但善治各種內傷，有起死回生之功，且其中因有雪蓮首烏等靈藥配製，更具補中益氣助長功力之效，你趕快服下，老夫還有話問你。」

江青嵐依言接過丸藥，用溫水吞下，才一入喉，便覺一股清香，由喉間直達小腹，丹田中立即有一縷暖氣，緩緩升起，佈達全身，精神頓感舒暢。

舒老夫子道：「青嵐，你把剛才和公孫無忌動手的經過，說與老夫聽聽！」

江青嵐想了一想道：「弟子和

公孫無忌功力懸殊，他每一出手，力沉勢猛，均使弟子難以招架。」

舒老夫子點頭道：「他們秦嶺系的『終南劍法』，就是以沉猛著稱，何況他有數十年修練？」

江青嵐道：「後來弟子拚命的施展出『通天劍法』，以攻還攻，才算略爲好轉。」

「唔！」舒老夫子唔了一聲。

江青嵐道：「那知他忽然換了一種劍法，長劍一圈，好像就有千百朵銀花，從四面八方洒來，把弟子困入。」

舒老夫子道：「那是他們的『散花手』，天痴上人因鑒於『終南劍法』太過沉猛，使劍的人消耗眞力過鉅，才根據我們的『追魂八劍』而創。」

江青嵐道：「弟子時常聽老夫子說，劍術之道，『靜以制動』和『見幻不幻』，所以弟子也使出『追魂八劍』。」

舒老夫子道：「好！以快制快，以幻制幻！」

江青嵐道：「使到第五招上，弟子果然從他劍光中脫出身來，他冷笑了一聲，一大片精光，綿密而來，空氣中好像立起無形壓力，令人窒息，而且每一招都重逾山岳。」

舒老夫子道：「這才是『終南劍法』眞正的精華所在，以意馭劍，以氣使劍！你呢？」

江青嵐道：「弟子繼續使出『追魂八劍』的六七兩招，到第八招上，他的劍勢，愈來愈重，實在使弟子難以封架……」

「那……」舒老夫子突然面露緊張，只說了一個「那」字。

只聽江青嵐續道：「就在這危機一髮之際，弟子突然想起了另外一招……」

舒老夫子奇道：「另外一招？」

江青嵐道：「是的，啊！老夫子，弟子只劃到第七個圈上，公孫無忌的袍袖就被弟子刺穿，第九個圈剛剛劃出，他就震退了！」

這回舒老夫子大感驚奇，也十分注意，他用手指劃着圈圈，口中自言自語的道：「劃圈？第九個圈？這是什麼劍法？能刺破獨角獸的衣袖，還把他震退？這眞是令人不可思議之事！」

他目光緊盯着面前這個青年，懷疑的道：「青嵐，這招劍法，是你自己變化出來的？」

江青嵐搖搖頭道：「弟子現在想來，敢情他老人家爲了使弟子把獨角獸趕跑，才教了弟子這招劍法。」

舒老夫子驚奇的道：「他！他是誰？這招劍法是誰教給你的？」

江青嵐又搖了搖頭，囁嚅的道：「弟子不知道他是誰，本來弟子早想告訴老夫子的，因爲……」

舒老夫子笑道：「因爲你想鬥鬥姓柳的丫頭，怕老夫阻攔？」

江青嵐臉上一紅，就把前晚遇見花白鬍子老頭的經過，一字不漏，說了一遍。

「乾坤一劍？」舒老夫子沉吟良久才道：「老夫從沒聽說過這個名稱，而且天下那有僅僅一招劍法，就能震退那功力强勁的敵人？眞是奇迹！除非你遇上了劍神！」

江青嵐道：「劍神？」

舒老夫子道：「唔！青嵐，你把那招『乾坤一劍』，使出來給老夫瞧瞧！」

江青嵐應了一聲，立起身來，抽出長劍，走出兩步，劍尖向天直豎，凝神而立。

舒老夫子乍見江青嵐執劍轉身的一霎那，居然穩如山岳，神情清朗，完全符合了劍術上的最高要求，神與劍合，意與劍通的境界，不由也暗暗點頭。

那知就在這瞬息之間，江青嵐劍尖微顫，突然一溜銀花，洒出了八九個小圈圈，迅疾如電。

連舒老夫子這樣一代劍術名家，居然也看不清楚這一招如何演變。

江青嵐早已收住劍勢，轉身問道：「老夫子，你老可瞧出來了？」

舒老夫子怔了一會，緩緩的道：「老夫生平之中，從未見過這等劍術。」

「老夫子，你老人家方才說的劍神，是誰？」

江青嵐好像對「劍神」這兩個字，非常感到興趣。

舒老夫子道：「唔！那是老夫的一種臆測，試想以你這點功夫，那能一劍把秦嶺系數一數二的公孫無忌震退，而且又刺破他的衣袖？劍神！就是數十年前傳聞中的崑崙老人。」

「崑崙老人？」

江青嵐簡直聽得入了神。

舒老夫子道：「不錯！老夫還是年輕的時候，聽先師說過，崑崙老人的『乾坤八大式』，乃是劍術之神。哦！你這一招，叫做『乾坤一劍』，但數十年來無人見過……不過此老如果尚在人間，也當在百齡之外了。」

正說之間，忽聽得遠遠的傳來「噹噹」之聲，其聲清徹，好像是敲着雲板之聲。

江青嵐聽得吃了一驚，倏的站起身來，向舒老夫子道：「姨父竟親自趕回來了，老夫子請先休息，弟子還須向他老人家報告呢。」

舒老夫子點頭道：「唔！青嵐，老夫身世，你對督帥不妨明說，而且老夫也有機密面稟。」

江青嵐答應一聲，立即向前面

奔去。

這時整座節度使府，從花園到前廳，早已十步一崗，五步一卒，警戒得十分森嚴，府外穿梭似的警衛，也一隊來，一隊去，絡繹不絕。

江青嵐從下人口中，得知姨父正在西花廳休息，連忙急急的向西花廳走去，穿過長廊，剛折入花廳，只見廳前高挑着四對硃紅油印的「節度使薛」宮紗大燈籠，和兩旁鵠立着一隊雄赳赳氣昂昂的近身衛士，一片雪亮的刀光矛鋒，閃閃耀眼，鴉雀無聲。

江青嵐跨上台階，迎面是一排雕花迴廊，站着兩個姨父貼身伺候的家將薛榮、薛華。

他們一見表公子進來，連忙欠身為禮，一面替他打起布帘。裡面靜悄悄的，只聽到表哥薛繼先的聲音，敢情正在報告府中情形。

抬頭一瞧，只見中間一把紫檀太師椅上，端坐着一位方面大耳，鬢眉蒼老，衣蟒帶玉的威儀老者，正是自己姨父。相、衛、邢、潞、貝、磁六州節度使，昭義軍統帥薛嵩。

這時正側着頭，在聽取表哥有關今晚府中發生事故的報告，他身後站着一個秋水為神，秀麗如仙的紅衣少女，手捧文件，亭亭玉立！那正是自己夢寐相思，刻骨難忘的意中人，職掌姨父機密箋表的內記室紅線姑娘。

當她剪水雙瞳一落到江青嵐身上，嬌如春花的俏臉上立時罩上了一層寒霜，神色兒肅穆起來，使人有點凜然之感。

這分明是她對自己無意，才會拒人於千里之外啊！江青嵐心頭不禁升起了一縷悲思。

其實他那裡知道，正因為她看透了江青嵐對自己業已暗暗的發生了纏綿情愫，以他的英俊瀟洒，溫柔多情，她並不是沒有好感，一顆少女的心也開始有了跳動，但她怕自己墮入情網，會躭誤素志，才這樣故作矜持。

閒言表過，却說江青嵐拜見過姨父之後，就站到表哥下首。

一直等薛繼先把當夜情形，詳細報告完畢，才把自己跟舒老夫子學劍，當夜遇到峭山鬼神說起。

舒老夫子隱名避仇，柳琪留燕示柬，及今晚之事，源源本本說了一遍，然後又把舒老夫子另有機密面陳，要自己先稟，也說了出來。

薛嵩一面諦聽，一面點頭道：「舒老夫子學問淵博，氣度冲默，老夫早已料他必非常人。繼先，你快去請他來花廳一晤。」

薛繼先連連應「是」，退出身去。

薛嵩又問了舒老夫子和柳琪結仇經過，江青嵐均詳細回答。

不多一會，薛繼先已陪着舒老夫子進來。

薛嵩紆尊降貴，居然從太師椅上站起身來，向前迎出幾步，呵呵笑道：「老夫方才聽青嵐稟報，老夫子不但博古通今，且是身懷絕技的江湖大俠，實為失敬！」

舒老夫子聞言，惶恐的道：「草民隱名避仇，欺騙督帥，竟與督帥分庭抗禮，膽大妄為，還請督帥恕罪。」

說着正待往前跪去，早被薛嵩伸手攙住，口中說道：「老夫子不可如此，隱跡避仇，事出無奈，何況你是犬子的老師，師道尊嚴，千萬不要多禮，快請坐下好說。」

說罷連連讓坐。

舒老夫子謙讓再三，才在側首椅上坐下，一面向薛嵩欠身道：「展元仁一介武夫，想不到蒙督帥如此抬愛，感受知遇，粉身難報，月前元仁無意之中，發現了一件機密大事，本想立即稟報，正值月來督帥軍務倥傯，無機進言，方才聽繼先談起，賊人不但糾眾向元仁尋仇，而且還夜鬧本府，差幸另有高人，在暗中援手，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元仁罪愆，雖萬死莫贖！不過此中另有原因，關係着督帥和六州安危，稍洩風聲，立可引起糾紛，關係十分重大……」

他說到此處，目光忽然向門外一掃，便不再往下說去。

薛嵩微微點頭，一面喊了聲：「來人伺候！」

站在門外的薛榮、薛華立即應聲而入。

薛嵩吩咐道：「薛榮你向前面傳話，今晚本帥在此討論機密大事，所有本府軍弁，不得輕離職守，輪班巡查內外，如有形迹可疑之人，逗留府第左右，立即拿問嚴究，內外出入要口，均派將弁稽查出入，如遇未帶本府腰牌者，不論男女，一律細鎖起來，候本帥親自發落，所擒兩名賊人，更須嚴加看管，不得有違。薛華，你速即傳令在此開宴，由你們兩人伺候，餘人一律在外聽候差遣，從嚴警備，傳令完畢，即速回來伺候。」

兩人喏喏連聲，轉身出屋，分頭行事去了。

薛嵩吩咐完畢，這才轉過身來，向展元仁慨然歎道：「朝廷因兩河不靖，（兩河，指河南河北兩道，河北道今河北省地，河南道，今豫魯兩省，及皖蘇北部而言）敕老夫坐鎮滏陽（磁州，即今河北邯鄲），復因近日流言頗多，老夫才親向六州巡視，不料今晚回程之中，接到本府有飛賊闖鬧之事，才星夜趕返，老夫子所說之事，也許即是老夫日夜縈心之事，此處並無外人，老

夫子不妨明以教我！」

展元仁慌忙離座起立，抱拳說道：「督帥何出此言？元仁不過一得之愚，聊作獻曝而已。」

說着伸手從懷中掏出一塊長方形銅牌，雙手遞上，一面說道：「這是月前由峭山鬼神夜遊神宋時身上所得，請督帥過目。」

薛嵩接過一瞧，只見銅牌正中雕着一個虎頭，虎頭下面還刻着：「天雄教練」四個篆字。

不由臉色微微一變，道：「此事果然干係重大，不知老夫子當日如何發現？」

展元仁連忙回道：「當日元仁因峭山鬼神，乃是秦嶺門下，武功在普通江湖而言，也算不弱，決非鷄鳴狗盜之輩，夜入府中，自然並非偶然，等元仁把他們攔住之時，他們居然還說有要事在身，急於退走，是以更引起元仁懷疑，後來在夜遊神宋時身上一搜，便發現了這塊銅牌，不禁使元仁想起近日風聲鶴唳，兩河動蕩之際，這峭山鬼神之來，更見陰謀了。」

薛嵩點頭道：「魏博掠地千里，擁兵自重，一直把老夫視作眼中之釘，近來老夫更聽到他從十萬大軍之中，挑選了三千名精幹勇士，充當禁衛，號稱『外宅男』。另外又禮聘武功高強之士，擔任教練。老夫子這一收穫，益證傳言不虛，那晚老夫子碰上的賊人，混進內宅，定是刺探老夫有否回府，和我方軍情虛實，可恨本府家將們，竟如此疏於防範，任令賊人隨意出入，明天非加重罰不可！」

展元仁忙道：「督帥不可動怒，府中將爺們，訓練精良，忠心不二，只因平日習於馬上步下，行陣衝鋒，同飛簷走壁，完全兩路。何況賊人之中，大有能者，即以今晚賊人而論，一面以私仇為名，羈絆住元仁，表面上純係江湖尋仇之舉，但另遣賊人向府中滋擾，顯係有謀而來。如果不是另有能人在暗中保護，後果就不堪設想。」

薛嵩拂髯笑道：「老夫方才聽犬子報告，說侵入內院賊人，被一條紅色匹練捲墮屋下，家將們所說的金甲神祇，自然不足採信，老夫子以為如何？」

展元仁道：「據元仁推想，這紅色匹練，如非身穿紅裳，定係手中是一件紅色兵刃，因身法快捷，普通人看不清罷了！」

站在一旁的江青嵐聽老夫子一說，目光不期而然向紅線姑娘瞧去。

她，不是也穿着紅衣嗎？要是她也會武功，這該多好？

紅線姑娘却並沒理會他，這時正低着頭，似乎正在傾聽姨父和老夫子的對話。目光瞧在地下，春花似的臉上，微有笑意。

薛嵩聽老夫子一說，不住點頭，又道：「那末，老夫子對今後的看法又如何呢？」

展元仁沉吟了一下道：「本來，賊人們探得督帥回府，定當尚有舉動。但今晚情形有了轉變，侵入內院的賊人，四死二擒，他們準備對付元仁的一名高手，獨角獸公孫無忌，又被青嵐一劍擊退，是以據元仁之見，他們如無相當制勝把握，暫時不會再來。」

「什麼？青嵐能夠把賊人擊退？」

薛嵩聽得甚感驚奇，不由轉臉向青嵐瞧來。

江青嵐被問得臉上一紅，正想回答，瞥見紅線姑娘兩道清澈如水的眼神，也閃電般向自己瞟來。四目交投，她又很快的避了開去，臉上不禁升起兩朵紅雲。

江青嵐只覺心頭一陣跳動，更是說不出話來，幸虧這時薛榮、薛華進來回命，公侯府第，一派豪華，叱嗟之間，便在花廳排上筵席。

薛嵩流露出紆尊降貴，禮賢下士的謙恭態度，以師禮定欲讓老夫子坐首席，展元仁怎敢奉命，謙讓再三，依然由薛嵩居中坐下，展元仁坐了左首，薛繼先、江青嵐紅線姑娘三人在下面作陪！

席間展元仁就把江青嵐前晚遇見異人，傳授一招劍術之事，詳細向薛嵩報告。

江青嵐側眼向紅線一瞧，只見她垂首似在深思模樣。

酒過三巡，薛嵩酒杯一停，微微歎息道：「目下各州節度使，均擁兵自重，朝廷又事事以懷柔為主，魏博處心積慮，意欲併吞潞州，已非一日，老夫承祖先遺業，受國家重恩，一旦失去疆土，即數百年勳業盡矣！」

展元仁忙道：「從來邪不勝正，逆不順敵。督帥為國屏藩，自然宵旰勤憂，目前情形，魏博雖陳兵邊境，以元仁忖度，他一時之間，還不敢妄啓干戈，是以改弦易轍，使用江湖手段，派人先來窺探本府動靜，如果探得府內並無能手保護，或者人手不多，說不定會暗下毒手，做出滔天大罪來。」

他說到這裡，略為一頓，又道：「不過我們實在人手太少，否則先探探魏博動靜，再下針對之策，自是更好。」

江青嵐今晚初試鋒芒，不但勝了三眼比丘沈師太得意門徒柳琪，又用「乾坤一劍」震退獨角獸公孫無忌，雄心萬丈，此時一聽老夫子說出府中人手不足，否則先探探魏博動靜之言，不由插口說道：「姨父，甥兒不才，願意前往魏郡一探虛實。」

薛嵩還沒開口，只聽展元仁咳嗽了一聲道：「青嵐，你有多大能耐？獨角獸公孫無忌，今日鎩羽歸去，說不定魏郡早有佈置，此事還宜從長計議，你們年輕人，千萬輕舉妄動不得。」

展元仁回頭又向薛嵩道：「依元仁之見，不如先從今晚擒獲的兩名賊子口中，也許可能聽出一點虛實，再行定奪，督帥以爲如何？」

薛嵩點頭道：「老夫子此言有理。」

轉臉就向兩名家將喝道：「快去傳諭，把兩名賊子押來，本帥親自審問。」

薛榮答應一聲，退出身去。

這時大家也無心飲酒，散席之後，由薛華收拾乾淨。

就在花廳中間，設了一把紫檀太師椅，面前放了一張琴台長几，增添了一支紅燭，便算臨時公堂。

左邊又替展元仁安了一把椅子，紅線姑娘和薛繼先、江青嵐三人就分立在薛嵩身後。

這時天色已透微明，西花廳外，黑壓壓的排立着無數軍健。

節度使府有職司的幕僚，帶着公文，值堂吏目，携帶刑具，一批批上前參見，分兩旁排班鵠立。

二十名衛兵，已押着兩名賊人到了廳外。

由領隊家將大踏步跨上台階，緊趨幾步，向案前單脚一屈，高聲報道：「軍弁王得標今晚率領屬弁，巡邏內院，在屋上發現六名盜犯，當場格斃四名，拿獲兩名，現已押解在外，候督帥發落！」

薛嵩微微點頭道：「得標，你跟隨本帥有年，平日忠勇幹練，爲本帥所深知，今晚居然能當場格斃劇盜四名，擒獲兩名，眞也虧你，本帥必定重賞！你就帶他們上來，待本帥親自審問。」

王得標叩了個頭道：「謝督帥恩典！不過這兩名賊寇，方才被屬弁匣弩射傷足踝，滾下屋來，至今全身不能動彈，也不會說話。」

薛嵩聽得不禁一愕，展元仁欠了欠身，低聲說道：「聽王把總口氣，兩個賊人似是被人點中穴道，督帥還是吩咐他帶上來再說！」

薛嵩微微笑道：「原來如此！」

說着轉頭吩咐道：「你把他們提上來就是。」

王得標慌忙從地上立起，唯唯退出。

節度使府此時雖非正式公堂，但審案用的硃筆硯台、驚堂木、犯由單，以及刑簽、刑具，早由值堂更目，擺列齊全。

從公案左右，一直到花廳之外，材官、家將、刀斧手、撓鈎手、弓箭手、金瓜、對鉞，一個個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眞是一派威武肅穆！

王得標奉命退出，值堂胥吏早已高聲傳呼，一片「帶犯」之聲，直達廳外。

接着仍由王得標懷抱削刀，當先開路。後面八個軍健，從燈火照耀，刀斧夾峙的通道中，分抬着兩名犯人進來！

剛到案前，八臂劍客展元仁立起身來，慢慢的走下公案，俯身向兩個賊人背後，輕輕一拍。

說也奇怪，方才渾身癱瘓，不能動彈的兩個賊人，經這末一拍，立時「啊」的一聲，翻身坐起向四面一瞧，突然站起身來，呵呵大笑！

大家這才看清兩名賊犯，一個豹頭環眼，絡腮鬍子，身材不高，卻甚壯健。

另一個卻生得猴頭猴腦，一對鼠目，灼灼放光，臉上兀自罩着一層酒色。

兩人一身穿着密扣緊紮的夜行衣，魚鱗幫腿。當他們挺身站起，縱聲大笑之時，兩旁軍吏，也齊聲威喝。

「哈哈！太爺們誤中奸計，要殺要剮，悉聽尊便！」

薛嵩勃然大怒，驚堂木猛拍，喝道：「大膽賊寇，你們身犯國法，眼看梟首轅門，還敢在本帥面前發橫！本帥世受皇恩，坐鎮河北，你們幾個跳樑小醜，居然敢深夜擾亂本府，照你們這種潑皮行動，便應立即軍法從事，但本帥仁愛及民，網開一面，姑念你們也是一條漢子，大約被人誘惑，誤投叛逆，只要能夠幡然悔誤，實話實說，把姓名住址，聽從何人指使，進府誤鬧，意欲何爲，一一從實說明，本帥自可從輕開脫，予你們自新之路。本帥綰握軍符，操生殺大權，言出法隨，決非虛言誘供，死生兩途，由你們自己選擇！」

說罷，兩旁軍吏，又山搖地動的喊起堂威來！

兩個賊人聞言，兇睛突翻，那豹頭環眼的一個抗聲說道：「姓薛的，太爺們在江湖上混了一、二十年，各種陣仗見得多啦，你就是擺滿刀山油鍋，既落你手，也決不皺眉，太爺們行不改姓，坐不更名，人稱鷹爪孫慶，醉猴張老三的便是，其餘就無可奉告！」

薛嵩統握軍符數十年，幾曾見過如此大膽狂徒？氣得濃眉一豎，厲聲喝道：「狂徒，在本帥面前，怎容你胡言亂語，先打斷你兩條狗腿，看你還橫到那裡去？」

驚堂木連拍，猛喝：「軍棍伺候！」

展元仁心知這類江湖窮寇，就是眞個打死了他，也斷不會輕易屈服。

當下就向薛嵩暗暗使了一個眼色，緩緩走出，伸手在兩個賊人胸前一摘，立時掏出兩塊虎頭銅牌，向兩人面上一晃，沉聲喝道：「你們叛迹昭彰，人證俱在，豈容狡賴？光棍眼裡不掺砂子，識相的，還是好好從實招供。」

說着就把兩塊刻有「天雄教練」的銅牌，繳呈公案。

鷹爪孫慶和醉猴張老三，一見機密已洩，不由臉色驟變，只見鷹爪孫慶死命的釘了展元仁一陣，橫着一顆豹頭點了一點，說道：「相好的，你大概就是八臂劍客展朋友了，咱們落在你手裡，還算值得！」

展元仁沉聲喝道：「那末，你們還不直說？難道眞的要嚐嚐老夫分筋錯骨手法不成？」

醉猴張老三鼠目一翻，厲聲說道：「姓展的，殺人不過頭點地，太爺栽在你手裡，二十年後，還是一條好漢！」

「好！」展元仁口中說了個好字。

猛的人影一閃，欺近醉猴身前，在他肩頭腰背間幾處大穴上，輕輕一拂。

只聽他殺猪般一聲大叫，全身立起痙攣，不住的抖顫，臉色驟紅，頭上黃豆般汗珠，一粒粒綻了出來。

要知「分筋錯骨」手法，實是刑中之刑，一經點拂，經絡骨節全告錯開，血脈逆轉，就是一等一的身手，也難熬無邊痛苦。

「姓孫的，你再不實說，可也要試試？」

鷹爪孫慶被展老夫子這一手瞧得目悚心驚，他在江湖上混得久了，自然深知「分筋錯骨」的厲害，要充硬漢，也由不得你再充到底，不由兇性頓斂，點頭道：「展朋友，同是江湖上人，何必使出這等毒辣手段？你解開張老三穴道，咱們實話實說就是！」

展元仁冷哼一聲，伸手在醉猴後心連揉幾揉，只聽「咕咚」一聲，醉猴張老三雙脚一軟，立時委頓地上，還在不停地喘息呻吟。

這可把廳上數十名軍吏全瞧得目瞪口呆，老夫子這麼一手，竟然比當堂一頓軍棍還要厲害。

這時鷹爪孫慶也業已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魏博節度使田承嗣，朝廷冊封他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雁門郡王之後，不但跋扈如故，而且更從軍中挑出三千名武勇，號稱「外宅男」，厚卹優養，充任禁衞。另外禮聘獨角獸公孫無忌、陰陽扇白秀山、鐵筆季子清等人爲「雁門上賓」，發給獅頭銀符。其餘像鬼影子何異、鷹爪孫慶等人，也發給虎頭銅牌，名爲「天雄教練」，平日專門負責教練外宅男。

田承嗣常患熱毒風，一到夏天，更爲厲害，每思併吞潞州，納其涼冷，病體或可痊癒，月前派出崤山鬼神，探聽潞州動靜，不想巧遇八臂劍客展元仁，一死一逃。

正好柳琪奉師傅三眼比丘沈師太之命，投奔師叔獨角獸，請求協訪仇人下落，這才由柳琪再次潛入薛府，留燕寄柬。

當時因爲兩次夜探薛府，除了發現八臂劍客一人之外，就別無能手，這才決定由獨角獸自己帶同白秀山、季子清、柳琪等人，專門對付八臂劍客展元仁，爲師妹聶五娘復仇。

另由鷹爪孫慶爲首，帶同醉猴張老三等五人，深入內宅，縱火殺人，以擾亂潞州民心，作爲大舉進攻的前奏。

這一番話，直聽得薛嵩聳然動容，心頭大凜，但臉上却不露形色。

當下由文案錄下口供，劃了花押，吩咐家將把兩名奸細押下去暫行看管。

這時天色業已大亮，朝曦初上，照得花廳上分外明亮。

薛嵩因大家一晚沒有安歇，均須休息，就吩咐軍吏們各自退出，然後向展元仁拱手道：「老夫子一晚未睡，先請休息，午後老夫還有許多機密之事奉商呢。」

展元仁連稱「不敢」，也告辭而出，薛嵩直送至花廳階前，才回轉上房。

却說江青嵐回轉房中，侍女端了一碗參湯進來，伺候着說：「老夫人因表公子一晚沒睡，特地吩咐婢子送來。」

江青嵐接過之後，一口氣喝了，就解下長劍，轉身向床上躺去。

侍女悄悄退去，替他掩上房門。

其實江青嵐這陣工夫，那會睡熟？他躺在床上，一直想着展元仁說的那句話：「我們實在人手太少，否則先探探魏博動靜，再下針對之策，自是更好。」

哼！他們像崤山鬼神，像鷹爪孫慶、醉猴張老三等人，武功比自己還差，居然夜入節度使府，進出自如，自己何不也悄悄的去一趟魏郡？

要是眞能探出他們一點動態，也好早作準備，稍分姨父之憂。

他越想越對，精神興奮，那裡還睡得着覺？這就翻身坐起，練了一會功夫。

午餐之後，江青嵐佩好長劍，到馬厩挑了一匹健馬，牽出邊門，立即翻身上馬，潑剌剌的往西馳去。

從潞州到魏郡，雖然只有兩百

五十來里，但必須橫越太行山脈，經過滏陽，最爲近便。

而且滏陽是昭義軍的重兵所在，姨父經常坐鎮在那裡，所以由潞州往滏陽這條路，雖須橫越山脈，但早經軍工鋪築，變了平坦大道。

沿途還駐有姨父的警衛軍，自己這次偷往魏郡，萬一給姨父知道，派人把自己追截回去，豈不掃興？

是以他一出潞州西門，立即捨了官道，馬頭一勒，向小路上奔去。

約莫走了一個多時辰，忽見天色逐漸昏暗，烏雲四合，狂風驟起，刮得砂石紛飛，落葉蕭蕭。

遠近峯巒立時蒙上了一層濃霧，看來馬上就會下一場大雨。

江青嵐心中一急，停馬四望，這條小徑，前後並無人家，連個避雨的地方都沒有，當下胯下一緊，向前飛奔，剛轉出一重山脚，雨點已經疏疏朗朗地向馬前直落。

正行之間，瞥見前面不遠的山坳中，露出幾間茅屋，心下大喜，連忙策馬奔去，到了近前，原來只是一所草寮，並無居人，敢情是山中獵戶休息之所。

這時，雨點越來越密，江青嵐飛身下馬，就把牲口一起牽入，拍了拍身上雨水，回頭一瞧，外面已是風雨交織，傾盆下注。

自己差幸找到了這個所在，不然，可眞變成落湯鷄呢，平日裡身居廣厦，如果不逢大雨，又焉知這所草寮之可愛？他對着門前風雨，微微出神。

忽然山徑上又有一人，冒着大雨向草寮疾奔而來。

眨眼工夫，到了門口，那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年，穿着一襲青布長袍，這時已被雨水淋得衣服濕透。

江青嵐連忙側身相讓，口中叫道：「兄台快請進來！」

少年閃入草寮之後，用手抹着臉上雨水，一面打量了江青嵐一眼，問道：「你也是避雨來的？」

這一對面，江青嵐驀然一楞，這少年似曾相識，好像在那裡見過？

啊！是了，他臉型竟與昨晚那個姓柳的丫頭長得一模一樣。

不是嗎？長長的眉毛，大大的眼睛……只是臉孔黑一點，不！他在臉上抹着雨水的手，却潔白如玉。

「我問你的話，聽到了沒有？」

那少年被江青嵐一陣緊瞧，黝黑的臉上微微一紅，隱泛怒意。

江青嵐脹紅了臉，連連打拱道：「哦！哦！小生因想起一個朋友，面貌和兄台有幾分相似，多多失禮，還請兄台原諒！」

少年瞧着他誠惶誠恐的向自己連賠不是，剛才似乎並非有心，氣也消了，臉上微有笑容，但鼻孔中還是「哼」了一聲，自管自的擰着袍上雨水。

江青嵐一時搭不上話，只好背着雙手，獨個兒站在門前看雨。

過了一會，天上的雨，還是像線一般直掉下來，並沒稍止，但天色已經明朗了許多，溪山如畫，分外的翠綠可愛。

那少年敢情一個人悶了一會，有點忍耐不住，「喂」了一聲道：「你是到那裡去的？」

「小生是到魏郡……」江青嵐連忙回答，一時說漏了咀，要想縮住，已是不及。

少年「嘻」的笑道：「我聽說魏郡『銅台高揭，漳水東流』，我正想去玩玩呢！有了伴兒多好！」

他這一笑，露出兩排晶晶發光的雪白細牙，神態極爲天眞。

江青嵐笑道：「兄台，那你家在那裡？」

少年楞了一楞道：「我爹爹媽媽，不許我出來玩，天天逼着我做功課，我是偷出來的呀！你呢？」

江青嵐覺得他十分稚氣可愛，答道：「我是有事去的。」

那少年失望的道：「你有事就不能陪我玩了！咳！我一個人也會玩的。」

他說着突然好像想起一件什麼事來，微微一笑，又道：「我還沒有請教兄長高姓大名哩！」

江青嵐笑道：「當眞！我也忘了，我姓江，名青嵐，你叫……」

那少年道：「我姓符，單名是狂瀾的瀾！嗯！我爹，我娘，都叫我瀾兒，你也叫我瀾兒好啦！」

兩個人坐在一塊方石上，竟然漸漸談得十分投機。

江青嵐見他談吐雋雅，心頭也暗自驚奇，尋思他敢情也是書香人家的子弟。

他自幼父母雙亡，由姨母扶養長大，可說生長侯門，雖然從小有表哥、表姊一起玩，但表哥比自己大了幾歲，這幾年，姨父又要他照料府中一些小事兒。

表姐整天住在閨閣裡，很少下樓，自己就沒有一個知心朋友，這時和瀾兒一談之下，不知如何，竟是感到生平未有之喜。

兩人一陣傾談，說到忘形之處，他不由自主地一把握住了瀾兒左手，一握之下，只覺他手掌溫軟滑嫩，柔若無骨，不覺微微一楞，瀾兒只低聲一笑，俯下頭去。

江青嵐見他臉上雖然黝黑，但頸後膚色，却是白膩如脂，心中感奇怪，但繼而一想，可能他整天愛玩，在外面被太陽晒黑的，也並未在意。

瀾兒輕輕將手掙脫，抬頭望了望天色，道：「咱們說了這許多話，雨已經停啦！」

接着恨恨的道：「唉！眞氣人，我的馬兒，在前山一個不慎，拐斷了腿，這末多路，可怎麼辦？」

江青嵐一聽，暗忖：難怪他方才一個人急急的在雨中跑來，原來他的馬拐斷了腿，像他這樣纖弱的身體，山路崎嶇，如何能跑？

不由想到自己此去魏郡，憑自己的脚程，兩百多里路，只要大半天時間，就可趕到，明天白天，又不能辦事，時間剩下很多，不如把牲口送給他，想到這裡，不由脫口說道：「賢弟，你就騎了我的馬去罷！」

瀾兒驚奇的道：「那末你呢？」

江青嵐笑道：「我出了山，就有熟人，不要緊。」

瀾兒眼圈一紅，却嘻笑顏開的道：「嵐哥哥，你眞好！」

江青嵐站起身來，牽出馬匹，把韁繩交到瀾兒手上，道：「賢弟，你上馬吧！」

瀾兒果然依言上馬，江青嵐突然想起，他從家裡偷偷出來，當然身邊不會有錢，當下又從身上分了五十兩金子給他，口中說道：「賢弟，你我一見如故，這金子你沿路好用，快收起來了。」

瀾兒也不道謝就收下金子。江青嵐隨手在馬臀上輕輕一拍，馬就潑刺刺的往前跑出。

只聽瀾兒回頭叫道：「嵐哥哥，我在魏郡等你！」

聲音傳來，人和馬却早已馳出林外，絕塵而去。

江青嵐送走瀾兒，抬頭一看，驟雨初霽，夕陽銜山，天空掛着半環長虹，幻出絢麗無比的彩色。

一陣歸林飛鳥，吱吱喳喳的叫個不停，天色已是傍晚時候了。

他出了避雨的草寮，心中覺得十分快慰，但又有些惘然，自己還有要事待辦，得趕緊上路才對，他自己催着自己，洒開大步，往前奔去。

一條人影，在崇山峻嶺，羊腸小徑上，疾如奔馬的縱掠飛馳，時間由黃昏而黑夜，雲堆裡，漸漸的露出一輪將圓未圓皓月。

溪水嗚咽，鴟梟夜啼，落木蕭蕭，樹影翳翳。

深夜獨行，確實令人有點孤伶伶的感覺，何況是生長侯門，錦衣玉食慣了的公子哥兒江青嵐。

雖然他得到崆峒名宿八臂劍客展元仁五年陶冶，內功早已紮下根基，輕功也有了五六成火候，但這樣長途跋涉，荒山奔走，還是有生以來的第一遭。

夜色更深，大概已在二更過後，江青嵐一口氣差不多也跑了將近百來里路程。雖然滿頭大汗，但精神却越走越旺，僅僅覺得肚子微感餓意，口也十分乾燥。

他想起自己還是中午在府中吃了午餐，一直到現在，沒有吃過東西，這當然怪自己沒有經驗，說走就走，忘了帶些乾糧，不想起來倒也罷了，這麼一想，登時飢火中燒，尤其是口渴得簡直有點忍耐不住。

可是在這深山荒野，又到那裡去找吃的？溪水，固然隨處都是，潺湲有聲，但他一個公子哥兒，平日裡沒喝過冷水，又怕不潔，是以還是忍耐着，又走了兩三里路。

忽見一處樹叢之中，似乎還有燈火，那敢情是座廟宇？心頭爲之大喜，暗忖：「既有廟宇，自己最多花上一點香火錢，只說山行迷路，借上一宿就是。」

想到這裡，立即朝着燈光奔去，那是山脚下的一座破刹，古木蕭條，黃牆一角。

他走到臨近，只見橫匾上金字剝落，依稀還瞧得清是「靈岩古刹」四個大字。兩扇山門，也經多年風雨侵蝕，變成了白色。

江青嵐走上一步，輕輕叩了幾下，不見有人答應，只好又搥了幾下重的，薄板山門，發出蓬蓬之聲。

（未完・三）

上文提要：龍翔等人出洞後直奔許昌龍泉酒莊，老掌櫃張德熱誠招呼小主人，協商後派手下二十名同返洞裡運財寶。入洞見滿地死了十餘個骷髏人，但財寶俱在。大家疑惑不解，逼出匿在洞內之人現身，原來是天殘老人與黑面俠。他倆在此消滅了所有白雲飄派來的人，保全了所有財寶。龍翔要知黑面俠究為何人，却拒之不告，當天殘老人聽到龍翔安排財寶之計劃並証實他們均學成了移花接木功便安心而去……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龍的傳人

霸城力戰白令主　百密一疏失愛子

小丁楞一下，道：「甚麼？還有一回合？」

鳳凰道：「不錯，白雲飄已經向我家下了戰書。」

「妳家？那個家？鳳城？還是霸城？」

「是霸城。」

「大小姐是說白骨門向霸城宣戰了？」

「應該說是白雲飄挑戰霸城大城主。」

「啊，我明白了，想必和病丐瘋六、醉俠赫九、野和尚無廟的情形差不多，胡百威也接到了要命的白骨令？」

白骨令無異是一張死亡通知書，阿翔、莫愁、小丁齊將眸光投注在鳳凰一人身上，靜待下文。

鳳凰道：「情形不完全一樣，女魔訂下的只是一個死亡約會。」

龍傳人神色一緊，追問了一句：「死亡約會？」

鳳凰以肯定的語氣道：「沒錯，是死亡約會，不見不散，不死不休！」

「時間？」

「三天之後，日正當中。」

「地點？」

「斷魂崖下，棋盤石上。」

「斷魂崖在那裡？」

「伏牛山東側，方城附近。」

莫愁道：「距離不近呀，胡城主可能已經動身了吧？」

鳳凰道：「是該動身了，我現在就得走。」

「怎麼？鳳姐也要去？白雲飄不是單挑胡城主一個人嗎？」

「霸城打算在斷魂崖下，棋盤石上撒下天羅地網，設下十面埋伏，跟女魔決一死戰。」

小丁道：「既然如此，大小姐就不該來這裡，免得胡家的人誤會。」

「不會的，今日古墓之行胡家的人不反對。」

「奇哉怪也，胡小狂難道不吃醋？」

「他以爲龍哥已死，怎會吃死人的醋呢。」

「哦，原來如此，難怪他們會這樣大方。」

鳳凰早已發現了徐光祖，也一直在注意他的一舉一動，直至此刻才把話題轉到他身上，道：「這位朋友是誰？」

龍傳人遲疑少頃後道：「此人的身份很特殊，不便公開，請鳳妹見諒。」

莫愁補充道：「爲了方便起見，鳳姐可以叫他紅面俠。」

小丁亦道：「叫他土面俠也可以，手底下的功夫十分了得，目前的職位是我家少城的保鑣。」

鳳凰的花容微微一變，道：「先有黑面俠，現在又冒出一個紅面俠來，江湖中的事眞是詭異絕倫，無奇不有，但願這位朋友能忠心事主，勿存二志。」

徐光祖躬身應諾，未曾正面作答。

鳳凰亦未再多言，隨即依依不捨的離開心上人。

阿翔望着鳳凰遠去的背影，道：「我們也該上路了。」

莫愁道：「往那兒去？」

「斷魂崖。」

「師兄打算幫霸城的忙？」

「凡是跟白雲飄作對的人咱們都應該助一臂力。」

小丁朗聲道：「胡百威那個老傢伙孤芳自賞，目空一切，可能不會接受咱們的協助。」

龍傳人一本正經的道：「霸城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基於江湖道義，龍城不能袖手旁觀。」

「只怕好心當作驢肝肺，霸城不領這個情。」

「起碼可以在斷魂岩下，棋盤石上找到白雲飄。」

「這倒是眞的，也免得咱們盲人瞎馬的到處亂找。」

「走！」

* * *

崖，所以稱爲斷魂，是因爲形勢險峻，畢立陡峭，高聳入雲之故。

石，所以稱爲棋盤，是因爲石上有一個棋盤，常有高人在此對弈。

位於伏牛山東麓的邊緣地帶，相傳從古至今，有數不清的痴男怨女曾在此跳崖自殺，這是斷魂崖之名的另一個起因。

阿翔等四人是在死亡之約的前一日趕到方城的，在客棧休息一晚，第二天一早便到了斷魂崖。

展目望去，發現斷魂崖下，距地面兩丈許處，有一塊平整光滑，約數丈方圓的大岩石矗立在那裡，「棋盤石」三個斗大的草書里許之外便清晰可見。

石上有棋盤。

棋盤前有人。

人旁有爐。

爐上有壺。

壺上有水。

神州一霸胡百威正獨自一人一邊飲茶，一邊下棋，顯得悠哉遊哉，甚是怡然自得。

一陣衣袂之聲傳處，龍傳人彈身上了棋盤石，睹狀雙拳一抱，滿臉堆笑的道：「胡城主好大的興緻，也好風雅。」

莫愁接踵而至，恭謹有禮的道：「城主雅興不淺，這一幅『獨弈圖』將來一定會傳爲武林佳話。」

小丁也上來了，開門見山的道：「一個人下棋多乏味，打來殺去都是自己在幹，前輩大概是在等人吧？」

胡百威雙眼微抬，橫掃了二人一眼，面無表情的道：「嗯，老夫是在等一個人！」

阿翔故意裝糊塗：「等誰？」

「白骨令主白雲飄。」

「等她下棋？」

「應該說是拚命。」

「有一句話龍翔不知是否該說？」

「但說無妨。」

「龍城願與霸城共生死！」

「謝了，霸城一向獨來獨往，不願接受任何人的援手。」

突聞有一個熟悉的聲音接口道：「也包括本城主在內嗎？」

鳳城主神州一君鳳嘯天隨聲飛上了棋盤石。

其子鳳飛，以及門下的幾名高手也隨後聯袂而至，在鳳嘯天的身後一字排開。

胡百威好大的架子，親家到此依舊穩坐如故，僅僅欠了一下身子，淡而無味的道：「本城主既然說是任何人，自然包括鳳兄在內。」

鳳嘯天聽得一呆，道：「可是，咱們如今的關係不同，是兒女親家呀。」

胡百威以斬釘截鐵的語氣道：「兒女親家是一回事，對付白骨門是另一回事，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霸城的威名永遠不能打折扣。」

鳳嘯天道：「常言道得好，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白雲飄可不是一盞省油的燈。」

胡百威的聲音提高了一些：「請勿長他人之志氣，本城主也不是泛泛之輩。」

「胡兄之言固是，然而，多一個人就多一分力量。」

「本城主以爲，這樣即使取勝，也勝之不武，胡某決心要憑一派一己之力跟白骨門決一死戰，爲我那死去的兒子小瘋報仇。」

「有幾分把握？」

「大約一半一半。」

鳳嘯天望了龍翔、莫愁、小丁一眼，道：「這太危險了，一半一半只是一個平分秋色的局面，鳳某以爲如果龍城、鳳城、霸王城能通力合作，再加上龍虎兄弟，甚至黑面俠、天殘老人等人從旁協助，在胡城主的統一指揮下，定可穩操勝算，一戰成功！」

一片善意，却被胡百威打了回票：「在古墓之中時老夫曾經說過，不想指揮任何人。」

「那就另外公推一個人來主持全局也可以。」

「胡某也不接受別人的指揮。」

「希望胡城主能以江湖的禍福爲重，大家同心合力，將白骨門這株毒草拔除。」

「本城主今天就是想要拔掉這株毒草。」

「嘯天是躭心胡兄獨力難成。」

神州一霸胡百威固執得可以，也夠狂夠傲，任憑鳳嘯天好話說盡，磨破了嘴皮子，仍然心堅如鐵的道：「盛情心領，胡某心意已決，鳳兄請勿再多言，假使龍城、鳳城有意一鬥白骨門，待本城主與白雲飄之戰結束後，你們再戰也不遲。」

胡百威吃了秤鉈鐵了心，鳳嘯天自知再怎麼勸說也無濟於事，退而求其次的道：「至低限度，也該有萬全的準備，以期立於不敗之地，怎麼沒見二城主、三城主他們？」

神州一霸喝了一口香茗，道：「老夫早有周密部署，舍弟等人全部在此。」

向來多嘴多舌的小丁直至此刻才找到一個說話的機會：「人都到那裡去了，怎麼一個不見？」

胡百威沉吟少頃後道：「好吧，大家既然如此關心，二弟、三弟，還有小狂、小蘭等，你們就露個臉，跟龍、鳳二城的人打個招呼吧。」

斷魂崖下，棋盤石上，除胡城主自己外，空蕩蕩的再也見不到霸城的任何一個人，羣豪面面相覷，弄不懂胡百威在玩什麼把戲？

正自納罕間，小丁忽然驚呼道：「不得了，棋盤石上有機關。」

驚叫聲中，本待跳離立足之處，却不料雙脚立地生根，已經動彈不得了。

不是被機關絆住，而是被人以雙手抓住。

出手的人是鳳凰尚未圓房的丈夫胡小狂。

胡小狂人在地下，彷若蘿蔔似的畢直的插入岩石之中，冷言冷語的道：「小丁小子，本少爺在此，你沒有嚇着吧？」

別說是小丁，換了任何人都會嚇一跳，怒形於色的道：「胡小狂，你太過份了，這種玩笑少開，嚇死人是要償命的，放手！」

胡小狂鬆開雙手，得意洋洋的道：「嚇死最好，証明本城的設計成功。」

這樣的設計的確高人一等，鳳嘯天、龍傳人、莫愁等人見狀，立將目光投注到棋盤石上。

表面依舊光滑平整，上面薄薄的覆蓋了一層松針枯葉，看不出有何異樣之處。

詎料，就在大家驚疑不定間，地面突然開始鬆動，被人托起來四塊石板，露出來四個人。

一個是二城主胡百勝。

一個是三城主胡百成。

一個是百勝之女小蘭。

一個是霸城之媳鳳凰。

與胡小狂連成一個半圓形，恰巧把胡城主對面的那個空位包圍起來。

胡百威身後的崖壁上，有一個天然生成的洞，原先被雜物擋住，這時也移開了，裡面人頭鑽動，站滿了霸城一等一的高手。

刀已出鞘。

劍已在握。

精神抖擻。

鬥志昂揚。

換言之，只要白骨門主白雲飄一旦現身，馬上便會陷入重圍，死於亂刀亂劍之下。

這樣的安排，胡百威不僅得意，而且信心十足，虎目暴睜道：「霸城的佈置各位還滿意嗎？」

鳳嘯天爽朗的聲音道：「很好，很好，可謂天衣無縫，密不透風。」

「還會不會認爲霸城無法獨力對付白骨門？」

「應可立於不敗之地。」

「不敗就好，各位勿須爲霸城躭憂。」

龍傳人怔愕一下，道：「城主之言固是，但如三城聯手，獲勝的機會勢必會更大些。」

神州一霸胡百威却不同意：「非也，非也，這兒地方太小，容不下太多的人，人多反而礙事。」

昂首望天，行將日正當中，胡百威又道：「白雲飄快來了，諸位也該離開了。」

二城主胡百勝接口道：「倘若由於各位逗留不去，致使白雲飄爽約不來，白白的錯過了一次誅殺此魔的機會，龍、鳳二城如何向武林同道交代？」

乖乖，胡百威已經下了逐客令，胡百勝更是語帶威脅，羣豪再不走，無異自討沒趣，大家互望一眼，心意已通，鳳嘯天道：「鳳某恭敬不如從命，但不會走遠，只要胡兄揮手相召，保証隨喚隨到，萬死不辭。」

龍傳人亦道：「不論水裡火裡，那怕是刀山劍海，龍城皆願敬陪末座。」

胡百勝的毛躁脾氣又發了，不給親家鳳嘯天一點面子，語冷如冰的吼道：「請吧，遲了恐怕就來不及了，霸城人才濟濟，高手如雲，再扎手的强敵也逃不出胡家的手掌心。」

事實如此，鳳嘯天甚覺無趣，甚至有些惱怒，道了一聲：「珍重！」立與阿翔等人拂袖而去。

* * *

並未去遠，數十丈外有一大片樹林，正是藏身的好地方，大家不遑多想，當即側身而入。

回望棋盤石，又恢復了原來的平靜，所有的人皆各歸原位，僅僅留下胡百威獨自一人在繼續品茗。

神州一君鳳嘯天一面密切注視着棋盤石上的一舉一動，一面親切的對龍翔道：「從鳳兒的口中得知賢侄劫後餘生的消息後，老夫高興得一夜都睡不着，也爲我兒的不幸叫屈，明明應該嫁到龍城去，却被霸城强行搶走，嫁給一個不學無術的狂小子。」

這是一件憾事，也是一件傷心事，龍翔引爲奇耻大辱，一想到當時的情景，就痛如刀割，跺一跺脚跟道：「都是怪我不好，連累了鳳妹妹。」

鳳嘯天道：「不，該怪的應該是雌雄雙使，賢侄若未中毒，胡家那來敲詐的機會。」

小丁氣忿忿的道：「媽的，眼前這個機會很難得，本來可以給白骨門一個迎頭痛擊，偏偏胡家的人狂妄自大

，不許咱們插手，眞正豈有此理。」

龍翔探懷取出一張銀票，雙手交給鳳嘯天，道：「這是一百萬兩銀子，請收下。」

鳳城主望着銀票上的數字呆住了，道：「龍翔，你那來這麼多銀子，莫非鳳兒所言非虛，古墓之中眞的有寶藏？」

「是的，蒼天保佑，龍翔因禍得福。」

「這筆銀子是……」

「還給城主。」

「記得老夫當時曾說過，是給鳳兒的嫁奩。」

「鳳妹並未嫁到龍城，這筆錢自當歸還。」

「不對，在本城主的心目中，賢侄還是鳳城的乘龍快婿。」

龍傳人鄭重其事的道：「城主對我愛護有加，恩重如山，龍翔刻骨銘心，永誌不忘，但無論如何不能受此厚賜，請城主務必收下，就算是還債吧。」

始終不曾開口的龍飛，這時插言道：「是嘛，鳳妹已是小狂之妻，跟姓龍的已經搭不上邊，沒有必要將大把的銀子送給一個不相干的人，要送也該送胡小狂才是，爹爹別客氣，收下吧。」

鳳嘯天還是不肯收，道：「龍城重建，所費不眥，賢侄就留着用吧。」

龍翔道：「小侄還有。」

「夠嗎？」

「足夠。」

「多一點豈不更好。」

「有債不還，龍翔難以心安。」

小丁幫腔道：「欠債不還，好像芒刺在背，的確不好受，何況我家少城主多的是金銀珠寶，別說是重建龍城，就算是招兵買馬也沒問題，鳳城主快請收下吧，這樣我們二少爺才能安心。」

莫愁也在一旁敲起邊鼓來：「城主對龍師兄可謂仁至義盡，此刻有能力償還就讓他償還吧，否則，日後如有需城主臂助之處就不敢再開口了。」

三小輪番上陣，好話說盡，又有鳳飛從旁鼓噪，鳳嘯天終於回心轉意，勉爲其難的將銀票收下，道：「好吧，老夫姑且暫時收下，以後如有需要可以隨時來取，假使故意推托，不肯坦誠相見，就對不起本城主的關愛，更對不起鳳兒的一片痴情了。」

事情總算圓滿解決，龍傳人如釋重負，忽見不遠處的一條羊腸小徑上奔來一羣人，大家不由精神一振，凝目以視。

來人不少，黑壓壓的一大片。

原以爲是白雲飄率衆前來赴約，事實却並非如此。

而是二虎、三獅、四豹、五彪、七猴、八燕，以及門下高手。

阿翔急忙挺身而出，將六兄弟請至林內，恭恭敬敬的道：「六位大叔來此作甚？」

狀元莊主趙虎跟鳳嘯天打了一個招呼，望着龍翔笑語道：「主要的目的是來找賢侄。」

龍傳人一怔神，道：「小侄大難不死的事二叔已經知道了？」

「是啊。」

「聽誰說的？」

「張老頭。」

「龍泉酒坊的張德？」

「正是他。」

「張掌櫃都說了些什麼？」

「凡是他知曉的事全部告訴了龍虎兄弟。」

「這樣也好，也免得翔兒再多費唇舌。」

莫愁道：「二叔剛才說主要是找龍師哥，好像另外還有別的事？」

將軍莊主吳獅道：「不錯，是還有別的事。」

「什麼事？」

「想助霸城一臂之力。」

小丁一聽這話便怒不可當的接口道：「別提了，也別去了，姓胡的糟老頭狂傲自大，目空一切，根本不接受別人的幫助，他要獨鬥白雲飄，竟欲名垂千古，在武林史上留名。」

老爺莊主李豹信疑參半的問鳳嘯天道：「姓胡的當眞如此冥頑不化，拒人於千里之外？」

鳳嘯天道：「這事不假，胡城主生性孤傲，自視太高，仗着霸城人多勢衆，不願與天下英雄携手合作。」

激怒了七猴侯上樹，怒冲冲的道：「哼，胡百威有什麼了不起，幫霸城的忙是爲了除掉白雲飄，並非給他拋眉眼。」

八燕燕青如今只剩下一隻眼，是在古墓中被骷髏人挖去的，恨得牙癢癢的道：「這樣也好，咱們落得清閒，姑且在此作壁上觀，待霸城敗亡後再找白骨門的魔崽子算總帳，爲大哥、六哥報仇雪恨。」

葫蘆莊主張彪道：「依鳳城主看，胡百威能否戰勝白雲飄？」

鳳嘯天思索一下，道：「胡城主自己說是一半一半。」

「鳳兄認爲怎樣？」

「大概也差不多是一個勢均力敵的局面。」

金燕子燕青扶正一下戴在頭上的黑色眼罩，道：「恐怕不見得吧，鳳城主高估了霸城的實力。」

鳳嘯天笑道：「燕大俠因何作此研判？」

燕青有他自己的看法：「古墓之中咱們人多勢衆，並未將女魔怎麼樣，現在僅憑霸城一派之力，燕某不信能有一半獲勝的機會。」

神州一君正容道：「獻帝古墓，是白雲飄事先安排好的一個陷阱，藉着地利之便，女魔佔盡優勢，天下英雄又各自爲政，甚至私心自用，未能通力合作，以致應勝而未勝，實在令人

惋惜，現在的情形則不盡相同。」

趙二虎道：「有何不同？」

鳳城主道：「霸城全力以赴，掌握了先機主動，斷魂崖下，棋盤石撤下了網羅，設下了埋伏，就等鳥兒入網，魚兒上釣。」

吳三獅錯愕一下，疑雲滿面的道：「這就奇了，今日之會是白雲飄的主意，怎會易主爲客，讓胡百威霸佔地盤，預作安排？」

是的，這事的確透着蹊蹺。是白雲飄一時疏忽，致有此失？還是女魔自視太高，欲藉此一展雄風？

甚至，霸城與白骨門早有勾結，只是演一場戲？

事情撲朔迷離。

內情高深莫測。

龍傳人弄不懂。

六兄弟猜不透。

鳳嘯天也不敢妄下斷語。

眞象如何？勝敗如何？像一個謎。似一團霧。

* * *

這兒羣豪議論紛紛，疑雲密佈，斷魂崖下，棋盤石上一切寂靜如死，不但胡百勝、胡百成等人按兵不動，連胡百威也不再飲茶下棋，一動不動的枯坐原處，靜候白雲飄的到來。

偏偏，行將日正當中，白骨令主依然芳踪杳杳。

甚且，目力所及之處，也沒見到半個黑衣骷髏人。

情勢靜得令人窒息。

寂靜之中又別有一番緊張的氣氛。

有人疑慮，不知白雲飄會不會黃牛？

有人懷疑，不知女魔頭在玩什麼玄虛？

神州一霸胡百威也也沉不住氣了，洪鐘也似的聲音朗聲道：「白雲飄，時辰已到，妳的死期將屆，再不前來受死，妳那塊白骨令的金字招牌就砸定了。」

「老匹夫休出狂言，本令主令出必行，言出必踐，你項上的人頭馬上就要搬家了。」

聲音是白雲飄的，還沒有弄清楚人在何處，身在何方，猛可間，彷若天兵天將般，從半空中一瀉而下。

快，快得無以復加，好似一縷煙，一陣風，看在羣豪眼裡的只不過是一個人影而已。

人尚未到，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招施襲，及至脚落實地，突聞卡察！一聲響，大名鼎鼎的胡百威便眞的人頭搬家，到了白骨令主的手中。

白雲飄的動作快如電光石火，人頭到手，脚一點地，便又彈身而起，好像長了翅膀，更似備有天梯，當百勝、百成、小狂、小蘭、鳳凰以及霸城高手現身圍殺時，白雲飄已游壁而上，到了斷魂崖頂。

這一手輕功絕技，令人歎爲觀止，目睹之人齊皆瞠目結舌，楞在當場。

白骨令等於是死神的化身。

或者說是一張死亡通知書。

金招牌就是金招牌，白雲飄再一次展示實力，樹立威信。

論功力，講修爲，胡百威無疑是拔頂拔尖的人物，竟也在劫難逃，怎不叫天下英雄膽顫心驚，毛髮爲之悚然，打從心底深處往上直冒寒氣。

羣豪的反應不慢，瞬間已奔出樹林，登上棋盤石。

赫然發現，神州一霸胡百威仍好端端的卓立面前，斷頭的原來是一個狀似胡城主的木頭人罷了。

鳳嘯天愕然一楞，道：「這是怎麼回事？」

胡百威歎息一聲，道：「老夫深知女魔身手了得，一點也不敢小覷她，原打算以木人誘敵，待她現身後再行圍殺，不料白雲飄來去如風，所有的部署皆付之東流，根本派不上用場。」

趙二虎語意深長的道：「本莊主想請教，倘若坐在此地的不是木頭人，而是胡兄本人，能否逃過女魔那雷霆一擊？」

胡城主想了想，面色陰晴不定的道：「很難說，女魔施以奇襲，又是居高臨下，佔盡優勢，能否全身而退，實在未敢過份樂觀。」

龍傳人道：「胡城主可曾看清楚，女魔是如何出現的？」

神州一霸胡百威歎息道：「說來慚愧，老夫並未看清，只知是凌空而下，彷彿是天降神兵。」

「又是怎樣離開的？」

「游壁而上，狀似飛鳥遊龍。」

「斷魂崖畢直陡峭，比登天還難，這……」

「大家有目共睹，白雲飄來去自如。」

「到底用的是什麼功夫？」

這下可把胡城主問住了，倉卒間根本無暇細觀，只有搖頭苦笑的份兒。

二城主胡百勝鎖着雙眉沉聲道：「不論是那一種輕功，都無法達到這種境界，胡某以爲必定另有原因。」

莫愁道：「二城主可否說得更詳細一些？」

胡百勝道：「女魔的脚上很可能綁着兩把刀，或者是拿在手上，再以絕頂輕功相配合，鑿壁而上，否則，不可能如此輕靈迅捷，如履平地。」

胡小狂驚叫道：「爹爹之言對極了，女魔離去之時確有金石撞擊的聲音，並有石粉落下。」

羣豪聞言不約而同的揚目望向斷魂崖，果見石壁上留有十分規律的鑿痕。

金燕子燕青道：「儘管胡城主毫髮未傷，但女魔竟然已到，可以說已經死過一次，白雲飄的威風更盛，氣焰

盆熾，下一步棋胡大俠打算怎麼走？」

胡百威欲語未語，頭頂之上傳來了白骨令主的聲音：「老匹夫，虧你是一城之主，且又雄霸武林，設下埋伏不算，復以木人誆騙本令主，委實可惱可恨，從即刻起，凡是霸城之人全部上了黑名單，記在生死簿上，隨時隨地都會取你們吃飯的傢伙。」

餘音未落，斷魂崖上忽然瀉下一物，落在棋盤石上，原來是被白雲飄砍掉的那顆木頭。

七猴侯上樹有感而發道：「胡城主佈置周密，設想周到，可惜百密一疏，未在斷魂崖上設置重兵。」

胡百威道：「有啊，我兒小痴，帶領着四名高手，就埋伏在斷魂崖上。」

小丁聲急語快的道：「如果眞是這樣就糟啦，殺城主不成，女魔一定會找一頭替罪羔羊。」

胡百威聞言大驚，臉色陡變，大聲疾呼道：「小痴，小痴，你還在上面嗎？在就快跑，千萬別落在女魔手中。」

「哈哈哈……」他這兒話甫出口，斷魂崖上便傳來白雲飄的一陣冷笑，道：「胡老兒，已經晚了，他們早已命喪白骨爪，魂歸離恨天，向閻王爺報到去了。」

接聞雌雄雙使的聲音同聲道：「死屍在此，倘若不想讓鷹扒狗吃，肉腐骨爛，死無葬身之地，就上來收屍吧。」

這話彷若一把利刃，刺痛了胡百威的心，揮手道：「走，到斷魂崖上去，今天不論付出多少代價，一定要跟白骨門決一死戰，討回血債！」

胡城主登高一呼，霸城的人齊聲響應，跟在胡百威的身後，跳下棋盤石，往斷魂崖的方向奔去。

不管胡城主是否同意，羣豪也緊隨在後，魚貫而行。

* * *

脚底抹油，其快如飛，何消片刻工夫便繞道登上斷魂崖。

沒見白骨令主。

沒見雌雄雙使。

所有的骷髏人俱已溜之大吉。

只看到散置各處，倒在地上的五具屍體。

一個是胡小痴。

另外四人則是霸城的門下高手。

每人的胸前都有五個血窟窿，鮮紅的血水仍在向外湧，弄濕了一片土，染紅了一片地。

毫無疑問，的確是死在白骨爪下。

胡百威只有兩個兒子，次子胡小瘋亡魂古墓，長子胡小痴又命喪斷魂崖，等於是絕了他的後嗣，急痛攻心之下不禁老淚滂沱，再也忍不住滿腹的辛酸，馬上哭倒在愛子的屍體旁，「兒呀，兒呀！」的哭喊不停。

小狂、小蘭乃至他們的老爹胡百勝等人同樣傷慟欲絕，淚流滿面，哭喊之聲不絕於耳。

三城主胡百成沒有哭，沒有叫，甚至連一句話也沒有說，不過，雙目之中還是熱淚盈眶，注目的焦點多半停留在莫愁身上。

「白雲飄，出來，咱們一個對一個，決一死戰。」

「女魔頭，妳若自認爲是一個人物就別躲躲藏藏。」

「殺人償命！」

「血債血還！」

「滾出來！」

胡家的人你一言我一語，吼聲如雷，結果却白費力氣，回應全無。

鳳嘯天親手將胡城主扶起來，安慰道：「事已至此，傷心何益，務請節哀順變，最好是化悲憤爲力量。」

二城主胡百勝雙眉一挑，道：「親家之言甚是，我們是該化悲憤爲力量，找白雲飄把血債討回來。」

神州一霸胡百威咬牙切齒的道：「不錯，債要討，仇要報，以牙還牙，以眼還眼，走，咱們追下去。」

招招手，正欲帶領着霸城的人離開，趙二虎忙道：「且慢，女魔行踪飄忽，宛若幽靈鬼魅，到那兒去找？倒不如去搗她的老巢，掀她的老窩更直接了當。」

胡百威道：「這個主意是很好，問題是白骨門的巢穴在那兒？」

小丁冒冒失失的道：「我知道。」

但當胡家兄弟、兒女一齊追問時，小丁又改了口，指着徐光祖道：「我知道，可是他知道的更多，最好還是問他吧。」

胡百威瞪了小丁一眼，沒再開口。

小狂挺身而上，往徐光祖面前一站，冷言狂語道：「你是誰？」

徐光祖吐出來三個字：「紅面俠。」

「小爺是問你的姓名。」

「暫時保密。」

「這是爲何？」

「怕被殺人滅口。」

「你跟白雲飄有瓜葛？」

「談不上。」

「那你怎知女魔的巢穴所在？」

「在下有一個朋友在白骨門。」

胡小蘭接口道：「你去過？」

徐光祖頷首道：「去過。」

「在那裡？」

「桐柏山中。」

「桐柏山方圓數百里，說一個確切的地點出來。」

「絕命谷。」

「還是太籠統。」

「距桐柏縣城大概還有一天多的行程。」

「這樣吧，乾脆畫一張圖好了。」

小丁反對道：「不必，紅面俠就是一張活地圖，由他領路保証萬無一失，先把集合的時間地點決定下來，其他的事就交給紅面俠。」（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石敬山以十萬両銀請人殺了龍幫主，以同樣手法殺了三光門主，從而挑起兩幫大搏殺。石敬山表面上在龍幫主靈前嚎哭，誓要爲他報仇，暗地裡在兩幫戰鬥中佈陣施計，欲置白龍與白蛟兩少幫主於死地，他便可穩坐幫主之位，並可令白幫主之女白鳳嫁給自己。石敬山以陰險手段，只有快活幫的汪幫主能窺破，汪玉人要令這場寃怨仇恨綿續不斷，因而，她派人救出了白龍與白蛟……

慾海五壯士

俠情輕鬆技擊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酒仙協助救雙白　七煞齊出來搜索

于在山在月光下只一看，三丈堤下一隻小舟，舟上還坐着一個人，他不由對身邊的老劉道：「可識得這傢伙是什麼人？」

矮壯的老劉彎腰低頭仔細看，他拍拍大腦袋，道：「咱沒見過。」

于在山道：「問問他。」

老劉粗聲的道：「喂！喂！」

小舟上，滿天星不抬頭，他依然看着水面下反射的星星，他也依然舉杯喝酒。

「轟！」老劉那肥壯的身子躍到船邊了。

「喂！耳朵塞驢毛不是，沒聽劉大爺叫你呀！」

滿天星猛的扭過頭，兩顆眼珠子發出似星兒的厲芒，他冷冷的道：「幹什麼？」

老劉嘿嘿冷笑一聲，道：「還好，你不是啞巴？」

他走近小舟，又道：「你可看到兩個騎馬的把兩個受重傷的少年人救往那裏去了？」

滿天星道：「有……」

老劉立刻抬頭對堤上的于在山道：「于爺，他看到過了呀！」

上面的于在山道：「快問他，走那條路逃的？」

老劉立刻問向滿天星，道：「他們走那條路去了？」

滿天星手一指，道：「直往杭州府去了，你們要追，那得快馬加鞭。」

老劉道：「你說的是眞的話？」

滿天星怒道：「不相信問我幹什麼？」

老劉一瞪眼，開罵了……

「奶奶的，你小子吃火藥了，說話比老子還衝呀，你知道老子們何許人？說出來嚇死你！」

滿天星冷冷的抬頭看看石堤上，那老劉已接道：「爺們三光門的哥們，今天若不是有急事，你小子有得苦頭吃，媽的！」

老劉還故意賣弄身法，腰一塌，兩腿一蹬，「嗒」的一聲便上到堤上了。

于在山道：「娘的，後悔沒騎馬了，要不然可以直往杭州追下去，休忘了張捕頭已回杭州調人馬了。」

原來太湖龍幫人馬同三光門的人狠幹起來，張捕頭吼了幾聲不管用，他轉頭就回杭州府衙去了。

張捕頭說是去調捕快來拿人，其實他才不會沒事找事做，如果他眞的調人馬，他也就白混了。

＊　＊　＊

于在山率着他的四個人往回走，只不過才走了十幾丈，忽然有人指着遠處的屋舍，道：「于爺，他們會不會躱在那間小屋子裡呀？」

于在山道：「躱在小屋？」

老劉接道：「于爺，他們是受過重傷的人呀，也許他們眞的躱在小屋中也說不定。」

于在山稍作思忖，便點點頭，道：「走，過去瞧瞧……」

他當先往河岸邊走下去，順着河岸往那小屋走過去了。

老劉等緊緊的跟在于在山的身後面，那半天不開口的成大力道：「于爺，咱們眞的捉住那兩個小子，嘀，就不怕龍幫不向咱們低頭了。」

于在山道：「所以老文帶傷跑回去之後，大護法就立刻派人追趕，如果活捉最好不過！」

王進寶道：「我就以爲殺死不如活捉，若是把他兄弟二人殺死，龍幫是不會就此甘休的。」

他看看前面，不遠就是那間小屋了，王進寶又接道：「如果是活捉，這等於咱們擒住龍幫的脖子，那就任咱們怎樣擺弄了。」

于在山已注視着小屋了。

五個人繞過幾棵老柳樹，從左側到了小屋前面的小石階下，五個人嚇一跳。

五個人吃驚的抬頭看，小屋門口站着一個人，這個人老劉一看就認識。

「你……」

于在山立刻問：「老劉，他不是木船上那人嗎？」

老劉重重的點頭，道：「是他，不過……他是怎麼走到咱們前頭的？」

于在山看看門下的人，那人正是滿天星。

于在山再看滿天星的雙手，滿天星雙手握着拳。

於是，于在山冷冷的一笑，道：「朋友，于某人看走眼了。」

滿天星道：「看走眼是很危險的事。」

于在山道：「你不是舟子？」

「我是……」

「別逗了，你的這身法……」

滿天星道：「我回來是有近路的。」

于在山左右前後看看，他搖頭一笑，道：「那麼，我再請教，兩個受了傷的年輕人去那裡了？」

「杭州！」

于在山道：「可要我們進去搜？」

滿天星道：「我不喜歡別人對我的話不信任。」

于在山道：「那要加以証明才知道。」

滿天星道：「好，如果各位想進來，那就踩在我的身上進來。」

一怔，于在山道：「你逼我出手？」

滿天星道：「隨你怎麼說都可以。」

一邊的老劉早火了，他把手中刀一掄，道：「于爺閃開，我老劉劈了他。」

于在山心中在想，這人一定有恃什麼，也許他眞的沒有說謊言，或者他是個怪人吧。

伸手攔住老劉，于在山道：「朋友，我于在山相信你的話，但却也醉心於你的骨傲，如果不加以領教，此生定然遺憾。」

滿天星冷然道：「你不配！」

這三個字幾乎似雷聲般轟得于在山發昏，是什麼人敢在三光門地盤上放這麼響的臭屁。

于在山就認定對方話是屁。

他吃吃一聲怪笑，道：「奶奶的，什麼時候三光門的門口出現你這麼一位不可一世的高人吶。」

老劉也罵：「去他娘的，殺了再說！」

另外三人自然的形成扇形，生生把滿天星堵在門下，那成大力叱道：「于爺，和這瘋子囉嗦什麼呀，殺……」

他把滿天星當成瘋子了。

滿天星却仍然四平八穩的站在門下，一副一夫當關的樣子，而兩手握拳好威風。

于在山再看看滿天星，他暗自咬咬牙，道：「娘的，你這架式，目無餘子呀！」

滿天星道：「你說對了。」

于在山叱罵：「娘的，你是甚麼玩意兒，你以爲這模樣就能唬住你家于爺呀！」

滿天星道：「你已經怕了。」

于在山道：「那是你說的！」

他此言一出，手中刀平伸如電，直往滿天星刺殺過去，那刀勢正含着不定的刀法，可殺，可切，可刺，更可以砍，如想弄明白，那得刀尖沾身的剎那間才會明白。

這也是于在山的看家刀法，他發現面前這姓滿的似瘋不瘋的樣子，他不敢大意，出手便是他的絕活兒。

豈料于在山的刀刺出，明明已刺中滿天星，而且已往深處刺去，不知怎麼的刀却突然一滑，而滿天星的右掌已打得于在山發出「哼叱」一聲往外閃。

于在山終於還是倒在地上了。

但于在山吃驚的乃是在他倒地的地方忽然發出「嚕嚕」兩聲響，他低頭看，只見兩粒晶瑩的五角飛鏢分別插在他的身子兩邊地上。

于在山吃驚的一瞪眼。

于在山剛要起來，王進寶、成大力、老劉與另一大漢掄刀欲上，却被于在山大聲吼住。

「住手，別殺了。」

成大力吼道：「于爺，丟人不能丟在家門上，殺了這臭小子。」

于在山已吃力的站起來了。

他攔在成大力四人前面，却對

門下的滿天星，道：「你說那兩個小子去了杭州？」

滿天星道：「我沒忘記說過這話，你也不應該忘了我說過的話！」

于在山重重的一點頭，道：「好，咱們聽你的，咱們這就連夜追上杭州去，不殺此二人絕不回頭。」

他回身對王進寶幾人，又道：「走，那兩個小子受了重傷，他們不會連夜去杭州，也許在途中歇着了。」

他這是自找台階下，率領着他的手下便匆匆的往石堤那邊走去，他們轉到小屋前的小路，那于在山還高聲對滿天星，道：「姓滿的，你可別騙爺們吶。」

滿天星冷然的站在門下面，他也冷然的在笑。

「哼，你們會去杭州？回去找更厲害的人來才是眞的，只不過你們白搭。」

滿天星剛說完，身後面，白龍白蛟齊稱謝。

白龍道：「原來你滿大哥還是一位大俠客，我兄弟眞的失敬了。」

滿天星不回轉身，只冷冷的道：「回床上去躺着，我討厭聽恭維話。」

白龍道：「滿大哥，在下白龍，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

滿天星道：「你想說甚麼？」

白龍道：「今見滿大哥武功蓋世，我兄弟今正在需用人之時，如果滿兄願意，不如隨我兄弟前往太湖洞庭山龍幫總舵，以你滿大哥的功夫，龍幫必加重用，又何苦孤獨的住在這小屋之中虛度人生吶。」

滿天星道：「誰說我孤獨，龍幫沒有我取的，你們還是躺在床上去吧！」

白蛟道：「滿大哥，我們睡床上，滿大哥你怎麼辦？」

滿天星道：「別管我，快回去。」

他轉身，取過一件衣衫披在身上，這才大步走出門，回身把門反扣上。

白氏兄弟只得又回去躺下了。

* * *

滿天星走了，他走得很快，沒多久便又到了那條小舟上，他的神色自上小舟以後便似乎輕鬆了。

滿天星又把吃的取出來，一切與剛才的一模一樣。

他斟酒也是斟上兩杯酒，而且舉杯也是往空一舉，愉快的道：「乾……」

滿天星是不是瘋子？

他才不會發瘋，他只不過心中塞滿了一個人的影子，那個人就是汪玉人的十二金釵之一的阿星。

滿天星迷戀阿星，就如同方中天的迷戀阿紅，席人鳳的迷戀阿月一樣。

滿天星迷戀着阿星，他幾乎可以爲阿星而死了。

汪玉人有五個江湖上最厲害的殺手，這五個人除了三個喜歡他們心目中以爲最妙的美女外，另外兩個殺手中，一個喜歡杯中物，另一個視財如命。

汪玉人很會統馭這些殺手，她有了這五個人爲她玩命，她的營業是茂盛的。

江玉人的快活幫就是爲別人製造快樂，當然也更爲她自己製造快活。

* * *

滿天星喝了七杯酒，他每喝一杯都會舉杯愉快的說一聲「乾」，就好像他對面坐着一位同他喝酒的人一樣。

當然，那個人是阿星。

滿天星把酒杯握在手掌上，他起身站在船頭上，抬頭，仰視着寒夜天空，他不是看半圓月，因爲他背對月光。

他面對着天上的那個閃爍出藍綠紅三色亮星，而且看的也有些激動。

「星兒，星兒，妳眞的聖潔，眞的美艷，這世上如果看不到妳的存在，這個世界就可憐了。」

忽然，他又跌坐在船邊，低頭看着水中的星星，不由得吃吃微笑。

滿天星就像個瘋子。

滿天星有時候也自覺好笑，怎麼一個人會對着天空或水下說話，但他却也不以爲怪。

這世上有太多的人會獨自一個人獨白。

患有妄想症的人就會這樣。

滿天星不是，滿天星會得到他心中的星星的，他的星兒就是他懷念的人吶。

* * *

天涼夜寒，滿天星低頭進入小艙內，他靜靜的躺下來了，他還眞放心那不遠處的小屋，那小屋正住着兩個身受重傷的白氏兄弟。

其實滿天星心中明白，他相信于在山五人絕不會中途再回來，當然，他更相信于在山五人總不會追往杭州。

滿天星確定于在山五人折回三光門找人去了。

他算一算此去三光門的距離，來回怕要五個時辰，那麼天已是第二天大早了。

滿天星心平氣和的睡了，而且他還眞的猜中了，因爲于在山五人自知不是滿天星對手，口中說是追向杭州，走沒多遠便往三光門總堂奔去。

* * *

天亮了，當滿天星剛剛把吃的提在手上的時候，他忽然急步奔向小屋。

滿天星尚未奔到小屋，他已對小屋呼叫了。

「起來了嗎？」

門開了，只能探出頭來，道：「滿大哥，你……」

滿天星把手中吃的塞在白龍手中，道：「快躲進去。」

白龍道：「難道有敵人前來？」

滿天星道：「外面發生任何事，都不許出來。」

白龍只得拿着吃的把內室的門關上了。

滿天星大步走到小屋前面，他漫不經心的往側面走，果然，遠處有了人影在移動。

滿天星似乎不以爲意的站在那兒把雙手背在後面，一副十分瀟洒的樣子。

滿天星本來就瀟洒，一表人材。

汪玉人的殺手中，滿天星瀟洒倜儻，方中天忠厚實在，席人鳳儀表風流，他三人各有所長，只有另外的兩個人令人不敢恭維。

* * *

就在這時候，河岸那面四個大漢直往小屋這面飛一般的過來了，只要看看四人的身法，就知道絕非泛泛之輩。

滿天星仍然不爲所動，他也依然背着雙手。

於是四個來人紛紛躍到小屋前面了，這其中于在山就在，他又來了。

于在山冷冷的笑着，慢慢的逼向滿天星。

另外三人敢情正是何三元，李大膽與桂老八，這正是三光門七煞之中的四個人。

四個人已在滿天星面前站定了。

于在山冷笑連聲，道：「姓滿的，我又來了。」

滿天星道：「意料中事！」

于在山又道：「于大爺不是豬，怎麼會連夜追上杭州？」

滿天星道：「也是意料中的事。」

于在山指指屋內，道：「姓滿的，你該不會把那兩個小畜牲匆匆藏起來吧？」

滿天星道：「我爲甚麼要藏他們，我既不認識他們，雙方更非親非故，我圖甚麼？」

于在山道：「你爲何不叫爺們搜屋？」

滿天星道：「因爲你們不配。」

于在山對另外三人道：「你們聽聽，這姓滿的是在咱們地盤上呀，他膽上生毛不是……」

李大膽道：「老于，我們三人困住他，你這就衝進屋子裡找，找到一個殺一個，找到兩個殺一雙，完了你再出來加力量，今天放倒這小子。」

于在山道：「不，你這主意不太妙。」

李大膽道：「怎麼不妙？」

于在山道：「我知道姓滿的一手星子鏢十分厲害，你們三個也不一定能放倒他，不如咱們四個人一齊出手幹，完了再穩穩當當的進屋去搜人，這是打把握仗。」

何三元接道：「老于，你眞的以爲要如此？」

于在山道：「你們不信可以瞧，姓滿的這副模樣就是沒把咱們放在眼裡了。」

桂老八嘿嘿一聲笑，道：「咱們三光門七煞也算响字人物，怎麼今天忒窩囊，今天四人殺一個，就不信他是三頭六臂人。」

于在山道：「且等等，容我再問清楚再動手。」

他逼近滿天星，又道：「姓滿的，雙方本無仇，你怎麼想不通，你不是石頭人，爲甚麼一定要動手？」

滿天星道：「我沒逼你們動手。」

于在山道：「你就大方的容我們進屋去搜一下，這對你有甚麼損失？」

滿天星道：「人要名樹要皮，我滿天星若是任你們進到我屋內搜索，以後如何在江湖上混？」

于在山叱道：「爺們過去也不知有你這號人物呀！」

滿天星道：「你們以後就知道了。」

李大膽火大了，他吼叫道：「殺了這個三槍扎不透的小子。」

「嗆嗆」連聲，四把砍刀舉在高空中，于在山已低沉的對另外三人，道：「穩住再出手，絕不能冒然急進。」

李大膽却沉聲叱道：「老于，別把這小子看成神。」

四個人緩緩的圍住滿天星舉刀游走，而且越走越快，那衣袂振飛聲，足踩碎石聲，出氣「咻咻」聲，着實令人吃驚不已。

滿天星只往小屋前面移動了三大步便站定了，他的雙臂稍舉，又見雙掌握拳。

他的雙目陰冷，眸芒厲而且酷，就在他剛站定的刹那間，忽見李大膽一聲暴吼：「殺……」

李大膽左掌握刀狂砍，直往滿天星的背上砍去，端的狠辣有餘，看來他就想一刀把敵人砍死。

隨着李大膽的出刀，滿天星正前方飄移的何三元却一聲不吭的把刀往滿天星的懷裡撞過來，刀出他

才自喉管發出一聲「哼……」

于在山與桂老八揮刀左右攔，這四個人有默契，這種殺法正是一招見眞章，想投個機也休想。

滿天星不出手，他雙臂勁旋沖天起，力拔三丈五尺高下，身子在半空中一個半旋身，四點寒星出手了。

于在山早就注意到滿天星的雙手了。

于在山大叫：「小心……」

李大膽與何三元二人幾乎撞滿懷，若非急收刀，只怕早已傷在自己人手中。

這二人剛分開，于在山也剛吼出來，李大膽頓覺肩頭一痛，那何三元低頭閃得快，頭巾已被打落在地。

桂老八的刀滾出兩丈外，左臂上還是中了一支星子鏢，于在山早有備，他果然閃過了。

滿天星人剛落地，但聽得李大膽咒罵一聲，道：「操那娘，吃老子一刀。」

他發起野性了，一把拔出星子鏢，肩頭上冒血也不管了，舉刀便往滿天星衝去。

何三元也拔出星子鏢，他發鏢擲向滿天星，叱道：「還給你……」

這二人幾乎同時往滿天星殺去。

桂老八不吭聲，舉刀再由側面上。

于在山見滿天星被李大膽三人圍得緊，姓于的心眼靈活，見距離小屋只不過五丈多一點，便一聲不響的頭一歪，直往小屋飛去。

五丈遠他只在中間右足用力點地，便一頭撞向小屋的門，「卡！」小屋門被撞開了。

滿天星遠處大吼：「眞想找死……」

他正欲回撲，却聽得小屋前「轟」的一聲大震，只見于在山的手狂抹自己臉龐，重重的摔在門外地上叫駡了。

「他奶奶的暗算老子呀……誰……」

于在山的面上有鮮血，鮮血抹得雙掌泛紅色。

他用力的睜開眼睛看，面前站了個紅面大鼻子老人，這老人還提了個酒葫蘆，面對着地上的于在山叱道：「小王八蛋，老夫在屋子裡剛要出外撒尿水，你他娘的撞破了門，進去要殺人，我若不送你一口酒，你不是一刀把老夫的頭切掉了？」

于在山怪叱道：「屋子裡怎麼會是你？」

老人道：「屋子裡不是我你說是誰？」

于在山努力把受了酒箭擊傷的眼睜大，道：「我們要捉拿的是兩個少年受傷的人。」

老人嘿嘿笑，道：「怕是你找錯地方了。」

于在山怔怔的，他再回頭，不遠處三對一的搏殺可也熱鬧極了。

那滿天星游走身法奇妙，三把砍刀就是無法砍上他的身，倒是他只一出拳，必打得敵人往外撞。

于在山再看看這位滿身酒味的老者，道：「這屋子裡面眞的沒有兩個受傷的人？」

老人手一伸道：「屋子有多大，我二人住已經夠擠的了，怎能容下四個人，去，你去屋內瞧一瞧。」

于在山道：「我瞧瞧，如果沒有人，我們再也不會來打擾二位。」

老人道：「去瞧吧！」

他很大方，比滿天星大方多了。

于在山只走到門口便不進去了。

他回身對老人道：「那就不用再瞧瞧，我認倒楣，相信你的話了。」

老人道：「你不搜了？」

于在山道：「不搜了。」

老人道：「那麼，你應該還我的酒了。」

于在山道：「我還你甚麼酒？」

老人道：「你小子往門內衝，我老人家正要把口中酒嚥下肚，只因爲一驚嚇，酒又吐出去了，你說我損失有多大呀！」

于在山的面皮還在痛，正是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面前這老兒却又調侃自己了。

他恨在心上面皮緊，指着自己的臉對老者道：「我還要找你賠我這張臉吶。」

老者一副冷然，道：「那你我還費的甚麼唇舌，你出招吧，咱們手底下見眞章。」

于在山心中吃驚，能以內力把口中酒噴得他這飽受風霜的面皮流血，這人一定不好惹。

他也正是想到這裡剛才才未敢直接進屋去搜人。

其實剛才他若進門，那老者還眞會取他的命。

* * *

老者張口喝了一口酒，他擺開架式向于在山招手，道：「出招吧，小子。」

于在山道：「你老小子逼我出刀？」

老者道：「你不還我酒，我不放你走。」

于在山道：「你喝的甚麼酒，如此一口就捨不得？」

老者道：「過了河，南邊有個紹興府，我這酒就是正記紹興酒館的酒！」

于在山仰天一聲笑，道：「娘的，那家酒館我知道，以後你再去沽酒，你把三光門的牌子露出來，十斤八斤管你喝個夠。」

老者一聽，冷冷叱道：「你小子懂個屁，我這酒不是一般的酒，我喝的都是窖藏百年以上的老酒，也都是酒坊製酒時候當引子的酒，平常的酒一百斤也抵不過我這一斤酒貴，好小子，你難道聞不出來嗎？」

于在山道：「我只聞得你一身酒臭味。」

老者忿怒的道：「我揍你。」

他眞的往于在山撲去，一股掌風已令于在山有窒息的感覺。

于在山雙手抱刀盡力砍，上身歪下身斜出一腿，只聲得「轟咻」兩聲合一聲，于在山的身子立刻往外滾出兩丈外，他的刀便也砍了個空。

于在山挨了一掌便知厲害，他跳起來鬆鬆挨到掌風的肩頭，立刻拔身往河邊跑。

他也看到了，那圍殺滿天星的三個人似乎都受了傷，而滿天星却坐在地上了。

* * *

原來滿天星傷了李大膽與何三元之後，那桂老八立刻呼叫着不可冒然撲進，先圍緊覷勢齊下手，這時候他們已是七個招面了。

三個人成品字形把滿天星圍起來，時間稍久，滿天星却緩緩的坐下來了。

滿天星也把雙目微微的閉上，好像在思忖着甚麼。

這架式還眞的目無餘子，李大膽就要往上殺，可也巧，于在山已吼叫了。

「這兒沒有那兩個小子，這兒只有個酒鬼呀，撤，撤！」

李大膽與何三元轉頭看，于在山已到了小河邊……

於是，這三個不殺了。

三個人也不再打招呼，轉頭便往于在山追去。

那何三元邊跑邊高聲的問：「嗨，老于呀，你看清屋子裡沒有那兩個小子呀？」

于在山道：「看清了，走吧！」

三光門這四個殺手順着河岸往南奔，刹時間走得沒影沒踪，退得還眞快。

* * *

兩手捧着酒葫蘆，那紅面老者步履蹣跚的走到滿天星面前，他就坐在滿天星對面。

滿天星仍然閉着雙目，而且皺了幾下眉頭。

紅面老者不打擾，他悶着頭喝他的酒。

這二人對面坐，而且一坐就是一個時辰多，可就是彼此不開口。

太陽晒在二人身上，暖洋洋之外漸漸有些燠熱感，紅面老者似乎額上冒汗了。

滿天星終於睜開眼了。

「老酒鬼，你爲甚麼來？」

吃的一笑，紅面老者道：「小滿，你快發瘋了。」

滿天星道：「你沒回答我的話。」

紅面老者道：「回答你甚麼？」

滿天星道：「你爲甚麼來？」

紅面老者道：「接那兩個小子，換一個地方藏起來。」

滿天星嘆口氣，道：「幫主擔心我保不了他二人的平安嗎？」

紅面老者哈哈一笑，道：「你錯想了，阿秀與阿嬋回去以後，幫主便料定你這裡不妥，唉，十年陳年紹興送到我那裡，叫我馬上來接人吶。」

滿天星道：「我空喜歡一場呀！」

紅面老者道：「你剛才閉目想好的，想會會你的心中美人兒，這些我知道，所以我不打擾你。」

滿天星却可憐兮兮的道：「她不會來了，她眞的不會來了，我只有等下一次任務了。」

紅面老者道：「小滿，你並沒把任務弄砸呀！」

滿天星道：「如果不是幫主交代不許殺死人，他們……他們早死了。」

老者搖搖頭，道：「你錯了，只這一點，我老人家就十分佩服幫主。」

他仰頭喝了一口酒，又道：「江湖幫派林立，他們均是啃吃一方的霸主，咱們不爭地盤，快活幫給出銀子的人快活，咱們也快活，咱們不許亂殺人，小滿呀，你想想，人都被咱們殺光了，衣食父母那裡找？」

這幾句話實實在在的表明了快活幫是幹甚麼吃的。

滿天星似乎稍稍釋然了。

他挺挺身子站起來，道：「老酒鬼，跟我來。」

紅面老者道：「小滿，你別太難過，我知道你心中塞滿了阿星這一個美女人，只不過你放心，我以爲等我走了以後，說不定阿星就來了。」

滿天星精神一振，道：「老酒鬼，可能嗎？」

紅面老者道：「我張天艮料事總是八九不離十。」

他原來叫張天艮，江南酒仙便是他。

滿天星道：「別是酒言酒語酒話連篇吧！」

張天艮道：「不會的！」

於是，二人來到小屋前了。

* * *

二人剛在門口站，屋門內站定兩個人，白龍與白蛟二人手上握着刀，二人的肩背還纏着布帶子，臉色也泛青，那白龍已對滿天星道：「若非這位老前輩，我兄弟就要同這些惡人拚了。」

滿天星卻冷冷的道：「我知道你兄弟傷得重，此去太湖要三天多，更何況三光門的人正四下裡追殺你們，我這裡好像也不安全，你二人快跟這位張老走，他會爲二位找一個十分安全的地方，等傷勢好了，你們再回太湖去。」

他說完身子一橫讓路。

那白龍立刻走上前，他十分誠懇的對滿天星道：「滿大哥，你跟我們回太湖，此生我們不缺你甚麼用，如何？」

笑笑，滿天星道：「以後再說吧，容我想通了，也許會去找你們。」

白龍道：「我們恭候俠駕了！」

那張天艮呵呵笑，順順鬍子粗聲道：「你們兩個小兄弟，休再囉嗦了，快走吧，三里外的大道邊，我在那兒停了一輛車子，你二人不能走路，傷得一身血。」

他回頭便走，走得很自在。

於是白家兄弟衝着滿天星深深的施了一禮，便忍着傷痛直往張天艮追過去了。

滿天星卻自言自語的道：「龍幫甚麼都有，但你們卻沒有星兒，阿星才是我的最，唔……」

他看天色，又道：「星兒呀，妳甚麼時候才會來呀，妳難道也像我對妳一樣的痛苦忍耐？」

滿天星走得拖泥帶水，他好像連提腿的力量也沒有，身子還有些搖搖晃晃。

他並未往小屋回去，他也不再看一眼小屋……小屋中沒有佳人在，還有甚麼留戀的？

他轉而往小船走去，小船停靠在岸邊上，船上他放了酒菜，每夜，他都會舉杯當空呼叫他的阿星。

* * *

登上小舟，滿天星把小舟又移向更接近小屋的地方，附近有三株大柳樹，如果遠處看過來，是不太容易看到小船的。

滿天星似乎眞的累了，他躺在小艙中睡了。

滿天星是被一股子淸香味弄醒過來的。

他醒了，卻不立刻睜開眼睛，他只是聳動着鼻子，半晌，他忽然坐直身子，於是他笑了。

「妳……啊……妳終於來了，我心愛的星！」

原來那香味正是由一位美嬌娃身上飄出來的，這女子正是阿星。

阿星坐在小艙外，她伸手，輕柔的道：「小滿，我見你睡得沉，便不叫醒你了，我爲你守着。」

滿天星爬出小艙外，他看天快黑了，不由笑道：「唔，天快黑了，我睡了幾個時辰了？」

阿星道：「小滿，我餓了，我去弄吃的。」

滿天星道：「不，我這兒還有些吃的喝的，咱們船頭對飲，擧首賞星。」

他賞星而不是賞月，那是因爲他的心中只有阿星。

阿星愉快的笑笑，女人總是喜歡有男人爲她發狂的，滿天星幾乎愛得阿星發瘋。

* * *

取出幾樣乾果糕餅，紹興老酒在這一方的人們都愛喝，滿天星取出一壺酒、兩副杯筷放在船頭，他小心的扶住阿星坐下來。

滿滿的斟上酒，滿天星愉快的道：「星，妳看，天空的那顆璀璨的星星，那就是妳呀！」

阿星笑了，道：「小滿，你把我說得太好了，來來，我們乾一杯。」

滿天星愉快的高高擧杯，道：「乾！」

兩人碰杯，乾杯，滿天星笑着再斟酒。

阿星吃了些糕餅，再與滿天星乾杯，這二人直把兩斤酒快喝乾。

滿天星先是再看天空上的那顆巨星，然後把目光移到對面坐的阿星臉上。

「星。」

「嗯。」

「妳眞的如同天上巨星。」

「是嗎？」

「我怎會胡說，星，妳眞的美極了。」

阿星的雙目一亮，她眨動着美眸，一副嬌羞不勝的露出人見人憐的樣子。

滿天星的雙目一厲，他直直的發着異樣的光芒，盯在阿星的美臉上看不停。

他好像看到天上的那顆巨星幻化成面前的阿星了，他有些呼吸急促了。

阿星便在這時微微露齒笑笑，她的動作看上去是自然的，卻也更誘使滿天星全身一緊。

「星。」

「嗯。」

「我們久未在一起了。」

「快一個月了吧！」

「二十七天過半。」

「你記得眞淸楚嘛！」

「我有記號可查。」

阿星興趣的問道：「甚麼記號？」

滿天星指着船板，道：「就在這裡，妳看！」

阿星果然發現一塊近船邊的船板上刻有橫紋，好像就是用甚麼東西刻上去的。

阿星還笑着數：「一、二、三……二十七……」

她吃吃的笑道：「眞的是二十七條橫印，吶，小滿呀，你太痴情了。」

她伸手去拉滿天星，卻被滿天星拉入懷裡了。

滿天星抱住阿星，他伸手爲阿星攏住她垂下的秀髮，也把阿星的上衣拍了幾下。

阿星把頭抬起來了。

阿星也把巧嘴微翹着，一副渴求甚麼的樣子。

滿天星緩緩的低下頭，輕柔的吻着阿星，阿星也回吻，她吻着滿天星的時候，用力的抱緊了滿天星。

於是，滿天星把阿星抱起來了。

滿天星抱着阿星往那間小屋中走着，邊走邊道：「星，星，妳太令我懷念了，那麼多天，你知道我怎麼過的嗎？我快瘋了……眞的快瘋了！」

阿星卻不回答，她反而扯得滿天星更緊了。

滿天星幾乎走一步吻一下，他也似喃喃的道：「我等啊，我一直在等任務。」

阿星低低的道：「你終於等到了。」

滿天星道：「我等到了，當我發現阿秀與阿嬋二人的時候，我好高興。」

阿星道：「她們對你好嗎？」

滿天星道：「她們只叫我爲她們搖船，卻不告訴我甚麼事。」

阿星道：「也許她二人就能擔待。」

滿天星冷冷道：「她二人幾乎誤了大事。」

阿星驚訝的道：「會嗎？」

滿天星道：「她們一直躭在我這小舟上，等到遠處殺聲震天，她二人才慌慌張張的奔過去，而我……卻只好等在船上。」

阿星道：「她們也及時救了龍幫的少幫主二人，她們回去是這樣說的。」

滿天星道：「如果她們叫我去，我相信白家二兄弟也不會受傷了。」

阿星道：「只要不死就好了，小滿，阿秀說你很苦，所以幫主叫我來了。」

滿天星笑笑，道：「也算這丫頭有良心，阿星，我比黃連還苦，妳知道思念一個人是令人不好受的。」

他低頭吻了阿星，阿星回吻。

「我不要放妳回去，我們一定要好生的樂樂。」

「你又在說傻話了，咱們都是身負重任的人吶。」

滿天星像是忽然掉入深淵似的道：「是的，咱們都要爲快活幫而工作。」

阿星道：「別想那麼多那麼遠了，至少我現在和你在一起，是嗎？」

滿天星道：「妳至少今夜與我在一起，哈……」

他笑了，也是仰天一笑。

阿星聽得不舒服，因爲她以爲小滿這聲笑實在令人不敢恭維，那比獅吼還恐怖。

阿星立刻攀緊了滿天星的脖子，用力的吻在滿天星那張大的嘴巴上。

笑聲戛然而止，滿天星便吻着阿星進入小屋中了。

* * *

小屋內尚可以聞到血腥味，那正是白龍白蛟二人留下來的，他二人進門之後還流了不少鮮血。

滿天星說得不錯，阿秀與阿嬋二人如果動作再慢一刻，白氏兄弟二人非死不可。

* * *

小屋的門從裡面插上門了，小油燈也由外屋放在內室床前的靠小窗前的桌子上，滿天星取過他的星子鏢袋擱在床頭上，他把阿星扶正在床沿上，雙目星芒逼視着阿星，然後……

然後滿天星再隔窗望向外面的天際，那巨大的亮星正與半圓月爭輝吶。

回過身，他愉快的雙手擱在阿星的兩肩，道：「太美了，妳比天上的星兒毫不遜色。」

阿星笑笑，道：「你也壯，壯得宛如一座山。」

滿天星道：「我想再問妳，妳……」

阿星道：「你又想問我那句你常問的話？」

滿天星道：「我不厭其煩呀，阿星，我想知道妳可願意跟我遠走天涯？」

阿星道：「天涯無邊，何處是天涯？」

滿天星道：「遠離江南吧！」

阿星道：「做個背叛快活門之人？」

滿天星道：「我們已爲快活門做了不少事了，阿星，妳若點頭，我馬上帶妳走。」

阿星道：「你若眞心愛我，以後就少提這件事，小滿，好不好？」

滿天星似乎洩氣了。

他放掉了雙手，神色黯然的道：「好，好……我以後不會再提這件事了。」

阿星一聽，愉快的笑了。

她也起身走近滿天星，雙手尖尖的十指爲滿天星解着衣扣。

她的動作很自然，就好像一個妻子在侍候她丈夫上床睡覺似的。

「小滿，我們怎麼如此糊塗呀，我們的時光有多麼的寶貴呀！」

滿天星突然變了，他哈哈一笑，道：「對呀，我們怎麼把好時光盡是如此的浪費？」

他也爲阿星脫衣裙了。

他的動作很快，小小的油燈下，兩個人慢慢的擁抱在一起了。

滿天星立刻滿足的對阿星道：「星，妳這光潔如玉的胴體啊，就好像我擁有了全世界的美喲！」

阿星道：「你的强壯，令我感覺到這世上再也沒有我害怕的事物了。」

「唔。」

「啊！」

滿天星擁抱着阿星，兩個人那麼細膩的倒在床上了。

於是，床上的兩個人互相的撫摸着，也互相的吻着，沒有兇狠的動作，也沒有野性的狂蕩，但却是十分的細緻，彷彿每一個動作都帶着一種詩意，唔，那才是眞正男女的相愛。

然後，大約半個時辰的慰撫之後，床上的兩個人發出低低之呼聲，那是自然的流露。

然後，床也動了，床動得十分有韻律。

於是，這間小屋子裡便也春光壓過寒冷了。

＊ ＊ ＊

一夜風流，滿天星興奮得直想笑，他看看光滑如玉沉睡在自己臂彎的阿星，便露出一副滿足的樣子。

他已經醒來快半個時辰了，他不忍把阿星弄醒，他甚至不敢稍動。

伸出左臂，把緞被爲阿星背後蓋好，滿天星又把阿星的蓬散秀髮托在自己的鼻下聞着。

他幾乎想要把阿星再撥弄醒了，但就在這時候，他似乎聽到了甚麼。

滿天星怔了一下，舉首看向窗外，外面天亮了。

但他仍然不動，他等着那聲音的再響起。

於是阿星閉着眼睛開口了。

「小滿。」

「嗯！妳……」

「小滿，好像有人來了。」

「而且還不只一個人。」

阿星未睜開眼睛，她却又道：「打擾我好夢。」

滿天星道：「他們可惡，也該死。」

阿星睜開眼睛了。

她撐起身來，道：「快活門是不亂殺人的，只不過我們可以教訓他們。」

滿天星道：「星，妳睡着別起來，我去打發來的人。」

阿星道：「小心吶。」

阿星也不是平常的人，她也是快活門的殺手，汪玉人的十二金釵都不好惹。

滿天星對這一點他也最清楚不過了。

＊ ＊ ＊

披衣而起，滿天星登上快靴掛好星子鏢袋，一把尖尖的小刀插在皮套中斜插腰際，他不出聲了。

他取過桌上的酒壺，一口氣把壺中的酒喝完。

便在這時候，小屋外面脚步聲快速的響動了，而且好像是把小屋包圍起來了。

外面忽然傳來吼聲，道：「姓滿的小子，老酒鬼，你們出來。」

「快出來，爺們這一回非進屋子裡抓人不可！」

這聲音一聽，便知道于在山又來了。

不錯，三光門這一回來了七煞，而且還帶着二十個弓箭手，看來他們決心要進小屋抓白龍白蛟二人了。

＊ ＊ ＊

原來三光門經過一場搏殺之後，錢唐的屍體被龍幫的人抛出棺外摔在地上，果然死也不得安寧。

三光門請來的和尚尼姑和道士，也被嚇跑了一大半，來拜祭的人，自然早溜了。

清理現場之後，那古月靈受了傷，却認定白龍白蛟虎這兄弟二人受了重傷躲在小屋內，他們一致相信，只要抓到這兄弟二人，龍幫就得答應他們的條件了。

三光門一心要抓回白氏兄弟二人，那于在山也認定白氏兄弟傷得重，一時間絕不宜走長途，於是在連番受挫之後，這一回幾乎精銳盡出了。

三光門七煞便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如今再加上二十名弓箭手，這座小屋中甚麼人可以抵擋？

現在，滿天星開門了。

滿天星舉步站在門口，他冷冷對着七個大漢瞧，也看看站在他左右的那些弓箭們。

他不開口，只見于山走上前來了。

于在山吃吃冷笑，道：「姓滿的，你屋內不是有個酒鬼？他人呢？」

滿天星道：「我這裡沒有甚麼酒鬼，倒是來了不少不知死活的東西。」

于在山雙目一厲，道：「他娘的，我看你才是不知死活的小子！」

于在山橫臂指向附近六名怒漢，冷冷却又得意的道：「別以爲你打得一手好星子鏢，爺們已有防備了！」

他話甫落，滿天星才發現對方每人左臂肘上套了一個牛皮護盾，盾長尺半，寬也一尺，輕便韌固，的確是防鏢擋箭的好工具。

但滿天星却淡淡的道：「又怎樣？」

于在山道：「爺們人多，你們只不過兩個，加以爺們知敵防敵已有妥善防禦，小子，你說該怎樣？」

滿天星怒叱道：「你們以爲贏定了？」

于在山正要回答，巴洪太已吼道：「老于，囉嗦甚麼，只問他肯不肯咱們搜屋，如不答應，殺！」

于在山冷嘿嘿的道：「姓滿的，你聽到啦？」

滿天星道：「不答應！」

他當然此刻更不會答應，因爲屋子裡面，床上睡着他心愛的阿星！

他更想要阿星知道，他是多麼的關懷她！

滿天星就是準備在阿星面前大展神威，有必要的話他不惜下重手殺人。

他豈會把這些人放在眼裡擱在心上！

於是七個惡漢往滿天星逼來了。

那于在山舉手高聲對二十名弓箭手吩咐：「你們看牢這小屋四週，有人往外逃，放箭要準，要集中，休得放走任何人！」

「是！」

這一聲「是」可以傳至三里遠，因爲二十名弓箭手齊出聲，聲音如雷轟。

滿天星冷笑了。

就在這緊要時刻，忽聽得小屋門「呀」的一聲，儷影眨現，走出一位美得令人吃驚的女人來，她秀髮披肩，星眸眨閃如電火，俏鼻俏嘴恰到好處，面皮嬌而艷，翠綠的裙子宛似飄雲般輕盈的走到門外面。

滿天星一見，急忙迎上去。

她，阿星出來了。

滿天星就好像怕風會吹散他的星，又怕日晒奪他的愛，更怕這些惡漢汚了他的仙女般的阿星，急道：「星，妳回去躺着，打發這些混帳，還用不到妳出手，走，我扶你回去！」

阿星拒絕了。

這光景倒令于在山等俱吃一驚，也一個個怔住了。

那李大膽邪眼望，他大聲的「噫」了一聲，道：「奶奶的老皮，眞邪門，昨日明明是個紅面老酒鬼，怎麼今天變成美嬌娃呀！」

于在山楞楞的道：「莫非遇上白蓮教啦，我的媽呀，她好像九尾仙狐出世了。」

三光門的七煞在品頭論足了，那阿星却拉住滿天星，道：「叫他們進去搜吧，搜完了，他們以後就會死了心的不再來了，你說對不對？」

滿天星嘆口氣，道：「我聽妳的，星，我這就答應你，叫他們進去搜！」

阿星笑了。

她露出貝齒閃閃發着光，配合着她那鮮紅的櫻唇，果然是個大美人！

於是，阿星緊緊的依偎在滿天星的臂彎下了，她也眞的像小鳥依人的樣子，令七煞看得流口水！

滿天星對于在山道：「你可以進去搜搜，只不過我只許你一人進去，不許多停留，搜過了馬上滾！」

于在山又是一楞，他心中在想，難道那兩個小子眞的不在這小屋內養傷？

他一頓間，便舉步往小屋內走去。

于在山眞怕屋中有埋伏，而附近的李大膽已高聲對于在山道：「老于，多加小心吶，有甚麼暗樁你要叫，咱們立刻動手殺！」

想着那個紅面酒鬼，于在山不由得想到被襲在面上的那口酒，當時就如同中了鐵砂子般痛楚！

盾在前，刀在後，于在山挺胸躍進小屋內，他鼻子先是聳動幾下，聞到一陣香味令他幾乎打噴嚏。

他看外間空無一人，遂又舉刀向內室去，只見床上更香，棉被有些零亂，床上床下不見人，那四角樑上甚至小櫃桌下全看遍，那裡會有甚麼人。

于在山看一遍，一頭衝出屋外面，他戟指滿天星，吼道：「人呢？」

滿天星道：「甚麼人？」

于在山道：「藏在你這兒的兩個年輕人，他們受傷重，不會逃跑的。」

滿天星道：「是誰救的兩個受傷年輕人？」

文浩大接道：「那是兩個少年人！」

滿天星道：「你們應該找那兩個救人的少年人，你們找我幹甚麼？」

文浩大指着自己左胯，道：「小子，文大爺追殺白家兩小子，中途遇上兩個少年人，我不防那兩個少年人，被他們得手，那白龍在我這胯上砍了一刀，我當時轉頭便走，我走到暗處藏起來，見那少年人把白家兄弟二人藏在你那小舟上，你以爲我不知道呀！」（未完・八）

上文提要：秦純純雖然召來一羣村牛堵塞途徑，避過了青苗幫的追截，却逃不過鄺海的偷襲，他將失而復得的白雲擄在手中。純純帶傷逃出，和胡來失了連絡，在破廟被「花豹」「蝴蝶」二人追逐調戲，幸小梁援手，用計打走二人，將她送至李嬤嬤處治療。小胡暗裡躡踪鄺海，得清靈暗助，又將白雲救出，遇小梁帶他們回去，交給小余，白雲羞慚嗥哭，用筆訴述自己依太上幫主意思行事，有悔改之意……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亡命怪客

白雲有意悔改　小余決心却敵

當然，白雲承認，要不是他被殘了，也許仍然鼓不起勇氣叛幫。

甚至他相信太上幫主一旦找到他，極有可能殺了他。這是因爲在「青苗帮」中他知道的秘密最多。

以遲先生之狠之毒，即使是他的門徒也不例外。

他絕不會留一個無用之人在身邊，而且時時都有洩密的危險。

小余道：「師弟既然誠心自新，我自要試試看，能不能請『白骨居士』前輩爲你恢復武功。」

白雲含淚再拜。

小余道：「師弟不必多禮，我要試試，不一定能成。」

事後小余仔細檢查他的經脈，不由連連搖頭。

眞正經脈寸斷。叫他試運眞氣，運試數次，終於含淚搖頭，表示眞炁不通，一籌莫展。

「師弟先不要絕望。」小余道：「也許『白骨居士』前輩能治也說不定。當然，在此之前，你自己也要努力。」

燕翎道：「哥，他可靠嗎？」

小余道：「人到了這地步，已是死心塌地，自然可信。」

燕翎道：「恢復之後，他不會找鄺海報仇嗎？」

「大概不會，因爲他們已經扯平了。」

第二天他們離開此鎮，一路向西南去找「白骨居士」。

小余以爲，早一天着手，恢復武功的可能性就大些。

況且，此刻危機四伏，「青苗帮」必然傾巢而出找尋白雲，也搜捕小余以及叛帮的人。

第三天晚上，他們宿在一個極小的鎮上。

由於這鎮太小，只有一家客棧，且已客滿，他們只好宿在鎮外一個無人管理的破敗祠堂之中。

這祠堂頗大，過去可能是富有之家所有。

如今可能子孫不爭氣，或者斷香烟而無人照料了。

小梁把一間屋子打掃了一下，讓燕翎住。其餘的人就在廊簷之下。

三更將近時，幾乎所有的人都睡了。這時忽聞白雲狂嗥了一聲，原來只有他還未睡着。

小余先醒，發現院中站定一人。

這個人的出現，當然會使白雲驚得大叫。

小余道：「是鄺老嗎？」

「不敢當！余老弟已經武林名人了！」

「鄺前輩好像生疏了！」

「只怕是老弟成名之後，咱們高攀不上了！」

「前輩這是甚麼話？」

「武林中人一提起『玄牛一炁功』，膽小的連腿肚子都要抽筋，鄺某的膽子比較大些，所以才敢來。」

小余看出，鄺海的成見很深。他是興師問罪而來的。

小余道：「鄺前輩，有件事我正要……」

鄺海道：「我是來向余老弟要人的。」

小余道：「胡來小弟在我這兒。」事實上鄺海已經看到胡來了。而胡來也遠遠地拜下，道：「徒兒胡來拜見恩師……」

鄺海一閃，冷冷地道：「這怎麼敢當？」

胡來道：「徒兒知道師父會生氣，只不過徒兒……」

「不用說了！你沒有錯，是鄺某的眼睛沒有開光。」

胡來道：「徒兒只是可憐白雲！」

「他值得可憐，我鄺海被整得比鬼還醜，却不值得可憐！」

小余道：「鄺老，我以爲小胡不過是表現了他的同情心，你是他的師父，大可不必斤斤計較這箇。」

「我不計較了，因爲我不配爲人之師！」

「鄺老，這把子年紀了！還是這麼倔！」

「余老弟，閑話免談，我是來要人的。」

「鄺老，小胡有點怕你，就讓他在我身邊一段時間吧！」

「他已不是鄺某門下，他高興在誰身邊是他的自由。」

胡來躬身道：「師父，徒兒不是背叛您，只是以爲一個人被人牽着到處走動，像畜牲一樣，太……」

「住口，你不配教訓我，你是個叛徒！」

「不，師父，我絕對不是叛徒！」

鄺海不予理睬，對小余道：「余老弟，我是來要白雲的。是我的人，誰也不能霸佔他！」

「鄺老，白雲已落得這般地步，可以適可而止了。」

「老弟，我希望你我不要抓破了臉！」

「鄺老，至少我不會那樣！」

「那就好。把人交出來吧！」

「鄺老，他已改邪歸正，而且殘得如此嚴重，連說話的本能都消失了，鄺老一向慈悲，爲何不能放過他？」

「辦不到！」他嘶吼着。

小余抱拳道：「鄺老，請你冷靜點。」

「我很冷靜，只怕老弟你不夠冷靜！」

「鄺老，白雲是奉命行事，即使他殘了你，也該由太上帮主負責。當然，你已經殘了他，報了大仇。」

「還沒有，我還要繼續報復。」

「鄺老，得饒人處且饒人！可以了……」

「不行，把人交出來吧！」

小余道：「鄺老，你不要太過份！」

「姓余的，你太過份了，這叫着欺人太甚！」

「鄺老，你太不理智了，這樣怨怨相報下去？何時能了？人不能總是活在仇恨之中啊！」

「小余，你沒有資格教訓我！」

小余道：「鄺老，我要奉勸你，如此激烈，是很吃虧的！」

「姓余的，你交不交人？」

「很抱歉！我不能不顧道義。」

「這麼說你是非霸佔白雲不可了？」

「前輩不要用『霸佔』二字行不行？他已變成了廢人，還不放過，當初你何不殺了他？人總該有惻隱之心的。」

「姓鄺的沒有惻隱之心，我只知道有仇必報，你該懂了吧？我是來要人的，不是來接受教訓的。」

燕翎道：「鄺前輩，你變了！」

「當然變了，我以前是這個鬼樣子嗎？」

燕翎道：「算了吧，前輩，余大哥站在道義立場，他不會把人交給你去折騰、蹂躪的！」

鄺海向白雲一撲，小余立刻擋住。

鄺海道：「姓余的，你這是欺負人，可別怪我不客氣。」

小余道：「鄺老，事到如今，我還是奉勸你理智……」

一掌砸來，小余沒有閃避。

「啪」地一聲，正中左胸。

小余退了一步，很痛，但沒有受傷。

當然，如果鄺海再加兩成力道，小余非受內傷不可。

「怎麼？你以爲我不敢傷你？」

小余道：「我以爲你不是不敢，而是不忍！」

「如果你再以這一套苦肉計來對付我，你看我敢不敢？」

「前輩還請三思。」

鄺海厲聲道：「你閃不閃開？」

「前輩務請三思……」

「啪」地一聲，鄺海又砸他一掌。

當然，鄺海以大力出名，他要是存心想傷了小余，這是很容易的事，如果小余不閃不躲，他以六成以上內力砸出一掌就會受傷。

小余又退了一步，看樣子仍未受傷。

鄺海道：「你似乎非要我傷了你不可！」

「並非如此，我只是希望鄺老能瞭解我息事寧人的心意。」

「我却以爲，你不過是賣弄婦人之仁！」

「鄺老，你再仔細看看他！」他指着白雲，道：「他的臉傷得比你還重，經脈寸斷，而且舌被割去，如果他也像前輩一樣啣恨報仇的話，何時能了？」

鄺海一字字地道：「姓余的，你是非插手不可是不是？」

「鄭前輩，我必須重申前言，他已是廢人一個，你如果一定還要整他，折磨他，我絕對不會坐視！」

鄭海一字字地道：「好，姓鄭的豁出去了！」

一陣狂嗥聲中，白雲撲出廊下，口中不斷發出嗥聲，跪在地上，伸出了脖子。

任何人都能猜到，他願意以他的殘生來化解這件事。

由於白雲所跪之處正好在余、鄭兩人之間，鄭海往前一滑，小余也向前一閃。兩人對了一掌。

「啪」地一聲，各退了一步。

小余道：「白雲，退到廊簷下，在目前，已經不是一條命的問題了！我要保護你，就會負責到底！」

這工夫另一人也走了進來，正是清虛道人。

小余道：「就讓清虛道長說句公道話。」

清虛道：「白雲過去當幫主時，害人不少。」

「道長請相信，那是奉命行事。」

「貧道却以爲，他要負大半責任，如他有慈悲之心，總可以手下留情的。所以白雲的心地不善。」

小余道：「那是因爲道長並不知道遲先生的爲人！」

清虛道：「老鄭，我們走吧！」

「要走你走，我要帶白雲離開這兒！」

清虛道：「都瘋了！好！我不管！」

鄭海道：「姓余的，我們以二十招決勝負，勝者帶走白雲。」

小余道：「一言爲定。」

清虛道：「老鄭，你對『玄牛一炁功』有把握嗎？」

小余知道，清虛是拿話來勸他，使他不用此功。

小余道：「在下和鄭老過招，並非報仇雪恨，而是爲了一個人，所以在下鄭重聲明，不用『玄牛一炁功』。」

鄭海冷冷地道：「你自管用，你來甚麼我就接甚麼！」

小梁忍無可忍道：「你別無所長，就是會吹！」

鄭海道：「小崽子，是你把他們帶到小余這兒來的是不是？」

小梁道：「不錯。是不是我也是你報復的對象了？」

鄭海道：「掂掂你的斤兩，還差得多！」

燕翎道：「鄭老，就算你能勝了余大哥，你以爲很光榮？」

「怎麼不光榮？他現在是武林名人！」

「只不過，這位武林名人並不使用成名的絕技！」

鄭海沒有搭腔，他怕激起小余用「玄牛一炁功」的意念，一旦施展此功，他絕對接不下來，他有自知之明。

小余開了個門戶。

鄭海攻上，這一掌用了八成力道。

小余想使他知難而退，以八成「玄牛一炁功」貫於掌式中，這一招乃是「白骨居士」所傳劍法中的招式。

鄭海以爲，只要他不牛吽，八成可以佔上風。

可是他忘了，「玄牛一炁功」不一定要牛吽傷人，也可以當作一般的內功貫於招式中使用，一接之下，好像掌力撞在一頭巨象身上。

臂骨奇痛如裂，且發出暴響聲。

鄭海「咯」地一聲，喉頭湧上一口鮮血，連退三大步。

小余只退了一步。

這是因爲鄭海低估了他，要不他應該不會受內傷的。

鄭海嚥下了那口鮮血。

他是個倔强的人，不願當場吐出來，道：「當然，你不用牛吽功，也可以用此炁功加於招式中……」

清虛道：「老鄭，你怎麼哩？」

「沒有甚麼！表面上說是不用『玄牛一炁功』，實際上還是用了！」鄭海道：「今夜失手，他日索回！」

小余道：「『玄牛一炁功』是一種內功，也是一種出手的武功，威力最大的是在牛吽中，配合掌式施出，剛才在下只是用此內功施展劍法而已！」

清虛道：「余懷芝，貧道不希望此事擴大，只不過你呵護白雲，我就很看不慣！」

說畢，二人出門而去。

小余追出門外道：「兩位前輩能不能且聽在下一言……」

二人一言不發，消失在夜色之中。

小梁道：「我看鄭海的涵養和我差不多！」

胡來道：「家師一向是有仇必報。」

燕翎道：「有仇必報也沒有甚麼不對，總不能沒完沒了。」

小余道：「在此武林多事之秋，白道中人自相傾軋，眞不是一件好事。各位剛才一定也能看出，就連清虛也同情鄭海，怪我多事了！」

小梁道：「我以爲他也成不了氣候！」

燕翎道：「不然，他們二人聯手，也非同小可，此去『白骨居士』處，還有三百餘里，一路上大家要小心！」

小余道：「小梁，不要再擅自離去買海鮮了！」

燕翎道：「小梁，你是說遇上秦純純？」

「不錯。」

「你沒有被她殺掉，我該向你恭喜！」

小梁道：「妳向我恭喜也是應該的。」

「莫非秦純純承認你這個未過門的丈夫了？」

「那當然還沒有，只不過……」

燕翎道：「男子漢說話別吞吞吐吐地！」

小梁道：「她本來說是要殺我，後來又放了我。」

「就因爲沒有殺你，就以爲她對你解凍了？」

「我體會得到，她似乎快要接納我了！」

燕翎道：「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小梁道：「總不會把我當作色狼吧？」

燕翎道：「你是甚麼？小白兔？」

「至少我也不是一頭狠。」小梁道：「是『三寸丁』高嘉前輩暗中撮合的。秦純純也幫過白雲。」他重述了一遍。

* * *

魏薇被「青苗幫」的三個人盯上。

這三人之中爲首的是譚子羽，另外二人是一級三品的。

魏薇的身手最多能接下兩個一級三品的。

因此，她只有狂竄。正巧「飛刀王」又不在她的身邊。

這是一個漆黑的夜晚。

魏薇被追進一片樹林中，林中更暗，伸手不見五指。

原來這三人之外，還有兩個人。

那兩個人比「青苗幫」中的人更想逮住她。

這是兩個名人，一個是「開碑手」匡家駒，另一個是「刀神」林伯達。他們都毀在她的手中，身敗名裂。

「魏薇，奉太上幫主之命，向妳招安！」譚子羽道：「妳逃不掉的，跟我們回去吧……」

另外一個一級三品的道：「此林北有峭壁，猿猱不渡，西有深澗，只有南方及東方，但我們已經閉塞了這兩條路。」

魏薇相信他們的話，至少北有絕壁是眞的。

現在她要研究，如何自南、東這兩個方向突圍。

剛才講話的是「青苗幫」的人，在她的東方。

因此她可以斷定，東方的擋路者必是匡家駒和林伯達二人。

這兩個方向五個人實力，應在伯仲之間。

以她的輕功及身手，要突破任何一道防線都很難。

「魏薇，我們只給妳盞茶工夫下決定。」

另一人道：「過此時限我們就收網。」

魏薇忽然想出了一個點子。

此時此刻，她當然也想不出甚麼好點子來。

她十分小心地移向東方。

她選擇了匡家駒和林伯達這個方向，並非二人合起來不如南方三人强大，而是另有原因。

她輕輕地接近，由於對方不以爲她會突圍，自未想到她已在五步以內。甚至還在移動着。

林內太黑了，一點影子也看不到。

就在這時，突然間，火摺子一亮，奇景立現。

火摺子是魏薇亮起來的。

奇景是魏薇完全赤裸。

在火摺子閃爍的照耀之下，那白如脂玉、滑光水滑的胴體，就站在匡家駒及林伯達的面前。

近得幾乎肉香撲鼻，甚至伸手可及。

魏薇的臉龐，不算很美，僅算是中上。

只不過她的胴體却是一絕。

肌膚晶瑩，凸　有致。

尤其是和她有過肌膚之親的人，再次目擊這胴體，在這刹那有如舊夢重溫。

一個人在重溫這種刺激的舊夢之下會如何？

他必然是神爲之奪，目爲之眩，耳爲之不靈。

沒有任何一個人在和他有過最親密關係的人面前看到她的裸體，毫髮可見，一覽無遺，而還能十分理智的。

世上的確沒有那麼一個人。

因此，當魏薇噙着蕩笑，且嗓中發出呻吟聲的同時，火光一熄，人也射了出去。

這一射當然是全力一掠，足有七、八丈。

不論輕功如何高絕的人，奔掠都會有聲音的。

即使是鳥飛也會有聲音。

但魏薇這一掠却沒有聲音。

這是因爲她身上沒有片絲片縷。

沒有衣物當然就不會有破空之聲。

因而，火摺子熄了之後，匡、林二人悵然若失，剛才舊夢重溫的一刹所回憶的景象，還在腦海中晃動，甚至還在黑暗中晃動。

她的笑和她那膩膩的呻吟都還在他們眼前和耳際晃動。

這是樹林中，「青苗幫」的人又是在南方。

他們的視線被一些樹幹切斷。

只不過他們却看到火摺子一閃而滅。

他們也聽到女人的呻吟聲，就再也沒有下文了。

譚子羽道：「匡、林二位大俠，人呢？」

這句話把他們自短暫的夢境拉了回來。

是的，人呢？她是不是還在林中，也就是還在不在他們兩撥人的包圍圈之內了。

林伯達的反應極快，人，八成已經突圍走了。

他們二人却不能負縱敵之嫌。

「青苗幫」既然已經吸收了這些身

敗名裂的高手，自然要爲他們出氣，逮住魏薇，交給他們弄死。

林、匡二人立刻就想到，剛才那胴體的驚鴻一瞥，八成譚子羽等三人沒有看到。

如果他們看到了，可能往這面緊緊包圍上。

既然他們沒有看到，責任自要往外推。

林伯達低聲道：「譚大俠，好像往你們那邊移過去了。」

「甚麼？往這邊來了？」

「對對！」匡家駒道：「似乎很輕巧地往南邊移去……」

「剛才火光一閃是怎麼回事？」

林伯達道：「極可能是她對此林地形不熟，只好燃着火摺子照一下辨認方向，以便突圍！」

譚子羽對部下道：「弟兄們，小心別讓她跑了！」

部下心想，如何小心？根本就看不見。

匡家駒道：「說不定已經跑出樹林了！」

譚子羽道：「如果是自我們這邊逃出林外，我們不會沒有覺察，況且，二位如看到她在火摺子一亮之後向南突圍，二位會不出聲示警嗎？」

一個比一個厲害，誰也不願負此責任。

如果匡、林二人回去報告說是敵人往南逃走，那必是他們看到魏薇往譚子羽那邊逃出去了。

果眞如此，上面必然責怪他們二人，爲何不示警？

是不是故意要使譚子羽等三人栽觔斗？

任何幫派，都會訂定嚴刑酷法，嚴禁部下彼此勾心鬥角，互相排擠或互不援手等等。

因此，雙方都無法把責任推到對方身上。

林伯達道：「大家亮起火摺子找找看吧！」

找過之後，那還有人影？

到林外去找，也早就不見影子了。

其實魏薇逃出林外，時間迫促，來不及穿衣，奔向溪邊，鑽入水中順流而下，逃過這一劫。

這個辦法並不算太絕。

可能任何女人都相信，以此法可以吸住對方，甚少可使對方在熄了火摺子之後忡怔一陣子。

在這段時間內，她就可以突出重圍。

只不過敢用此法的却是百不挑一。

*　*　*

小余和梁七又進入一家大賭場。

他們二人當然易了容。燕翎、胡來及白雲在客棧中等候。小余絕非賭徒，更不是郎中、花惑，而是有此必要。

「三寸丁」高嘉爲了救他們死了六、七人之多。小余一直無以爲報，而且也一直耿耿於懷，思圖補償。

在目前，「三寸丁」一撥人大約有四、五十人之多。

他們的開銷必然很大。

小余以爲他們受體型的影响，謀生不易。

此番，小余再進賭場，就是爲他們籌措一筆款子。

這一手當然是不足爲訓的。

如果這是「青苗幫」支持的賭場又該如何呢？

賭場都是一樣，有所謂錢到賭場，人到法場。

賭場中的錢是不值錢的。人在法場上命也不值錢。

小余當然不會和小梁一起進入賭場。

小梁先去，小余稍後晃了進去。

他化裝易容成一個三十七、八、四十左右的漢子。在顎下還有一顆大黑痣，痣上還長了一撮毛。

各處走了一趟，大半以上賭得都不大。

當然，他所希望賭的枱面數字，一般的賭客簡直能嚇個半死。

現在，他站在一桌痲將桌邊。

這一桌痲將賭得頗大。這工夫有兩個人站起來讓位給小余及小梁，二人不是一起來的，而且也未站在一起。

於是小余佔了「天門」的位子，小梁是「出門」，助手都是在郎中的上手。

明朝就有痲將了，那時稱爲「葉子戲」。

李汝珍在「鏡花緣」中稱它爲「馬吊」。

「馬吊」也就是「痲將」的前身。

最初紙牌以水滸傳的人物爲對象，牌面畫的是宋江等梁山上一百零八將的形象。

後來漸漸改進，不見形象，但「筒」、「索」、「萬」仍在。

「筒」是金餅，「索」是錢貫，「萬」就是十千。

「萬」的義意是捕盜懸賞之數。

成牌稱之爲「湖」了。湖即指梁山泊。

泊和湖的義意差不多。

現在稱「湖」了也稱「和」了。

有一首打油詩形容痲將：東西南北四面風，發財白板與紅中，嵌么門清獨一職，槓上開花一條龍。

如能成牌，每一句都代表滿貫。

痲將有很多打法，有算番的和帶寶的。

帶寶的則不算番，算番則不帶寶。

算番也有好幾種，大抵以四番爲滿貫居多。

老式打法是數「湖」，一數就是好幾百「湖」。

痲將大多爲二吃二，也就是一個郎中帶一個助手。

痲將「叫片子」比撲克及梭哈更多。

只不過痲將「叫片子」比梭哈更重要。

「湖牌」作牌最多只能作出八張牌來。

「叫片子」有所謂九字眞言：

123456789

留碰快打湖要抓慢吃。

另外還有「裏條外餅中間萬」的秘語口訣。

這口訣代表手勢。

「叫片子」時把手放在自己的牌裡面說：「留一張吧！」這是裡條，暗示要的是一「條」。

如果把手放在牌的外邊，則是要一「餅」。

放在痲將牌中間是要一「萬」。

如果說「碰不碰呢？」則依手勢代表二「條」、二「餅」或二「萬」。其他則以此類推。

有時一句話可以要好幾張牌，比如湖一、四萬，則說「你這牌是留還是打呢？」

如果是湖一、四、七萬，則加一句：「抓張算了！」

痲將牌中擲骰子抓牌，是一門學問。

骰子的點數，多半是向助手方面抓牌。如果想作清一色，助手在疊牌時早爲郎中作好，至少可以摸到八張相同的。

郎中「叫片子」之後，助手除了供應其吃、碰之外，還能使他自摸。

例如郎中要湖一「萬」，計算張數斷好在助手門前的第一張上摸張，輪到郎中摸牌以前，助手則自本人的牌中扣張一萬在手中，故意的上牌，在往前推牌時，左手一「萬」已頂上，另外一張則落在右邊，帶回自己家中。郎中剛好適時摸雙。

這當然是略擧數例，不是教你如何詐賭，而是告訴你如何去提防郎中及花惑，不會吃啞巴虧。

小余在小梁的協助下，連湖三把。

由於二人配搭得很熟練妥貼，似也沒有人懷疑。

另外兩個搭子之一，在小余再湖兩把之後離桌。

因爲他輸光了。

再打兩圈，小余已經贏了六七萬兩。

小梁示意，可以收了。

這六七萬兩送給「三寸丁」作爲日常開銷，也可以維持一兩年了，「三寸丁」的一千人，專門爲武林幹些維護正義的事，從不計較個人的得失。

那是一些不幸的人，那種畸型人如不加以輔導，他們可能會偏激而走上歧途，在「三寸丁」手下則變成有用之人。

就憑這一點，小余下定決心要幫助他們。

「慢着！」一位搭子補上空位，道：「還不到八圈，爲甚麼要走了，打牌總要盡興才行！」

小余道：「再打四圈，就不再戀棧了！」

因爲這人掏出一疊銀票，上面那張是五萬多。

這工夫另外一家也增加了枱面。

偷偷看他枱面上一疊銀票，上面那張是六萬五千兩。

這是個中年人，也是最原始的四個搭子之一。他輸了也不動聲色。

小余又打了四圈，勝敗都有。

這時這位搭子建議，賭牌九。少余點了頭。

小余連殺七次，枱面上已有十八萬兩左右了。

現在他是莊家，他以爲手風繼續順下去，今天能贏三十萬兩也說不定。

小梁在洗牌時當然也帶着「作」牌。

小余的骰子在手中搓着，那位中年人也就是剛才打痲將輸了不動聲色的中年人，道：「朋友……」

小余道：「朋友有甚麼指教？」

「咱們賭錢，主要是靠賭技，手腳一定要乾淨。」

小余道：「那是當然。」

「只怕未必！」這中年人道：「老弟的骰子請不要搓，也絕對不要在嘴上呵氣，抓起來就擲如何？」

小余道：「這些動作，都是擲骰子的習慣擧措。」

中年人道：「這些動作也全免，才能取信於賭友！」

小余道：「好好，就這麼辦！」

小余把骰子遞給中年人看了一下，然後和小梁交換了一個眼色，打出骰子立刻發了牌。

中年人是「出門」，另一個是「天門」。

小梁是「末門」，小余是莊家。

小余發了自己的牌，拿起來時，中年人才去抓他自己的牌。

他很注意小余的任何一個動作及細節。

這個人可算是老油子了。

小余的牌一抓起，似乎沒有抓好，掉下一張。

只不過這張牌是扣在桌上的，立刻撿起來。

中年人皺皺眉頭，似乎對他這一手不無懷疑。

結果中年人「出門」前八點後「長三」一對。

「天門」是前五點後七點。

「末門」小梁是前九點後「么蛾」一對。

莊家是前虎頭一對，後面地一對。

通吃之下，這一把就進帳八萬兩

左右。

但是，自這次以後，中年人絕不先動自己的牌。

他人死死地盯着小余的手。

同時他也注意小梁，似知他們是一伙的。

甚至中年人還提醒四周圍觀的人，叫他們注意。

這一手很厲害。

不論是多麼老練的郎中，在四面八方數十隻眼睛的嚴密監視之下，也玩不出花樣來的，小余一籌莫展。

這一把，小余是前七後九，輸給了前後對的「出門」。

一連十一次的大輸，小余的二十五六萬两抬面，只剩下不到四萬了。

而且現在改用中年人作莊。若以資本雄厚來說，也非此莫屬。

又輸了一次，小余枱面上只剩下了九千餘兩了。

如再輸一次，他就沒有賭資了。

就在這時，小余道：「朋友，咱們賭點新奇的？」

「甚麼是新奇的，連老的你都不能贏！」

「不知尊駕敢不敢賭？」

中年人哂然道：「笑話，說說看你的新奇賭法。」

小余道：「洗牌及砌牌加上打骰子全由你一手包辦，然後由我猜你的牌，如果全猜對算我贏，有一張牌猜錯就算我輸！」

中年人想了一下，笑笑道：「這倒是很玄。」

小余道：「至少我不會『天眼通』，不會看穿牌九吧？」

「當然。」

「你賭不賭？」

「賭是想賭，只是你的枱面太少，一點意思也沒有。」

小余道：「放心，不論贏輸多少，絕對能結清。」

中年人道：「各位朋友大概都聽清楚了吧？」

圍觀的人道：「我們當然聽清了，可以作証。」

中年人道：「你押多少？」

小余道：「由你來說。」

中年人道：「你不拿出賭資來，總是賭得不起勁……」

「怎麼？怕在下賭不起？」

「咱們必須有言在先，賭局結束，立刻要結帳。」

「當然，當然！」

中年人道：「第一次就以十五萬兩作賭！」

圍觀者不由咋舌。

賭得猛而又不是正統的賭法，敢如此下注，不知道他是不是開銀礦的。

小余道：「就這麼賭。」

中年人道：「『天門』和『末門』聊備一格，贏輸不計。」

於是由中年人自己把所有的牌都扣過來，然後洗好，砌好。打出骰子，然後發了牌，四家的牌都在桌上未動。

中年人道：「現在差不多是可以猜了？」

小余道：「當然，但我要想一下。」

中年人道：「還要想不？」

「當然，我不是神仙，只是靠思考力，不想怎成？」

「要想多久？」

「大約不會超過半盞茶工夫。」

「好，就請各位稍靜一下，讓他思考。」

場中立刻由喧嘩而靜下來。

小余坐在那兒，閉目想了一會，當然沒有半盞時間，就睜開眼，笑笑道：「現在可以了！」

中年人道：「你想出來了？」

小余道：「想出來了！」

中年人道：「請各位作証，他要說出來了。」

小余道：「你的四張牌是前一點後兩點。」

有人大叫道：「一、二開步走！」

小余道：「正是一、二開步走，而且在下要求旁觀者來掀牌，莊家自己翻牌無效！」

中年人的臉色微變。

這工夫有人自告奮勇站出來道：「在下既不認識莊家，也不認識這位公子，絕對公正無私。」

這人正要去掀牌。中年人手一揮道：「不必了！」

小余道：「這是怎麼回事兒？」

中年人道：「不必掀了，這次我認輸！」

觀者大嘩，這一認輸，就是十五萬兩銀子。

小余道：「我完全猜對了？」

「當然！」

小余大樂，拍手叫好，視線掃向中年人身後三步外一個三十來歲的女郎，交換了一個外人無法體會的眼神。

小余把對方枱面上的十五萬兩划了過來。

當場給那個要代為掀牌的人吃紅一千兩。

這個人樂得跳了起來，有很多人一年也賺不了一千兩。

中年人道：「咱們還可以賭。」

小余道：「我看算了吧！尊駕今天的手風不順。」

中年人道：「光靠手風是不夠的。」

小余道：「尊駕要賭甚麼？」

「你再猜猜『天門』的四張牌是甚麼？」

「猜到如何，猜不到又如何？」

「猜到了再輸你十五萬兩，猜不到就把這十五萬兩退給我。」

小余道：「我以為不必再冒險了！」

中年人道：「這可不是大玩家的口氣！」

小余道：「我已經知足了！」

中年人道：「再加十五萬就是三十萬兩呀！」

小余道：「好吧！我思考一下……」

他閉上眼作思索狀，耳際却聽到細微的聲音。

大約又是半盞茶不到的工夫，他睜開眼，目光又落在那位三十來歲女郎的臉上，交換了一個十分微妙的眼神。

「好吧！只是這一次是沒有把握。」

剛剛吃紅的那位道：「公子，既無把握，何不收了，這可是十五萬兩，一生吃喝不盡哪！」

小余道：「既然已經答應了，只好賭了！」

於是他又考慮了一下，道：「『天門』的牌是前面八點，後面是大『十』一對，老兄請幫忙……」

他又叫這個吃紅的去揭牌証明。

這人當然願意，因為如果贏了，又會吃紅。

萬一輸了也不會要他賠錢。

「慢着！」中年人道：「這場賭又算我輸！」

吃紅的人道：「你當然輸了！」

中年人對小余道：「你是怎麼猜到的？」

小余道：「這是一種算法，不足為外人道。」

中年人道：「我却以為不是。」

「不是？那你以為如何？」

「有人洩密。」

「如何洩密？」

「牌上有記號，外人看不出來。」

小余道：「各位來檢查一下牌九，看看有無記號？」

中年人道：「銀子照賠，但我要和你再賭一次。」

小余道：「既然閣下承認輸了，在下先收了枱面再說。」

他收了枱面，道：「在下不想賭了！」

「這一次賭的不是牌九、骰子、麻將和紅黑寶。」

「那是甚麼？十三張，十五胡，番攤或接龍？」

「都不是。是這個……」他揚了揚拳頭。

小余道：「噯噯……這箇我可是門外漢……」

小余往外走，中年人似「蟻語傳音」道：「今夜三更，在此鎮外，西部柳林中見面，不見不散……」

小余沒說甚麼就出了賭場。

返回客棧，小梁大叫着道：「燕翎，咱們發了！」

發了就是發財了。

屋中靜靜的沒有回應，小余知道不好，大家找了一會，也看不出屋中有打鬥的跡象。小梁道：「快追！」

「也許太遲了，不過還是要追一下。」

當然，連胡來及白雲都不見了。

他們追出鎮外，甚麼也未看到，小余道：「不必找了！」

小梁道：「是不是余大俠知道他們的去處？」

小余道：「只是猜想。」

小梁道：「是不是『青苗幫』的人？」

「十之八九是他們。」

「要把他們搶回來可就難了！」

「的確，不過我們還可以藉重『三寸丁』前輩的人。」

「要他們協助搶人？」

「對，他們人手多，消息靈通。」

小余道：「我也想順便把這三十多萬兩銀票交給他們！」

「對！他們的運氣還不錯。」

「可是另一個人的遭遇可能就不幸了。」

「誰呀？」

「賭場主人『黑手觀音』鳳九娘！」

「她？」小梁吶吶道：「你是說賭場中那個二十來歲的俏娘們就是鳳九娘？」

「不錯。」

「莫非她認識余大俠？」

「甚至當年她曾差點嫁給我。」

「這麼說剛才余大俠和那中年人猜點子，是鳳九娘……」

「對，要不，我真的變成佛家的『天眼通』了！」

小梁道：「余大俠是不是能和『三寸丁』連絡？」

「對，我們上次分手，訂下了連絡方法。」

不久，他們找到了『三寸丁』高嘉，那是在一家棉花店內。

小余道：「高前輩，今天找你有兩件事。」

高嘉道：「必是重要的事，不然你不會找我。」

「當然，上次使你的部下有所傷亡，十分抱歉。」

「為武林而折損，我心甘情願。」

小余道：「前輩有數十口之衆，必然食指浩繁？」

「這一點確實不錯，每天一開門就要五十兩以上。」

「所以晚輩為前輩籌措了點經費。」

「你為我弄了些銀子？」

「是的，為數還不算少。」

「多少？」

「三十餘萬兩。」

「你說甚麼，我沒有聽錯吧？」

「前輩，是三十多萬兩，你沒有聽錯。」

「天哪，我長了這麼大還沒聽過這個數字。」

小余遞過一大卷銀票，道：「敬請笑納！」

「三寸丁」望着銀票，却沒有去接。

小余道：「前輩是不是以爲來路不明？」

「三寸丁」道：「至少我要知道是怎麼來的。」

小余道：「在賭場中贏來的。」

「小余，我有點不信。」

小梁道：「如果余大俠說的有一字不實，我就是婊子養的！」

「三寸丁」道：「甚麼賭客有此大手筆？」

小余說了那中年人的長相及年紀和約他今夜賭命的事。

「三寸丁」閉目想了一會，道：「小余，今夜你不能去。」

「爲甚麼？」

「必然是有去無回。」

小余道：「前輩，晚輩答應的事，從不更改！」

「我希望你還是更改一下吧！充好漢於事無補。」

「前輩，我一定要去，因爲我相信胡來、白雲和燕翎八成已落入此人手中。」

「不錯，不是八成，而是十成。」

「前輩那麼肯定？」

「你想不到中年人是誰？」

「他……」小余一震，道：「莫非他是遲先生？」

「正是他！」

「我和他有師徒之親，我會看不出來？」

「遲先生的易容之術天下無雙，也幾乎會十餘省的土腔。」

「三寸丁」又道：「正因爲他是易容專家，才會蒙面，使人不以爲是他，這正是勾心鬥角的一種謀略……」

「如果眞是他，燕翎等人必然已入『青苗幫』之手了。」

「三寸丁」道：「不錯。」

「所以晚輩此來，第一件事是來送銀票，第二件是請前輩幫忙，偵察一下被俘的人在何處？有未押回該幫？」

「沒有那麼快。」「三寸丁」道：「這件事我立刻着手。」

小余道：「晚輩和小梁先回客棧等消息。」

「三寸丁」道：「我看不必，回去反而危險。」

小余道：「我以爲在今夜的生死約會之前不會有危險。」

「三寸丁」同意這想法，但小余和小梁仍留在這家棉花店中。

只不過「三寸丁」却派出部下到客棧中去插旗安樁。

萬一燕翎等人回來，立刻引到棉花店來。

* * *

二更稍過，小余就到達賭命對決的地點。

此時「三寸丁」還沒有偵察出結果來。

三更正，中年人也來了，道：「你挺守信！」

小余道：「你也不差！你是遲先生吧？」

現在他已經不稱他爲師父了。

中年人道：「是不是也都沒有關係了！」

小余道：「燕翎等人已在你的手中了？」

「他本就是『青苗幫』的人，目前不過是請他們回去而已。」

「可是他們誓死都不願回去。」

「這只是表面的看法：目前武林中最有保障的地方還是『青苗幫』。」

小余道：「此賭是你提出來的，你說吧。如何賭法？」

中年人道：「五十招見勝負。」

赴會的只有他們二人，當然，小梁伏在暗處。

另外還有「三寸丁」和他的部下一干人。大部份「三寸丁」的人去找燕翎、白雲及胡來等人去了。

中年人道：「亮劍吧！」

小余實在不忍，但目前都已經挑明了。

這樣一個與武林爲敵的人，非大義滅親不可。

中年人叫他先出手，小余立刻就用上「白骨居士」所傳的劍法。絕世奇學，果然不凡，五招內中年人退了兩步。

小余以爲五十五招左右就可以取勝了。

想不到四五十招時，他雖佔了上風，要取勝還是辦不到。

這使他大爲震駭，此人藏拙的工夫太絕了。

五十招近了，很自然地，小余施出了「玄牛一炁功」。

他以爲不用此絕學，今夜無法在五十招內取勝。

甚至他以八成半的力道施出此功。

幾乎同時，中年人也施出了「玄牛一炁功」。

知道遲先生會「玄牛一炁功」，已不是始自今日。

只不過他是如何學得此功的？沒有人知道。

兩種相同的奇勁一接，由於都是螺旋罡勁，却因對面方向不同，氣流中隱隱有霹靂聲。

「吭」地一聲，中年人的身子在狂飆中飛了出去。

小余也被這反震之力震退五大步。

這眞是罕見的搏殺方式。

小余手撫胸口，氣血翻湧，渾身骨節有如折開。

他走到中年人身邊，打量他的身材和面貌。

易容可以改變面相，但不能改變臉型。

當然更不能改變身材的高低。

（未完・廿四）

口腔痛楚，慘過大病

請即服用廣西桂峯牌

復方

片仔癀西瓜霜

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片具有優越的清熱解毒、抗菌消炎、消腫止痛、止血降火功能，對口腔、咽喉、牙、鼻等部位炎症疾患有獨特療效。它採用中國桂林中藥廠獨家生產的桂峯牌復方西瓜霜爲基礎，配以消炎解毒、止痛良藥——中國名藥片仔癀，用現代科學方法精製而成。

總經銷：仁泰公司 電話：5713173 國貨公司・葯行有售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止痕癢藥王之王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真：0-6912119

天府牌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